

谁是当代最可爱的人

陆军卷 崛起的山脊

本卷编委会名单：

主 编 王建伟

副主编 刘剑锋 毛世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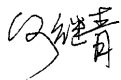
编 委 苏玉光 何继青 姚丹林 节延华

睁不 睁不 睁不 睁不 睁不 睁不

走进南国多彩的军营（序）

广州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

广东作家协会副主席



在庆祝建军 75 周年和迎接党的第 16 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广东经济出版社策划并出版了这套大型报告文学丛书——《谁是当代最可爱的人》，收入了近年来广州战区陆、海、空及边防部队发表的有代表性的报告文学作品，可以说是色彩斑斓，群星荟萃。其中广州军区政治部主编的“陆军卷”《崛起的山脊》和《生命如歌》，从作者队伍上来说，几乎是目前军区专业作家与业余作者的一次检阅，从作品内容上来讲，又仿佛在我们眼前展现出了一幅军区部队全面建设的宏伟画卷。从 97 香港回归到 98 长江抗洪，从海防前线的小岛到边陲大山中的哨所，从竞技场上勇夺金牌的世界冠军到手术台上救死扶伤的医学专家，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南国军营的阳刚之气和催人奋进的时代精神风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策划及编者，以独到的匠心，将 50 多万字的作品，按不同的内容和视角，分成了两卷六个部分，而每部分又以著名将军诗人姚成友同志的诗作为题记，如同在纵横交错的大道上树起了一个个鲜明

而亮丽的路标，引导你欣然走进一座座南国多彩的军营。

走进南国多彩的军营，你会发现，这里遍地英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战争年代，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涌现出了一代代的人民英雄。在新时期，被全国人民誉为钢铁长城的这支军队，发扬革命传统，继往开来，英雄辈出。如《崛起的山脊》中的抗洪英雄李向群，《生命如歌》中的优秀士官易新群，以及《长江——决战决胜》、《1998：荆江不分洪》中的英雄群象，早已为全国人民所熟悉。还有《和平英雄》中的排雷大王黄岳飞以及《忠诚卫士的英雄本色》和《车到代泉村》等作品中的主人公，在军营里他们是普通一兵，但在人民群众遇到危难时所表现出的英雄行为和大无畏牺牲精神，正是人民军队的本质体现。

走进南国多彩的军营，你会发现，这里崇尚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为了军队现代化建设，以苦为荣，乐于奉献，是广大指战员最高的思想境界。《主任医师马廉亭》中的著名医学专家马廉亭，《本色》中的老边防张子平，《司令员和他的穷亲戚》中的扶贫司令彭楚政，《“憨兵”孙宗海》中的25年如一日在基层默默奉献的专业军士孙宗海，《责任》中的仓库主任张明，以及《天涯哨兵》中的守岛官兵等等，正是千千万万个他们组成的绿色方阵，赢得了祖国人民的爱戴与信任。

走进南国多彩的军营，你会发现，这里拒绝平庸。解放军是个大学校，又是个大熔炉。在这个大学校里，人人都会成才；在这个大熔炉里，是铁就能炼成钢。无论是《金牌的风采》中的世界冠军，还是《走向爱尔纳·突击》

中的队员；无论是《蓝天上的陆军之星》中的跳伞大王，还是《陆军教官》中的神枪手；无论是《领军新一代》、《小岛“铸剑”人》、《南方有个好二连》中的基层指挥员，还是《一池清波映长城》、《“大渡河连”新传》、《“猪司令”的风采》、《军中泥瓦匠》等作品中的普通岗位上的士兵，他们平凡而不平庸，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任劳任怨，刻苦钻研，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或许你对军人的生活还有几分陌生，或许你本就是一位朝夕相处的战友，今天不妨让我们一起走进作家们为我们描绘的多彩的南国军营，那里有你领略不尽的无限风光，那里有我们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2002年7月22日于广州

目 录

走进南国多彩的军营（序）	1
崛起的山脊	
——李向群的故事	3
长江——决战决胜	52
1998：荆江不分洪	97
主任医师马廉亭	141
蓝天上的陆军之星	169
司令员和他“穷亲戚”	199
本色	212
车到代泉村	223
忠诚卫士的英雄本色	229
一池清波映长城	241
天涯哨兵	248
小岛“铸剑”人	275
海巡记趣	
——某部战士海防巡逻日记选	302

题 记

我是一个兵
我时刻都在准备履行神圣的使命
当祖国某个角落发生不测
或有火灾或有洪涝或有地震
一声令下，我如同当年奔赴战场
抢救处于危急中的财产和生命
待到一切平安无虞
我背起包又隐入茫茫人群

· 姚成友 ·

崛起的山脊

——李向群的故事

引言

曾经有一位德国老人，为青年人动情地写下了一段可谓世界上最美好的话语：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老人名叫马克思。

一百多年后，在中国大地上，一位青年用自己的生命告诉着我们一段同样美好的话语：

人活着为了什么，是自私吗？不，决不，人活着要有意义，将自身中的光放射出去，照亮别

人，温暖别人，虽然自己有损失，但是我们作（做）为一名解放军，我们要牢记军人的职责，牢记军人应该做的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军人的宗旨。

青年名叫李向群，是解放军某部三营九连的战士，于1998年长江大抗洪中牺牲。

一 泪雨的启示

李向群，一个年仅20岁的解放军战士带病抗洪，日以继夜，最终活活累死在大堤上。消息传开，将军们哭了，士兵们哭了，乡亲们哭了。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镜头里，老乡哭诉着：“李向群是为我们累死的，我们想不哭也不行。我们想不哭，可是眼泪水它自己要往外流！”几天以后，李向群的父亲从数千里外的家乡赶到儿子倒下的地方，扛起儿子留下的沙包，踏着儿子留下的足迹，迎着洪峰迈步上了大堤。长江岸边的乡亲们听说了，成群结队地跟在他身后流泪，跟到夜半更深也不肯离去。那几天里，记者在流泪，流着泪拍，流着泪写；亿万观众和读者们也在流泪，流着泪看，流着泪读。整个古老的华夏大地，天阴了，细雨飘飘，天也落泪了。

有一个人却一直没有哭，他是李向群的师长孔见。李向群牺牲的消息在第一时间报到他那里，他正在抗洪一线忙着。有记者见他接到一个电话便沉默下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突然事件。孔见师长只是淡淡地说，我们有个战士牺牲了。

孔见是一员战将，经历过两次战火的洗礼，见到过许

多流血牺牲。十多年前我在老山前线与他相处一个月，亲眼见他指挥作战大智大勇，创造了边境战史上好几个优秀战例。他指挥的五个连队，两个被军委命名为英雄连队，五百多个干部战士立功受奖。孔见又是一个深藏爱心的人，在老山的日子，他的部队先后有两名战士牺牲，他都是一个人在深夜悄悄地落了泪。这一次他带着李向群牺牲的消息，跟政委曾求腾简单交换了意见，立即赶到李向群所在的部队，迅速召开会议，部署工作，号召部队向烈士学习，为了祖国和人民，敢于牺牲，前仆后继。部队在烈士精神的鼓舞下，以更为壮怀的斗志，冲向大堤，迎向洪水。

还有一个人也没有哭，他就是李向群的父亲李德清。李向群8月22日上午10时停止了呼吸。老李和妻子王立琼下午4时接到部队电话，只说向群“重伤住院”，请他们第二天便赶到武汉。立琼当时就猜到了，哭得昏死过去。老李心里也明白，但他不能哭，他要劝慰妻子，要宽她的心，说去看了再说。

到了武汉的驻军总医院，告别了儿子的遗体，捧起了儿子的骨灰，搀扶着哭成泪人的妻子，老李跟部队领导说，要到儿子牺牲的江边上，看一看儿子牺牲的地方，看一看仍在战斗的儿子的战友们。

到了湖北省公安县南平镇，妻子流着泪去给向群的战友们洗补衣服。她错把战士喊成了“阿群”，战士们一连声地喊着她“妈妈”。老李则跟部队领导说，要替儿子“做他没有做完的事”。他替“水线入党”才八天，还没有来得及交党费儿子交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党费；他替儿子把当地政府赠送给烈士的两万元慰问金当场交还

给政府，请他们转捐给灾区人民；他穿上了儿子的军装，站在儿子生前站立的位置上，当带队干部点到“李向群”名字的时候，与全连官兵一同高声答“到”；他和儿子的战友们一同巡堤，一同扛沙包。人们看见他在大堤上的身影就止不住地心酸，他却只是默默地干着“儿子没有干完的活”。

8月28日，南平镇为李向群召开追悼大会。原准备两千人的追悼会，群众却来了两三万。下午1时召开，人群却从早上便冒雨向操场会聚等待。有一位记者头天到的畔平小镇，奇怪家家门口放着花圈，心想这里又没有溃堤，怎么会死了这么多人？这时见那些花圈山一样地为李向群耸聚起来，才知道乡亲们是在为一个战士，一个几天前还没有听说过姓名、许多人至今还不曾见过、却真正是自己最亲的亲人出殡。追悼会上，挽联垂垂，挽幛飘飘，远近的民间器乐班子来了好几个，凑在一起已经不成调，用师长孔见的话说，那可真是哭出来的哀乐。这个时候，直到这个时候，在千人万人的泪眼中，孔见和李德清，这两位硬汉子才紧紧拥抱，打开了泪水的闸门。进而，李德清仰天长悲，热泪纵横，孔见蹲在地上抽泣，压抑着塞满胸臆的号啕。

李向群的英灵按骨灰魂分三地，一驻公安县烈士陵园；二撒长江日夜巡护，一归故里相伴父母。从南平到陵园50公里，四辆卡车运花圈，几十辆大小客车组成送灵车队。车队一路行来，沿途百姓夹道垂泪，鞭炮声声震人心碎。鞭炮燃起的烟雾挡住了司机的视线，车队几度停下，有干部下车去调度……

时过数月，那位记者向我说起来，仍不忍动容：咱们

见过周总理的丧事，毛主席的丧事，小平同志的丧事，那都是功垂千古、光昭日月的伟人呀，是不是？李向群是谁？一个参军才一年零八个月的战士！那么多老百姓呀，出门就朝着灵车哭啊！你看了那场面不能不震动，不能不流泪。是那种从心里流出来的泪啊！你说这是为什么？

我听着都流泪。

我也在想，这是为什么？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民族在为什么而深情地动容？

二 大堤英魂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李向群的死。

他本来是可以不死的。8月长江的大洪水袭来之前，李向群正在海南家中休探亲假。20天的假期刚过了7天，他在电视上看见了洪水上涨，就悄悄给部队里的同乡战友打了个电话，果然听说已经动员准备，就轻描淡写地给父母打了个招呼，说我得回部队去了，可能会有任务。他又怕回去晚了赶不上部队行动，就买了张机票直飞部队驻地桂林。

亲友们不知道这一别便是永诀。老李后来跟我说，那几天我忙生意，本来想等闲下来再跟他说说话呢，结果没有来得及。老李的妻子向我回忆起小儿子探亲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妈，亲一口！”然后用变得好大力气的臂膀把瘦小的妈妈抱起来。哭了几个月的母亲这时不禁笑起来说，他穿上军装了，在我面前还是那么调皮。哥哥送给他一双皮鞋，他还是留给了哥哥。姐姐送给他一件衬衣，他连包装还没有打开。他去看望班主任老师，老师见他壮实

了，成熟了，问他当了快两年的兵了，有什么成绩，他没有说他已经立了一个三等功，但是告诉老师他现在比在学校更认识了学习知识的重要性，他参加函授学习法律，已经拿到了《结业证书》和《优秀学员证书》。他和参军前的朋友们畅谈，谈的是人生要有理想追求，说他将来退伍回家，一定要找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使朋友们大感惊异，更生佩服，却还没有听够。

他就这样走了，几乎没有对家乡说上一句告别的话。

他本来是可以不死的。长江的洪峰一浪险过一浪，8月5日，李向群的部队接到命令，迅速向湖北千里开进。连队领导起初决定他在家留守。他一听就急了，找到指导员胡纯林说，我赶回部队就是要参加抗洪的，我身体好，在海南的南渡江边长大，水性也好，我一定要去。指导员见他面红耳赤，那决心成了一种压不住的气概，便跟连长商量，换他上了抗洪前线。

他本来是可以不死的。部队到了湖北沙市的弥市镇，8月8日上午，荆江大堤马浩段出现多处险情，连队投入了第一次抢险战斗。李向群肩扛手提，连跑带冲，快速抢运沙包。别人一次扛一包，他扛两包，成为全营扛包最多的人。排长郭秀磊劝他：“向群，你悠着点儿，活有的干呢。干得太猛了，明天怎么办？”李向群笑笑说：“排长，我年轻气盛，有的是力气。再说力气用完了还会长。”新战士朱天军见状，心疼这位他平时最佩服的老兵，知道劝不住他，就在装土时悄悄只给他装大半袋。李向群却撑开袋口，嘴里直嚷：“装满一点，再装满一点！”后来干脆抢过小朱手里的铁锹自己装。

晚上，营里布置各连组织抢险突击队，要求全部由干

部、党员和骨干组成。李向群什么也不是，被编在突击队之外。开完会，营教导员王战飞出来，见一个战士站在门口生闷气，认出是九连的李向群。原来王教导员抗洪前才调到这个营，人还认不全。认识李向群是出发前听说有个战士竟然坐飞机回部队，这可差不多是部队的“吉尼斯纪录”了，就专门到九连看看这是个什么兵。一问才知道他是怕赶不上部队抗洪。心想这个兵是个富家子弟，但是精神实在可嘉。王教导员问李向群为什么不高兴，他说指导员不让他参加突击队。接着聪明的李向群马上向教导员求情，又说了一通他的身体好水性好云云。教导员心里喜欢这个兵，就跟指导员胡纯林说了个活话，让他们连“看情况考虑”。

九连的骨干会正开了一半，李向群一声“报告”突然闯入。开会的人们吓了一跳，都看着他，他倒一时说不出话来了。只有指导员知道他的目的，嘴上却说：“怎么还不休息？晚上说不定还要抢险呢，快去睡觉。”李向群激动地说出了参加突击队的要求：“连长、指导员，我虽然不是党员，但是我已经交了入党申请书，这正是组织考验我的时候，让我在突击队接受考验吧！”结果，胡纯林带头举手，会议全票通过。

参加了突击队，从此更是哪里危险哪里先上。

他本来是可以不死的。也是在8月8日早上，他向党支部递上了要求在抗洪中入党的申请书。8月14日，在他递上入党申请书的第六天，被中国共产党吸收为自己的一个年轻的成员。八天后，他在抢险中壮烈牺牲。据称，这是和平年代里，李向群所在的部队党龄最短的一名战士。但他却以最短的党龄，以最先进分子的最崇高境界，

向祖国、向人民、向党，庄重地呈交了一份最美好、最壮丽的人生答卷。

他本来可以不死的。人们至今不知道他究竟是哪一天身体发起烧来的。在长江的八次洪峰中，第六次洪峰是百万抗洪大军面临的最危险的一次险情。8月16日，最高指挥部已经下达了当晚炸堤分洪的命令。群众从分洪区内向外转移，李向群和他的部队却从120公里外直扑分洪区。最后的十多公里汽车已经无路可行，官兵们跑步冲到，不待喘息，便冒着大风大雨连续奋战19个小时，本来已经开始漫堤、开始滑坡的大堤保住了，最高指挥部的分洪命令在最后关头也取消了。连日的饥饿、雨夜的寒冷、白天的酷暑和极度的疲劳这时候才开始发威，一阵阵向部队袭来。许多官兵发烧了，不断有人倒下。李向群也悄悄地向卫生员要“感冒药片”。这是他第一次向人暴露了自己的病情，时间是8月17日。可当他听说连队干部正在为大面积患病而焦急，统计看病者的名单，并规定了病号一律不得上堤抢险时，他又要卫生员看在“函授同学”的面子上，一定要替他保密。两天以后，他第一次昏倒在大堤上。又两天以后，他从卫生队偷跑出来，强行上堤抢险，第二次昏倒。战友和老乡们救醒他，他答应休息。可是一不注意，他又踉踉跄跄，扛起沙包，再一次向大堤“晃”去。

我想，这个时候，李向群已经处在半昏迷状态，而支撑着他的只有一个意念，那就是军委主席江泽民的命令：“严防死守”！请想一想那个场面吧：与连天接地的咆哮的洪水相比，大堤上李向群的身影是那么弱小，小到难以引人注意。但是在这个弱小的身躯里面的意志，却在跟洪

水做着最后的较量！终于，他又一次倒下了，这是他最后一次倒下。他是朝是洪水的方向倒下堤坡的，人们看见，鲜血从他的嘴角流出，最后一个沙包还压在他的肩上……

教导员王战飞诉说起自己的这个兵，轻轻地有过这么一句：我们事后觉得，李向群他好像知道自己是要死的，他就是那么去死的。

我的心一下被这句话压上了重重的沙包，疼痛起来。

三 神圣的选择

李向群英勇地去了。他被追记一等功，被批准为革命烈士，被授予“抗洪勇士”荣誉称号。没有料到的是，当战友们回到营房，整理起李向群的遗物，回顾起李向群的音容笑貌，诉说起李向群的一件件往事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又一个李向群，一个活着的时候就是雷锋式好战士的李向群。于是，他们沿着李向群短暂的人生来路走回去，寻找对李向群的再认识，结果是一路惊喜，处处痴迷，峰回路转处，俯拾皆珠玑。他们激动地归类整理出了李向群的故事，“爱民为民篇”、“道德情操篇”、“艰苦奋斗篇”、“团结友爱篇”、“遵纪守法篇”、“学习训练篇”、“牺牲奉献篇”，真是不一而足。李向群所在部队还设立了独有的荣誉奖项，叫做“李向群式的好战士”，标准颇高，能评上的至少是一个三等功。李向群在这个世界上仅仅生活了20多年，他在刚满20岁时为国家和人民而献身，人们发现李向群死得壮烈，生得也辉煌。连军委的首长们也深深为之震动，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上将亲临李向群所在部队考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于是，当大洪

水早已退却，抗洪官兵早已归营，各路英雄早已在史册上定位之后，李向群却进一步放射出他生命的光辉。

人们在探索李向群的时候，首先感兴趣的是，一个富家子弟，放着好好的大钱不赚，为什么要当兵呢？

李德清说起儿子参军，有许多的话。改革开放前，李向群的家境可谓穷困，父辈三家人挤住在一个破木楼里，日子过得很清苦。父母亲每月只能挣到三百元，要抚养四个孩子，还要负担奶奶和外婆。改革开放后，他们勤劳致富，成为拥有两个服装加工厂，两个服装批发店，一个运输队（最多时五台车）的富裕家庭。老李回顾起这一段日子，总要感谢党的富民政策，说让向群参军保国，使更多的人安心致富，“这是对党，对国家尽义务，应该、值得！”李向群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一个富裕家庭的子弟，他有这样的父母的支持，为他弃商从戎，选择当兵，走上追求高尚的人生之路，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作为在海南大特区成长起来的富裕青年，李向群本来可以有多种人生选择。中国的改革开放、世界新世纪的到来为他们这一代青年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天地。就李向群已有的条件，他可以继续经商，继续赚大钱，当“大款”；他可以出入灯红酒绿，极尽享乐。但是他没有。参军前的一个晚上，李向群开车出去吃饭。酒店里正有几个年轻的富豪，一个个喝得烂醉了。其中一人突然号啕起来，掏出一个把钱用打火机点着，边烧边向空中抛，又突然抡起酒瓶子砸自己的脑袋，砸得满头是血。李向群向人打听，原来这人是海口有名的暴发户，正为了一个女人而寻死觅活。李向群回来跟父亲讲起这件事，说：“我将来不想做这种人，还是要到部队去锻炼。”

当他终于穿上了军装，和朋友们把酒告别的时候，有朋友赞扬他有志气，真敢扔下金窝钻苦窝；有的断言他早晚要后悔，三年兵当下来，经济收入至少会少好几万。李向群当即表示：决不后悔！一年以后，李向群胸戴三等军功章探家。朋友们设酒接待。席间，有人旧话重提，问他弃商从军，到底合不合算。他答了很长的一段话：这要看怎么算这笔账。当兵每月的津贴费只有几十元，一年下来还顶不过我在家跑一天运输的收入。但人要追求一点比金钱更贵重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我在部队得到了。比如，我懂得了很多做人的道理，经受住了艰苦生活的磨炼，有了强健的体魄，还有了比以前好得多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这些都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再说，你不当兵，我不当兵，谁来保卫大家和平安定地挣钱啊？

我不知道他的朋友们当时能不能理解李向群的这一席话。在李向群牺牲后，我到他的家乡琼山市东山镇采访，镇里领导告诉我一个现象，往年征兵，全镇顶多几十个人报名，像李向群那么积极的青年很少见。而今年（1998年冬季征兵）由于李向群热，报名参军的人比往年多了四五倍。琼山市也由于李向群热引发了参军热，往年报名通常一千多人，今年竟达五千多，且其中不乏富家子弟。

我想，这也许是对李向群那一席话的最好的回应。

李向群矢志参军，并不等于一穿上军装，就完成了人生的选择。从参军到入党，从优秀士兵到革命烈士，从立志追求高尚的人生境界到成为当代青年的楷模，他用尽了生命的全部光与热，付出着始终不渝的努力。

参军之初，李向群带去了在家中的生活习惯，喝酒、抽烟、吃零食，还留着一头“费翔式”的长发，虽然穿

上了军装，仍然像个小老板。第一次新兵理发，李向群说在家已经理过两次了，反复要求理发员“手下留情”。在排长的严厉督促下，才很不情愿地剃了个战士的平头。但是很快地，他就从思想上到外形上都与“小老板”告别，成为了一名名副其实的战士。那一次八天的海口探家，老同学、老朋友纷纷请他到舞厅、酒吧、卡拉OK厅去玩。人们没有想到，当了兵的阿群改变了昔日的生活方式。他很认真地一律谢绝说：“我现在是革命军人，和过去不一样了。军人有军人的纪律规定，不能去的地方，不管在哪里都应该自觉执行。”

由于在战友们眼里，李向群毕竟是大特区来的小老板，所以曾经发生过一些误会。有一次，连队干部听说李向群印了名片，而部队规定官兵不准印名片，以为是李向群小老板的派头又拿出来了。找他一问，才知道那些“名片”原来是他为学习条令制作的卡片。又一次，有人看见李向群收到一个海南寄来的包裹，以为是他家里给他寄的什么特产。李向群一打开，战友们却见是一包包菜籽。原来李向群发现连队菜地里品种有问题，就写信托在海口的蔬菜研究所工作的同学寄来了优良品种。李向群拿这批菜籽种了一片试验田，在整个生长周期里天天细心培育，克服了土质不好等等困难，终于获得成功。后来，全连种上李向群的优质菜种，获得了1997年全团农副业生产评比第一名，受到了表彰。

人们这才知道，李向群的内心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要参军，就要入党。李向群把两者紧紧联系在一起。当他穿上军装的时候，父母对他的惟一要求，就是在部队

入党。在父母看来，阿群只有在部队入了党，才能说明他这个兵当得真不错。他们甚至要他“没有入党，干十年也别回来”。李向群对入党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起初，他更多的是追求一种荣耀，甚至是为父母在乡亲们面前争一个光彩的面子。入伍不久，他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指导员胡纯林热情地鼓励他，引导他，让他懂得首先要在思想上入党的道理，让他认真学习党的知识，让他注意向党员同志们学习。李向群发现，党员的行为标准就是不一样。在平常的生活中，党员总是脏活、累活抢着干；在关键时刻，党员又总是冲锋在前。于是，他处处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很快地，战友们对他有了这样的一句评价：不是党员，讲的是党员的话，干的是党员的活。他们看见，李向群打扫厕所最多，清理污沟杂草最多，挑大粪浇菜最多，积肥拾牛粪最多。他们看见，李向群在湖南进行施工期间，强烈要求参加由党员组成的施工突击队，冒着风雪连续三天三夜打风钻，在坚硬的岩石地段打了一千多个炮眼，他冻红了脸，磨破了手，水泡和血泡布满掌心，部队给他荣记了三等功。他们看见，李向群无论在工作、学习、关心战友、帮助同志、爱护人民群众各方面，都走在连队的前面。当他在抗洪前线再一次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的时候，他已经是在用自己的全部生命证实着他无愧为中国共产党中最优秀的一员。

在家要求参军，参了军向往入党，通过参军，通过入党，李向群把自己由一个普通青年升华到马克思所讴歌的“高尚的人”。他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就是这样执著地追求着崇高的人生理想。李向群所感受到的，已经不是一点点“可怜的、自私的乐趣”，他的幸福是“属于千百万

人”的，他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李向群的理想，不是做到某一件事（如职业），得到某一物（如财富）。他在一则笔记中写道：“做人要有怎样的理想呢？有的理想是以后发财致富；有的理想是以后当个大官；有的理想是以后开车；有的理想的以后当飞行员……这些理想都是代表个人的美（好）日子、愿望和追求，是从个人而言。作为一名革命军人要有更加远大的理想——共产主义理想。这个理想的实现要靠全人类的奋斗……”真正的远大理想的实现，和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自我要求是分不开的。因此李向群又写道：“首先要（有）在政治上、军事上合格，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尊重领导，团结同志，按时完成任务，做一名合格的军人……”他这样看，也这样做。师长孔见在谈到李向群时一语中的：理想是人生的定位，是你一辈子都在为这个定位做注解。

四 生命的赞歌

说到理想，我想不要忽视了它的时代特征。因为每一个追求理想的人，都是在他所处的时代里奋斗的。

在探索李向群的时候，有人用这样一个公式表达：

李向群 = 黄继光 + 雷锋

很形象，也很准确。黄继光是我军战争年代的优秀士兵，雷锋是我军和平年代的优秀士兵。李向群英勇牺牲在大堤上，如同黄继光扑向吐火的枪眼；李向群追求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如同雷锋仍活在我们中间。

问题是，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

风风雨雨。李向群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是在新的时代出现的英雄人物，作为一个当代青年，前面已经说到，他是家富不忘报国，弃商从戎，并以此为人生理想的。这一点，他与黄继光和雷锋不同。另外李向群和雷锋虽都是在和平年代入伍的解放军战士。不同的是，雷锋是旧社会里一个苦大仇深的穷孩子，解放后怀着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感激之情，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在雷锋面前，甚至在当时的全国人民面前，这是人生惟一的辉煌之路。而李向群却是在多种生活方式、多种文化结构、多种价值取向中经过比较，经过选择，才走上了与黄继光、雷锋相同的道路。在他的笔记中记录着一段精辟的认识：

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新形势下，是迫（追）逐实惠还是勇于奉献，是摆在每个同志面前的新课题。继续发扬奉献精神经受新的考验，革命军人的人生价值才能并（进）发出绚（绚）丽的时代光彩。人生价值是我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在军旅生活中什么来检验一个军人的价值，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以能否为人民勇于牺牲奉献为标准。一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但只要为人民勇于牺牲奉献，就是一个有价值的革命军人。

作为一个新时代青年，李向群有着强烈的竞争意识，他面对一个人生课题时始终葆有着努力拼搏，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

参军，是他人生中一次拼搏。早在 1995 年底，他就报名入伍。但是因为身体太单薄，尽管喝了三瓶矿泉水，体重仍不到 100 斤。像一支老歌里唱的，“好说歹说不顶

事，真是气死人”。李向群躲在家里，半个月没有出门。老李想让儿子散散心，买了一部夏利牌出租车给他开。不料开了半年，李向群又把车卖了，专心在家锻炼身体，迎接新一年的征兵。1996年12月1日，他终于拿到了入伍通知书。

军训，是他入伍后的又一个拼搏。军事技术是军人职责的基本内容。李向群在新兵训练一个月后测试的五个科目中只有两个及格，于是他咬紧牙关，天天自己加班苦练，到了三个月新训结束时，他的五个科目变成了两个良好，三个优秀，总分全营第一。分到连队以后，他更成了训练场上的拼命三郎，400米障碍，为在其中一个障碍上缩短哪怕半秒的时间，就反复练习数百次，摔得一再出血，终于，他的这个弱项成了全连第一，闯进了全团前十名。当兵半年多的李向群，军事技术各科成绩全部优秀，被评为优等士兵，成为团里有名的训练尖子，获得了营嘉奖。

争取早日入党，争当班长、骨干，也是李向群在部队的一次次拼搏。当新兵的李向群发现，他身边的党员、骨干有许多“特别”的地方：连队有事经常找他们，让他们先知道，他们干什么都是走在别人前面，特别是他们出口成章的谈吐和优良的军政素质，更让李向群羡慕。于是，他积极要求入党。后来在他向班长王绍请教时，王绍告诉他，要当班长就要练好军事技术，还要进教导队。李向群刻苦习武，很快成为军事尖子。但是由于他在外爆破施工时，为了抢救一个来不及隐蔽的小孩，左膝关节严重受伤，没法参加教导队选拔骨干的军事考核，失去了当班长的机会。他为此感到遗憾，但却没有悲观。他坦然地对

战友说：“我没能当上班长，失去了锻炼自己的一个好机会，很可惜。但我照样可以干好连队的工作，照样可以要求进步。”后来战友们评价他，就像说他“不是党员，说的是党员的话，干的是党员的事”一样，说他“不是班长，说的是班长的话，做的是班长的工作”。

作为一个当代青年，尤其作为一个当代军人，李向群的目光盯着的是日益发展的世界，思考的是变化万千的未来。孜孜不倦地追求现代知识是他人生追求的又一个时代特点。在他的笔记里，常常跳出这样的话语：“21世纪是青年人的新世纪，每个人都要为走向21世纪做准备。”“我们更是要学习，现代化都是高科技，不懂技术将永远处于挨打的位置。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科学文化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刚入伍时，李向群对读书看报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一次听周排长讲“未来战争的高科技应用”课，“长眼睛的智能子弹”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常言可说的是“子弹不长眼睛”啊！周排长最后一席话强烈地震动了李向群：当今时代是知识和技术的时代，随着高科技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对军人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作为跨世纪的合格军人，必须刻苦学习文化、学知识、学技术以适应未来高科技战争的需要。从此以后，他读书成癖，买书成癖，找藏书多的周排长借书，还利用废旧物帮周排长做了一个书架。他是连里的剪报大王，把报纸上的文章、图片剪下来，贴成册，仅高科技知识就分成《高科技常识》、《高科技武器装备》、《现代化战例》等六大类。战友们说，有一次班里学习讨论高科技，李向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生物武器、化学武器，讲到海湾战争

的“爱国者”导弹，又讲到未来战争的激光武器、微波武器，从人和武器的关系，讲到现代军人的素质要求和我军战士的努力方向，听得大家惊讶不已，大有收获。他的剪报资料，还为干部讲课丰富了内容，有人因此给了他一个“头衔”，叫“外军参谋”。我在九连看到过一本他整理的剪报，是关于政治知识的，里面集中了香港回归的报道，邓小平理论的学习文章，人生小语，诗歌散文，还有革命题材的电影海报等等。从选材看追求，我们从这一本本普通的剪报本也知道了李向群的精神世界。

参军前，李向群因为没有考上重点高中而在初中毕业就结束了学生时代。参军后，他比当学生的时候更爱学习，追赶太阳一般追赶时代的知识发展。他补习高中文化，参加法律函授，自学新闻写作，拜师学习电脑，而且很快有所建树，成了《军地纵横》杂志的“特约记者”，成了部队战友们的法律小顾问。他不但自己学习，还拉着别人学。八连战士王义一度沉迷于武侠小说，手舞足蹈地练“神功”，李向群不客气地把这位海南同乡的书撕掉，又给他拿来一大捆自己收藏的健康书籍，告诉他：“一本书就是一个引路人，好书引你走正路，坏书引你走邪路。”并帮他分析为什么入伍以来总是精神不振，训练上不去的原因，为他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后来的王义渐渐对理论书籍产生了兴趣，成了连队的理论骨干，被评为优秀士兵。

作为一个当代青年，李向群还有着强烈的集体荣誉感。有一次团里举行新兵队列比赛，九连的示范班取得了第一名，说起来，这个第一有李向群很大的功劳。成立示范班时，李向群因为双杠训练摔伤了手腕，他包了纱布将

手臂挂在胸前。但一听说要举行比赛的消息，他就暗下了决心要参加。不能训练，他站在场边“旁听”要领，手不能动就用脚动。战友劝他安心养伤，好了再说，他咬牙说：“我一定要参加示范班！”

手伤终于好了，他终于参加了示范班。

初春的桂林，寒风凛冽。在操场上，李向群和全班同志正在苦练，连干部叫班长去一下。班长安排大家在原地练习齐步走摆臂动作就离开了。大家练了一会儿，还不见班长回来，队列中开始出现“小动作”了，不时有人跺跺脚，搓搓手，还有人说起话来，把手放到嘴边哈着热气。同样是新兵，李向群见状说：“既然出来练，就多练一下吧，要不然怎么参加比赛？”有人不服气地说：“你管得着吗？要练你自己练吧。”也有人劝李向群：“不要管他们，咱们自己练吧。”李向群严肃地说：“不是管不管的问题，我们代表的是九连的水平，任何人都不能给连队抹黑。”说话的人自知理亏，又不声不响和大家一起练了起来。

李向群的集体荣誉感还表现在帮助同志上。新战士朱天军臂力小，投弹只有十几米，李向群就用砖头和木棍做了一个挥臂器，辅导他天天练习，使他的成绩很快达到良好以上。新战士代勇刚 400 米障碍中矮墙怎么也跳不过去，李向群找来布料做成沙袋，绑在他的腿上让他练弹跳力，也使他取得了好成绩。在九连，人们经常看到，在课余时间的操场上，有李向群带着战友加班训练的身影。

训练上帮战友提高，思想上帮战友进步。新战士林方雄身材瘦小，训练吃不消，班长一批评就哭。李向群就把帮助小林提高当成了自己的责任，常常跟他在一起，谈理

想，谈人生。他观察到小林跑 400 米障碍主要是胆小，就在矮墙边拉上腰带，反复帮他练习；他发现小林跑 5 公里主要是缺乏毅力，就一次次陪着他跑，甚至用腰带拉着他跑。终于，林文雄身心都强壮起来，成了一名过得硬的好兵，综合训练获得全连第六名。

他关心战友爱护集体，还表现在生活上。李向群在部队的大家庭里得到了战友之间的温暖，他同样也把温暖传给别人。他在笔记中写道：“过去，我以为世上只有哥们义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无私的。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在共同理想的驱动下，人与人之间是有可能出现纯洁的友谊的。”他把为战友排忧解难当做自己的追求和快乐。战友过生日，他不是组织球赛，就是举行烛光晚会；战友病了，他主动代岗，端饭送水，甚至掏钱买药。有一次，外连队一个排长父母双双病故，妻子又劳累过度，生病住院。李向群听说了，取出自己从家里带来的 400 元钱，就到那个连队去捐款。一个战友知道了，说他：“又不是本连的人，你管那闲事干什么。”李向群说：“部队就是个大家庭，不知道就罢了，知道就应该尽点力。”

作为一个当代青年，李向群还特别看重和培养自己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高尚品德。当部队从抗洪前线回到营房，当战友们整理李向群的遗物时，第一件吃惊的事竟然是：他没有留下一分钱。

要知道，他可是一个“富家子弟”呀，要不然，他怎么会自费坐飞机回部队参加抗洪呢！他们全团为抗洪而休假未完便提前归队的官兵有 64 人，乘坐如此昂贵的交通工具的只有他一人。

人们都知道，李向群家是海南大特区的服装商，他自

己入伍前就是个“小老板”。老李告诉我，他的这个儿子很能干，开着汽车跑过至少五个省做生意。立琼跟我说，阿群从部队打电话回来总是说：“妈，累不累？生意好不好？妈，生意不旺也没有关系，你不要累着了，等两年我复员回来，好好给你赚钱！”立琼知道小儿子只是怕她累着，但是他在家的時候，生意也确实好。年轻的李向群赚过大钱，也花过大钱。

所以在连队里，李向群无疑是个“富兵”。但是全连都知道，他又是一个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标兵。他李向群之所以要参军，就是要来改变改变自己的，想用解放军的“那一套”让自己成长起来。他到了部队所做的第一个实际的努力，就是在自己头上的“富”字上下功夫。他在听了一堂关于艰苦奋斗的教育课后，在笔记本里做了一个“十元计划”，每月只花10元钱：买牙膏1.5元，香皂2元，洗衣粉1.5元，卫生纸1.5元，其他开支3.5元。人们很快发现，爱抽烟爱喝酒的那个新兵李向群把烟酒都戒掉了，不再像个小老板了。五个月下来，他就节余了津贴费130多元。可想而知，他眼中的这一笔“小钱”一点儿也不比在家时挣的“大钱”小，因为他为此付出的努力一点儿也不比在家做生意少，甚至比做生意还要难，因为这是他开始拥有另一种财富的开始，而这种财富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那就是革命军人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宝贵的品质。

那么，李向群怎么会没有留下一分钱的“遗产”呢？

指导员胡纯林找战士们做了一个调查，结果理出一笔账：

一、收入：李向群入伍时带来900元，当兵一年零八

个月共发津贴 830 元，合计 1730 元；

二、支出：参加两用人才函授学费 360 元，为有困难的战友、为失学儿童、为贫困群众、为灾区人民捐款累计 1030 元，“十元计划”二十个月 200 元，其他开支 140 元，合计 1730 元；

收支平衡。

这一本“账”收集在李向群的部队编印的《李向群故事集》里。当我的这篇文字付梓的时候，李向群生前的故事也正在走进千家万户。我借用这一则“流水账”的故事，是想从“账”中间看人。这种账当然不可能相当精确，但这本账却可以使我们精确地看到李向群对自己是怎样点点滴滴地锤炼自己品格的。

李向群的战友们太热爱他了。的确，李向群是把艰苦奋斗当成一笔宝贵财富去“挣”的。他在笔记里多次谈到对艰苦奋斗的认识。他认为，中华民族要实现现代化，“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民族精神”是立足点；他认为，干事业要有“长征精神”，那是一种“无论什么样的敌人，还是风雪、泥沼、饥寒、疲劳、伤痛、死亡，统统不在话下”的境界；他认为，“艰苦奋斗作为一面精神旗帜，永远也不会过时，谁养成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谁就拥有一笔宝贵的财富”。于是在平时，他劳动最不怕脏、重、累，总是主动争取脏、重、累。一次他与一个海南同乡战友出去积肥，那战友也是个“富家子弟”，提议说：“咱俩一人出十块钱，找个老百姓帮我们捡，我们趁机出去玩一玩吧。”李向群对这位老乡不客气地说：“亏你想得出。那老百姓拿了钱，说不定心里还会骂我们：哪像个当兵的，这么懒！出十块钱没什么了不起，但是那样

一来，不就失去劳动的意义了吗？”

在他们班，有一条特殊的班规：凡是来队亲属都在连队就餐，由战士本人或亲属补交伙食费。原来部队规定战士不准下馆子，有一次班长王绍的父母从海南到部队看望儿子，提出请连队干部和全班同志到饭馆吃一顿饭。王绍说，他跟父亲提到了部队的规定，但是老人家看到全班战士亲如兄弟，非要请不可。李向群说：“班长，你不是常跟我们讲嘛，并不是非要吃吃喝喝才能表达感情的，真正的情谊，是工作上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团结，互相关心，而不是违反规定。就让大伯在连队请客，我们全班战友替他补交伙食费好了。”王绍笑了，说这一次就依你，可是下一次别的亲友来队怎么办？李向群说，那就按这一次的办法办。

李向群还有一个外号，叫“破烂王”。他为培养自己艰苦奋斗的作风，找人学会了木工活，自做了一个工具箱。于是，连队的桌椅板凳坏了，他去修好，门窗破了，他去钉好。不少本来已经是废品的东西，他总要捡回来“起死回生”。他捡回的破子弹箱，摇身一变成了连队门口的垃圾斗。连队干部正为新兵已经来了，小板凳不够用而发愁呢，他带着几个战友捡回来废木条、木板，又锯又刨又钉，到晚上开会时新战友们没有一个是站着的。

作为一个当代青年，李向群有一颗博大的爱人民之心。在他牺牲之后人们为他算的那一本“账”里，我们看见，他的种种捐款是他所有支出中最大的，远远超出自己生活中的所有花费。也就是说，在他的眼里，战友困难、人民群众的困难、国家的困难，远远大于自己的需要。而当他克服自己的需要，去帮助别人解决困难的时

候，他享受到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快乐与满足。

这种快乐与满足只属于有爱心的人，属于马克思所说的“高尚的人”。我们说，助人为乐，助人而能够乐，乐在其中，没有博大的爱的胸怀，是不可能的。一个只知道为自己活着的人，是不能理解这种高尚者的快乐的。李向群的最后一笔钱在抗洪前线捐给了灾区人民。还在出发的时候，他就劝过战友一路少花钱，好把钱捐给灾区。到了抗洪前线，战友代勇刚在 39 的高温天气里曾经要请李向群喝一杯一元钱的冷饮，李向群却劝他喝白开水，他说：“在灾区，一元钱就是一斤大米，就是一个灾民一天的口粮。”第二天在大堤上，代勇刚看见昨天连一元钱冷饮都舍不得喝的李向群，却一下子把身上所有的钱捐给了一位老大娘和她带着的一个孤儿。李向群的行动就如无言的动员，战友们纷纷掏出了自己身上的钱。从那以后，九连就多了一个公共“捐款箱”，李向群在上面写着：“节约一元钱，多尽一份力；捐出一块钱，奉献一片爱。”

他带到抗洪前线的所有零用钱，加上他此生的最后一个月的津贴共 120 元，全部捐给了灾区；他所在的连队，全连官兵向灾区捐款 2500 多元。

“又能出钱，又能出力，那该多好！”李向群的声音仍在战友们的耳边回响。

岂止是又出钱，又出力，他还献出了生命。他是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他是但求一生有高德，不惜九死为大爱！

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李向群就是学校里第一个“学雷锋小组”的组长，为五保户捡柴、买米、捐钱；到了中学他发动同学捐款捐物，帮助并鼓励眼看要退学的孤儿

林烈华完成了初中的学业；当了小老板以后他经商不忘记，先后二十余次免费开车送镇上的急病伤者到40公里外的市医院就医。参军以后他的爱心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他在一篇《要把人生的追求融入人民的利益之中》的笔记里写道：“我们要关心人民，爱护人民，我们都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要去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困难，搞好军民关系。”部队在外演习、施工的时候，几乎每次都留下了李向群为驻地群众解危难的故事。他曾在战友们的支持下，为孤寡老人李大爷建厨房、施肥、耕地；他曾在驻训期间天天抽时间照看一位穷困的伤残老军人，并和战友们一起自费买来水泥、沙浆、石灰，为老人补墙洞，刷墙壁；他和战友们一起为村民修的蓄水池，砌的石子路，被村民命名为“爱民池”，“爱民路”。

这其中，我想具体讲一个故事。李向群所在部队在湖南某贫困地区施工的时候，李向群发现有一条小河挡住了村里的学童上学，村民们又由于农忙而不能按时接送，他就每天早晚跑到小河边涉水背送孩子们。有一天，他发现上学的孩子少一个，知道是那个名叫杨丽的小女孩。他放心不下，利用午休时间去打听，知道杨丽是因为家庭困难而辍学了。他找到杨丽家，看见低矮的木房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床上仅有两床补了又补的破被。杨丽的爸爸在外打工，效益不好，家里只有杨嫂带着孩子支撑，还要耕种五亩地的庄稼。杨丽实在交不起那130元的学费。李向群心里非常难过，便掏出自己所有的钱，还向连队预支了下一个月的津贴，把孩子重新送回学校。回过头去又在工余帮孩子的母亲拉犁，花了一个星期，用自己的肩膀拉完了那五亩地。

部队要走的时候，杨嫂不知道用什么来报答恩人，只有一只平时舍不得吃的腊猪腿，做了一盘菜给李向群送来。李向群含着眼泪硬是不肯吃。杨嫂突然拉过杨丽，叫孩子给李向群磕头。李向群连忙把小杨丽抱住了……

在关键时刻，李向群舍生忘死，救护人民生命财产，从来没有片刻的犹豫。参军以前，他就在家乡的南渡江里先后冒险救出落水儿童许振光和少年伙伴黄照会；参军以后，他曾在大火中抱出了两个孩子，背出了两个老人，自己的头发、眉毛都烧焦了；他曾在施工爆破的瞬间扑救闯进危险区的儿童，泥土和碎石撒了一身。数一数，不算长江抗洪，他在水火中救出过七条人命！

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救了七个人的生命，这无疑是不起的英雄业绩。李向群一再写到过，为人民的利益牺牲奉献，才是革命军人的价值。就在他用身体挡住爆炸的热浪，救出那个四岁儿童的那天，大家都在夸奖他，他却却在日记中责备自己：

我忽略了小孩子不懂事，好奇，什么都想看一看。虽然我把最小的小孩扑倒在地上，避免了事故的发生，但差点造成事故……我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在以后的工作中，想得要细，做得要心细。

这就是李向群，这就是李向群对自己的人生要求。作为一个当代青年，他所做的一切，都如他对自己的要求一样，和理想融为了一体。于是，人们用六句话归纳出了“李向群精神”：

坚定的理想信念
爱军习武的职责意识

刻苦学习的拼搏韧劲
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
重义轻身的英雄品质

五 群体的英雄

十多年前，在边境的夜空下，我曾和孔见师长秉烛而谈。无边的群山中时时传来零零星星的机枪点射声，我们畅谈的是战场上的英雄主义。十多年后，在桂林灯火通明的营房星，我俩又彻夜而论。千里之外长江的流水早已平静安宁，我们谈论的是李向群，是抗洪中的英雄主义。

孔见对我说，李向群是个英雄，可是只有他一个英雄抗不了洪水。我们全师官兵都是英雄，我们全军 30 万参加抗洪的部队都是英雄，包括那些在前线指挥的每一个将军。我们全国百万抗洪军民都是英雄，包括指挥抗洪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同的只是每个人在抗洪中担负着不同的职责。他告诉我，当最后一次洪峰终于败退而去之后，一直坐镇前线的军区司令员陶伯钧上将这才长吁一口气，跟他说了一句：“要是这堤在咱们手里垮了，那我可就是千古罪人啦！”“千古罪人”和抗洪功臣之间，也就是这么一点区别。你说，那些个日日夜夜，陶司令顶着的是什么样的压力！陶司令他是不是英雄？8 月 16 日第六次洪峰到来的时候，最高指挥部分洪的命令已经下了，可是后来中央领导同志还是决心再顶一顶。再顶一顶，那要是没有顶住呢？下这个决心又要承受多大的压力！我们在堤上是惊心动魄，他们在指挥部里更是惊心动魄！你说，温家宝

副总理他是不是英雄？朱总理、江主席他们是不是英雄？

我说是。1998年的大洪水激发出来的是中华民族的整体英雄主义，这就是江泽民主席热情讴歌的抗洪精神，就是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

请不要以为我们的议论离李向群太远了点儿。我们探讨的是，李向群式的英雄主义是以整体的形式出现的。

让我先讲另一个战士的故事。

李向群是三营九连的。在营里，和他一起第一批“水线入党”的是两个，那另一个名叫何玉华，是三炮连的战士。何玉华也是在电视上看到了抗洪，急忙中止在家休假追赶部队的。他家在湖南农村，天天晚上看新闻，特别注意湖北方向的汛情，因为他知道洪水要是再大了，自己的部队很有可能会出动。果然在8月6日那一天，他看见一列军车运送部队出发了，有一列列车上飘扬的大旗上，正是他熟悉的“塔山守备英雄团”几个大字。他像是在部队接到了紧急出发的命令一样，当即跳起来，先给部队打了个长途电话。营部留守的战友告诉他，部队已经出发了，但是不知道是开到湖南还是开到湖北。他又连夜叫爸爸和哥哥开车送他进城，急切到了连最简单的行李都没有带。赶到衡阳火车站的时候，已经是深夜12点钟，没有开往桂林方向的客车了。情急之中，小何决心等到任何一列上广西的车。他看见一列停车加水煤的货车，一问真是到了桂林的，便等那车一启动，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爬进了敞篷露天的一节之中。那一夜车行中的劲风把浑身的皮肤都吹得麻木了。早上到了桂林，他搭客运摩托赶到部队，副连长也不知道部队抗洪的方向，就叫他干脆参加留守。小何说，我赶回来就是要去抗洪的，前线最需要人，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是班长，是骨干，一定要去。他又到团部去打听，一个参谋告诉他，部队可能在岳阳方向，也可能去了武汉方向。

这一天是8月7日。小何当天又赶到火车站，上了到湖南岳阳的火车。当天到了岳阳，下车是晚上。他的一切动作都是跑步完成的。出了站看见一个当兵的，他就向知不知道“塔山团”在哪儿抗洪。对方说不知道，但是对方告诉了他岳阳抗洪指挥部的位置，建议他到那去问。小何正往抗洪指挥部跑，遇上一个中尉。中尉告诉他，他们的部队在武汉方向。小何扭头又跑回火车站，他乘坐而来的那一趟列车居然还没有到发车时间。他又坐上去，继续往武汉进发。

第二天一早到了武汉，这一回他有了经验：找抗洪指挥部。出站“打的”，司机肯定知道。司机见这个小兵空手一人，一问原来是追部队抗洪去的，就一扬手说不要钱。找到指挥部，一个值班人员说你们部队的荆州方向。他又跑到长途汽车站，跳上一辆正要发车的客车，沿高速公路直抵沙市。到了沙市还是问抗洪指挥部。知道了部队在荆江大堤上。又坐摩托车赶到荆江大堤，那么大的地方，仍不知道自己的单位在哪一段。在堤下的一个指挥部里，他算是安下心来吃了一顿午饭。因为不安心不行，有人告诉他人武部有一个人知道他的部队，人武部那个人要到下午才能回来。

下午，人武部的干部专程用车把何玉华送到了部队。战友们一见他，当即欢呼起来，用小何的话说，“猛高兴”，都开玩笑说，又多了一个扛沙包的。连长见他回来，大吃一惊，还以为“师里又组织增援部队”了；听

他说是仅仅看了一个电视新闻的镜头，便如听到了紧急集合听号令，冲出家门，独自往返三省四处，两天两夜找来了的，就更吃惊了。

我也吃惊。我跟小何面对而坐，若是不听他简单而平静的叙述，若不是我一再地插话追问他那些个细节，我很难想得到这一个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士兵，心中会有那么至高无上的对人民群众的爱（即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那么大无畏地奔赴疆场的勇（即敢于牺牲的壮志），那么坚定不移地遵守纪律的德（即军人的武德）。小何后来在堤上的表现也与李向群类似，拼力苦战，率先抢险，带病坚持，奋勇救人。他是那些活着的李向群中的一员。

让我再讲一讲李向群所在的三营，讲一讲他们的平时情况。

当我在九连那个不大的展室里，看着李向群事迹的连环画，徜徉在他那阳光明媚，空气清新，芳草鲜美，山水秀丽的精神世界里的时候，有人指着画告诉我，其实，我们做这些好事的战士还有好多。

“什么？”我没有听明白。回头看是陪着我的三营的干部。

“像李向群做的这些好事，我们有好多战士都做到了。”他们又说，“也许你们搞采访的听得不多，觉得新鲜，我们已经习惯了。好多战士做好事都是自觉的，我们干部都不知道。”

我确实觉得新鲜。因为，有一个李向群已经令人惊喜了，却有人告诉你，我们还有很多呢。

我就要求他们“以事实说话”。并且要求他们，不用

再讲李向群和他的九连，只讲一讲其他几个连。

我把他们提供的简单的记录材料基本不做整理，照抄几段，读者或许能品出其中的原汁原味。因为事迹太多，仅摘取舍己救人及助人为乐的部分内容：

三机连：

1. 1996年12月26日，部队在广西某地施工。附近一村庄失火。战士朱世俊、杨春明、郭运林、吴运强发现后，奋力扑救，经一个小时战斗，在村民协助下，将火扑灭。

2. 1996年12月30日，也是在广西施工时，一个四岁小女孩不慎落入井中。井深30米，水深15米。当时几十名围观者，无一施救。战士杨恒忠、洪思柄二人发现后，立即沿抽水管滑入井中，将小孩托起待援。后经连队其他同志用背包带吊起脱险。将落水儿童送回家中，又发现其家贫困，全连参加施工的25名官兵当场捐款260余元，资助其家用于生产。

3. 1998年3月5日，部队在湖南某地施工。晚7时左右，一辆载有木板的大货车翻入9米深的河中。河水依山而下，流势湍急。车内四人被困，一名重伤，三名轻伤。排长吕建才、蒋柄志，战士韦锋保、廖少强、韦少雄、曾天辉、周伟斌赶到，顾不得脱下衣服就跳入冰冷的激流中，想办法打开车门，救出伤员，并拦车护送到医院抢救，致使脱险。此事《湖南日报》、《怀化日报》、怀化电视台均有报道。

4. 1998年2月14日至4月11日，部队在湖南施工期间，战士李进步、蒙华等人坚持两个月如一日，帮助孤寡老人刘某，为其洗衣服，做家务，其间刘某因病卧床六

天，李、蒙二人轮流守候，端茶倒水，端屎端尿。老人和群众深为感动。

三炮连：

1. 1996年12月31日，部队在广西施工。司务长谭朝辉买菜返回途中，在路边发现一被遗弃的女婴，将其抱回连队。全连官兵捐款为其购买奶粉、衣物、尿布等用品，并细心照料。三天后送孤儿院。

2. 1998年1月6日，部队在广西施工。按规定此项施工可以开挖公路路面，并且进度也快。但为了保证不损公路，不影响车辆通行，班长何玉华（即前文所说的千里追部队，并与李向群一同入党的战士——注）带领战士曲别拉铁、孟伟祥、陈宜明、杨斌、覃志昌，成立“共青团员突击队”，采取轮班连续突击，秉烛奋战一整夜，从路面底部挖出一条长9米，宽60厘米，高60厘米的涵洞，既保证了施工进度，又保障了群众利益，受到当地企业和群众高度赞扬。

3. 1998年3月19日，部队在湖南施工。驻地附近一村因劳力缺乏，水渠年久失修。战士杨斌等7人捐款137元，买来水泥，并用工余时间到山边背来石头，将水渠修好。该渠被村民命名为“爱民渠”。

4. 1998年3月28日，部队施工居住的房东老人因车祸致死，家中贫困无力丧葬。官兵自发捐款960元，助其家渡过难关。

5. 1998年4月3日，战士宗涛在报上得知某部战士的哥哥重病，无钱手术的消息，即将当月津贴全部寄到报社，请求转交。8月22日，在桂林留守的宗涛从电视上看到前线灾情，又将自己节余的津贴存款和家中寄来的买

书钱一分不留，全部寄往灾区。

七连：

1. 1995年11月，该连在外演习时接到火警，急行军8公里赶到现场，扑灭一起过火面积超过1000亩的特大山火。12名官兵受轻伤。

2. 1997年9月10月，部队在外驻训期间，战士张杰龙、令狐昌森等12人，利用双休日，为驻地群众修起一条长200米，高2米的护河堤。

3. 1997年12月，战士黄梓洋、罗建新在外施工时发现并抓捕入室盗窃歹徒，送当地派出所。搏斗中黄被刺伤右臂。

4. 1998年3月18日，部队在湖南施工。战士黄喜鹏从寒冷的河流中救起一落水女童。此后，该连官兵发现村中学童□水过河上学危险这一问题，战士杨建平、何明顺、干部周波等人每天早、午、晚坚持义务背送学童过河。

5. 1998年3月。部队在湖南施工的地区是全省第二贫困县，官兵们看到当地学生有的没有衣服穿，有的没有学习用具，便捐款1030元，资助一所小学。

以上除了李向群的九连而外，还有一个八连，我没有来得及采访。但是我想，仅就这些“原生态”的记录，已经足够说明问题。再多走几个连队，能够找到的，无疑是更多的“活着的李向群”。

我还想讲一讲在第六次洪峰到来之际，李向群那个团的故事。

这个团的前面有一面永远飘扬的旗帜，就是前面说到的“塔山守备英雄团”。这面旗帜从战争年代飘扬到了长

江抗洪的惊涛骇浪中，转战长江两岸，抢险情，护险段，总是担负着最艰苦、最危险的任务。8月16日下午7时，疲劳的部队正准备吃一顿安稳一点的晚饭，好好休息一下，师政治部主任晏宏应突然赶到，下达了一个十万火急的命令：今晚10点30分，准备执行荆江分洪。你团立即随我出发，向分洪区里开进，9点钟准时到达南平镇，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这个时候部队的位置在弥市镇，弥市镇离南平120公里。战士们又一顿饭吃不成了，每人只能带一把铁锹，爬上汽车就走。他们是下达了分洪命令以后，全线惟一向分洪区里开进的部队。晏主任没有说，全团官兵谁也没有说，但是晏宏应和全团官兵都在想一件事，李向群肯定也在想这件事，那就是：

今天晚上，我、我们、我们这整整的一个团，可能要牺牲了。

想，但是没有人说，大家都沉默着。专家说过，一旦炸堤分洪，仅是洪水前面的气浪，就足以远距离摧垮地面上的所有民房建筑。在这个时候，全团1600余名抗洪官兵冲向分洪区，意味着什么的确不用再说一个字。也许只有团长和政委在分工带部队的时候争论了一下，算是对准备牺牲曾有过一个注解：部队要去的南平镇，是一个由环堤卫护的镇，镇中居民六万，灾民五万。分洪以后，这个镇将成为洪水中的孤岛，必须确保环镇的堤坝不垮，才能保住那十一万群众的性命。由于全团各营所处的位置不同，向南平开进便有先后。越是先行者，越有可能（哪怕只是一点点可能）在分洪之前进入南平的堤坝保护之中。结果，团长和政委硬是争了一通“后进”。

部队就这样走上了生与死的征途。请想一想那天傍晚的场面吧：一路上，所有村镇的高音喇叭都在反复播送分洪的通知，号召人们赶快转移，语调低沉压抑；一路上，拖儿带女、赶猪牵牛的群众呼唤着、拥挤着向外跑，只有这支解放军的车队迎着百姓向里进，队伍的前面默默地飘扬着那面英雄的旗帜。那是一幅人类躲灾求生的凄凉图画，更是一曲英雄慷慨赴死的无声壮歌！

李向群是这一支壮歌的合唱者之一。

120 公里的路不是坦途，人拥挤，路面差，部队的“摩托化开进”快不起来。尤其到了一个叫孟家垸的地方，由于这里曾经溃堤，堤面的路越走越糟，两边的浊浪已经漫了上来，路边上歪倒着许多被遗弃的大小车辆。这里距离南平还有十多公里，车队开不动了，打头的干部来向晏宏应主任请示。晏主任命令：全体部队下车，跑步开进！所有的人必须按时到达！

这是战场上的语言，这是人民子弟兵为救人民于水火的关键时刻使用的语言。师长孔见给战友晏宏应下达的命令也是：部队不能按时到达，我拿你是问！

部队继续前进了，包括晏宏应和团首长在内，部队在泥泞中整体向前冲锋。十几公里路，天已经黑了，官兵们跑的是世界上没有过的马拉松。那一面英雄的旗帜就是这样在 9 点钟准时插到了南平镇的大堤上。

没有吃饭，十多公里的跑步行军，但这还只是开头，南平镇靠着松东河一面已经开始江水漫堤，多处出现滑坡。部队基本没有时间喘一口气，就投入了最危险、最紧张、也是连续作战时间最长的一次抢险。他们从当晚 10 点开始，一直干到第二天晚上 9 点，长达 23 个小时！终

于，有了这关键的 23 个小时，那一道濒临崩溃的堤坝站稳了自己的阵脚，南平镇出现了一道高 2 米，宽 1.5 米，长 2.5 公里的子堤。

然而，这却是怎样的 23 个小时啊！半夜，天下起了暴雨，冷雨夹风，把疲劳的官兵们身上的热气几乎吸光了。而到白天，又是长江中游号称“火炉”的三伏天，烈日喷火，高达 40°C 的气温使大堤变成了真正白热化的战场。请再想一想那个场面吧：在白炽得晃眼的大堤上，成群的“迷彩服”在蠕动着，他们早已整体地超越了体能的生理极限，跟李向群一样，只是凭着意志驱动着本能。他们虽不是在堵枪眼，炸碉堡，他们却是把那瞬间的伟大奉献分成一分一秒地付出。他们摇摇晃晃，分不清是人在摇晃还是堤在摇晃，是水在摇晃，还是天在摇晃，地在摇晃。不时有人摇晃着一头栽倒，立刻有人摇晃着围上去抢救。事后团政委陈湘如告诉我，那 23 个小时里，全团官兵有六十几个发烧，四十几个昏倒，三十几个磨烂了裆，但是没有一个退却。

李向群也是在这 23 个小时里被人发现病了。他是大堤上群体英雄塑像中的一个。

在整个抗洪过程中，这个团先后有 480 多人带病坚持抢险，其中有 320 多人次被急送医院抢救，有 8 名官兵被紧急空运到军区武汉总医院，其中一人光荣牺牲。

“轻伤不下水线”是不用说的了。一个新战士甚至咧着嘴要哭了，跟干部说，我怎么不昏倒啊？李向群一次扛两包，我也要一次扛两包！干部问他，你不昏倒还不好吗？新战士说，昏倒了才光荣啊，才可以“水线入党”啊！

幼稚吗？可笑吗？可是我一听就掉泪了。

李向群的这个团，李向群的这个师，担负着长江抗洪最险的荆江堤段，近千平方公里的范围。但是他们所保护的人民的生命财产，没垮一处堤，没淹一个垸，没塌一间房，没死一个人。若以战争比较，他们就是没有打过一个哪怕最小的败仗。而且，他们是军委在这次抗洪中长途调动大部队中，最早到达指定位置的师，全师从接到命令到开出军营，只用了 40 分钟，这在我军大部队快速机动的历史上也是创造性的。他们最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代价是仅仅牺牲了一个人，那就是他们的整体英雄主义的杰出代表李向群。

我到桂林采访这个师的时候，一年一度的老兵退伍工作刚刚结束。经历过生死抗洪的老兵们要脱下军装回去了。由于奖励额的限制，许多人并没有得到荣誉。但是他们没有人争什么，要什么，都显出一种成熟的平静。倒是部队领导们不平静，部队给所有的老兵赠发了一条绶带，上书“抗洪勇士 光荣还乡”八个大字。李向群的团政委陈湘如告诉我，他跟老兵们告别时讲话，当说出一句“你们的团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时，再也忍不住失声而哭……

孔见说得对，李向群所代表的英雄主义，是以整体的表达式显现出来的、时代的英雄主义。

雷锋曾有一句名言：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而如果没有说错的话，当年全国轰轰烈烈的学雷锋活动，确实是先有一花独放，再有百花齐放的。

而李向群却从一开始，就不是一花独放。李向群从一开始，就向我们传达了春天的满园芬芳。

那么，这个春天是怎么来的呢？

六 时代的阳光

这个春天是怎么来的？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李向群，以及这一批“李向群们”，是怎么产生的？毫无疑问，李向群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涌现出来的优秀青年，是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教育而成长的青年。

李向群出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是我们的祖国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在他成长起来的二十年里，国家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封闭半封闭转为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不但为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思想路线，也大大地解放了全国人民的思想。在大抓经济建设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先后两次召开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全体会议，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两代领导人都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中华民族孜孜以求，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付出着巨大的努力。

李向群出生于海南省这个大特区。海南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事业中，不仅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也创造了开放民主、奋发进取、开拓拼搏、竞争向上、求知好学、讲求效益等极为可贵的特区精神。这些精神对于教育和鼓舞特区人民、特别是培养青少年一代，都必然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所以，李向群成长的时间和空间，都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文明的营养。参军以前的李向群，已经具备了四有

新人的雏形。他的追求集中体现了当代青年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向往和追求，我们从中看到了中国人民在新时代中崭新的精神面貌。当国家强大起来，民族昌盛起来，人们对思想道德、文明素质的要求也提高起来。李向群追求高尚的人生境界，正是与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联系在一起的。惟其如此，他才会心中积聚起家富不忘报国的朴素情感，不懈地追求健康向上的人生价值。

毫无疑问，李向群又是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园里培养出来的合格的共产党员，优秀的革命军人，当代青年的楷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五十年里，在全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史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英模人物往往率先出在军队中。英模人物作为精神文明的典范，首先是以军人道德、军人精神的形式出现的。解放军因此形成了整体的文明形象，曾经成为全国人民共同学习的楷模，对整个同族的时代精神产生了重大影响。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以李向群为代表的新一代军人又成长起来，他们带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继承和发扬着我军的优良传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然是我军率先占领的制高点。

不错，传统，首先是传统。李向群所在的部队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我去采访他们的时候，干部战士经常谈起前辈的光荣业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作为胶东军区的主力，涌现出“任常伦连”和一大批战斗英雄。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参加了一系列重大的、著名的战役，被授予“海城团”、“塔山守备英雄团”称号，在北平接受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检阅。在和平年代，他们被授予“全军射击标兵团”、“全国卫生标兵团”称号，涌现出许多先进单位和英模人物。

李向群也视部队的传统如珍宝。有一次部队训练，连长命令李向群担任潜伏哨长，带领潜伏组进入一片橘子林。他在提出了战术要求之后，特别提醒大家要胆大心细，不要碰掉了老乡的橘子。不料完成任务之后，他们还是发现不知道是谁碰掉了两个橘子。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一个老兵说，反正不是我们故意碰掉的，赶快走。李向群当即讲起了部队的传统：当年守塔山的时候，尽管口干得冒烟，但是部队宿营在苹果园里而不吃苹果。我们应该像前辈那样，自觉遵守群众纪律，千万不要因为这样的“小事”给部队抹黑。说罢拿出笔和纸，写道：“农民兄弟，因搞训练，不小心碰掉了两个橘子，现暂赔2元钱，如若不够，请找53014部队九连李向群。”然后掏出两元钱，用纸包好，压在那两个橘子下面。

又一次，部队在外施工，李向群和班里战友们住在老乡莫大妈家里。莫大妈只有一人在家，房子很宽。她把左厢房腾给了解放军。三天以后，细心的李向群发现，莫大妈每次外出都要把右厢房锁得死死的，每次回来都要把家里的鸡鸭数了又数。他立刻意识到：莫大妈不信任我们！

李向群的思想翻腾起来，他首先想到了传统。他在日记中写道：“其实，我们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一个纪律严明的战斗集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军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他决定从第二天起，就要“以实际行动树立好人民军队的文明之师光辉形象”，用行动改变莫大妈的看法。于是，他包揽了莫大妈的家务活，劈柴、挑水、喂猪、打扫卫生。莫大妈心里的“锁”打开了，右厢房

的锁也打开了。他一定要战士们再搬进右厢房里去，住得宽一点。李向群施工回来，看见莫大妈那么大的年纪，在寒风中艰难地挖地。他仿佛看见的是自己的老妈妈，心里很难过，夺过铁铲就挖了起来。挖完以后回到家里，莫大妈打水给李向群洗手，发现他施工时满手的血泡，立刻心痛地责怪他，马上找来止血药，为他敷在伤口上。李向群深受感动，他说：“我感到莫大妈把我当儿子还亲，战争年代人民群众可亲可敬，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同样可亲可敬。我决心做到看人民高于自己，学人民改造自己，爱人民胜过自己，为人民舍得自己。”

李向群曾利用部队在外演习的空隙，帮助驻地一位伤残的老军人，他带了战友买了水泥、沙浆、石灰，为老人修补破漏的房子。而正是在那位老军人身上，他也学到了传统。他第一眼看到老人时，知道老人独自一人，生活贫苦。后来，他又知道老人曾经经历了枪林弹雨，立过大功，伤残退伍后没向政府申请安排工作，而是回乡务农。结过婚但没有儿女，老伴死后，就孤身一人了。他不禁问老人，为什么不向政府提要求呢？令他吃惊的是老人虽然生活清贫，精神世界却很富有。老人平静告诉李向群：“我能活到今天，就是万幸。况且国家有困难，我这点小事算什么。”

李向群平静不下来了。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有些人为了谋取私利，不惜牺牲国家利益，而老大爷却从不居功自傲，处处想着国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不向政府伸手。这是多么伟大的精神啊！我一定要向他学习，一切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着想。”就是这样，两个虽然不属于一个时代，虽然只有一面之交的人，却有了人世间一份相同

的高贵。这是高尚的人与人之间的共鸣。当李向群牺牲消息传来，一向平静的老人号啕大哭，喊出来：“为什么不能让我去替他死啊……”诚如马克思说的，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洒下了热泪。

从井冈山的红旗，到抗战的烽火，到解放大军的滚滚铁流，到长江大抗洪的壮歌；从董存瑞，到黄继光，到雷锋，到李向群，革命的传统养育了人民的军队。但是，在部队中产生时代的先进人物，光有传统也是不够的；好的传统要在新的时代里继承和发扬，也要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探索新经验，解决新问题。李向群生前所在的部队在总结关于李向群的经验时，提出李向群这个典型的产生，是部队开展四个教育的结晶。李向群同许多青年一样，怀着当兵尽义务的朴素思想投身军营，是四个教育升华了他的思想境界，陶冶了他的情操。部队认为，李向群的典型事迹，充分展示了解放军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丰硕成果。

军委主席江泽民在 1994 年对全军提出了要搞好爱国奉献教育、革命人生观教育、尊干爱兵教育、艰苦奋斗教育的要求，这就是部队官兵所称的“四个教育”。我从师里走到团里，走到营里，走到连里，所有的干部一讲到部队这几年的深刻变化，莫不提到这四个教育。他们都在向我强调这四个教育的成效，说起来如数家珍。师长孔见干脆说，你要想了解李向群的成长道路，你就要了解一下我们师的四个教育。师政治部主任晏宏应一字一板地告诉我，四个教育不只是教人怎样当兵，根本是教人怎样做人，意义远远超出了军营。师政委曾求腾不在家，一个连队干部送了我一本曾政委主编的小册子《四个教育系列

分题课》。原来他们因为开展四个教育，部队面貌大大改观。师党委为了落实江主席四个教育要“更深入、更有成效”的要求、研究出一套有方法、有内容的教案，并且果然使四个教育在部队里进行得更深入，更有成效。如今这个师，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是军区的先进单位，李向群那个团是连续三年的全面建设先行团。全军军事训练扛红旗，施工、抢险打胜仗，英模人物层出不穷。军民、军警、军政关系又是鱼水情深。仅看这次抗洪归来，桂林人民数十万众夹道欢迎，慰问、庆祝活动连日不断。桂林市的领导干脆说，你们部队是我们桂林的门面。晏宏告诉我，他大约数了一下，只为这次宣传李向群，桂林政府就一口气为部队办了13件事。

总政于永波主任到这个师来视察，了解李向群事迹情况，对他们的《四个教育系列分题课》用“具体化、形象化、实际化”给予了肯定。于主任很高兴地说：“你们师是解放军的主力，是主力中的主力。过去是，现在仍然是。”

的确，在新的历史时期，军队建设随着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出现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江主席站在全局高度提出的四个教育，继承和发扬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展开了党中央第三代集体领导新的治军思想和方略。当李向群穿上军装走进军营之际，正是军队四个教育方兴未艾之时。李向群在四个教育中充分吸引营养，迅速成长起来。因为有了四个教育，他能够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奉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因为有了四个教育，他拥有了崇高的人生理想，由一个参军尽义务的普通士兵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

员，成长为一名光荣的抗洪烈士，成长为一名当代青年的楷模；因为有了四个教育，他能够用一年零八个月的短暂的军旅生涯，书写出了一个军人最壮丽的人生诗篇，绘制出一个战士最美丽的理想画卷；因为有了四个教育，他虽然从大特区走来，从繁荣与富裕中走来，从崭新的生活中走来却依然继承了我们军队的优良传统，使得前辈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使得我们的军队在新的历史时代依然能够无往而不胜。

时代的进步力量，革命传统的滋养，崭新的思想与精神风范，这一切犹如灿烂的阳光，照耀温暖着李向群这一代青年，祖国正在日新月异，民族满怀着对新世纪的向往，将自己与祖国和民族紧密相连的人所传递出的便是春天般的生命芬芳了。

七 山脊在崛起

写到这里，我的耳边又响起了英雄的父亲李德清的诉说。

他说道，他们当父母的最能够体会到，向群这孩子的成长，还是靠了部队的教育，党组织的培养。当兵后他对父母更加体贴，回来问寒问暖。看到妈妈忙里忙外，就劝妈妈不要那么辛苦，并叮嘱哥哥姐姐多分担一点活儿，还讲笑话逗妈妈开心。换下来的衣服，他不让妈妈和姐姐洗，说我现在是名军人了，自己的事要自己做。他探家回来那天，妈妈为他杀了一只鸡，买了两斤肉，他抱着妈妈的肩膀说：“不要专门为我花钱，你们平时吃什么，我回来就吃什么。”第二天，妈妈要上街给他买些好吃的，他

硬把妈妈拉了回来。那短短的八天，那珍贵的八天，家里再也没有为他加过菜。向群牺牲后，妈妈对着儿子的遗体痛哭说：“阿群，我们家不愁吃不愁穿，你为什么那么节省啊？”

向群这次探家，他的社会责任感到更强了。他一进家门就问，阿雄现在还吸不吸毒？在部队的时候他听说了家乡的好友周道雄吸毒了，就又吃惊又着急，又打电话又写信，连写了几封信鼓励阿雄戒毒。这次探家，他专门买了一部反毒品的教育录像带，拿给阿雄看。周道雄终于戒了毒，还等着和阿群下次回来，一起庆贺呢。不料回来的是向群的灵车，周道雄扑上去哭喊：“阿群，我来看你了，是你让我重新做人的啊……”

向群这次探家，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更加深厚。他两次到妈妈开服装批发部的市场，帮忙打扫卫生，给别人卸服装、打布匹。周围的人都对妈妈夸奖，说：“你的小孩真像个当兵的样子。”当他们得知向群在抗洪前线牺牲时，都围到向群妈妈身边，陪着她流泪，说：“多好的孩子啊，早些天还活蹦乱跳的，帮我们做这做那，一下子就不见了……”

……

我想说的是，当我一一地听完了李向群的故事，我最后知道了在当代青年中，什么东西是感人的。我们回味这些故事，懂得了李向群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时代所最需要、所最珍贵的。

当老李从北京回到海口，第一件事是把国家领导人和抗洪英模的合影拿去过塑、装框。那张照片太大，照相馆老板说，600元，伙计从照片上坐在前排的人里认出了国

家主席，忙又在站在领导人后面第一排的人里找出了老李，拿着照片就跟老板嘀咕。老板这才认真看了看是张什么照片，又相了相老李的模样，问：“你就是李向群的父亲？”老李说是。老板又说：“你叫李德清？”老李点点头。老板转身忙自己的去了，给伙计丢下一句：

“免费。”

老李从海口回他的家，上了私营中巴买票报站，说是琼山市东山镇。司机盯住他认了认，跟售票员交代一句：“这个师傅不要收他的钱。”售票员见李老不是他们的熟悉人，就问为什么，司机说：“你没看过电视还是没看过报纸？他和他儿子是我们海南人民的骄傲！”说完了，关门、启动、开车。

老李跟我说，这种事情，他现在常碰上，没办法。

照相馆的老板和私营中巴的司机无疑知道1998年8月发生在中国长江边上，那个那人称做“父子英烈，两代风流”的故事。

我相信，李向群的当代知音不会少。如果说，湖北省公安县那万人空巷，泪飞如雨的追悼会，更多的还是灾区人民对抗洪烈士、对救命恩人的感戴的话，那么，海南不收李德清的钱的照相馆老板和私营中巴的司机，他们并不是灾区人，他们是为什么？

而且，这样的人还很多。

那一天，李向群的父母从湖北回来，捧着他们小儿子的一把骨灰。镇政府准备了一个200人的追悼会。那一天，跟在湖北的追悼会一样，天也落泪了，也跟湖北的追悼会一样，上万群众自发地冒雨聚集而来，默默地等待。镇政府怕挤伤了人，临时调派警力维持场面，把扩音机牵

到外面。追悼会后，先后有三百多人到李向群家中，一批批有序地焚香献花，默哀致礼。这些人中，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

由李向群的母亲王立琼陪同，我曾到烈士在家乡的墓前祭奠。李向群在公安县的墓是烈士陵园，在家乡的墓则是祖传墓地。立琼引我走过田间，走过荒岗，走过一块块百多年来的墓碑，我看见一座水泥新坟，当面一块碑，大书“李向群烈士之墓”。令我感动的是，墓前两侧八棵松柏，是“向群的朋友”为他栽种的，碑前残留的花圈、鞭炮、小酒杯、小酒壶、香烛的残梗，竟连立琼也说不清“又是谁来过了”。

这些人又是为什么？

我想再记述几段不认识的人们给李德清夫妇的来信：

琼山市民政局转来一信，开头称“尊敬的爸妈”，然后介绍说：“儿子是驻山东泰安，泰山脚下部队的战士，儿子名叫王华安。”信中说，8月22日在电视中看到了“向群哥英勇牺牲的消息”，“战友们没有一个说话的，都默默地起立，向英勇牺牲的向群哥默哀三分钟。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抗洪呢？战友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当看到父亲“背沙包加固大堤，妈妈为战友们洗衣服。战友们都流下了崇敬的泪水。那天夜里，儿子失眠了”。最后他说：“向群哥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英勇精神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河南安阳某部19岁的新战士周波，请琼山市委“转抗洪烈士家属李德清（同志）收”的信，开口也称“敬爱的父母双亲”。信中写道“向群哥哥虽然走了，而他留给我们的却是一笔永久的财富，给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又

增添了一份光彩。向群哥哥虽然走了，留给我们的是激励军人的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他写道：“我理解失去儿子的痛苦，不讲别的，就说来当兵，上火车的那一刹那，爸爸那满含泪水的眼睛哗地掉出了眼泪：‘儿子，好好注意身体，到部队好好干！’这还只是离开父母一段时间，父母亲就如此地伤心。作为你们，我更深深地体会到（永别的痛苦）。但是向群哥哥是值得的，历史是不会忘记他的，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你们不要太伤心，我相信天下有千千万万个佩服和崇敬向群哥哥的人都愿意做你们的儿子，愿意为你们分担忧伤。我代表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感谢你们——伟大的父母亲。”“今天，当我提起这沉重的笔杆给你们写这封信，还不知道你们是否收得到。但我愿意做你们的儿子，不管你们认不认我，我决定了！从今以后我要继承和发扬哥哥的传统精神，为父母争光，为哥哥争气！”

写得多好！

老李夫妇收到了许多这样的来信。

这些信件又说明了什么？

在海南省，在琼山市，在东山镇，在李向群的名字传扬的许多地方，“李向群热”正带动起1998年冬季的参军热，这又说明了什么？

只有一个答案：为了呼唤文明，为了追求文明，李向群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他的形象深深地植根于千千万万个老百姓的心中。所以，会有千千万万的人把李向群作为自己的榜样。

至少，会有千百万青年朋友们应该知道，当他们在校园里学习，在林荫下恋爱，在各行各业里创造着多彩的生

活，在人生的道路上努力赢得美好未来的时候，他们一个同龄人去了。那个人与他们一样的年轻，与他们一样的奋斗过，追求过。他本该与他们一样，还有着长长的生活岁月和生命历程，但是有一天，为了老百姓，为了祖国，他早早地、义无反顾地就去了，他去的时候十分年轻，才20岁。他的离去也许会告诉我们很多，也许就只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什么是人生最高贵的？是生命活出了一份崇高的境界和崇高的价值。

在跨世纪的中国，李向群，仿佛一座新文明的山脊，正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崛起。

（张 为 撰文）

长江——决战决胜

1949年春夏之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出兵长江，发起了举世闻名的渡江战役……

历史曾在长江两岸的大地上写下浓重的一笔——那是为了创建新中国的血与火的洗礼！

1998年炎热的夏季，人民子弟兵又一次大规模出兵长江，面对滔滔肆虐而来的洪水，他们严防死守，决战决胜……

历史在长江两岸的大地上又写下了辉煌一笔——这是为了保卫人民保卫家园的生与死的考验！

一 命令从中南海发出

世纪之交，改革开放的中国令世人瞩目。

然而，正如一切真正的强者都要经历坎坷和考验一样，雄心勃勃昂首阔步喜迎 21 世纪的中国，也注定要接受严峻考验。

这考验是极其残酷的。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逼上门

来，势若狂飙。

中国，以大无畏的气概接受了挑战。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以非凡的胆魄和智慧，审时度势，未雨绸缪，果断决策，不但在政治上始终坚定不移地把握着正确的方向，而且在经济上奇迹般地实现了软着陆。中国抗击着金融风暴的巨大压力，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昭示了一个大国的自信、尊严和能力。世界，纷纷向中国投来敬佩的目光，也报以感激的微笑。

然而，金融危机的阴影尚未退去，大自然却发起了一场同样严酷的挑战。刚进入夏季，魔鬼般的副热带高压一直盘旋在中国的长江流域，致使长江上游豪雨如注，连绵不断。天似乎突然破了，破得像个漏斗。千川百流，洪峰奔涌。水库湖泊，洪水滔滔。万里长江，大小洪峰汇聚，互相追赶着，彼此叠压着，犹如千万条放荡不羁的疯蛟狂龙，奔腾咆哮着向中下游扑来，横冲直撞……

6月26日，武汉关进入25米设防水位。

7月26日，武汉关水位达到28.30米，超过危险水位。

7月29日，武汉关水位突破29米。

其后多日，武汉关的水位居高不下，一直在29米以上游荡着。

这是个令人揪心的数字。29米的水位，就意味着长江水高出武汉地面5米多！人在街上走，水在头顶流。武汉700万人的生命，难以数计的国家财产，美丽富饶的江汉平原，时刻面临着灭顶之灾。

武汉大堤，荆江大堤，长江沿岸的每一段大堤，都是

擎天之柱。任何一个堤段的溃毁，都等于两岸上千万人口的家园的崩覆，其后果难以想象。

有人说，长江和黄河是两条龙，三峡工程和小浪底工程套住了龙腰。肆无忌惮撒野惯了的长江和黄河，在被我们彻底驯服之前，注定要疯狂挣扎。因此，黄河断流，长江放水……

长江似乎真的疯狂了！年年有洪峰，但往往像快马一般，很快就过去了。今年的洪峰多，洪峰大，而且峰过水不退，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水位居高不下。连续数十天，江堤被高水位洪水撞击着，撕扯着，浸泡着，伤痕累累，险象环生。从宜昌到九江，从洞庭湖到鄱阳湖，处处告急……

长江啊，长江，一条与中国 5000 年历史一样古老的大江……

1931 年 8 月 19 日，洪水撕破长江堤防，长驱直入，把武汉三镇变成一片汪洋。街头行舟，百日受困。疫病蔓延，饥荒遍布。死亡 3 万余人。长江流域，淹没农田 5000 万亩，死亡 7 万多人。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

在历史上，荆江大堤曾无数次决口。有人计算了一下，差不多每 5 年就要决一次口。每次决口，浮尸满城，哀鸿遍野，惨不忍睹。

今日之中国，已经在苦难与贫穷的废墟上崛起。改革开放 20 年，挺直了腰杆的中华民族不但敢于直面任何政治、经济的挑战，同时也勇于面对任何天灾的挑战。

1989 年 7 月，江泽民就任总书记的第 76 天，就冒雨来到荆江大堤进行实地考察。

1990年，江泽民总书记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在考虑八五计划时，要认真研究一下水的问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应该未雨绸缪。”

1998年的长江汛情更是牵动着总书记的心。他时刻关注着南方的天气变化，关注着长江的水涨水落，7月21日，他和朱总理决定，委派温家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长江防汛抗洪第一线察看汛情，进行现场指挥抗洪抢险。江主席坚定不移地指出：要确保长江大堤的安全，确保武汉的安全，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这三个确保，是中国人民对长江洪水的宣战，是党中央向全国亿万军民发出的紧急动员令。

湖北、湖南和江西等地，百万军民奋勇拼搏，日夜坚守。到处都是共产党员的“生死牌”——“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各级领导干部都立下“军令状”——“严防死守，誓与洪水战斗到底！”洪峰一次又一次袭来，长江大堤一天又一天稳如泰山。然而，第三次洪峰刚刚过去，第四个特大洪峰又以排山倒海之势从上游扑来。据有关部门测算，荆江等地的水位将突破历史最高纪录，居高不下的武汉关水位也将直逼1954年特大洪水的最高点。长江沿岸的百万防汛大军，已坚守了40多个日日夜夜，人困马乏。而被洪水浸泡了40多天的长江大堤，已经骨肉松软……

决战的时刻到了！

中央政治局连夜召开常委扩大会，对长江抗洪抢险工作做出紧急部署。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果断地发出了命令，号令三军火速奔赴长江抗洪抢险第一线，投入决战决胜的战斗……

二 紧急出动

人民军队，时刻听从党的召唤。

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三军官兵闻令而动。

抗洪抢险，没有硝烟，没有枪炮声，然而，在将军和士兵的心目中，这同样是一场硬仗！对手异常强大，战斗异常残酷，同样需要争分夺秒，同样需要准备牺牲——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

危难关头，人民军队显出了英雄本色。

将军身先士卒——

毫无疑问，是将军们首先接到来自中南海的命令。

广州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空军，海军，武警部队……将军们临危不乱，一边迅速传达中央军委的命令，一边镇静果断地组织指挥。

人民军队从战火硝烟中走来，风风雨雨数十年。为了祖国的尊严，为了人民的安宁，血洒边疆，汗沃大地，枕戈待旦，解危救难，始终高昂着火红的战旗。抗洪抢险命令下达后，各部队迅速收拢，紧急集合，物资器材立即装车。官兵们顾不上和家人告别，立即出发。火红的军旗飘动在每一支奔赴战场的部队的最前头。

这是具有现代化战争色彩的快速反应。天上，空运部队的飞机在云层中呼啸。水面，现代化的舟艇在全速开进。铁路上，装载部队的一列列火车汽笛长鸣。公路上，军车列队，快速开进，灯光闪烁，轰鸣震耳，犹如一条条钢铁长龙。天上地上水上，千军万马紧张有序，合成了一

股巨大的力量……

在部队火速奔赴抗洪抢险第一线的时刻，身先士卒的将军们，令战士们深受感动。这次抗洪抢险，共有100多位将军亲自在第一线组织指挥。南京军区司令员陈炳德、政委方祖岐，济南军区政委徐才厚，武警部队司令杨国屏、政委徐永清……等等，等等。

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钧和政委史玉孝，在紧急组织指挥了3万多官兵火速奔赴武汉的同时，迅速飞抵抗洪抢险第一线。副司令员文国庆和政治部主任张国初，也迅速赶到湖南长沙，指挥洞庭湖畔的抗洪抢险的战斗。副司令员龚谷成，已先期到达武汉。湖北省军区和湖南省军区的领导，始终奋战在抗洪第一线。

陶伯钧和史玉孝表示，全体将士决心不负江主席的重托，不负全国人民的希望，不怕流血牺牲，不怕艰难困苦，不怕赴汤蹈浪，随时准备打一场抗洪抢险的大仗、硬仗和胜仗！

这是决战决胜的决心。

烈日下，暴雨中，险堤上，突击队和敢死队的方阵前，官兵闪面对身穿迷彩作战服的将军们，铿锵有力的誓言震天撼地——“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

长江沿岸，战旗猎猎，将星闪烁，三军奋勇。

公安县一位当过兵的干部说：“老百姓们都讲，这一回真是开了眼，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将军！”

是的，今年的抗洪抢险，百位将军，组成了一条壮丽的风景。

在官兵们的心中，在人民群众眼里，这条将星闪烁的风景线，就等同于一道坚不可摧的大堤！

非同寻常的 40 分钟——

驻桂某师，是首先到达荆江大堤的第一支部队。

师长孔见，高个子，圆脸，很壮实。一身迷彩作战服，透出干练英武之气。问到他的名字，笑答是“一孔之见”。他是一位老军人的后代，在南疆丛林里亲历过艰苦战争的残酷性。战场不允许任何失误，只有生与死，只有胜利和失败。

孔见接到命令的时间，是 1998 年 8 月 5 日下午 4 点 20 分。

上级没有明确准备的出发时间。按说，孔见有权做出选择。部队可以准备充分，从容出发。但孔见连日来一直关注着长江的水情预报，也一直等待着出征的命令。灾难现场就是战场，洪水就是最凶恶的敌人。部队早一分钟到达，长江大堤就多一分安全，人民群众就少受一点损失。他毫不犹豫地 toward 作战值班室下达了命令：立即通知部队，按预定方案登车，5 点整，人员和车辆要开出营房大门！

40 分钟，这是他留给部下的全部时间。

开罢一个极其简短的会，他急匆匆地跑回家，抓起背囊就收拾东西。妻子在北京工作，临时来队休假。用不着话别。风风雨雨许多年，彼此互相装在心里，一切尽在不言中。

作训科副科长龚斌，高大威猛，也曾在南疆的丛林里打过仗。他风风火火地赶到家，迅速收拾东西。妻子带着孩子从湖南株洲来部队休假，刚刚一个星期。他望着丈夫问：“干什么去？”

“抗洪！”

“那……我们怎么办？”

“你看着办吧！”龚斌摸出刚刚发的工资，随手递给妻子，挎起背囊，转身就窜出了门。

孔见和龚斌赶到大门口时，手表指针正指着4点45分。

炊事班的饭菜尚未完全做好，但孔见和龚斌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拿过来就吃。孔见一边吃，一边紧盯着通向营区的马路，时不时地看一看表。

这是一支拥有光荣历史的英雄部队。当年，在东北战场上，是以善打大仗、恶仗而闻名的“塔山英雄团”。如今，汛情紧急，正是关键时刻。孔见在用近乎苛刻的标准考验着部队，考验着自己。

命令下达时，有的部队正在数公里外的战术训练场搞训练，有的正在劳动，人员相当分散。一声令下，紧急集合，一切准备工作都从5点开始倒计时。官兵们飞速返回营房，打背包，装车，发动车辆……

5点钟，满载人员和物资器材的车辆，准时开出了营门，朝数十公里外的火车站疾驶。汽车编队威武壮观，官兵们个个着装整齐。

从下达命令开始，不到3个小时，第一个北上抗洪的专列驶出了站台。

打不开的背包——

师政委曾求腾，个头不是太高，方脸眉，说话办事，给人一种很宽厚很实的感觉。本来，组织上安排他休假。他家在深圳，回到家里没住几天，长江的汛情就揪住了他的心。凭多年的工作经验，曾求腾预感到部队将会有大的行动。于是，他主动中断休假，迅速返回了部队。一回到

部队，就马上召开党委会，针对抗洪抢险，研究部署准备工作。部队的思想动员，也提前进行。

——准备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

——大险要拼命，小险要积极，无险要主动！

值班人员，昼夜坚守岗位，随时准备受命。

所有车辆，都要做到油满水足，随时准备出动。

后勤部门，要为部队带足“7天粮，4天柴，3天油料”。

有关部门报告，准备的是“3天粮”。

曾求腾和孔见一齐摇头，“不行，必须带7天粮！”

他们想的是打大仗，打恶仗，抢大险，救大灾，并且尽量不给灾区人民添麻烦。

部队一到荆江大堤，立即进入防守阵地。察看地形，了解情况，布置任务，排查险情，准备抢险用料，针对36个危险点——制订出应急措施。足足忙了3天，许多人背包还没有打开，眼熬得红红的。

这是一支过得硬的部队。哪里有险情，一声令下，立即出动。驻在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有一个新兵一到灾区就捐了3块钱，有点不大好意思。但这3块钱也是一颗火热滚烫的心，也是对灾区人民深厚的爱——毕竟，他是倾尽所有！

因任务需要，有一个营要调到别处去。

当地区长请求：“能不能……不让这个营走？”

“为什么？”孔见问。

“这个营好。”

“放心，你这里马上就会再调来一个营。”

数日之后，区长告诉孔见，“这个营也好！”

孔见笑道：“解放军，都一样！”

这是一支能够吃苦耐劳并且充满激情的部队。

在荆江大堤上，“共产党员突击队”和“共青团员突击队”的大旗相映生辉，决心书和请战书，直往连队干部手中塞。

“荆堤有我，人在堤在！”

“严防死守，决战决胜！”

8月13日夜，松滋东河水位猛涨，一段河堤出现险情。指挥部传来命令，立即筑起一道2.5公里长的子堤。

孔师长和曾政委迅速组织部队投入战斗。原计划是轮番上阵。但后，整个部队该上的都上去了，该下来却无论如何也不肯下来。于是，一夜苦战，排除了险情。

次日一早，广州军区副司令龚谷成到现场，看到新筑的子堤，傲然挺立。送来的饭菜，在堤上放着，还没一个人吃。官兵们都躺在地上睡着了。一排排，一片片，看上去几乎都是一个模样：浑身是泥，有的只露出一双眼睛。

将军默默地望着，不觉眼角有些湿润。多么好的战士啊！他相信，此时只用号令一声，说有任务，所有的人都会迅速跳起来，马上投入新的战斗。

三 抗洪铁军

在抗洪抢险第一线，普通老百姓最爱谈论、谈论得最多的，是当兵的。他们知道，当兵的都在大堤上，都在最危险的地方，正在用血肉之躯抗击着洪水的一次又一次冲击。街头巷尾，田头地边，床头饭桌上，说当兵的苦，说当兵的累，说当兵的不怕死……有些是从电视和报纸上看

来的，有些是听说的。有的老人说着说着就要掉眼泪。有的感慨万千，说当兵的硬是把长江给扛了起来……

当兵的，是力量和意志的化身。

人民军队，是安全和胜利的保障。

在湖北，在长江两岸，有一支特殊的部队，普通老百姓一眼就能认出来——广州军区舟桥旅！

舟桥旅，装备不一般。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舟桥旅在抗洪抢险时连打硬仗，打出了名气，被誉为抗洪铁军……

一“马”当先——

舟桥旅副旅长姓马也属马，叫马德忠。方脸短发，粗粗壮壮一条汉子。他眼里布满了血丝，皮肤晒得黝黑，一层层往下脱皮。说起抗洪抢险，马德忠说：打仗时，舟桥旅的任务主要是克服特大河障碍；平时，抗洪抢险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作为副旅长，抗洪抢险带着打冲锋，是应该的。

今年，舟桥旅的抗洪抢险战斗早在4月份就打响了。4月底，武汉市连降特大暴雨，街上积水成河，一居民区数万人被困在楼上。4月24日，马德忠一马当先，率领部队赶去救人。他们驾着冲锋舟在电线和树枝间往返穿往，从上午9点干到次日凌晨3点，使数万人转危为安。

7月3日凌晨1时，湖北嘉鱼长江干堤余码头大闸出现重大险情。舟桥旅接到命令后，马德忠和政委张建国率500名官兵，火速开进。

入汛以来，长江干堤首次出现险情，居然就险得令人咋舌。大闸下翻腾着气泡，个个如脸盆大小。张建国和马

德忠看了，不由得都倒抽一口凉气。他们经常和水打交道，和长江打交道，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知道这是倒闸塌堤的危险信号。堤内堤外，水位落差9米多，水闸和江堤每平方米要承受22吨压力，稍有不慎，闸倒堤塌，千百万人将葬身鱼腹。

一声令下，200多名突击队员迅速跃入江中，潜到水下堵漏。

然而，只是堵，并不能彻底排险。要确保水闸和长江干堤的安全，必须在千米之外筑起一道拦河护堤。用护堤蓄水，抬高水位，以水治水。这个办法好是好，就是难度太大。河面宽几百米，水深3米，并且水的流速也很大。要筑堤，谈何容易？当地群众说，起码得干两个月。

抗洪，就要有死打硬拼的决心！

抢险，就要有和困难肉搏的勇气！

马德忠一马当先，带头跃入水中。官兵们呼呼啦啦展开了战斗。张建国把手一挥，命令两个战士“去！把我们的旗帜树起来！”

两个战士游到河心处，插下一面大旗。鲜艳的旗帜上，有四个闪光大字——舟桥部队。战旗飘扬，舟桥旅的官兵们群情振奋，在泥水中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搏斗。

战士们扛着装泥土的袋子，一路小跑。

有的群众看了，说当兵的干活像打仗。

10多个小时过去了，战士们扛着麻袋，仍然是一路小跑。

有人觉得简直不可理解：这些当兵的，难道是钢打铁铸的，就不知道累吗？

累！怎么不累呢，当兵的也是血肉之躯。连长朱国富，患腰肌劳损，此时正疼痛难忍。战士陆高勇，搬包磨得5个手指鲜血淋漓……许多战士累得胳膊腿都麻木了，只是凭着一股非凡的毅力在支撑着奔跑，每次撂下麻袋，身体几乎要随着倒下去……

然而，舟桥旅的官兵，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他们每年都要在长江上艰苦训练数月，一节桁架重达0.3吨，4个人抬起来就走。一块桥板180斤重，战士们用胳膊夹起就跑，一天的负重量多达8吨。他们先后在长江主航道和洞庭湖进行过多次大型军事演习，受到国外军事观察家的注目，也赢得了军委和军区首长的称赞。平进摔打得多，关键时刻就能过得硬。

经过33个小时的激战，他们在武汉部队的支援下，终于把堤筑了起来。那堤筑得很牢固，高出水面三米，使水闸和长江干堤的险情彻底排除。

当地一位领导来了，望着从水中高高崛起的护堤异常激动，“这简直就是像一个梦！”

英雄背后的英雄——

中央电视台曾报道过一个“黄继光式的英雄”——殷衍太。这位普普通通的巡堤村民舍身救险，置生死于度外，令人肃然起敬。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英雄的背后还有英雄。

7月28日，嘉鱼县麟洲镇旁边新大闸桥板出现断裂，勇士殷衍太被吸进闸口生死未卜。闸口处，急流伴着漩涡，情况万分紧急。

此时，正在麟洲大堤上守护江堤的舟桥旅五营的官兵

们闻讯赶到，立即展开了一场救人的战斗。30多名战士纷纷请战。排长高文清和张相林，率4名突击队员纵身跳入波涛汹涌的江水中，用双手扒泥抠土。时间在一分一秒地逝去，人心焦急如焚。封在涵洞中的殷衍太分分秒秒都在被死亡威胁着，而大闸口，随时都有可能倒塌。

高文清和张相林心里都很明白，自己是在与洪水搏斗，也是在和死神抢时间。他们不停地扒着。碎石割破了手，尖利的杂物扎破了手。他们忍受着剧烈的疼痛，只想赶快把人救出来。扒，不停地扒……硬是用双手扒出一个近半米宽，近2米深的洞。

要爬进涵洞救人，随时有可能被倒塌的闸口活埋。

生死存亡关头，又是高文清和张相林，这两位年轻的排长把战士们挡在身后，用背包带绑住自己的身体，让战士们扯着，朝黑咕隆咚危机四伏的涵洞潜了下去。

高文清和张相林，要抢救的是人民群众的生命。但毫无疑问，在那一刻，他们要挑战的是死亡。

几乎没人敢大声说话。村民、战士，都张大眼睛死死地紧盯着那个涵洞口。湿淋淋的背包带被战士们紧紧抓在手里。人们都在暗暗担心，生怕背包带断了。谁都知道，两个排长的命，在背包带上悬着。

高文清和张相林冒了出来，人没找到。他们喘口气，又迅速潜了去。

终于找到了！当奄奄一息的殷衍太得救时，许多群众感动得哭了起来。殷衍太的亲属跪倒在地，泣不成声……他们都清楚地看到了，高文清的双手鲜血淋漓，十个指头破裂得血肉模糊，7个指甲盖都翻卷了过来。十指连心啊！

事后3天，麟洲湾决口。高文清，这个年轻精悍的小个子排长，就是用这双血肉模糊掀开了7个指甲盖的手，在滔滔洪水中救了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名叫高燕。高文清在水里用手托举着高燕，硬是咬牙坚持了近8个小时。待天亮时，在战友们的协助下，终于把高燕救出险境。

英雄殷衍太，绝不会忘记高文清的那双手。是那双血肉模糊的手，挽救了他的生命。

小高燕现在还小。等她长大后，真应该好好看一看高文清的手。那双手肯定不好看，伤痕累累，但却曾经是她的生命之舟！

烈士永远年轻——

杨德文，1977年出生，1997年入伍，列兵。

叶华林，1977年出生，1997年入伍，列兵。

除了姓名，两个兵一模一样。

杨德文的家在广东梅州大埔县。叶华林的家在江西定南老区。他们都是农家子弟，都在广州打过工，入伍后，他们在同一个营同一个连。抗洪抢险，他俩在同一个突击队，乘的是同一辆车。1998年月1日，他俩在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地方，在同一次战斗中同样是为了抢救人民群众而献出了同样年轻的生命……

军人，有数不清的共同之处！

7月初，抗洪抢险进入紧张阶段，舟桥旅各个连队都在准备成立“抗洪抢险突击队”。参加突击队的条件是，干部、党员和志愿兵及骨干。但战士们纷纷报名，杨德文和叶华林也写了请战书。

连长说：“参加突击队，还轮不到新兵。”

杨德文软磨硬缠：“老兵新兵都是兵，新兵更需要加强锻炼！”

叶华林在训练中砸伤了脚，尚未痊愈，却缠着指导员，“我水性好，让我参加突击队吧！”

连里经过研究，特批了这两个新兵的申请。该连在营里是“抗洪抢险突击连”。他们所在的突击队，自然就是尖刀的刀尖了。

这两个新兵的确是好样的。他们在抗洪前线连续奔走20余天，参加11次抢险战斗，排除险情6次，救援群众36人。

7月26日，杨德文和叶华林奉命去麟洲湾转移群众。遇到一家5口，还带有不少东西，小船装载不下。他俩便跳下水里，一个在船头用绳拉，一个在船尾用手推。船到江心，浪涌突然袭来，一个木箱滚落水中，顺水漂去。船上人惊呼，说箱子里装着全家人的衣服。杨德文和叶华林稳住船，自己扑过去追。他们追了100多米远，硬是把木箱给追了回来。他们把这家人送上堤岸，正要离去，男主人非要他俩留下姓名。杨德文说：“我们是列兵。”

8月1日，是中国军人最神圣的节日。

对杨德文和叶华林来说，1998年的8月1日，是他们走进军营的第一个真正的节日。他们兴奋着，也激动着。然而，当天夜里，中央电视台转播的“八一晚会”刚刚开始，部队就接到了抢险命令。紧急出动！汽车在开进途中，疯狂的洪魔突然冲破堤岸。高达10米的洪峰骤然袭来，势若排山倒海。汽车被掀翻了。部队的官兵，当地群众，顿时都落到了滔滔洪水之中……

杨德文身穿救生衣，水性也好。但他刚刚落到水里，

就被一个在水中挣扎的女人紧紧抓住了。他用力分开那女人的手，将自己的救生衣脱下给她穿上，然后带着他往岸边游去，忽然，附近房顶上传来求救声。杨德文将那女人交给战友，转身又去救人了。

那是一座危房。房顶上站着一位 60 多岁的老大爷。杨德文刚把老大爷接下来，房子便在洪流中轰地一声塌掉了。他死死抓住老大爷，在黑暗中十分吃力地游了几十米，终于找到一棵树。有树，老大爷却爬不上去。杨德文便潜到水里，用肩膀顶着，把老大爷送上了树。

杨德文对老大爷说：“你千万要抱紧树，会有人来救你……”

话刚说完，一个巨浪袭来，精疲力竭的杨德文被卷走了。

叶华林被洪水冲进一片树林时，突然听到了哭喊声。他追着声音游过去，不由得大吃一惊。一个小女孩，大约有七八岁，正在一堆漂浮的稻草里挣扎着。叶华林迅速扑过去，伸手抓住女孩的头发，顺势将她抱住了。他与湍急的洪水搏斗了 20 多分钟，才将小女孩送到树上。一排巨浪突然打来，他的手撞在树上，随即就被汹涌的洪水卷走了。

麟洲湾决口的消息传到武汉，舟桥旅政委张建国心急如焚。他率领救援人马立即出动，火速赶到现场。80 平方公里，一片汪洋。战友们在哪儿？群众在哪儿？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什么也看不见。他立即下命令：打信号弹！一颗又一颗信号弹划破了夜空，使散落在水中的官兵和群众备受鼓舞：援军到了！为了探明情况，张建国带着三条冲锋舟，首先冲了进去。

天黑水急，风大浪高。房在塌，树在倒，水上漂流的杂物到处冲撞。但最可怕的，还是纵横交错的电线和电话线。这些东西原本在空中，此时，却在黑暗中紧勒着人的生命咽喉。稍不，留意，就利刃般把人斩伤。舟船无法通行，人还怎么救？张建国咬着牙下令：“剪！”于是，不管什么线，一律剪断。他坐在冲锋舟的最前面，碰上一条剪一条。

散落在水中的官兵和群众，多数是在天亮以后救上来的。有的战士，连短裤都被洪水撕掉了，上岸时光着屁股。战友们脱下衣服递过去，往腰里一围，临时遮挡一下。但干部战士老兵新兵，没有一个趴下。集合点名，仍然站得齐刷刷的。张建国望着自己的部下，眼里直闪泪花。

少了两个人！

张建国急了：“再清点一遍！”

还是少两个人——杨德文和叶华林。

张建立即下令：“找！”

四下发兵，到处寻找。张建国和旅长亲自架着冲锋舟找，军区派来直升飞机也进行地毯式搜索，然而……

张建国一说到两位烈士，心情就极不平静：“多好的兵啊！”

是啊，两个新兵，一对好兄弟，都是在树下为救护别人而死的。

8月2日上午。大堤上。曾被杨德文和叶华林救援过的那个五口之家，听说两个“列兵”牺牲了，全家人抱头痛哭，哭了好久好久。

8月9日，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钧、政委史玉孝签署

命令，给杨德文和叶华林记一等功。同时，湖北省军区追认杨德文和叶华林为中国共产党员，确认为革命烈士。

两个“列兵”，两个烈士，走得是那样永远年轻！

洪水无情人有情——

杨德文和叶华林所在的那个连队，指导员姓张，叫张超文。

他可算得上个老指导员了。连长，已经换了好几任，他却在正连职上没动窝。有点想法，是很自然的事。家在武汉，连队一直驻守在外地，生活中多有不便。心里不顺畅，工作照样干，却爱诉点小苦，但时日一长，就有人说他是个“牢骚大王”。

7月25日，连队接到了抗洪抢险的命令。

张超文这个连，是营里的“抗洪抢险突击连。”在抗洪抢险第一线，哪里有危险，张超文和连长就带着连队往哪里冲，几乎天天都是打硬仗。他染上了皮肤病，膀子上也晒脱了皮。人又困又乏，身子似乎要散架了。

8月1日夜里，麟洲湾决口时，张超文沉着冷静，拼命喊叫着让战士们赶快系好救生衣，并把会游泳的和不会游泳的搭配在一起，以便自救和互救。后来，有的战士把救生衣脱下来给群众穿，他就把自己的救生衣脱下来给战士穿。

在那万分危急的时刻，一件救生衣的穿与脱，其实就是在生死之间走了一趟。

张超文自知水性不佳，没有救生衣，肯定活不成。但面对战士，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这样做。平时，一想到职务问题就止不住有点恼火。张超文当了四年代理指

导师，又当了四年正式的指导员，平日一想到自己这个有年头的指导员心里有时难免心烦。但在生死关头，他却把指导员这个职务看得很神圣。就是丢了命，也得尽心尽力，尽职尽责！

指导员，是战士心目中的旗帜！

张超文在组织大家自救互救的同时，几次出生入死，救出18名战友和群众。但后来，他渐渐感到自己手脚发硬，不听使唤了，浑身上下似乎再也挤不出一丝力气了。他知道，死亡正在向自己逼近了。

这时，一个名叫段伟的战士看见了张超文。段伟刚刚把自己的救生衣脱给一位妇女，见自己的指导员正在水里挣扎，眼看就要沉入水中，便马上游了过去。

张超文说：“我已经不行了。你自己也没有救生衣，能坚持，你就自己先上去吧，不要管我。”

段伟哭喊道：“指导员，今天就是死，我也要和你死在一块！”

段伟拉扯着张超文，拼命往前游。游了一阵，段伟也没了力气，两个人渐渐往下沉。这时，恰巧碰到了别的战士，张超文和段伟才幸免于难。

张超文被救上岸以后，刚刚喘了几口气，就要下水去救群众。他一边穿上救生衣，一边悄悄对一位排长交待：“记住，万一我上不来，口袋里装的有军官证……”

张超文的自我感觉是死过一回了。但后来，他却没有死。没死，他说是战士们给他抢回来一条命。

生与死的经历，使张超文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也接受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洗礼。洪水无情人有情，张超文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有想不开的事儿了！”

黑脸旅长——

在电视台的抗洪抢险新闻中，多次出现一张黑黝黝的脸。许多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却记住了这个“黑脸旅长”。

正是这支“水上劲旅”，在抗洪抢险中出动最早，战线最长，抢险次数最多。他们总是在最紧急的时刻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守堤筑坝，堵漏排险，从滔滔洪水中救出10多万人。

“黑脸旅长”姓徐，叫徐才源。徐旅长的脸确实黑，并且不是一般的黑，而是黑里透红红得发紫紫得发黑。

抗洪抢险，在徐才源看来就是打仗。一进入汛期，他就住进了值班室。他的家离值班室仅仅500米，却不回家，困了随便躺一会儿，饿了就吃包方便面，准备着随时奉命出发。

7月23日，豪雨如注，公安县南坪镇连接洞庭湖的松滋河、虎渡河和松西河洪水暴涨，江水普遍漫堤。南坪镇60平方公里数万群众面临严重威胁。徐才源一接到命令，立即率领千余名官兵全速出征，赶到抢险现场，他马上组织指挥部队兵分四路，运用“重点突击、全面铺开”的战术，整整苦战两昼夜。

副旅长喻知泉，家离南坪不远，就在江对面。一夜之间，江对面就成了一片汪洋。房子在水里泡着，老父老母和其他亲人，不知去向，生死未卜。但他始终和战士们战斗在一起。

30多公里江堤，普遍加宽1.5米，加高到1.5米。汹涌的洪峰，老老实实在地过去了，南坪镇安然无恙。水利部李副部长激动地说：“部队保住了这段大堤，创造出了

我国水利史上的奇迹！”

险情排除后，徐才源和张建国又组织部队帮助当地打扫卫生清理垃圾，向灾民捐款，到敬老院慰问老人……

当地干部深受感动，计划着等舟桥旅走时，要弄个十里长街欢送的隆重场面。可是舟桥旅接到新的抢险命令，要立即开拔。当地干部们措手不及。谁知，舟桥旅的车队刚刚驶上街头，成千上万的群众便自发地涌了上来。他们把吃的喝的硬往车上扔，往官兵们手里塞。就有白发老人跪倒在路边，口口声声叫着“恩人”，过一辆车，就磕一个头……

徐才源、张建国和马德忠等人，个个都是铮铮硬汉子，与洪魔搏斗，再苦再累，哪怕是面对死神的威胁，从来也不曾皱过眉头。但面对人民群众的爱戴，一个个都止不住泪光闪闪。

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爱，使子弟兵们热血沸腾。舟桥旅的官兵们一次又一次发出誓言：“为了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部队从麟洲湾撤回武汉，原来准备休整几天。官兵们连日征战，人困马乏，疲惫不堪。但却突然传来了紧急命令——到荆江分洪区执行任务。

紧急集合！徐才源一声令下，这支钢铁般的队伍又齐装满员地出发了。

途中，徐才源从电话里得知，公安县孟溪大垸溃口，便立即命令部队全速开进。同时，他主动与前线指挥部联系，让有关部门马上派出向导，并备下四条过江渡轮。车轮滚滚，争分夺秒。当地干部和群众一看到“黑脸旅长”率兵赶到，便十分激动地说：“救星来了！”

舟桥旅抢救群众，不顾一切，也不惜一切。在徐才源的指挥下，100条冲锋舟迅速撒到滔滔洪水中，织出了一张拯救生命之网，数小时之内就救出14000多人。

公安县孟溪大垸决口，80平方公里一片汪洋，但却死人很少。据公安县事后调查，只有死亡两个，失踪两个。

四 没有硝烟的战场

1998年酷热的夏天是个充满了战争意味的夏天。大小报纸和广播电视每日的汛情通报都是水急万分。军队紧急调动快速驰援的消息，可谓夺目抢耳。官兵们的迷彩作战服和救生衣，成了最亮丽的风景。

保卫武汉！保卫九江！保卫大庆！保卫哈尔滨……南国北疆，三军将士日夜鏖战，气壮山河。

江主席和朱总理，多次亲临抗洪抢险第一线视察。温家宝副总理始终在最前线的风风雨雨中奔走，组织指挥抗洪抢险军民与洪魔搏斗。

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上将亲率四总部慰问团。下九江，走武汉，赴荆沙，深入抗洪抢险第一线慰问三军将士。

军委、总部向最一线部队连续增拨经费，紧急调动抗洪抢险急需的各类物资，甚至动用了战略储备。

全社会都在紧急行动。全中国人都在关心。全世界的华人都在热情参与。赈灾义演，赈灾义卖，募捐慰问，支援前线……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

惊心动魄的“八一”之夜—

1998年的“八一”建军节，中央电视台把晚会现场设在海军某港口，部队官兵，无不翘首以待。然而，就在那场气氛热烈的晚会刚刚开始之即，嘉鱼县麟洲湾江堤出现了重大险情。湖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戴应忠少将，即刻率空军某高炮团二营和舟桥旅五营的400名官兵，5分钟之内便登车出发了。

麟洲湾江堤的公路上，到处都是携家带口奔走的人流。有的扛着东西，有的牵着耕牛，有的开着拖拉机……成群结队，蜂拥而来。载着抢险官兵的车队，只好放慢了速度。距溃口处尚有数百米远，公路上就浸了水。那水来得极快，一转眼就淹没了汽车轮胎。官兵们预感到前边情况不好，劝戴应忠赶快上堤。戴应忠坚决不走。他从指挥车里出来，爬上一辆高高大大的牵引车，命令大家推翻抛锚的车辆继续前进。洪水在几分钟之内就上涨了50多厘米。奔逃的群众纷纷往汽车上爬。戴应忠觉得事态严重，果断地下令铲破车厢篷布和伪装网，准备弃车，并让大家组织好自救互救，保护好群众。官兵们迅速撕开了篷布和伪装网。有的还把自己的救生衣脱给群众。此时此刻，救生衣，就是生存的希望。但战士们为了群众的安全，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生死留给了自己……

险堤，终因底部被“管涌”抽走泥沙而挺不住了，突然下陷。那是一声惊天动地的闷响。破堤而出的滔滔洪水咆哮着，以七八米的落差猛扑了过来，就像山突然倒了一般。激流横扫，黑浪飞卷。树，被连根拔起。重型卡

车，也一辆接一辆掀翻了。人，军人和老百姓，眨眼之间就被滔滔洪水卷走了。

落水的陆军官兵 199 人。

落水的空军官兵 163 人。

那是个泼墨般的漆黑之夜。80 平方公里一片汪洋，浪高流急，到处笼罩着残废的阴影……

“抗洪英雄”高建成—

指导员高建成，湖南湘阴人。他的家乡已经受灾。心中的牵挂，以及连日在抗洪抢险第一线征战，使他的身体几乎瘦掉了一圈。部队出发前，他因为感冒一直发烧，打针吃药，竟不退烧。他拼命打篮球翻菜地，可就是不出汗。团政委杨兴山劝他留下来，他执意不肯，说连长在外地驻训可能赶不回来，抗洪抢险这么大的事，连队没他可不成。杨政委看高建成求战心切，便同意了。当洪水突然袭来时，他带头脱下自己的救生衣，穿在战士赵文渊身上。同时，他命令战士们赶快脱掉迷彩服，扯掉背心，甩掉鞋子，并宣布了自救与互救措施。他在大树和汽车之间扯上一条背包带，将 8 名不会游泳的战士迅速转移到树上。突然，一个巨浪打来，高建成被卷走了。

高建成被冲到几棵树下。在滚滚洪流中，树是生命之舟。他完全可以爬上树，首先挣脱死亡的威胁，但他想到的是战士。他把一个又一个战士扶上树，转身又去寻找其他失散在水中的战友。

高建成在水里漂游着，他把找到的战士组织起来，让他们三五成组地结伴漂流。他鼓励大家一定要有信心，一个新兵哭了。高建成说：不要哭，只要拼尽全力，我们就

一定能战胜洪水，等天亮到了岸上，我给你戴大红花！

一个小时过去了，高建成仍在到处搜寻找他的士兵。当他发现新战士刘楠正在洪水中挣扎时，便憋足了一口气奋力游了过去。他抓住刘楠，带到一棵树下，自己却被洪水打到了下游。

在水流中拼命挣扎的高建成在漩涡里看见了战士何董华。此时，他几乎已经没有力气了。但他咬牙坚持着，一路追着小何。他终于在洪流中抓住了小何，把他推到一棵树上，对小何说：“只要你抱紧树，你就一定能够回到连队！”

小何支撑着身子往高处爬了爬，想给指导员腾出一个位置。可时，当他要伸手拉指导员时，看到的只是黑乎乎的水……

高建成走了，急匆匆地走了。

他要继续去寻找。他要把每一个士兵都找回来。

易志勇，廖国栋，田华，梁力……空军战友一共 16 个。加上高建成，一共 17 个！他们把青春和生命融进了江河大地。

水可以作证，树可以作证，高建成的战友们都可以作证，高建成不是淹死的，而是累死的，是为救护战士累死的。

英雄的事迹激励着英雄的部队，也迅速传向北京。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亲自签署命令命令，授予高建成“抗洪英雄”光荣称号。

生死关头见真情—

被滚滚洪流冲散的官兵们，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想到

的是救助战友和群众。当他们从激流漩涡中浮起来时，有的把救生器材送给战友，有的仅靠一件救生衣拖着两名群众与洪水搏斗，有的一次又一次把树让给别人……

舟桥旅战士王晓，刚把救出的一个小女孩交给战友们，就被巨浪打走了。与洪水搏斗时，他的救生衣被树枝挂破了，失去了浮力。但这时，他发现一个年轻女人正在水里拼命挣扎着，他立即扑过去，“嫂子别怕，我是解放军，我来救你！”王晓说着，一把抓住嫂子，奋力向前游。游着游着，他觉得浑身没了力气。这时恰好从上游漂来一条小船。船很小，装满了东西，还有一个老头和一个女人。王晓恳求老人把船停下。老人面露难色，小船已经摇摇欲沉，若再上两个人……王晓很理解老人的无奈，连忙说：“大伯放心，只求你救嫂子一个人，我实在……带不动她了……”老人深受感动，马上把船停了下来。嫂子无力爬上船去。王晓往水下一沉，顶住嫂子的双脚，将嫂子送上船以后，便弃船而去。

“解放军……”嫂子在船上连哭喊。

“解放军同志啊！”老人也在船上喊着。

王晓被巨浪摔打着，被浮物撞击着，头上受了伤。后来，是五班长丁勇辉把他救了出来。

陈景山从王晓手中接过小女孩后，带着小女孩被恶浪驱赶着漂到很远地地方。在一片树林里，他正把姑娘往树上送，又一排恶浪打来，竟把他和女孩分开了。他看见女孩抱住了树，却仍然很不放心。上岸后，又急匆匆地摸着黑朝上游跑去。他要找到那棵树，他要找到那个女孩。当他找到那片树林时，正好碰上了刚刚爬上岸的丁勇辉，一说，两个人一齐扑进了水里。在此之前，丁勇辉已经救了

7名战友3名群众，已经筋疲力尽。水流湍急，两个战士一入水，立时就被冲走了。他们无法接近树木，他们挣扎上岸，跑到更远处下水。又失败了。丁勇辉第三次扑到水里时，遇到一名妇女，于是就先把这个妇女救了出来。等他再次扑下水时，陈景山已从树林里救出了那个小女孩。

空军排长田华和战士韩峰，护卫着一位老人漂流。突然，附近传来了群众的呼救声。田华让韩峰拉着老人继续向前游，自己向呼喊的群众游去。他抓住一个老人，把老人推到树上，自己却被一排巨浪卷走，英勇牺牲了。

舟桥旅连长黄训华拼尽全力救出一名群众后，知道自己的战士还在水里，立即抓过一个小舟冲进了滚滚洪流。这一夜，他先后救出战友和群众30多人。

指导员裴道清在大堤决口时，把自己的救生衣扔给了民工，战士们也把救生衣送给了群众。他在水中集合起28名官兵，18个会游泳的夹着10个不会游泳的，多次被水冲散，又多次收拢到一起，一直坚持着。

战友和战友，
军队与人民，
血肉相连，生生相依。

树上的将军—

戴应忠主任被洪水冲走后，在黑暗中不停地漂流着。他的体力无法和年轻人相比，加之连日来一直在抗洪抢险第一线奔走，身体极度疲惫。不过，他也有他的优势，那就是一个将军的沉着冷静，一个老兵坚韧不拔的毅力。他被急流恶浪撞击着，撕咬着，时而抛上去，时而撂下来。但他毫不畏惧，拼尽全力与洪水搏斗着。

官兵们一直在为将军的安危担心。终于，指导员江朝义派出的三个战士找到了戴主任。然而，他们护卫着戴主任刚刚游了没多远，就被一排恶浪打散了。他们在水浪里拼命搏斗着，终于，他们看到了一排树。

爬到树上的戴主任，犹如登临战场的制高点。他对官兵们说，要保护好群众，不要瞌睡，一定要坚持下去。

在树上打瞌睡，无疑等于自杀。但在那一刻，官兵们偏偏人人都想打瞌睡。他们太累太累了。

为了驱走疲劳，防止打瞌睡，官兵们就说话，就唱歌，不停地说话，不停地唱歌。唱《团结就是力量》，唱《咱当兵的人》……一人唱，众人唱。空军，陆军，近处，远处，歌声此起彼伏。

营连干部，生怕战士们出意外，每隔半小时，就要吼喝着点回名。人都在树上，天黑漆漆的，彼此只能听见嗓子响。嘶哑的嗓子在黑暗中互相回应着，互相提醒着……

咸宁军分区政委曾凡铭大校也被洪水冲走了，他不会游泳，凭着救生衣的浮力，好不容易才抓住一棵树。后来，当下游一棵小树上的战士遇到危险时，他毫不犹豫地就把救生衣给了那个战士。

救援部队赶到了。信号弹撕破了黑暗的夜空……直升飞机来了，官兵们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冲锋舟开过来要接戴应忠主任出去时，这个在水里浸泡了一夜的将军，竟抱着树不下来。他用命令的口气对部下说：“你们先去救战士和群众！”

为了咱们的老百姓——

1998年8月16日，严防死守在荆江地区的所有部队

的值班日记上都有这样一段记录——“军委张万年副主席紧急指示：江主席命令部队全部上堤，进行紧急动员……”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340 公里荆江大堤，保卫着富饶的江汉平原，保卫着九省通衢的大武汉。如果荆江大堤溃口，后果不堪设想。为了确保荆江大堤的安全，在荆江大堤无法承受高水位压力的情况下，就要用荆江分洪区分洪来减轻对荆江大堤的压力。荆江分洪区地处荆州市公安县，面积 921.34 平方公里，于 1952 年建成，可以有效蓄洪 54 亿立方米。分洪区现辖 14 个乡镇，51 万余人。国务院（85）79 号文件规定：沙市水位，控制在 44.67 米（争取 45 米），如预报水位继续上涨，荆江分洪区就要分洪。

8 月 16 日傍晚，沙市水位超过 44.95 米。而长江有史以来最大的第六次洪峰，正从上游扑来。

陶伯钧、龚谷成……将军们迅速发出一声声号令，部队、武警和民兵预备役官兵，全都披着夜色冲上了长江大堤。这是决战的关头。这是最大的考验。从将军到士兵，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严防死守，决战到底，坚持坚持再坚持！

荆江分洪区所在地公安县，电视里和广播里反复播放着“预备分洪令”……

早在 8 月 6 日，湖北省防汛指挥部就下达命令：做好荆江分洪区运用准备，即刻转移群众。一声令下，公安县境内到处是一片忙碌景象。警察和干部们举着喇叭，扯着嗓子喊——“舍小局，保大局，快转移！”人们匆匆打点行装，携妻带女，手上拿着当地派出所散发的路线图，成

群结伴往长江大堤上走。时间不等人，谁都想走快点。然而，每走一步心里都是沉甸甸的，总忍不住想回头再望上一眼。不管是谁，要舍弃自己日夜厮守的家园，在感情上都是十分痛苦的，但人们心里有数：不管转移到哪里去，党和政府都会做出妥善安排，绝对冻不着也饿不着。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党就共产党，铁信！当地政府的确实计划得非常周到。按照荆江分洪预案，从分洪区转移出来的群众，要有组织地送到江北的荆州区、沙市区和江陵县——对口安置。

8月8日沙市水位高达44.96米，可谓千钧一发。中午12时，朱总理在温家宝副总理的陪同下，亲自来分洪区视察。他检查了分洪的各项准备工作，看望了分洪区的群众，满怀深情地说：“一定要做好准备，有备无患，人都要撤走。要分洪时，人还在里面的话，我们不敢开这个闸呀，谁敢下命令开这个闸呀……所以现在一定要疏散群众，无论如何要离开分洪区，做万一的准备，万一上游的水位越来越高，那我们必须开闸放水。为了保卫江汉平原，保卫武汉三镇和几百万人，非开不行。损失一点儿政府还可能补偿，但人民的生命是不能损失的……”

朱总理说的“闸”，叫太平口进洪闸。在当地，也叫北闸。

要分洪，当然就要炸坝。在2.5公里长的大坝上，预设119个爆炸点。据说，每个炸点放200公斤炸药。炸点，可不是临时开挖的，是当初筑坝时预先修好的。自1954年以来，这些炸点默默地沉睡了44年。当舟桥旅副旅长马德忠带人去掏挖沉淀在那些水泥洞中的垃圾时，这位老工兵心里极不平静。119个炸点，是119个巨型炸弹

啊！对长江北岸的人来说，那无疑是解除洪水威胁的礼炮。而对于长江南岸的分洪区来说，毫无疑问将是灭顶之灾。20 多吨烈性炸药，当然不能同时起爆。如果同时爆炸，长江南北大堤都有垮掉的可能。工兵们要让 119 炸点，一个一个炸，连续炸。大堤被炸开，奔涌而出的江水也得受人的控制。太平口进洪闸，就有这个控制作用。朱总理说的开闸与不开闸，是指实质意义上的泄洪。

有一组数字很有意思。太平口进洪闸一共有 54 个闸口，每个闸口长 54 米，1954 年曾分过一次，分洪区共蓄洪水 54 亿立方米。

也有人说，分洪区共计有 54 万人，未必准确，但分洪区至少有 51 万人。

50 多万人紧急疏散转移，绝对不是一个小事情。

多数人都能想得开。王岗村一位农民说：“我们为分洪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这是为了保卫武汉的安全，保卫江汉平原的安全，是保大局。需要我们做出牺牲的，我们就要让出来。”

转移的群众往外走，部队却往里边开。他们走进死亡地带，为的是要保障每个人都能安全撤离。

老百姓们很可怜，但也很坚强很伟大。他们脸上的汗水几乎是黑色的，嘴唇干裂，声音嘶哑。他们对官兵们说：“损失点东西没有关系，东西可以再买，房子可以再盖，只是地太可惜……要是江南江北都能保住，地不淹，那该多好！”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啊！

江主席能理解，朱总理能理解，将军们都理解，士兵们也能理解。江南江北，如同手背手心，淹了哪一片土

地，都让人心疼啊！

“严防死守！”就是为了把江南江北都保住。

“坚持坚持再坚持！”就是为了保卫咱们的老百姓，就是为了保卫咱们老百姓的庄稼地……

8月16日那个夜晚，是惊心动魄决战决胜的一夜。千军万马战长江，气吞山河。水涨堤长。浪来人挡。将军们，士兵们，用热血滚烫的胸膛和钢铁般的意地，组成了抗击滔天洪魔的血肉长城……

荆州和沙市的水位，节节上升，高达45.22米，早已突破了分洪水位，但却没有分洪。

这是严防死守的结果。这是坚持坚持再坚持的胜利。

当太阳又一次从东方冉冉升起的时候，炸药还是炸药，大堤还是大堤，分洪区里依然是一片油绿，生机盎然。许多老百姓激动得哭了。白发苍苍的水利专家说：这简直是个奇迹！

创造奇迹的官兵们，仍然在长江大堤上奋战着。后来，当有人在长江大堤上问一位将军，军人和老百姓有什么不同时，这位将军想着身后无数的士兵，动情地说：“军人就是不讲条件、不讲代价，时刻准备在任何情况下为祖国和人民献身。”

将军与士兵

决战长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战！

人民子弟兵，从叱咤风云的战将到刚刚入伍的新兵，在危难时刻，在生死关头，再一次向世人展现出了英雄本色……

江主席亲临前线视察——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日理万机，仍然心系长江。进入汛期以来，他时刻关注着长江汛情的变化，每天都要和奔走在第一线的抗洪抢险总指挥温家宝副总理通电话，了解水情，调兵遣将，部署新的战役……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8月13日上午，当长江第五次洪峰逼近荆江的关键时刻，江主席乘飞机急赴沙市，亲临长江抗洪抢险第一线视察。飞机在万米高空穿云破雾之际，江主席注视着地图，仔细查看长江堤防重点险段的位置问：“现在沿江一共有多少部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军上将说：“解放军和武警一共投入了13万人，还有200多万民兵。仅在湖北，就集结了8万多兵力。济南军区、南京军区还准备了5个师的兵力，正处于紧急出动状态，可以随时调用。这是解放战争渡江战役以来，我军在长江沿岸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重大行动。”

“济南部队现在在哪里？”

“在武汉。”

“空降部队呢？”

“在洪湖。”

张万年向江主席介绍了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抢险斗争的情况，说：“部队官兵的口号是：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

江主席大加赞赏说：“好！人在堤在，我们就是要有这样一种大无畏精神。”

江主席乘坐的飞机在荆州上空徐徐下降时，透过舷窗俯瞰大地，可见农田、村庄和树木在水中浸泡着。江主席见此情形，神色凝重，焦急万分。他关心着老百姓的疾苦，关心着长江大堤的安危。一下飞机，未及休息，就在温家宝、张万年和曾庆红等同志的陪同下，乘车直奔荆江大堤。途中，他听取了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钧及湖北省领导同志关于汛情和抗洪救灾工作的汇报。

烈日在头顶上炙烤着，八月的酷暑热浪逼人。此时，第五次洪峰正在通过沙市，浊浪滔天，惊涛拍岸。江主席精神抖擞地走上荆江大堤，与加固堤坝的民工以及巡堤查险人员握手，表示亲切慰问，并仔细询问了查堤排险的情况。之后，江主席又来到荆江大堤重点险段观音矶，察看险情。当得知险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后，江主席感到非常欣慰。他勉励在场的抢险突击队员再接再厉，坚持到最后胜利。

当天下午，江主席追着洪峰顺江而下，驱车 200 多公里，于下午 5 时左右赶到洪湖中沙角险段。正在抗洪抢险的军民，一片欢腾。

那是个激动人心的壮观场面。铁军列阵，战旗飘飘。江主席望着官兵们被烈日烤得脱了皮的黝黑面孔和干裂嘴唇，心情难以平静。他站在大堤上，手持话筒发表了激情澎湃震撼人心的讲话。

“你们当中有‘上甘岭特功八连’，上甘岭的精神永远活在全军指战员心中。你们当中还有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黄继光英勇献身的精神也永远铭刻在广大军民的心中。

“现在，长江抗洪抢险斗争已经到了决战的关键时

刻，你们要继续发扬不怕疲劳，不怕艰险，连续作战的精神，团结奋战，坚持到底，夺取抗洪抢险斗争的最后胜利！”

江主席气壮山河的气概，坚定有力的声音，震撼着大地，也盖过了长江的滚滚涛声。这是对三军将士的鼓励。这是向抗洪抢险大军发出的决战总动员！

官兵们群情激昂，钢铁般的誓言一浪高过一浪，如山呼海啸般震天动地。

朱总理情暖将士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百忙中一直在牵挂着长江大堤的安危，牵挂着灾区群众的安危。他时常彻夜难眠，不断打电话询问长江汛情，关注着日夜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的军民。

8月8日，当长江第四次特大洪峰向中下游汹涌扑来，长江抗洪抢险处于紧要关头之际，朱总理心急火燎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抗洪抢险最前线。朱总理到长江前线视察，入汛以来，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飞机在沙市军用机场降落。

朱镕基总理一走下飞机，就紧紧拥抱住了连日来一直征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龚谷成中将，“解放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感谢你们！”

其情其景，令人动容。

这是总理对将军的抚慰和褒奖，也是总理代表人民群众对三军将士的重托。

龚谷成中将军事后说：“在被朱总理拥抱住那一刻，我

感到十分激动。为了长江大堤的安全，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

飞机降落后 13 分钟，朱总理就急匆匆地上了荆江大堤。他仔细察看防洪设施，对洪峰和沿江水位以及上游地区天气情况，一一仔细过问。他驱车乘舟，江南江北到处奔走，深入灾区慰问群众，操心着老百姓的吃住问题。

8 月 9 日上午，在长江堤防著名险段石首调关矶头，朱总理紧紧握住正在此地指挥抗洪抢险的驻粤某集团军叶军长的手说：“你们前面是江汉平原，后是洞庭湖平原，要死守大堤，背水一战，不能后退一步！”朱总理详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后，立即现场点兵，要求在此再增加 4000 兵力，迅速补充物料，加筑子堤和干堤，要求确保长江大堤万无一失。龚谷成副司令当即调兵遣将。4000 多官兵火速赶到，立即进入阵地。

下午 1 点多钟，朱总理视察归来，在荆州市，他一到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均和政委史玉孝等领导同志，就立即走上前来，一手抱着陶伯钧，一手抱着史玉孝，十分动情地说：“见到你们十分高兴，两位将军亲自督战，我们更放心了。我代表江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体指战员表示亲切的慰问！”

总理的深情厚爱，令两位将军十分感动。

朱总理连午饭也顾不上吃，马上到会议室与两位将军继续交谈。

朱总理说：战胜这次特大洪灾，人民解放军起了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作用。对此，江总书记、党中央、国务院，十分满意。请你们转告全体指战员，目前长江流域的抗洪斗争已进入决战的关键时刻……

陶伯钧司令员和史玉孝政委当即坚定不移地表示：我们决不辜负江总书记和党中央的重托，全力以赴严防死守，不惜一切代价确保长江大堤、重要城市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到人在堤在，请江总书记放心，请党中央放心，请中央军委放心，请全国人民放心！

这是将军的誓言，也是抗洪抢险第一线全体官兵的同心声。

将军的风采——

抗洪抢险，决战长江，广州军区义不容辞，责无旁贷。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数万官兵立即出动，齐装满员，星夜飞兵，千里跃进，直扑长江。全区有 28 位将军挥师出征，始终战斗在抗洪抢险第一线。

司令员陶伯钧上将，政委史玉孝上将，亲自上阵督战，并在湖北和湖南两个方向设立抗洪抢险前线指挥部。他们走武汉，下荆州，亲临洪湖、公安、监利等地，调兵遣将，督阵排险。为保住长江大堤，夺取决战长江的最后胜利，他们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副司令员龚谷成中将，被称做“追赶洪峰的将军”。由他率领的湖北方向“前指”，经常追着洪峰走。追，是为了准确掌握汛情。追，是为了赶到洪峰前面，及时组织指挥部队迎击洪峰。风里雨里，泥里水里，龚谷成到处奔走，足迹遍布长江两岸，行程数万公里。一道道紧急命令，经常是在车上、船上和大堤上发出的。他把长江大堤的安危时时刻刻放在心上，不但追着洪峰走，还专往危险地方走。哪里出现了危险，他就把指挥部设在哪里。废寝忘食，日夜征战。一次又一次，他追得洪峰败阵而去。一

一次又一次，他在长江沿岸排兵布阵，化险为夷。他说他是个老兵，在关键时刻，乐于为人民吃苦，勇于为人民献身……

文国庆和张国初两位中将，被誉为“踏平洞庭千里浪的将军”。由他们所率领的湖南方向“前指”，星夜抵达前线，立即投入战斗。他们周密地拟定作战计划，科学地组织，果断地指挥，并不断地强化战地政治思想工作，鼓舞士气。他们连打硬仗恶仗，连战连捷。他们身先士卒，哪里有危险就出现在哪里。当洪峰直逼洞庭，湖南境内的长江干堤和洞庭湖堤垸全线告急之际，他们坚定不移地把指挥部移到处境最危险的岳阳，坚持靠前指挥，令前线军民备受鼓舞，士气大振。连日东征西战的将军，有时竟亲自操锹装料，与官兵们肩并肩战斗在一起。将军的行动，是无声的命令；强将手下，猛士如云。滔滔洞庭，千里惊涛拍岸；巍巍长堤，在将军脚下傲然挺立……

湖北和湖南两个省军区，也分别在抗洪第一线设立了“前指”。湖北省军区司令员贾国坤、政委徐师樵，湖南省军区司令员张德仁、政委乔新柱……多位将军分工把关，始终战斗在抗洪抢险第一线。

某集团军政委钟渭贤，一到灾区就穿上救生衣投入战斗，和战士们一起抢救遇险群众。曾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的某集团军副军长李作成少将，指挥突击队员冒死从洪水中救了小学教师周运兰，使群众备受感动，也得到了李岚清副总理的高度赞扬。某集团军军长叶爱群和政委邓汉民，始终坚守在长江险要堤段，坚持在抗洪抢险第一线指挥……

在决战长江的战场上，将星闪烁，百万大军勇猛顽

强，气势如虹，谱写出了一曲震天撼地的胜利凯歌。

一个老兵——

谢峰是个志愿兵，志愿兵中的老兵。服役十多年，按条令规定，可能很快就要转业了。当部队紧急出发奔赴公安县孟溪抢险救人时，他心里沉甸甸的。他的家，就在孟溪！

孟溪垸堤溃口，先是 80 平方公里进水，尔后因垸内小堤又破了口，致使 400 多平方公里土地变成一片汪洋。谢峰的家，自然也被泡在水里了。他心里惦记着家中的老人、爱人和孩子，很想回去看一眼，但任务吃紧，驾着冲锋舟不停地抢救和转移群众，没时间回去。

他的老父亲从洪水中逃出来，听说自己儿子所在的部队来了，就到处找。他找到谢峰，说家被水淹了，让谢峰赶快开着冲锋舟回家去抢救东西。家并不算远。但谢峰却直摇头，说部队有纪律，得按命令办，眼下救人最要紧。老父亲很不高兴。谢峰来不及多解释，又驾着冲锋舟救人去了。谢峰连续抢救转移群众上千人，却一直没顾上回家看一眼。

这边任务刚刚完，部队又接到新的抢险命令，立即登车出发。

车队正在大堤上开进，和政委张建国同乘一辆车的一位营长突然看见了谢峰的爱人，不由得小小惊呼一声。张建国立即下令停车。他快步走到谢峰爱人面前，说：“谢谢你对谢峰工作上的支持！谢峰在抗洪抢险中表现非常好，组织上准备给他立功……”

谢峰下车走了过来。他望着自己的爱人笑了笑，既是

无言的抚慰，也是歉意。

谢峰的爱人很理解自己的丈夫。她一句埋怨话没说，转身从路边端来一碗水，双手捧给了谢峰。谢峰接过碗，咕咕嘟嘟喝下去，道一声保重，转身就登车出发了。

喝长江水长大的兵——

驻桂某部紧急开到长江沿岸参加抗洪抢险，士气高昂。

一天，有个连队要组织一个敢死队性质的战斗小组，去执行一项十分危险的抢险任务。连长站在队列前作了简单动员，然后说：“喝长江水长大的，站出来！”

话音刚落，几个干部和战士就迅速站了出来。他们的家都在长江沿岸，的确是喝长江水长大的。他们站得齐刷刷的，像一堵坚实的墙。连长望着，很感动。此时此刻站出来，是要和洪水拼命，是要和死亡挑战的。连长上前握手，一个一个地握，握得很紧，也很重。这是出征的告别，也可能是人生的永诀啊！

总有握不完的手。握着握着，连长愣住了。

原来，大家都站了出来，站成了长长一大排。全连官兵都成了喝长江水长大的，都要参加敢死队……

这就是我们的士兵！他们敢于视死如归，能够顶天立地。

未来的兵——

毫无疑问，军人永远是个奉献牺牲的角色。

在市场经济越来越活跃发达的今天，金钱似乎备受注目。甚至有人担心：将来，谁还会当兵？

的确，当兵无利可图，甚至还要赔本。赔上身体，赔上青春，甚至还得赔上一条命。抗洪抢险，就是最新鲜的例证。献身的烈士。伤痕累累的勇士。晒脱皮的黑脊梁、暴裂的嘴唇……

当兵的真苦！谁都这样说。

但是，在沙市街头，穿军装的坐出租车，司机死活不要钱。当兵的去买菜，卖菜的往往少要甚至不要钱。军营门口，经常有人主动送来吃的喝的，放下就走，不留名，甚至连脸都不让看清楚……

这绝非同情，也绝非是单纯的感激之情。应该说，有很大成分的爱戴。说到底，是对军人价值的确认。

住在沙市三中的驻桂某部，有一天收到一封信。信很平常，是荆州市三湖小学一个名叫王邵波的小朋友写来的。信里装着100元压岁钱。他（她）在信中写道，他是个刚刚毕业的小学生。知道解放军天天在背土在筑堤在救人，知道自己享受的幸福和安宁是解放军给带来的，表示要珍惜时间好好学习，要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末尾有这样一句话：“六年以后，我将加入你们的行列。”最后在括号里注明：“希望解放军今后做我们少先队的辅导员。”

这是一个孩子的心，一个孩子的情。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灾难性的洪水，可能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次锻炼和洗礼。当然也包括孩子们——我们未来的兵！

士兵与树——

在湖北省嘉鱼县麟洲湾的滔滔洪流中有过生死经历的

人，不管是部队官兵还是地方群众，一个“情”字可谓刻骨铭心。军民情，同志情，战友情……情深无价，千金难买。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永难忘怀的生死情结，那就是对树的感恩戴德之情。

危难中，一棵树就是一叶生命之舟。有的树上，竟攀爬着七八个十来个人。自救，是往树上爬。勇士们在水中救人，也是往树上救。就连将军，也爬上了树。救援部队赶来救人时，主要是从树上救。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中，曾有一个救人的镜头：官兵们开着冲锋舟来到一棵树下，一个光屁股小孩子正紧紧抱着树……

不少人都担心：假如没有树呢？不敢想象，但却不难想象……

牺牲在潞洲湾的烈士，有的是在激流恶浪中没有抓住树，有的是把树让给了战友和群众。

生，与树有关。死，也与树有关。

在滔滔洪水中，遇险群众，无论男女，只要遇上我们的战士，立时就会扑上来紧紧搂抱住。战士，一个平平常常的绿色身影，在关键时刻，就成了坚实可靠能够拯救生命的大树。

当洪水袭来时，奔逃的群众纷纷涌向军车，涌向部队。在他们眼里，一群士兵就是一片树林，一个连队就是一个绿洲……

树，看起来很平常很平常，朴实无华，沉默不语。平时，有的人可能根本没注意到它。但在滔滔洪水中，树确实能救我们的命。

由此，不由得就让人联想到那些胡砍滥伐的利斧大锯。假如哪一天把树吹光了，山川大地光秃秃的，没有绿

色，只有滚滚风沙和滔滔洪水，我们还能活下去么？！

百家饭——

舟桥旅张建国政委永远也忘不掉那个名叫双岗的村庄。

部队奉命出发，雷火之急地去救人，从双岗路过。村长、支书和群众拦住张建国，说吃点东西再走。张建国谢绝了，说救人要紧。他带着部队迅速越堤过河，投入了抢救战斗。

第二天，当张建国和官兵们带着征战后的疲惫返回时，在河堤上又被双岗村的乡亲拦住了。男女老幼倾村而出，端着饭菜，拿着碗筷，有的还扛着桌子椅子，转眼工夫，就在河堤上摆放了数百米。

那是真正的“百家饭”。家家户户都不落空。有的一家竟做十来个菜。饭菜五花八门，却都做得很讲究，很精致。

头天夜里，村上专门杀了猪。家家户户，几乎都杀了鸡。

据说，有个老太太一共养了3只鸡，竟杀了两只……

张建国眼里直闪泪花。战士们也一样。用不着政委说什么，官兵们都能品出饭菜的真正滋味，并且终生难忘。

……

抗洪抢险前线的故事，永远也说不完。眼下，洪水还没退去，官兵们仍在长江沿岸日夜鏖战着。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着奇迹。每时每刻，都有各种各样新的故事在发生……

但似乎已经够了。史无前例的超高水位已经标出新的

刻度，一次又一次特大洪峰已经颓然败去，悬在千万人头顶的长江大堤依然稳如泰山……在这遍地流火的八月，人心已经够激动了。

长江特大洪水，使我们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从南海到荆江分洪区的农家小院，从叱咤风云的将军到刚刚入伍的新兵，从省长省委书记到村长村支书，从昼夜巡堤查险的白发老人到捐出压岁钱的小学生……每个人都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人心和感情也经受了一次新的洗礼。事实证明，我们的党，具有钢铁般的意志。我们的人民，具有惊人的凝聚力。我们的军队能够顶天立地，战无不胜。我们的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我们的国家，拥有战胜一切困难的伟力。眺望未来，21 世纪的新曙光，也必将首先降临世界东方这片古老的热土……

（范军昌 张 诚 撰文）

1998：荆江不分洪

紧急动员令

1998年8月5日，长江水利委员会向长江沿线各地发出汛情警报：由于近日长江上游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出现暴雨洪水，形成新的洪峰，与乌江洪峰遭遇后，将于8月6日14时在宜昌以550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直泻而下。洪峰出宜昌后，将在下游的沙市、石首、监利、城陵矶、螺山、洪湖等6个水文点形成超历史最高位水位，武汉、黄石两市水位也将跃居历史第二位。

这已是第四次洪峰，无论流量、流速还是水位，它都远远超过前三次。它也是百年不遇的洪水，将改写长江沿岸许多历史纪录！

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会聚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紧急商讨对策，决定依据《防洪法》采取果断措施，自8月6日8时起，全省进入紧急防汛期。

根据这一决定，防汛指挥部拥有紧急防汛期的绝对指

挥权力，即意味着有权对壅水、阻水的建筑和工程作出紧急处置；有权在管辖范围内调用物资、设备、运输工具和人力；有权决定取土、占地、砍伐树木、清除阻水障碍和其他必要的紧急措施；有权依法实施陆地和水面交通管制……总之，一切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听从防汛指挥部的指挥，服从和服务于抗洪大局，倾其社会全力，以迎战长江这次特大洪水。

用一句军事术语来形容，这就是湖北全省将全面进入紧急临战状态。

8月6日凌晨1时，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就此向全省发出公告。

公告一发出，立即在首战洪峰的荆州市引起了反响。荆州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及军分区等五家单位主要领导经紧急磋商后，决定联合发布防汛抗洪紧急动员令。就在湖北全省进入紧急防汛期之际，荆州市防汛抗洪紧急动员令也正式发出——

1. 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全市人民要做到以防汛抗洪为中心，一切围绕防汛抗洪，一切服从防汛抗洪，一切服务防汛抗洪；从现在起要集中全市的人力、物力、财力，随时准备投入抗洪抢险。

2. 各级党政领导要将防汛抗洪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亲自领导，现场指挥，严密组织，服从市防汛指挥部的统一调度，共御洪魔。

3. 广大党团员、干部，在防汛抗洪斗争中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哪里需要哪里上，哪里危险哪里上，为夺取防汛抗洪斗争的胜利贡献自己的

力量。

4. 人民解放军、武警官兵、民兵预备役指战员要发扬我军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争当抗洪抢险尖兵。

5. 各级防汛指挥部要切实加大对荆江大堤、长江干、连江支堤的防守力度，进一步调整充实防汛二线力量，进一步落实防汛抗洪责任制，立军令状，树生死牌，誓与大堤共存亡。

6. 各单位、各部门要紧急行动，迅速组织，再动员，再部署，要迅速备齐防汛抢险器材，对已消耗的物资要立即补充到位，定车、定船、定点待命。

7. 公安民警和交通运输部门要坚守岗位，严明纪律，严格执法，切实保证主要干道、渡口码头和荆江大堤道路畅通，保证抗洪抢险人员、车辆安全通行，对封堤、封渡的堤段渡口，非抗洪抢险车辆一律不得放行。

8. 医疗卫生部门要抽调精兵强将，调集充足药品，组织巡回医疗队，深入灾区，为灾民防病治病，防止疫病流行。

9. 邮电、通讯、电力部门，要保证通讯设施和照明设施完好无损，确保通讯畅通，电力充足。物资、供销、商业部门要组织充足的防汛抢险物资货源，保证防汛抢险物资器材和灾区人民生活用品的及时供应。对有意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的，要严肃处理；对少数不法分子，要坚持打击。

10. 要强化责任，严肃纪律，按市防指的要求和部署，责任到人。对防守不力，巡查疏漏的；对贻误战机，抢险不力的；对不听从指挥，临阵脱逃的，要严肃查处。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严惩。

在发布紧急动员令的同时，他们又决定上报启用6月就已拟制好的《荆江分洪区运用方案》。一俟情况危急，立即实施分洪，以保卫荆江大堤，保卫江汉平原和大武汉。

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批准了这一方案，并以指挥部的名义迅速下达了荆江分洪转移预备命令。

即刻，荆州市委、市政府成立了荆江分洪前线指挥部，由市长王平任指挥长，市委书记刘克毅任政委。

即日，湖北省省委书记贾志杰、省长蒋祝平双双赶赴荆州坐镇指挥。

荆江的危急形势也惊动了中南海。这一夜，朱镕基总理彻夜难眠，他在为荆江和江汉平原的安危焦虑。翌日清晨6时，他便前往江泽民总书记住处紧急面见。江总书记于下午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主要议题就是准备动用一切可动用的力量，迎战长江特大洪峰，实施坚决严防死守、确保江堤的战略，同时积极做好分洪区群众转移工作……

荆江保卫战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分洪工程史话

长江一出三峡，便如一条咆哮的巨龙飞奔直泻而下，

一直到枝城才渐渐舒缓，呈现出一种“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空旷意境。也就是从这里到湖南岳阳城陵矶，这 337 公里长的江段称之为荆江。

荆江流经湖北、湖南的枝城、枝江、松滋、荆州、公安、江陵、石首、监利、华容、岳阳等市县区，其间以藕池口为界，又分为上、下荆江，上荆江长 167 公里，下荆江长 170 公里。此外，荆江还有五条支流注入，北有沮漳河，南有松滋、虎渡、藕池、调弦四口，形成了以荆江为主干的江河网系。荆江的得名则缘于它流经三国古荆州腹地，并与古豫、荆两州的分界岭——荆山毗邻。由此，荆江也平添了一份历史的凝重。

站在荆江堤岸展目眺望，这一江段水势平稳安详，柔和宁静，有如一条黄色的飘带随意地抛洒在辽阔的江汉平原上。然而，在它貌似平和的外表下面，深藏着它狂放不羁的本性和足以使人罹受灭顶之灾的杀机。其中，最为致命的是，荆江两岸地势低洼，每至汛期，洪水要高出两岸地面；北岸尤甚，洪水要高出地面 10 至 14 米，形成了一道长长的“空中悬河”！拦阻这道“空中悬河”的便是惟一的屏障——荆江大堤。故历史沉淀出“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之说，这绝不是一句谶语。

也正因如此，荆江历史上留下了一次又一次惨痛的记述，翻开荆州地方史志，满目皆见水灾带给人类的悲剧

1788 年农历六月，堤自万城至御路口决口 22 处，水冲荆州西门、水津门两路入城，官廨民房倾圮殆尽，仓库积贮漂流一空，水渍丈余，两月方退，兵民淹毙万余，号泣之声，晓夜不

辍。登城全活者，露处多日，难苦万状。下乡一带，田庐人畜尽被淹没，诚千古之奇灾也。

1870年，松滋一带溃决形成松滋河，北岸监利江堤溃口，沙城等148垸受灾，公安亦连续溃堤，殃及石首西部，荆江两岸一片汪洋，人称庚午之灾。

1931年8月，长江、汉江两岸暨各内港支流所有官堤民垸全部漫溃，庐舍荡涤无存，禾苗尽淹。滔滔江水把长江、汉江两岸的广袤大地夷为一片汪洋大海。涨死者一棺莫获，逃生者四顾无门，浩劫空前，不堪言状。

1935年7月，荆江大堤得胜台等处堤决，荆沙城区被水围困，形如岛屿，洪灾波及汉、荆、潜、监、沔等10余县，淹田380多万亩，死12万余。凡未死水者，溺攀树头，或骑房顶，或登高埠，或鹄立于水中，延颈待食，亦多死于饥，四乡难民达100余万。

.....

据不完全统计，自1499年至1949年的450年间，荆江干堤共溃口180多次，平均2至3年一次。尤其是1931年至1949年的18年间，荆江共溃口16次，几乎每年都摊上一次！

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荆江两岸有多少人在洪灾中流离失所？又有多少人家破人亡？洪灾的摧毁力丝毫不亚于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战争的洗劫更为残酷！

1949年，就在共和国建国前的那一个夏天，荆江流域又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沿江堤圩纷纷溃决，村庄被荡

平，田园被冲毁，灾民无檐栖身，无粮果腹，遍地汪洋过后满目疮痍。

荆江的水灾震惊了刚从战火硝烟中走进中南海的毛泽东，他凝重的目光投注到地图上这块饱经水患的荆楚大地，心被揪紧了。以救民于水火为己任的领袖既在为荆江两岸近千万生灵而焦虑，也生发出一种征服洪魔的雄伟决心：欲治国安邦，先治水抚民，这个从大禹治水延续至今的千古治国良策，我们要发扬下去，决不能让老百姓再遭罪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个决心改变了荆江的命运。

是年年底，党中央和政府正式确定了治理荆江的方针：确保荆江大堤，江湖两利，蓄泄兼筹，以泄为主，上下荆江统筹考虑。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防洪工程，使之防御长江随时可能发生的较大洪水？刚成立不久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于1950年2月对荆江进行了系统的勘查工作，不久提交了荆江分洪方案。

1950年，共和国庆祝第一个生日时，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政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汇报了荆江分洪工程设计方案。毛泽东仔细审阅了工程设计后，提笔大书“同意”二字。

这样，新中国第一个大型防洪枢纽工程便描绘在荆州版图之上了。

1951年，荆江分洪委员会成立。这个委员会集中了中南局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和贤达、知名人士及一流的水利专家。竖立在荆江北岸的分洪纪念碑郑重地记下了这一笔——

中南军政委员会乃决定成立荆江分洪委员会，以李先念为主任，唐天际、刘斐为副主任；以黄克诚、程潜、赵尔陆、赵毅敏、王树声、许子威、林一山、袁振、李一清、张执一、张广才、任士舜、李毅之、刘惠农、齐仲桓、徐觉非、田维扬、潘正道、刘子厚、郑绍文为委员；并成立荆江分洪总指挥部，以唐天际为总指挥，李先念为总政委，王树声、许子威、林一山、田维扬为副总指挥，袁振、黄志勇为副总政委，蓝侨、徐启明为正副参谋长，白文华、须浩风为政治部正副主任；并在总指挥部下成立南闸指挥部，以田维扬、徐觉非为指挥长，李毅之为政委；北闸指挥部以任士舜为指挥长，张广才为政委；荆江大堤加固指挥部以谢威为指挥长，顾大椿为政委，专司荆江分洪之事。

1952年初，分洪委员会在湖北、湖南两省各地通过自愿报名、考查批准的方式，组织了20多万身强力壮的劳动大军开赴公安县境。同时，10多万正在执行剿匪任务的人民解放军也立即受命开赴公安集结。

1952年4月5日，荆江分洪工程正式破土动工。

想想，几十万大军云集一地，日夜奋战在堤坝上，该是一种何等壮观的场面？这种场面在当年的建设者心中留下了永远涂抹不掉的记忆。

周家柱那时是武装副乡长，带着1000多民工挑筑南线大堤——这是分洪区的围堤之一。回想当年，至今他仍唏嘘不已——

那人才真叫多啊！长那么大，我还是第一次

见这么多人集中在一块搞事。堤上堤下，蚂蚁群一样。晚上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工地上全是马灯、火把，大家挑的挑、夯的夯、喊的喊、唱的唱，那个热闹劲。我那时年轻力壮，才三十多一点，一天能吃两斤米……一天要挑两三方土，还不满足，总想在起床和睡觉前赶着多挑几担……

就凭着这股劲，工程竣工后，周家柱背着破棉絮到武汉参加了湖北省庆功大会，成为名刻荆江分洪纪念碑上的908名特等劳模之一。也就在这次，李先念与他合影留念，合影还铸成了铜像。遗憾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铜像遗失了。

汪泽富那时是马家嘴乡农会主任，带着4000多人挑筑藕池河大堤——这也是分洪区的围堤。他回忆说——

那时我们都比着干。天刚放亮，我们就开始挑，到天大亮才回去吃早饭；晚上也要到天挨黑才回去吃晚饭，吃了晚饭又赶几担。打碓的也一样，那碓有近200斤重，一层土要夯三遍，但工地上碓飞如蝶，碓起碓落，号子铿锵。女同志也打碓，她们挽起裤腿、袖子，照样让碓起落有序……

这是一个时代的特征。只有共产党才有这样的号召力，能把千百万才从战火中走出来正在重建家园的农民组织起来。翻身农民怀着对共产党的无比热爱，怀着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无比热情，只求奉献，不求索取。

民工如此，普通干部如此，县长也不例外。许多当年的民工都记着这么一个拼命县长，叙说起来也充满情愫

他呀，是打仗出身的，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跟我来”。

当时，他带着我们修筑进洪闸处拦截虎渡河的拦河大坝。开始时还顺利，很快将拦河坝推进到距东岸不足 40 米的地方。可接下来就难了，剩下窄窄一个口子，水急，土一倒下去马上就冲走了，我们就采用在下游用蛮石砌埂，然后在石埂外面倒土的方法，又将堤坝推进了 20 米左右。可是，再下去又不灵了，另想了些办法，仍不管用，大家心里都很着急。

县长比我们更急。他让我们尝试了用船装石子，并使船在坝口沉下去的办法，结果 135 吨的船下去，一个浪就卷走了。第二条船来不及转身，就被拦腰折断。这办法也行不通！县长就坐在工棚外苦苦作想——工棚是通讯员给他搭的，他让给民工睡了。他自己不停地抽着烟，听虎渡河在黑夜里发威，彻夜不眠。

天快亮时，丁家姥乡民工丁家善、丁人伟等 27 人合计了，派人去找他，建议用“八字抛沉法”。县长的眼睛顿时亮了，他与大家具体研究了抛法，决定在河的两岸成八字形对抛。这种方法要用大量的竹子和柳条编织笼子，装进上万斤的石头摆成八字抛在江里，以减小水流的冲力。可是，要在短暂的时间里采集大量的竹子和柳条也绝不是一件容易事，县长便和我们一起顶风冒雨，硬是采集齐了 5 万多斤柳条、竹子，搬运了 300 多方石头。

接下来的施工更困难。这时洪水暴涨，堵口处形成3米多高的浪头，巨大的冲击力使运输石头的船只不敢向堵口处靠拢。关键时节，县长亲自跳上木船，对船工们说：“要死我先死，跟我来！”这话比什么都管用。在他的带领下，木船一只接一只向前靠拢，减少了运距，加快了捆绑速度……又是两天两夜，堤坝终于合龙了！

从合龙开始到合龙，县长带着我们整整干了8天7夜。这一个多星期中，我们还可以轮换吃睡一下，他总共只睡了9个小时，吃了12顿饭，人搞得像鬼一样，站着都打瞌睡……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搏命的精神，桀骜不驯的虎渡河才被征服；也正是由于有这种搏命精神，他的名字才被人们牢牢记住：饶民太，松滋县县长。

他同样是908名特等劳模之一。当月的《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向他学习。

和民工们并肩战斗的10万解放军，承担的总是最繁重艰苦的工作。第4野战军48军143师一个叫胡兆安的班长回忆道——

我们修筑的是横穿黄天湖与黄山头节制闸相连的线大堤。黄天湖横宽数千米，千百年来淤积的烂泥近丈深，泥中还有上百年的菱角、藕莲、芦苇、杂草腐败物及大量血吸虫钉螺等。工程质量要求，先抽干湖水，清挖宽100米、长数千米的堤基，再搬运黄土筑起大堤；稀泥不能用揪挖，也不能用筲箕挑，大家便采用大小白铁桶、木桶、脸盆装，然后站成无数条长龙传递；有的

则采用大白粗布做成的布袋装，由数人拖拉；还有的用大小木船、木槽装运……

就这样克服重重困难，他们硬是赶在工程竣工之前完成了筑堤任务。其中有个叫戴国法的战士，还创造了 120 米运距、每日运土 6 立方的纪录。

还有工程技术人员，他们虽然没有挑土筑堤坝清淤泥，但同样功不可没。工程竣工后，唐天际、李先念等上书毛泽东时报告上有这样一段——

我们的工程师李芬、王咸成，因为他们把技术与群众结合，改进了节制闸底板和闸门的设计，给国家节省了大量钢料。

事实是这样的：衡阳铁路管理局工程处桥梁科科长李芬，在承制节制闸闸门时，发现原闸门设计太保守，即与工程师丁昱、刘瀛洲研究，修正了闸门设计，为国家节省钢料 129 吨；南闸指挥部工程师王咸成调整了钢筋的分布，为国家节省钢筋 78 吨。

30 多万军民的群策群力、同心奋斗，终于创造了国内外水利史上的一大奇迹。从 1952 年 4 月 5 日动工，到 6 月 20 日完工，建成一个大型现代化水利枢纽工程仅仅花了 75 天！

也许，数字是最好的说明，分洪工程总筑 290.113 公里围堤（包括虎西预备蓄洪区），土堆起来是一座巨山；总浇灌混凝土 117000 立方米，铺开来是一个能容纳数万人的巨坪！

因此，荆江分洪委员会骄傲地向外昭示道——

从此，荆江两岸千百万人民永久摆脱了历史的灾难，开始自己的新时代，他们已拥有一座像

长城似的 54 孔的进洪水闸，坐落在分洪区的北端，长达一公里余（1054 公尺），将吞吐着从长江三峡奔放出来的洪水，并拥有一座同样雄伟的 52 孔的节制闸，坐落在分洪区南端，长达 356 公尺，调节和拦蓄住巨量的洪流；分洪区围堤从四面八方构成了一座天然的蓄水库，蓄纳洪水量为发展水利灌溉之需。反动统治时代的荆江大堤，人民曾称之为“煤灰砖渣豆腐皮”，现在一变而为长达 130 余公里的铜墙铁壁。

其实，这也是分洪工程的整体布局和主要用途。

分洪工程围堤环卫的分洪区东临长江，西至虎渡河，南抵湖南安乡。东西平均宽 13.55 公里，南北长 68 公里，面积 921.34 平方公里，有效蓄洪量 54 亿立方米。从地图上看，它的模样颇似被劈掉一小半的葫芦。

这大半个“葫芦”在长江出现特大洪水时，便要开闸放水蓄洪，以缓解长江上游巨量洪水对荆江大堤和洞庭湖的压力，以确保江汉平原及武汉三镇的安全。

这种舍小保大的伟大意义是无疑否置的。然而，今天对于分洪区内几十万群众来说；却由此要作出巨大牺牲。

这也使 1998 年发生在分洪区的故事具有了一种极其悲壮的色彩！

战略大撤退

8 月 6 日中午时分，准备分洪的消息通过非正式渠道传到分洪区所在地公安县城，县委书记黄建宏、代县长程雪良等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连午饭也顾不上吃，不约而

同地赶到县水利局五楼的防汛抗旱指挥部。他们泪眼相看，便是一种说不出的沉重。

才 30 多岁的县委书记终于拿起电话，拨通了荆州分洪前线指挥部，找到了市委书记刘克毅。他恳求道：“刘书记，公安能不能不分洪？”

电话里一片沉寂，回答他的只是“哧哧”的电流声。转悠在县委书记眼眶边的豆大的泪珠就霎时涌了出来，顺着他的脸颊长流。

作为这一级领导，他当然知道这完全是大局的需要，也是上级万不得已而为之的举动；但他想着分洪区的几十万群众的家园，心中却是一万个不情愿，祈盼着能出现超自然的奇迹，以逃脱灾难性的结局。

分洪区 900 多平方公里内，有 8 镇 2 乡 4 个农林渔场，212 个行政村，13 万多户，近 52 万人。从土地面积来说，占公安的 46%；从人口而言，恰恰占公安的一半。何况，分洪区是公安最富饶的土地，也是公安粮、棉、油主要产区和骨干工业基地，工农业总产值年达 20 多亿元。以 1997 年为例，生产粮食近 6 亿斤、皮棉 36 万担，完成工业产值 17 亿元。其中光向国家上缴的粮食就达 1.2 亿斤、皮棉 25 万担，上缴工业利税亦近 7000 万元。1998 年的形势比上年更好，早稻增产了，但大面积的中季稻刚抽穗、棉花刚吐蕾，长势十分喜人，满眼望去，都是绿油油的，一片丰收的景象。同时，工业产值也以近 8% 的速度在增长。可是，一旦分洪，这一切将化为乌有。而且，这还不是主要的，更主要的是那些固定资产和生产、生活设施，几十年的建设成果啊！洪水袭来，房屋将倒塌或损坏，工矿业要停产，商业要停业，交通要中断，工程要毁

坏，土地要沙化……有人粗略地估计过，如果按 1954 年分洪区蓄洪 4 个月的时间计算，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房屋设施损失达 30 亿元，各类用地的损失 10 亿元，工、农、商业及交通损失 20 多亿元……总损失要超过 100 个亿！

这也还只是有形的。那些无形的损失呢？心灵上的创伤，精神上的恐惧，这恐怕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

这里毕竟是几十万群众休养生息的家园啊！

电话那头仍是一片沉寂。年轻的县委书记的心抽得更紧了，抽泣作声：“刘书记，您发个话呀？”

电话里终传出声音，低而沉重：“你们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不该来的还是要来了！

下午 2 时，荆州分洪前线指挥部正式下令，公安必须在 8 月 7 日中午 12 点之前，做好所有的分洪准备。

令出如山，已再无转圜的余地！

下午 3 时，全县所有科、局单位负责人都急匆匆赶往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出席县委、县政府召开的紧急会议。会上，黄建宏含着眼泪向大家通报了情况，按照分洪运用方案部署转移事宜。这将是一次十分浩大的行动，分洪区 52 万群众除居住在安全区的 20 万外，其余 32 万要外转或转移到安全区去。这样，动员、组织、保障任务便十分繁杂：通知传达、车船保障、通信保障、交通秩序、接收安置……为此，黄建宏用低沉而决绝的语气强调道：

“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本着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完全高度负责的精神，全力完成转移任务。党员干部要站在最前面，这是对党员党性的考验，对干部能力的考验。同时，我们要实行党员干部个人负责制，谁出问题就处理

谁，决不姑息，今后也永远不录用！总之，我们要尽快把转移命令传达到每一个人，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转移，决不许落下一个！”

会议在一种凝重的气氛中结束，各科、局负责人拔腿就走，火急火燎赶回去部署去了。金融系统开始转移财务档案，教育系统通知各学校转移财产，工业系统指挥各厂矿、企业转移保护重要机器设备，交通部门派干警在所有交通路口增设岗哨……宣传部夏副部长则把电话打到新华书店，告诉书店经理：你立即组织员工搬运堤外仓库的中小学课本，而且一定要保管好，不能遗失一本。我们在孩子失去家园时，不能让他们再失去学习机会。

这便是一种难于言状的心境。

准备分洪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县城，漫至四面八方。县城的居民拎着菜篮子、米袋子、油壶赶往市场和商业街，储备粮食和其他食物，粮店、商店、菜摊和肉案前因此出现罕有的火爆场面，物价一路向上飚升，原来几毛钱一斤的空心菜、小白菜升到2元，肉价也翻了近一番。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活猪价格狂跌，一条300多斤重的生猪，300元就能买下来。县城附近的农民拼命把家里的猪、羊、鸡、鸭往城里运，形成了贸易市场爆满的局面，也形成了生猪与猪肉之间的强烈反差。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们已没有时间杀猪了，生命和其他财产的安全在此时占据了上风。瓦窑村一位叫唐德盛的农民把家里四条200多斤重的生猪一股脑儿运到城里卖了，总共卖了1000元，还比不上他买猪仔时花的钱——当时他买的是50斤左右一条的大猪仔。辛辛苦苦喂了三个多月，吃掉1000多斤粮食和饲料，倒连捉猪仔时的成本还要倒赔几十元。他

说：有啥办法哟，家里几千斤粮食和家具、电视机等要往安全区运，一条耕牛和两个小孩要照看，这些就顾不上了，贱卖掉，卖几个钱总比淹死好！

进出县城的农民川流不息，人群把县城最大的入口处杨公堤堵得水泄不通，车流、人流僵持，司机拼命摁喇叭，十多个公安干警和交警拼命疏导，不管用，稍一松动，赶来的人群又堵上了。

晚8时，县里的广播、电视中断了其他节目，开始滚动播出程雪良代县长的讲话。讲话内容言简意赅——

为确保武汉，确保江汉平原，确保京广铁路，确保长江大堤，省防汛指挥部命令，我县迅速做好荆江分洪准备！希望分洪区广大干部群众以大局为重，舍小家保大家，立刻行动！

晚9时，县防汛指挥部从水利局搬到荆江分蓄洪区工程管理局，省、市有关领导也亲赴公安坐镇。在二楼的会议室里，各项工作的负责人围着一个大圆桌，靠墙的一圈沙发上坐满了县里的各级干部和闻讯赶来的新闻记者。会议室烟雾腾腾，电话声、手机声响个不停。

此时，县直机关330多名、分洪区1600多名干部已连夜分赴各村，帮助村民转移到指定地点。他们把情况源源不断地汇报到指挥所，从电话里夹杂的嘈杂的声音可以想象到现场的紧迫。

黄建宏一次又一次下令，泪水未断。省里一个领导就连连带批评：“你要把沉重的心情埋在心里。你县委书记哭，乡镇干部就会哭，群众就会哭。”

黄建宏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点点头，泪却一时刹不住。

是啊，面对几十万群众，这份感情太沉重！

公安就这样迎来了一个不眠之夜。

在公安分洪区内有几条交通干线：从县城至埠河，从县城经夹竹园至南平，从县城经杨厂、麻豪、裕公、藕池延伸至石首，从埠河经弥市、沙道观延伸至松滋……这几条干线贯穿分洪区主要方向，无数移民的路又从各村、小镇衔接这些主干道，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无所不至的移民交通网。

然而，即使这样，一旦真动起来，还是显得远远不够。

也许是分洪区群众对分洪这个字眼太敏感，从下午4时起，就陆续有人往外搬东西，而他们的行动又引起连锁反应，路上肩挑手提车驮的人越来越多。到晚上8时代县长程雪良的讲话在广播、电视中滚动播出后，迅速卷起了狂潮。每一条路上都挤满了人流、车流和牲口，虽然每隔不远就有公安干警和交警指挥维持，还有不少干部宣传喊话，要求大家保持镇静，但仍然避免不了混乱和拥挤的局面。的确，这是一支支太密集太庞杂的队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人挨人，人挤人，老的怕撞着，小的怕丢失。路上的车又多，大卡车、小四轮、三轮车、摩托车、板车、架子车、自行车，凡能用的都用上了，这些车几近极限地装载着粮食、家具、行李、电器，看去十分臃肿。如果有车抛锚，立即会造成阻塞。牲口也令人头痛，这些圈养或放牧的家伙大概很少见过这种大场面，不停地添乱。相对而言，牛还好办些；至于猪就难弄得更多，有的不及装笼装车，有人使用绳子拴着，想牵猪，还有的用一根绳子拴几条猪。这些猪可不像牛一样训练有素，你扯东，它偏

向西，乱钻乱拱，不时在人群中引起一阵阵骚乱……

每一条转移路的情形都如此，没有例外。

约有九成以上的人家是晚上 8 时以后的高峰期上路的，挪动的速度每小时不会超过 1 公里，均布密度每公里 1000 人、100 辆车、200 头猪。这还只是保守的估计。

东大路全长 20 公里，是蓄洪区腹地农民转移的主干线，其中西段 10 公里承担着瓦池、荆安、小桥等 10 多个村 14000 多人向斗堤湖安全区转移的重任。晚 8 时后，绝大部分人从各移民支线拥向干线，支干线接点处电灯、马灯、手电光闪闪烁烁，宛如白昼一样。人们摩肩接踵，好像刚结束一场盛大的晚会。

三支渠是连接东大路的一条主要支线，长 2.5 公里，宽 5 米。通过这条线的有 2000 人。按理说，这么一条路过 2000 人将不至于十分拥挤，可是，这 2000 人都在差不多的时间上路，携带着大件小包，且都一个劲往前赶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从黄岭到裕公的路段也一样，6 公里长的干线上容纳了 9000 多人，尤其是靠近裕公的 2 公里路段上，更是水泄不通，人与各种搬运物品的车辆混杂在一起。一步步往前挪。就在距裕公安全区入口处 200 米的地段，有一辆“嘉陵”摩托车突然熄火，车主怎么踩也不再接火，滞在路上。摩托车驮了两个人，后架上还横支着一个长长的托架，绑着皮箱、电视机等物，这一熄火，车与托架立即成了一个不小的路障。后面的卡车、板车等再往前一涌，立即将两边堵了个密不透风。这一堵立马是一条长龙，前面的移不动，后面的继续往前涌，渐渐的有人失去了耐性，开始推搡喊叫，还有人忍不住从旁边水田趟过去……

幸亏公安干警及时赶过来疏导了，才避免了一场可能的骚乱。

最拥挤的是埠河至公安县城这一主干线。它的东西两端连接着埠河镇和县城这两个最大的安全区，通过这条干线转移的群众不下 10 万人。而且，这条干线也是从荆州过轮渡向分洪区腹地进发的必由之路，从下午始，每小时约有近百台运送抢险和机动救援部队及运送抢险物资的车辆通过，在涌动的人流中，这些车辆也只能牛一样爬。不过，这条干线也是投入干力、警力最多的一条，加上解放军大部队的开进也从客观上起到了稳定群众情绪的作用，故虽拥挤却不乱，人们表现出充分的理解和耐性，大部分人在路上走了一夜。

其他干线上也是彻夜灯火通明。

相对而言，外转江陵、松滋、石首等路段及口岸的情况要稍好些，因为外转不可能携带大包的粮食、笨重的家具和牲口等，转移群众只带着随身小包轻装上路，这便要清爽得多。不过，他们的心中却由此多了一份沉重，一旦分洪，他们将真正一无所有。

外转群众有近 13 万人。

天亮以后，情况有所缓解，转移路段上的人群渐渐稀疏，去安全区的正在收拢，外转的已大部出境。

7 时左右，指挥、协调群众转移的 1900 多名干部和进驻的 2000 多名解放军官兵开始全面的拉网式的清查。

中午 12 时，清查全部告结束。

此际，分洪区内真是一片奇异的景象，每个村子都是一片死寂，家家户户院门大开（以减少洪水袭来时的冲击力，保护房屋），清冷异常。村子四周大多是茂盛的棉

田，葱绿的水稻和大片盛开的荷花，偶尔有鸡在追逐，有猪在拱食，但再没有人踪，一个也没有！

说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几十万群众的战略大转移，竟没有发生大骚乱。

分洪区四周的沙市、荆州、江陵、松滋、石首等县市区，派出了大批人力物力，进行对口安置接收，对转移群众做到了码头有人接、途中有人送、到后有房住。7日凌晨，光沙市区便派出了124台大客车和中巴车，迎接着从公安曾埠头转移来的群众，而接纳的人家也像迎接亲人一样迎接他们。

正因这样，几十万群众的战略大转移才得以顺利完成。

当然，对于亲历者和目睹者来说，还有另外一层体验，这当是刻骨铭心的。

胡振荣是观音寺村的一位青年农民，他家种了3亩水稻、11亩棉花。他说——

早两天，我将家里两条猪出栏，又凑了130块钱，进了40袋化肥、20袋钾肥。现在棉花刚结桃（指棉蕾），稻子刚抽穗，正需要养分。没想到，肥料刚进门，就赶上这档事。看到电视里通知，我一下蠢了。想想，收拾了一点东西，让弟弟把老婆孩子带走了，弟弟有辆跑长途的“东风”车。我自己是不打算走。上半年，我把所有的投入都丢在地里了，还借了500元块钱债，买化肥，买农药，就指望有个好收成。如果一分洪，还会有什么？就是不分洪，人一走十天半个月的，地里还有收？所以我想赌一把，万一

分洪，死个逮。后来，乡里刘书记带人上门做工作，骂我蠢，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又说政府绝对不会放着群众的生活困难不管。我被他骂出门，但我还想折回去。可是，到路上一走，这念头就消了。大家都我一样有本难念的经，都想尽量减少一点损失。你不知道大家拖东西的那个劲，恨不得连屋都拆着拖走……

胡振荣只是众转移农民的一个缩影，他的想法也是众多转移农民质朴的想法。正因如此，才让这次战略大转移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也折射出他们作出巨大牺牲的伟大意义！

王国才是青吉村农民，家距县城安全区有4公里样子。他说——

我有个姐姐在城里工作，得到的消息比较早，下午4点钟左右她打邻居的电话告诉了我。一放下电话，我赶紧用平板车装了一车粮食往城里赶，没想到在进城的入口处堵住了，堵了快两个小时，最后还是花20块钱请人帮忙推才过了入城的坎子。到姐姐家卸了粮食，饭也没顾得吃就往回赶，到家已是8点多钟。本来，我是打算赶黑再抢运一车粮食的，但一看架势就知道不成了。家里人已把稍微值钱的东西和吃饭的家伙掳在一起，装了满满一板车，老婆还要把衣柜往上掳，我说算了，老婆舍不得，坚持要掳。这个衣柜是去年做的，刚上漆，我也有些舍不得。就是这个衣柜，让我吃足了苦头。路上人多，东撞一下，西碰一下，衣柜没栓紧，摇摇晃晃，几次差

点翻车，柜角还把电视机屏幕撞烂了，差点爆炸。拖着这满满一车东西也挪不动，光走人还吃力，何况拖车，只能移一步算一步。等到姐姐家，已是早上8点多了，我一下瘫倒在地上。我这样子还是好的，累一场，总算抢出了一点东西，即使分洪，也能坚持个三两个月。有的人比我惨得多，和我一个组上的李强，承包了一个10多亩的大鱼塘，上半年投入了好几千，光银行贷款就是3000多。鱼喂得也好，草鱼都是两三斤的样子，有1000多条，雄鲢鱼也都可以上桌了。怕人偷，他在塘边搭了个草棚子，日夜守着。眼巴巴就可以变钱，可要分洪，一分洪还会有什么？听到消息，他不走，蹲在塘边上嚎哭，后来是几个乡干部架着他走的……

此情此景，无不令人心酸动容。

熊燕是湖北省军区宣传干事。6月傍晚，她和中央电视台、解放军报社几个记者从荆州过轮渡，爬部队的大卡车往公安县城赶。本来，他们是要赶到分洪前线指挥部进行现场采访的，可车一上埠河至公安县城的公路，心就软下来了。她说——

起先，我们巴不得司机把车开快点，可看看密密麻麻携家带口转移的老百姓，心境立即就变了，又一个劲地叮嘱司机：开慢点，开慢点，千万别撞着老百姓。这些老百姓真的不容易，男的肩挑车拖，女的肩扛手提，除老弱病残外，怕是没有一个闲着的。有些场景说来令人难以相信，但是真的。好几次，我看到有人用一根绳子拴着

一长串猪、牛、羊什么的，还有他们的孩子。我数过，最多的连人带牲口牵了8样！场面也的确太乱了，又是晚上，他们怕孩子走失，只好用对付牲口的办法对付了。想想，如果不是万难，谁忍心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

转移群众过程中，也有令人愤怒的事。

8月7日早晨，进驻裕公中学的某炮兵师一个营的部队开始向裕公四周开始拉网式清查。在工农村附近，有战士听到了隐隐约约的哭声。仔细分辨，哭声来自一栋装饰得颇为亮丽的二层楼房。战士们循声寻去，发觉传出哭声的房门口赫然挂着一把大锁！战士们撬开门，便看见了一张伤心欲绝的老太太的面孔。老太太看清楚破门的是解放军，“扑”的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

老太太姓肖，72岁了，有三个儿子，可他们谁也不愿带她走，嫌累赘。最后，他们竟不顾老太太的苦苦哀求，像锁犯人一样把她锁在房间里了。

也许，老太太那三个已泯灭人性的儿子绝没有想到，政府早已立下决心：决不许在分洪区落下一个群众！

难忘的1954

长期居住在公安分洪区的50岁以上的老人们，对于1954年的三次大分洪，大多是记忆犹新的。

那年5月下旬，大规模的暴雨降临在南岭北麓，持续时间将近一周，湖南株洲、醴陵、茶陵、攸县及江西萍乡、新余、宜春等地江河湖坝都盈满漫溢，许多地方堤倒山崩，令人们谈雨色变。

然而，这仅仅是老天爷发出的一个不祥的信号。

进入6月，暴雨北移，疯狂荡涤着长江中下游地区，几乎罕有间歇的时候。尤其在湖南北部、江西南部，还出现了两天100毫米的特大暴雨。

7月中旬，暴雨再度袭击长江中下游地区，并逐渐向上游扩展移动，最终覆盖了除川西、湘赣南部以外的整个长江流域，并以最大的强度倾注。

暴雨迅速酿出了恶果。7月20日，金沙江及嘉陵江流域的洪峰与三峡地区及清江流域的洪峰遭遇，形成了诸水会师的罕见情景，之后又以更凶猛的气势出宜昌咆哮而下，直奔古荆州。专家由此预计道：洪峰过沙市时，将超过保证水位。

这就是一种十分严峻的形势。由于新中国刚进入建设时期，还来不及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千疮百孔的荆江大堤进行整治和加固，要抵御如此位高的巨量洪水，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湖北省上报中央批准，决定实施分洪。

7月21日，腊林洲堤段被炸开，滔滔洪水涌入闸口。

7月22日凌晨2时，沙市水位已达44.39米，却仍在向上跳涨，分洪已刻不容缓。2时20分，随着“开闸”的一声令下，54孔进洪闸徐徐张开闸口，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闸门全部打开后，分洪流量达4400立方米每秒。

23日早晨8时，沙市水位下降到44.10米。

本来，原计划分洪后维持沙市水位44.30米，但由于大堤已经过较长时间高水位运行，各堤段险象环生，平均每天有200多处险情发生，故分洪委员会改变了计划，进洪闸继续分洪，以腾出时间抢修荆江大堤。

23日至27日上午，10多万抢险大军日夜奋战，对荆

江大堤大多数危险堤段进行了抢修和加固，为再战洪水赢得了一丝喘息之机。

27日下午1时30分，北闸关闭。

这一次分洪总量23.5亿立方米，沙市水位下降0.47米。

可是，第一次分洪也真的只是喘了口气，由于长江上游暴雨不断，金沙江、岷江再次暴涨，并与嘉陵江、乌江洪峰会师，又经三峡地区径流、洪峰沿途迭加，造成一种更猛烈的冲击态势。专家预测，如不分洪，沙市最高水位将达45.05米。

中央遂批准第二次分洪。

7月29日6时15分，北闸再次开启。这一次分洪流量4000立方米每秒，分洪总量17.17亿立方米，降低沙市水位0.64米。

8月1日下午3时55分，北闸关闭。

或许，这一次压根儿不该关闸。4个小时后，沙市水位又跳涨至44.30米，比分洪前还高0.11米。而且，气象部门送来最新气象资料，三峡地区及清江区域复降暴雨，并将持续一段时间。这样，沙市水位最高将至45.63米。

这是一个凌驾于江汉平原及武汉2000余万人民生命之上的数据，也是历史纪录的峰值。

8月1日21时40分，中央指示第三次分洪，由于前两次分洪总量已达47.2亿立方米，离设计容量仅差6.8亿立方米。剩下的这点容量对于特大洪水将无济于事。于是，中央又批准开启南闸泄洪，让分洪区超额洪水进入虎西预备蓄洪区和洞庭湖。

这一次分洪是持续最长的一次分洪——达 20 天又 3 小时 50 分，也是分洪量最大的一次——达 82 亿立方米，最多时沙市水位下降 0.96 米。

三次分洪总量是 122.6 亿立方米。

经过三个回合搏击，洪魔终于被降服了。荆江分洪区工程显示了它在荆江抗洪中的巨大的作用。

然而，分洪区群众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分洪共淹没农田 66 万亩，倒塌房屋 26300 栋，损失耕牛 1000 余头，受灾人口 204000 人，死亡 3000 余人。

这还只是最直观的损失。

简单的事实描述和枯燥的数字也许很难替代亲历者的感受，那毕竟是生命中难以忘怀的一段，虽然几十年岁月已经把那种震撼人心的色彩淡化了许多，但说来却仍然是惊心动魄。

熊家坤当时埤河联乡的武装部长，参与了埤河联乡的防汛指挥，又担任了炸开闸口外堤的现场保卫科长。他说

炸堤的命令下达后，我带了几个人，在要炸的堤坎两端警戒。随着轰隆隆几声巨响，大堤决开了一个口子。在洪水的强力冲击下，大堤两侧如炒面一般纷纷溃陷，溃口延伸约有一公里。长江恨不得把所有的洪水都灌入分洪区。

分洪的那天晚上，锣打了，信号火也点了。各乡负责人都来汇报人员转移情况。突然一乡报称，一辆牛车从安全区驶向蓄洪区，牛车上还带着个姑娘。众人一听，大惊失色，如五雷轰顶。因为按预先的安排分洪前是先打锣、再点火、后

鸣枪，鸣枪后即开闸。此时枪声已响，长江的洪流正咆哮着冲向蓄洪区。派人骑马去追去拦截都已经不可能了。这时，不知是哪个聪明人出了个好主意，站在制高点上用土“喇叭”喊，于是组织了两组人喊话，每组8人，轮流呼喊。顿时，震撼人心的呼喊声一阵赶一阵向村子里传播。这时，那个赶车的人刚到家，准备吃了晚饭，到天亮后再把黍子拖到安全区去。但他的女儿耳尖，听到了远处乱哄哄的叫声，联系到不久前听到的锣声、看到的火光，再仔细一听，似乎是在喊他们父女俩。聪明的姑娘想到可能已经开闸分洪了，于是赶紧催父亲返回安全区。

父女俩驾上牛车，一鞭紧似一鞭地抽，朝安全区飞奔。洪水也一浪一浪地在后面紧追不舍。这边安全区的人聚集在堤边，眼看着洪水直线上升，急得手足无措。待到牛车出现时，几个勇敢的青年人趟水砍断了连结牛与车的绳子，牛驮着父女俩终于上了岸。人们这才都松了口气，真险啊！

这毕竟是分洪工程建成后的第一次分洪，组织上缺乏经验，谈不上严密，人们对于分洪的认识也肤浅，何况，那时的交通运输和通信手段都比较原始。这样，便使抢救分洪区群众生命财产的行为有了动人心弦的紧迫。

廖国洪是埠河联乡农会主席，分洪时担任着防汛副指挥长。他回忆道——

半夜时候，听上面说要分洪了。要我们准备打的打锣、放的放枪、点的点火。我们找了一块

地势高的台子，选了三间草屋，一个人发了一瓶油。火一点，呼啦啦地，从南到北都看得见，大多数人都见火就撤了。

也有守着房子不走的，当时埠河联乡妇联主任的丈夫就坚持不走。北闸已打开了，眼看水就要从埠河一卷而过。这时区委书记命令我们进去把他拖出来，死的也要拖出来。我带了两个人，三匹马，义无反顾冲进即将为水淹没的村庄，老天下着大雨，天色也黑了。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反正把他拖出来，捆在马上就朝堤上跑，那时候已没什么田啊、路啊什么的，一片白水。

我们的马前脚刚踏上堤坡，后脚就被洪水淹没，那水就像是跟着我们赶似的，再迟一分钟，我们三个就被洪水卷走了。

也有一些未能救出来。在七合寺附近，有一个叫彭满三的孤老头子，60多岁了，动员他转移时他就不愿走，说自己光溜溜一个，死就死吧。乡干部好说歹说，总算把他拖到了安全区，结果没一会，他又偷偷溜回去了。等到分洪的信号发出后，才有人说不见了他。可是，这时已没有办法通知他了。后来洪水排完，人们在他家门前一棵大树下找到了他那已浸泡得不成模样的尸体，他用一根铁丝拦腰把自己拴在树干上，算是留了个全尸。

像他这样直接死于洪水且有案可查的共63人。

还有自杀的。这些人大多是老弱病残，或已染上瘟疫，他们惧于洪水，怕受折磨而轻生。有案可查的44人。

分洪后，更艰巨的战场移至安全区。所谓安全区，是筑堤围起来的垸子，形状如脚盆腰盆，面积大多在2至3

平方公里，人们就转移到这种“盆”中。安全区也是第一次接受考验，到底安不安全？想想，四周都是10多米深的洪水，一片汪洋，那情景是叫人捏把汗的。

廖国洪对此也有深刻的记忆——

蓄洪后，我们更加紧张了，各地的险情不断发生，我们四处出击，体力上繁重不说，心理上压力太大，即使一点小问题，就可能危及安全区内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有一天，安全区的闸门在外面高水位的压力下，翻了。区委书记组织我们抢险。先丢了十几包豌豆都冲走了，不见效；用门板也挡不住。后来我提出用石块堵，急忙中只找到了一个2000多斤重的石碾抛入水中，这次成功了。在抬石碾时我的腰却闪了。

在抢险中很多人，连续八九天都泡在水里，脚、手都泡肿了。蓄洪后，安全区也到处是水，我们又组织了300多部水车，分班日夜踏，排除内部积水。

虽说有准备，吃的也成问题。有一天有人提出能不能搞点好吃的打打牙祭。我找了条船，喊了几个人跟我一起上，我们把船划到一块未被洪水淹没的高地上，四周都是水，高地上全是兔子和蛇。那场面令人胆战心惊，数不清的蛇，大的小的、粗的细的，花的青的、乌的黄的……纠缠在一起，卷成一团或扬头吐箭或蠢蠢滑动，那块有几亩面积的地方却叫人无法下脚。再看那些兔子，耷拉着脑袋或耳朵，面对滔滔洪水惊魂未

定，目光呆滞，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灵巧。

我们用棍子把蛇挑开，清理一条通道，捡了四五十只兔子就返回了。现在记不清那次的兔子味道到底怎么样，但我们大家都对那几亩地上的蛇和兔子记忆犹新，有时一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

安全区对人的考验还在于人满为患。这次分洪，总计有 17 万群众转移到 21 个安全区，加上原来居住在安全区内的，平均每个安全区分布有近万人。这么多人挤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吃、喝、拉、撒、睡都大成问题，何况生存环境还十分恶劣。由于堤外洪水漫至堤面，稍有风吹草动就溢至堤内，加上连绵阴雨天气，安全区内涝积水，造成厕所被淹没，污水横流，水源也被污染。此外，淹死的猪、狗、牛、鸡、鸭、老鼠等丢弃得到处都是，经水一浸泡，很快腐烂发臭，令人掩鼻不及。

在这种环境里生存是要有些勇气的，也需要有强壮的体魄才行。没多久，瘟疫滋生出来并蔓延开了，安全区约有 6 万人染上了疟疾、痢疾、麻疹、伤寒、百日咳、肝炎、脑膜炎、出血热、炭疽、斑疹等流行性疾病，最终有 2800 多人因此而丧生。

这当是 1954 年分洪史上最沉重的一页。

1954 年的分洪也给分洪区群众留下了季节性的隐痛，每至汛期，便隐隐发作。

有人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1980 年 8 月吧，哪一天记不得了，我到朱家铺，一是走亲戚，二是顺便把一头猪卖了。在街上见一小偷扒东西被人发现，于是众人追击。

小偷跳上窜下，在人群里左挤右冲，后见追兵已近，便大喊“分洪了，分洪了”。这一招立即奏效，前后左右的人群立即作鸟兽散。小偷顿时不见踪影，抓小偷的人们见大家都往家里跑，准备搬家，也不知是真是假，只好赶快归家。

我不知真相，起初不敢相信，但心里挺着急。回家的时候，一路见到的都是搬家，猪被拉得嚎叫，老人孩子喊的喊哭的哭。这一下，我不能不相信了。

我赶回家中，一家人都在哭，爱人大骂我甩下一家人不管跑了。我赶紧把几个孩子送到闸口亲戚家，又连夜将 200 斤谷子、2 张床、1 个柜子用板车一次拖到闸口。当时也不知哪来的干劲，这些东西有 500 来斤吧。等我拖到闸口时，家家屋里堆满了东西，好不容易找了一个院子才把东西卸下来。

结果自然是假的。几天后往后搬，原来一次拖的东西竟要三次才拖完，真是怪事。

这是不是黑色幽默？

其实，差不多同一个时间里，分洪区很多地方都在上演这种黑色幽默故事。

1980 年 8 月 8 日晚 10 时左右，在齐居寺附近突然有人大喊“分洪了，分洪了”。喊声在静夜中当空炸响，如水波一样荡至四面八方，人们赶紧收拾上路，由此造成新岗、紫宵观、金锚口、荆安、瓦池等地 4 万多群众集体大转移的局面。

而且，这次大转移持续的时间非常长，近达一个月。

各级领导反复劝说阻止也不管用。这一个月对于农民们是致命的，因稻田及棉花地无人管理，虫害严重，结果全面欠收。其中，光瓦池就有 13000 多亩晚稻欠收，亩产在 300 斤左右，共损失粮食 1000 多万斤。

同是 1980 年 8 月 8 日，杨家厂附近也发生了骚乱，1 万多人争相转移。

1991 年 7 月，守护北闸的部队进行分洪演习——这是每年都要进行的。不知怎么着，传到黄山头镇团家村就变成了部队正在炸坝分洪。这一下像炸了窝一样，村民们紧急处置财产，家具、粮食等装车，猪、羊、鸡、鸭等贱卖，然后拖家带口向附近惟一的制高点黄山头奔去。结果自然是荒诞的，村民们由此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中光贱卖肥猪就达 500 多头，直接损失 6 万多元。

的确，分洪区群众对“分洪”这个字眼太忌讳了，尤其是汛期，这是一个万万不能喊出口的字眼。

1987 年 8 月，从湖南南县来了一群猪贩子，他们见人说：快把猪卖了吧，要分洪了。他们这一招真阴损，分洪区群众果然将生猪大规模抛卖，价格从每斤 1.3 元左右直落到 0.5 元。湖南的生猪贩子最少从这里收走了上万吨生猪。

向分洪区挺进

当几十万群众向安全区或外地转移时，也有几支庞大的车队在朝分洪区腹地开进——这就是紧急调集的准备担任机动救援、守堤抢险和组织转移群众等艰巨任务的人民解放军部队。

这几支部队中，有两支特别抢眼，在他们长长的车队中，几乎每台车上都装载着一条条外壳浅蓝的尖头船——这是冲锋舟。他们是被人们誉为“水上轻骑兵”的舟桥部队。

其中一支是工程兵舟桥第32旅。这是一支颇著盛名的部队，在8月1日湖北嘉鱼麟洲湾溃堤后的水上救援中，他们共救出受洪水围困的群众21000多名。为此，大大小小的电视台、报纸等媒体进行了广泛的报道，他们在麟洲湾的救援也广为人知。其实，麟洲湾战斗只是他们抢险救援数役中颇具特点的重要一役。从7月初开始，他们就处于不间断的“救水”中。

7月5日，湖北嘉鱼长江大堤余码头大闸底部出现大面积“鼓水”，翻起一个个脸盆大小的水泡，大闸危在旦夕。他们紧急出动500多名官兵，风雨兼程80多公里，又连续奋战30个小时，筑出了一条长200多米、宽8米、高出水面3米的护闸大坝，解除了大闸危险。

7月21日，湖北武汉和黄石两市因连降特大暴雨，出现内涝，他们出动500多人，分赴两市各地，共转移被洪水围困群众15000多人。

7月23日，湖北公安县南平镇30公里堤段普遍浸水漫堤，他们又出动1400余人，长途驱车200余公里，连续奋战40多小时，背运11000立方沙土，筑起了一条1.8公里的子堤，为南坪保卫战写下了耀眼的一页。

.....

从开始出动到开赴公安分洪区，他们共出动30批次、3万余人次，转战数千里，抢救转移群众10万余人，筑堤坝近16公里，可谓战果累累。因为此，总政治部余永

波主任高度评价道：出动最早，战线最长，抢险最多，贡献最大。广州军区龚谷成副司令员也称赞他们是一支冲不散、拖不垮的“水上铁军”。

另一支舟桥部队是湖北某预备役舟桥团。这也是全军惟一的预备役舟桥团。其中服现役的仅 17 人，其余预备役官兵是 7 月 24 日开始集结的，集结时间仅 50 分钟。预备役官兵中，有乡镇武装干部，有公安干警，有工人，有农民，也有月进万金的个体户老板和汽车司机，其中还有一个 65 岁的老“兵”——这位叫周文玉的老人是舟桥团的退休职工，也是一名有 45 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当他听说团里准备参加抗洪抢险时，搁下家中每日能挣几十元的小摊不摆了，坚决要求入伍，说可以担任“老炊事班长”的角色，团里领导禁不住他的一再请求，批准了。

预备役官兵们经一天复训后，7 月 26 日便出动抢险，至 8 月 6 日的 10 天，共转场 10 次执行水上救护任务，救出被困群众 7000 余人，抢运物资 60 余吨。就是 8 月 6 日，他们也还在湖北石首六合垸抢险，且已连续战斗了 19 个小时。晚 7 时，他们又接到开赴公安分洪区的命令，于是，他们顾不得休息，顾不上吃饭，立即赶赴公安。

两支舟桥部队共有 2500 多名官兵，180 部冲锋舟、6 个门桥，他们将部署于分洪区内公安县城、夹竹园、闸口、裕公等地，准备担负分洪后的水上救援任务。

在两支舟桥部队进入公安分洪区的同时，其他兄弟部队也已进入公安分洪区或正日夜兼程向公安分洪区挺进。

从南粤大地紧急调集来的某炮兵师近 3000 人已分别进驻分洪区沿江一线的埠河、杨家厂、杨林等地；从八桂大地紧急调集来的某集团军一个团近 1800 人正准备进驻

濒临分洪区的弥市。他们除担负荆江干堤、虎渡河西堤的守护任务外，还负责分洪后几个主要安全区堤坝抢险及机动抢救任务。

此外，从齐鲁大地紧急调集来的济南军区某集团军坦克师及两个摩步团共 3200 多人，已深入分洪区腹地，他们担负着转移群众及分洪后安全区堤坝抢险的任务。

这样，8 月 7 日中午前进至公安分洪区的部队已近 1 万人。

这也当是分洪工程建成后的开先河之举。

在分洪工程北闸南端，还驻扎着一支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人虽不多，却吸引着众人的目光。

这就是广州军区某集团军工兵地爆连。

其实，他们真正的驻地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可是，每到长江汛期，他们便像准时迁徙的候鸟一样“飞”到这里，执行着年年不变的任务——守闸并随时准备炸坝。待汛期结束，他们又准时“飞”回南方。

这个连队是很有些不平凡的。1989 年 7 月，江泽民同志任党的总书记后视察的第一个建制连队就是这个连队，并与连队所有干部战士合影留念。其后，李鹏、乔石、朱镕基、姜春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视察过这个连队。也许，一个普通基层连队引起这么多领导人关注，这本来就是不同寻常的，在人民解放军序列中也并不多见。

从大处着眼，这个连队确实关系着长江的安危，关系到江汉平原和武汉的安全。以具体而言，是汛期分洪的一把钥匙，要守好闸、护好闸，确保分洪炸得开、能分洪。有鉴于此，中央电视台在进行长江系列报道中，曾对他们进行专题报道，片名就叫“长江守护神”。

也许，他们是不辱这个称誉的，在执行季节性任务中，有史以来从未出过一起安全事故，完成任务也十分出色。连队因此多次被广州军区、集团军评为先进连队，并于1996年荣立了集体三等功。

荣誉的背后往往是汗水。在外人看来，炸坝分洪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其实，这种简单里包涵十分复杂的技术程序，不经过刻苦训练是不可能完成的。真正炸坝时，大体有8件事要做：开挖药室、搬运炸药和器材、制造后爆体、敷设线路、装药、填塞、导通线路，最后才是后爆。而每一件事又有细致的分工，如敷设线路，要分别设置导火线线路和飞电起爆线路，以对付各种不同天气。如此种种，要求精而细。想想也就不奇怪了，这毕竟是引爆近20吨炸药的大爆炸。为了保证一次爆破成功，连队每天要进行12至14个小时超强度训练。

应该说，他们的荣誉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也发生过这样的事。

连队去村里买东西，如鸡、鸭、鱼、鸡蛋、青菜什么的，老百姓众口一辞的两个字：没有。其实，这些东西老百姓家里都有，也要卖，卖给谁都可以，但就是不卖给他们。这便叫人怀疑他们是不是做了有损军民关系的事，事实上却不是，连队在拥政爱民方面下了不小的功夫，每星期一个爱民劳动日，经常访贫问苦，帮助照顾孤寡老人……这些事做了老鼻子了，可就是感动不了老百姓的“铁石心肠”。老百姓也并不是真有恨意，但他们有他们直观的逻辑：你们是准备来炸坝的，这一炸，我们的家园就没了。所以心里总有一道坎，越不过去。至于这之外的东西，就没想那么多了。不过，也有例外，连队卫生员熊

颖祝因救活了6个因农药中毒和服毒自杀的老百姓，于人有再生之恩，老百姓不忍拒绝。

其实，连队的干部战士自己也感到有些矛盾，年年来，年年训练，但年年未派上用场，总觉得在作无用功似的。当然，愿望里没有一个人希望炸，这是基本的觉悟。所以，连长说：真想拉到荒山野岭间去试一次。

今年的情势有些不同，汛情早，也猛，洪峰一次接一次，他们也就一次接一次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不脱衣服、不睡觉、携带器材放在手边等，总之要令动立行。

为了加强大家的战备意识，他们还在临时连部前立了块黑板，专门通报汛情，一小时改写一次。

8月7日下午6时黑板上的记录是：水位44.82米，超警戒水位1.82米。

下方，他们又提示道：根据预报，洪峰将于明日凌晨通过沙市，最高水位将达到44.95米!!!

此时，20吨炸药早已上堤，全连指战员都静坐在一起，瞪大眼睛，张着耳，等候着来自指挥部的命令！

.....

共和国在说不

52万分洪区群众的战略大转移已定格在1998年长江抗洪的大背景上，历史将铭记着这一悲壮的场景，历史也将骄傲地告诉我们的后人们：1998年，荆江没有分洪。

原因很简单：

共和国的总书记在说不——

就在总理紧急面见的当日，总书记拨通了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上将的电话，13万人民解放军将士汇聚长江；就

在第五次洪峰袭来时，总书记站在荆江大堤的沙包上，向抗洪大军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决战长江的总动员令。沙包可以作证，大堤可以作证，山河大地都可以作证，这是一个伟大民族不屈的决心！

共和国的总理在说不——

就在荆江两岸人民焦虑不安的日子里，远在千里之外的总理陪伴他们度过了数个不眠之夜；就在分洪区群众背离他们那生息的家园的时候，总理办公室写下了连续 24 个小时一小时一小时的记录。脚步匆匆的总理来到了荆江，他用他的最诚挚的心拥抱了守堤的将军，也托出了亿万人民的信任 and 一副千斤重担；他用他的最深情的眼凝望着分洪区无垠的碧野，分洪区 921 平方公里回荡着那动情而坚定不移的声音：人民的生命是不能损失的！

共和国的副总理、国家防汛的总指挥在说不——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肩负党中央、国务院重任的总指挥四下荆州，不幸的古荆州当有幸。荆江分洪工程大闸可以作证，面对分洪区“生”与“死”的选择，总指挥凭着他超人的胆识挥剑斩“死”留“生”！

共和国的将军们在说不——

陶伯钧、史玉孝、徐才厚、陈炳德、方祖岐、杨国屏、徐永清、龚谷成、文国庆、张国初、邓正明、贾富坤、黄祖示、马殿圣、李作成、戴应忠……100 多名将军集合起来，将是一个金光四射的矩形方阵。他们运筹帷幄，决战决胜，每一次行动都凝集着他们的智慧和韬略；他们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扛沙包、堵管涌、挡洪水，长江大堤处处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尤其是第四、六次洪峰以前所未有的汹汹气势扑来时，他们自豪地向外昭示道：我

们没有一个没上堤！

人民解放军的 13 万指战员在说不——

一个多月不分白天黑夜的严防死守，10000 多次日晒雨淋下的紧急出动，铁打的身子也将溶化。但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就用这 13 万血肉之躯在长江两岸筑起了一道道坚不可摧的长堤。这些都是永恒的：手挽手屹立在洪水中的人墙，挑灯夜战的长龙，长眠在大堤的李向群……他们用他们的行动大书着当代最可爱的人崇高的形象！

共和国的 350 多万公仆、公民在说不——

就在第六次洪峰水位再创历史之最时，上堤严守的地方干部群众也达到了历史的峰值——350 多万。应该说，长江大堤有多长，他们筑起的人堤就有多长。这是战争才能呈现的一种壮丽场景：生死牌上，大写着共产党员的名字；生死状上，签下了从市长、市委书记到村长、村支书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请战书上，流溢着公仆、公民们的一腔热血。丈夫倒下了，妻子顶上去；儿子倒下了，父亲冲上去……他们用他们的行动告诉人们，他们是共和国合格的公仆和公民！

共和国的亿万人民群众在说不——

这“不”，是共和国的决心；这“不”，是抗洪将士的行动；这“不”，是亿万人民的心愿；这“不”，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利益的承诺。因为“不”，1998 年荆江不分洪！

荆江有幸。

后记：当我在广州白云山下为我的这篇文章划上句号的时候，我似乎觉得还有很多话要说。此时，已是临近中

秋的夜晚，窗外月光如水，月色里的羊城安静而美丽。可是，我的思绪已到遥远的长江岸边……

分洪区已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吗？沐浴在月光下的无垠的碧野当是一种田园的诗意。哦，是了，此时已进入金秋，棉花田该是白花盛开，稻田里该是金浪滚滚，金秋带给人的喜悦就在眼前了。那些被绳子牵过的孩子还残存着8月6日之夜的记忆吗？也许，他们此时已在父母的怀抱中酣然入睡；那个撞坏了电视机屏幕的农民已把它修复了吗？也许，他又买了一台更大的彩电，摁下开关，看到的便是社会为灾区人民献爱心的场景；那个鱼塘承包人还守护在鱼塘边吗？鱼该长得更壮了，也进入了收获的金秋……

生活在祖国大家庭里的分洪区人民是幸运的。

月光下，遥寄我深深的祝福。

（傅建文 撰文）

题 记

我是一个兵
我从热闹和繁华中淡出
让经济和科技登上舞台中心
我一腔赤诚为它保驾为它护航
为它撑开一片遮风挡雨的浓荫
我懂得，只有国家和人民的富裕
才有军人永久的强盛

· 姚成友 ·

主任医师马廉亭

在茫茫人海里，身材并不太高大的他，也许不会引人注目，但在千万个接受过他治疗的患者心海里，他却像一艘迎着朝霞出海的巨轮，引领着他们的生命之舟，驶向新的沧海深处，天地之间。

马廉亭，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全军神经外科中心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几十年刻苦钻研，锐意进取，与时俱进，勇攀科研高峰，在工作中取得丰硕成果，先后 7 次立功，发表论文 100 多篇；主编或参编专著 10 多部，达 300 多万字；取得科研成果 40 余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各 1 项；“八五”全军重大科技成果 1 项；军队及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8 项；军队医疗成果二等奖 1 项，科技进步三等奖 20 多项；1992 年作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3 年接到由江泽民主席签发的《中国当代高级人才系列词典》入典证书；1997 年被国家科委批准以首席科学家承担国家“九五”攻关课题一项：“可脱性球囊充填剂”，获国家生产批文。1998 年带领全科成功抢救抗洪勇士，受到总政

领导于永波上将、徐才厚中将的亲切接见，所在科室荣立集体二等功，他本人也荣立二等功。2000年8月江泽民总书记亲自签署通令，为马廉亭荣记二等功。马廉亭主任以对党的无限忠诚，用青春和心血为我国医学事业，开创了血管内神经治疗应用新领域，尤其对血管内神经外科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

65年前的早春，马廉亭降生在河南安阳西郊乡南流寺村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里。经历了童年的战乱，这个叫廉亭的孩子，在家乡的滋养中，渐渐长大，并且靠着全家人的勤扒苦做，上了初小。伴随着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廉亭的心中也充满了对未来的幻想和憧憬。

1957年，马廉亭高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河南医科大学，在学完5年的大学课程后，被部队特招入伍。当穿着黑布棉衣裤的马廉亭站在部队招兵的干部面前时，招兵的人，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胸脯挺得直直的、圆圆的脸上嵌着大大眼睛的孩子。“你想不想当兵？”当接兵干部亲切地问他这句话时，一个显得比别人大得多的声音回答道：“想，俺想当兵！”屋里的人都笑了。

1962年的夏季，马廉亭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总医院的一名医生，从事外科专业，先后在普通外科、胸外科、骨科、泌尿外科工作。60年代以来，马廉亭多次参加医疗队，帮助河南老区西峡、邓州、南阳农村防病治病；为湖北大别山区的老区人民送医送药。也许，他是黄河的儿子，是黄河的母亲乳汁哺育着他，是中原大地

给予他鲜活的生命，他热爱的是那片热土，他要报答那片热土所给予的一切，就像他常说的：“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看到患者康复时的微笑。”

1969 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在河南省西峡县下医疗队驻队时，一天傍晚，他和同事巡诊回来，门外突然传来老乡急促的喊声：“快，快开门，马大夫！野牛沟村有人要生了，生不出来，要死了：快去救救她吧！”马廉亭和王志均等几个医疗队员一路小跑，急忙随那个老乡赶到几里以外山洼里的产妇家，产妇因胎位不正，孩子生出来了，可胎盘还留在产宫里，造成大出血，产妇昏死过去，接生婆慌了手脚，吓跑了。马廉亭为产妇顺利地剥脱了胎盘：“快，给她输血。”闻讯赶来的医疗队队长贺丁中副院长高声喊起来：“谁是 O 型血？”“我是 O 型血，输我的。”“我也是 O 型血。”马廉亭的话音未落，医疗队员向阳也伸出手臂来。两位年轻的解放军医生的 500 多毫升鲜血，流进了这位产妇的身体。产妇苏醒了。“孩子她妈，是解放军救了咱！孩子就起名爱军吧！让他一辈子记住解放军的救命之恩！”呆立在产妇床边的丈夫对妻子说。

时光飞逝，31 年过去了，到了公元 1999 年的一个秋天，一头黑发的小伙子，已是 60 高龄的老人，马廉亭和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专家们，再次来到米坪镇那个叫野牛沟的小山村。来到那户农家，刻着岁月痕迹的两双手握在一起。“这不是大恩人吗？爱军，快来看看，这就是我给你们常说的马大夫。”一个 60 多岁模样的妇人迎出来，紧紧拉着马廉亭的手，泣不成声：“救命恩人，你可来了，我们一直想报答你，不知咋感谢才好！”闻声从屋里跑出一个身高约 1.80 米的健壮的年轻人，“爱军，快给恩

人磕个头，谢恩。”年轻人跪在马廉亭的面前：“叔，我谢谢你了，30多年了，俺妈常念叨，是解放军救了咱！”一边说，一边咚、咚、咚在泥地上磕起头来。“孩子，快起来！”马廉亭一边扶起他，一边对他说：“你妈生你不容易，要好好孝敬老人，搞好生产，为国家分忧解愁。”“叔，我记住你的话，我也忘不了你的救命之恩。”

马廉亭和医疗队的专家们要到别的村去了，他看到老乡家还不很富裕，便拿出500元钱，塞到老人手里。马廉亭要走了，老乡们从四面八方涌来，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他们的身影愈来愈小，但解放军的身影永远定格在群众心里……

二

在60年代末那个动荡的年代，人们的心中盛有太多的激情，昂扬的斗志，所以那几年，脑外伤的病人十分多，在李枚珠等老师的带教下，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年轻医师马廉亭，得以频频走向手术台。不到一年，马廉亭就可以独立完成整台手术，业务也日趋成熟。其实，就在刚分到医院转科实习时，他就用心记、用眼看、用脑想，别人睡觉，他仍在看书，别人怕问老师问题，他总是抓住一个问题不放手，以至于同学们叫他“马大胆”。正是这种眼快、手勤，得到不少带教老医生首肯。转科实习结束后，几个科的主任都想留下这个经常提问的“马大胆”，什么手术都积极参与的“马大胆”。

正当他踌躇满志，潜心研究神经外科专业时，一场席卷全国的暴风骤雨，猛吹向这里，一夜之间，导师们成了

“反动学术权威”，而他这个技术尖子也未能幸免。精心收集的300份资料被付之一炬，实验室被迫关闭。他再也不能静下心来研究专业，神经外科研究被迫放下，这一搁浅竟是10多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重新鼓起科学的风帆，马廉亭才又重新拿起手术刀。但随即发现，他驾驶着的是一艘迟到的船，要赶上中国在这一领域研究滞后的20多年时光，前面还有风雨兼程的长长航程。“我要拼搏10年，赶上并超过前沿的水平。”马廉亭暗暗给自己定了航标。

马廉亭瞄准了神经外科领域和新的研究方向——颅内血管治疗。神经外科棘手的难题，摆在马廉亭和他的导师面前。那些年，马廉亭没有逛过一次街，没有看过一次电影。一天，习惯于“泡”图书馆、资料室的马廉亭在图书馆里一本法国出版的原版杂志上，猛然发现一篇介绍介入神经放射诊疗技术的文章，从这些片言只语里，马廉亭意识到这是一种崭新的治疗复杂脑血管病的技术。这种不需手术开颅的新疗法，国外也仅有几家医院掌握，可借鉴的经验不多。他没有放弃稍纵即逝的思想火花，一面虚心求教于裘法祖院士、蒋先惠教授，一面开始了在动物身上的多次实验。

1977年末，某部一名19岁的战士小杨，右腋部位出现逐渐增大的搏动包块，并伴有右上肢逐渐瘫痪，被请来会诊的马廉亭和骨科郑玉明、陈庄红检查后发现，他右上肢肿胀、发紫，右锁骨下大片淤血，运动功能丧失，诊断为右腋动脉假性动脉瘤并臂神经损伤。经过充分的准备，马廉亭在同事的密切配合下，经皮穿刺股动脉行右锁骨下动脉造影，确诊为右腋动脉假性动脉瘤。在以前的传统治

疗方法，需截去右上肢。他们创用经股动脉插入气囊导管，暂时阻断颈动脉的血流，替代过去用的外科手术控制颈内动脉血流，来辅助手术血流循环，植入人造血管，重建右上肢血流，即保全病人生命又保住了右上肢。

这例手术成功，也为战时救治血管损伤的伤员积累了宝贵经验，提高了救治成功率。

1979 年医院接受前方的大批伤员，用相关手法抢救，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

“瞄准的路，就大胆地往前闯。”这是被誉为我国外科界泰斗的同济医院裘法祖教授经常鼓励他的一句话。有了恩师的这句话，马廉亭如沐春风的杨柳，迎风抽蕊，他又瞄准了另一个目标：血管内神经外科治疗的新领域。

知难而上是马廉亭一贯坚持的作风，他更加坚信这句话：“路是人走出来的。”为此，马廉亭付出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多年来他几乎每天都工作在十五六个小时，记不清有多少次，他和同事们为了一个病例、一次动物试验的数据，一份外国原版杂志的登载的新治疗方法，都反复讨论、推敲、试验多少次。有时一台手术做下来，已获成功，马廉亭还要召集助手们认真总结经验，精益求精。失败的病例，他更是认真查找原因，提高手术成功率。经常是一干一个通宵，实在困了，就在科室的值班室里打个盹，有时，就在办公室里的躺椅上，靠一靠又撑着爬起来。即使这样，他仍然觉得时间不够用。马廉亭因不懈进取，顽强开拓的精神，在血管内神经外科治疗技术和栓塞材料方面研制等，成功实现了创新性研究：1982 年神经外科被总后卫生部命名为全军创伤外科中心。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马廉亭从不满足，而是瞄准了下一个目

标。

——1983年9月16日，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在国内率先开展了血管内神经外科，1985年首先在国内核心期刊《中华外科杂志》报道。

——在国内首先对因外伤性的颈动脉海绵窦瘘、假性动脉瘤、动静脉瘘等复杂血管疾病的治疗采用弹簧圈血管内栓塞治疗技术，经导管或局部直接快速送入弹簧圈，栓塞病变，达到治愈的目的，避免了复杂甚至是开颅危险的外科手术，取得了满意的疗效，从而开创了我国血管内神经外科的先河。马廉亭的一篇题为《弹簧圈血管内栓塞术的临床应用》引起国外同行的关注。

1988年秋天，世界介入神经放射学会主席、法国南锡大学圣儒廉医院克·皮卡尔教授向这位黑头发、黑眼睛的同行发出邀请。他也是该学院有史以来被邀请的第一位，也是惟一的一位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

圣儒廉医院研究中心从世界各地收集的情报中突出发现，继法、美、日之后，又有人掌握了介入神经放射性最新技术，运用到神经外科手术中，并将神经外科发展到无创伤的境界。经过分析查证，一封赴法国参加介入神经放射新技术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年会的函，从素有国际医学科学硅谷之称的圣儒廉医院，发往一位中国医生——马廉亭的手上。马廉亭，一个标志着中国神经外科研究水平的名字，立在世界科学的高峰。

三

经过10多个小时候的飞行，马廉亭来到了法国。

他顾不上欣赏凡尔赛宫的华贵、埃菲尔铁塔的巍峨；顾不上徜徉塞纳河的旖旎、巴黎圣母院的神秘；顾不上休息一下，调整时差带来的不便，便来到介入神经放射学科领域的最高学府。当他站在吕克·皮卡尔教授的面前时，语句流畅的法语和英俊的儒雅风采，立刻博得了教授的称赞和好感，教授展开了双臂，欢迎东方神秘古国来的同行。

进修期间，正值 1989 年春夏之交，国内和国际形势动荡的时期。马廉亭深信中国需要稳定，坚信党的正确和伟大。他心里装着的，是临行时恩师裘法祖在电话里对他的鼓励和嘱托，是自己心中的誓言：“我是中国人，我一定要为祖国争气！”在那些日子里，他想方设法多学技术，即使生病，也不放过任何一次跟班、手术、实验的机会。也许是有意考验他的实力，到了法国不久，皮尔卡教授特意将一个高难度的手术交给他。手术将近 6 个小时，皮尔卡教授站在他身边，不动声色，一言不发。手术完成了，他被这位同龄的中国医生漂亮、干净、无懈可击的手术深深打动了。他一边紧紧地拥抱着马廉亭，一边激动地用法语说：“中国人，了不起！”这以后，他把马廉亭视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并因此打破了“凡是进修生不能单独做手术，不能带学生”的规矩。马廉亭不仅可以单独主刀做手术，还要带学生。这是这个医学院第一次给予一位外国进修生“享受”的礼遇。

马廉亭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有手术时，每次他总是第一个到场，最后一个离开。有时刚从这个手术室出来，又进另一个手术室，直到医院的手术室全部做完手术。他从掌握进修科目的整体过程出发，不但跟导师学，还寻机

跟医生、技师、护士的班。为了多学东西，他和医护人员搞好关系，把从国内带来的小丝巾、扎染、刺绣、景泰蓝等工艺品，送给他们。节假日，他一头埋在图书室或自己的小宿舍里，翻译资料，撰写文章。在为期400天的进修期内，他利用业余时间，翻译整理了20万字的临床笔记和科技新资料，撰写了30余万字的《神经外科血管治疗学》等书稿和体会文章。在导师的指导下，还提出了解决脑血管畸形问题的一些新理论。被法国神经放射学会接纳为国际会员，并应邀参加了第九届国际介入神经放射学年会，在大会上发了言。从而突破了没有中国学者参加这一学术会议的零的记录，这位黄皮肤的代表受到了与会者的注目。

为了做好回国顺利开展工作的准备，马廉亭在国外舍不得多花一分钱，住最简陋的房舍，吃最便宜的食物，出外办事情总是搭便车或步行，因事在外过夜，也不住旅馆，而是找华侨朋友家搭地铺睡。他把省下的钱用来买医疗用品，每台手术做完后，他主动留下打扫卫生，为了从中找到有用的材料。开始，手术室里把那些东西都处理了，马廉亭就跟护士长说明情况。看着马廉亭用自己的汗水与辛劳所做的工作，护士长由衷的佩服，并告诉下属，为他留下有用的材料和一批批微导管等，并消好毒。马廉亭还通过法国科学院院士、华裔博士包先生，获取了研制导管栓塞材料的宝贵资料。

进修期快满时，马廉亭准备回国。当地有人劝他说，中国发生动乱，社会不稳定，你不要回去了。皮卡尔教授也把他请到家里，对他说：“贵国局势动荡不安，如果你愿意，可以无限期留在我院工作，其他手续，由我来办

理。”看着马廉亭没吭声，又补了一句，“凭你的才华和成果，留在这里，可以享受最好的生活和工作待遇，还可以把你的家人接来定居。”马廉亭认真地回答说：“正如您平时教导的那样，医生的职责就是解除病人的痛苦。我的国家医学事业还不够先进，那里有许许多多的病人尚难以得到有效的治疗。您看到了，在这里，我付出几倍于国内的工作量，不分昼夜地学习，拼命实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把您的高超技术学到手，让它在中国开花结果，回去更有成效的给祖国的医学事业和病人效劳。再说，我的祖国虽然有极少数人制造动乱，但这只是暂时的，我不但不能延期，更不能留在这里。”教授听了马廉亭的一番话后，动情地说：“难得你这样爱国，在我们国家里，热爱自己的民族是最值得尊敬的。”

1989年12月初，马廉亭谢绝导师的诚意，按期起程回国。

在巴黎机场，他的行李超重。机场的小姐对他说：“先生，你的行李超重了，请你到这边来，将行李整理一下减半。”为了能带回院内亟需的医疗用品和资料，马廉亭打开箱子毫不犹豫地把衣物一件件舍弃掉，最后只剩下旅途必需品。而一卷卷微导管和资料，宝贝似的放回到皮箱里。“先生，这些东西都不要了吗？”望着留下来的衣物和源自于巴黎的纪念品，小姐惊讶地问道。

回来了，站在生养他的土地上，他觉得天更蓝水更清了，他带给家人的礼物，是一座10厘米的埃菲尔铁塔的模型和两盒巴黎的巧克力。看着他装得鼓鼓的、拎起来沉甸甸的皮箱子，家人都感到奇怪。当他打开行李，把“宝贝”拿出来后，箱子空空如也。他把价值6.3万美元

的微导管等医疗用品和资料无偿地全部捐赠给了医院。

一年多的进修，为马廉亭能够全面洞悉当今最先进的显微神经外科领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而且进一步掌握了微导管技术的应用。他回国后，和同事们一起，大踏步地开展了运用微导管治疗复杂血管病的攻关和实践。有时为了一个数据，通宵达旦；有时为了做动物实验，绞尽脑汁；有时为了寻找一种试剂，跑遍了武汉的大小科研单位，尝尽了苦涩和艰辛。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前后十多年的艰苦努力，他和同事们终于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在国内成功地实现了多个首创。使一些过去无法救治的病人得以治愈。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

一次，一名年轻患者在其他医院误诊为臀部血肿，进行切开手术后出血不止，先后3次拔出纱布，都因大出血束手无策，后来急诊转入武汉总医院。马廉亭大胆应用血管内治疗先进技术，把导管从颈总动脉逆行送入病人左侧颅内动脉的分支臂上动脉，经导管送入两枚弹簧圈，出血立即停止，后经换药、抗炎、支持等综合治疗，使处于垂危的病人获得痊愈。

四

在突破复杂血管诊治难题的同时，马廉亭和战友们一起，对治疗血管病所必用的系列材料进行研究。过去，各种导管和栓塞材料全靠从国外进口，不但价钱昂贵，而且有的有毒副作用和风险大等弊端，一根导管数千元，一支小小的栓塞用的进口蓝色胶最低也得五六百元，而且胶栓塞、一根管子只能用一次就报废了。为了打破国际垄断和

技术封锁，创造出中国人独有的栓塞材料，马廉亭和他的同事们大胆地提出了攻关设想，他们的目标是，研制出成本低又安全耐用无副作用的栓塞材料。在既无现成资料，又无完备设施的条件下，还要研究出优于国外产品的材料，其难度之大，困难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如此，马廉亭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而是千方百计地寻找突破口，不厌其烦地查寻有关资料，苦苦地摸索有效途径。在无数次失败之后，相继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中国”牌的“可脱性球囊充填剂”的研制，就是如此。

在法国进修时，马廉亭发现对动脉瘤、动静脉瘘的栓塞，栓塞剂只能注入 0.1 ~ 0.2 毫升。不但操作上要高度精确，而且对栓塞材料的要求非常高。于是他千方百计搞到了一点国外栓塞剂样品。回国后立即找到有关院校的化学专家，分析查找出这种栓塞剂成分。但这只是第一步，要研制出优于这类的产品，寻找促聚剂成了一个拦路虎，经过长达几个月的上千次的试验，他们终于获得成功。接着，又在动物身上对这种新的栓塞材料进行实验和观察。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使这种可脱性球囊充填剂成为一种优于国际同类产品的最理想的栓塞材料。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指定的医用高分子材料检测中心检测，完全符合各项有关标准，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1995 年 10 月获得国家医药管理局的正式批文，并已申报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除此之外，经反复探索与实践，他们还相继成功地研制出了国产弹簧圈、真丝微粒、钨丝旋圈等 4 种导管栓塞材料，填补了国内多项空白，这些材料的运用，广泛地适用于治疗平时和战时的创伤性假性动脉瘤、颈动脉海绵窦

痿、椎动脉颈内静脉痿、脑动脉瘤，对国防卫生事业和整个医学科学，均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成就，使马廉亭和他所领导的科室在神经外科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法国近两年的进修，为马廉亭能够全面洞悉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显微神经外科技术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不但大开了眼界，而且进一步掌握了微导管技术。同时，他也看到了和国外同行之间的差距，天生就有不服输的倔强脾气，让他更有种往前闯的劲头。回国后，马廉亭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组建了中国第一个介入诊疗研究所，和同事们一起，决定将微导管技术更广泛地应用于临床治疗复杂血管病的手术中。

1993年5月的一天，无影灯下，脑血管畸形患者小贾，平静地仰卧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床上。

在麻醉师采用神经安定麻醉，小贾处于全身肝素化状况时，选择右侧股动脉作为进路，在腹股沟韧带下2~3厘米处，熟练地进行经皮穿刺插管；先插入预先与动脉加压输液管连接好的6F导管鞘，接着通过6F导管鞘插入5F脑血管造影导管——一根长110厘米，直径1.65毫米的导管，再经引导管插入更细的0.4毫米的微导管。

他手中的微导管，从股动脉经髂动脉，再经腹主动脉到胸主动脉，到颈动脉而进入颅内病变区血管。这时，他的助手通过微导管注入40%造影剂，于是，脑血管畸形部位、供血动脉、畸形血管团大小、引流静脉，有否动脉瘤、静脉瘤，是否伴有动静脉痿，以及血液循环状况有无盗血等，清晰地显示在荧光屏上。

从造影显示的图像上，马廉亭看到微导管前端供血动

脉不含供应正常脑组织的血管，便开始栓塞——将 NBCA 胶材料灌注到畸形血管团里；畸形部位既然再无血液通过，畸形血管就不再称为血管，自然于健康无碍。

17 岁的小贾，在栓塞过程中一直神志清醒，无痛苦，三天后，他大腿根部绿豆粒大的针口愈合，开始下床走动，半个月就出院回山东老家了。

不用开颅而达到开颅手术治疗的效果，而且无痛苦，并且可能使不少外科难以救治的复杂血管病得到治疗。这，就是神经外科血管内治疗技术的奇迹。

神经学科在外科方面有许多难题，复杂血管病的诊治是其中之一。如基底动脉瘤、硬脑膜动静脉瘘、动静脉畸形等类疾病，被称为“生命的禁区”，许多病人由于无法施救而死亡。国内外许多大医院对此都投入很大精力进行研究。马廉亭所使用的神经外科血管内治疗技术，便是这一研究领域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为此，他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随着治疗的领域拓宽，马廉亭和同事们钻研新疗法，取得的成绩也愈来愈大，在血管内神经外科治疗技术和栓塞材料研制等方面先后取得 5 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

1. 发明了导管“定向旋转”插管新方法。1997 年开展了经皮穿刺股动脉选择性全脑、脊髓血管造影，率先将此方法应用于血管战伤的救治，特别是应用“放风筝法”治疗高位颈内动静脉瘘，成功地解决了复杂性血管战伤这一高难度的救治问题。在应用解剖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导管插管在体内的旋转规律，在国际上首先提出“定向旋转”插管法，改变了传统的“推、拉、捻、转”操作模

式，大大提高了插管的成功率。

2. 首创动脉腔内暂时阻断血流救治大血管损伤新技术。运用球囊导管，暂时阻断动脉腔血流，进行血管重建，救治大血管损伤病员，减少了术中出血，增强了手术的安全性，提高了救治成功率。相继抢救的 16 例大血管损伤患者全部成功。

3. 率先研制出国产栓塞材料。1990 年以来相继研制出真丝微粒、国产弹簧圈、钨丝螺旋圈、可脱性球囊充填剂等 4 种血管内治疗栓塞材料，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外同类产品水平。在动物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应用新型栓塞材料，成功地开展了多种疾病血管内治疗及多种复杂血管战创伤救治。

4. 开创了血管内神经外科治疗应用的新领域。1993 年在国内首先对外伤性颈动脉海绵窦瘘、假性动脉瘤、动静脉瘘等复杂血管疾病的治疗采用弹簧圈血管内栓塞治疗技术，经导管或局部直接穿刺送入弹簧圈，栓塞病变或其供血动脉，达到治愈病变的目的，避免复杂甚至是危险的外科手术，取得了满意的疗效，从而开创了我国血管内神经外科的先河。

5. 开辟了硬脑膜动脉静脉瘘治疗的新途径。硬脑膜动静脉瘘治疗较为复杂，传统的方法是采用颈外动脉或其分支结扎，但术后很快复发，难以根治。1995 年首次应用可脱性球囊栓塞上矢状中后段，阻断颈外动脉向畸形供血。继而又采用上矢状窦中后治疗球囊栓塞术，突破了这一疾病的治疗禁区。

应用以上方法，共获成果奖 40 余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省部科技进

步二等奖 1 项，军队医疗成果二等奖 1 项，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 21 项。列入全军“八五”重大科技成果奖 1 项。可脱性球囊充填剂 1995 年 10 月获得国家医药管理局的正式生产批文。1997 年 7 月被国家科委批准以首席科学家承担国家攻关课题“介入治疗技术在硬脑膜动脉瘤的临床应用研究”。

五

从法国归来的第三年，马廉亭宣布：已经研究运用于临床血管病导管治疗最新技术以及研制出“中国牌”的新型栓塞材料。让神经外科专家感到吃惊的是在显微神经外科并不发达的中国，居然“冒”出一个在显微神经外科技术上执牛耳的专家！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马廉亭不但是全球最早提出“导管栓塞材料”时间可控制观点的人，也是最早研制出这种可控制的“导管栓塞材料”的人。谜一样的东方，是一部让人阅读不尽的大书。来自东方的马廉亭登上了国际学术的讲坛，他的步履之中，明显地透着军人的底蕴之气。当他站在铺着猩红色地毯、被鲜花簇拥的现代气息的学术讲坛时，与会者谁都没想到讲演的是一位中国人，当专家们戴上翻译耳机后，顿时被讲演者侃侃而谈的讲演深深吸引了。

鉴于马廉亭在导管治疗方面的出色成就，国际介入放射神经学会会员长长的名单里，终于出现了中国人的名字：马廉亭。这些年来，马廉亭先后应邀到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做访问学者，在世界各地的神经外科最权威的讲坛上，都有这位黑头发、黄皮肤、中等个的

中国人，用洪亮也许发音不太标准的英语、法语，讲述着一次次惊险的抢救，一个个成功的病例，金发碧眼的听众席里，时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在神经外科已是一名“巨人”的马廉亭，在荣誉面前没有居功自傲，而是把几十年的研究成果“马氏手法”，无私地传授给同事们和慕名而来学习的人，他常常告诫自己，也常常对年轻的助手们说：“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治更多的病人，最高兴的事情，就是看到病人康复后的微笑！”马廉亭作为科室的学科带头人，科室主任，特别注意充分发挥助手的聪明才智，一批年轻的医师们，在这里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工作的空间。他常对年轻人说：“做学问如烧开水，要不断地升温，才能烧开。知识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不滚就化。”他还利用担当的职务之便，为青年人“开后门”，向有关杂志推荐文章，有的文章他是第一作者，但常常把自己的名字划去或把青年人的名字放在前面；有的科研成果是他牵头搞的，但报成果奖时，他却不让署他的名字。

为了让这些年来苦心钻研的高、精、尖成果，迅速转化成生产力，按国家科委的计划，认真推广和普及神经外科血管治疗新技术，无论多么辛苦和劳累，他都认真地向同事和其他医院的同行讲解治疗的关键步骤和方法。为了让更多的人掌握这一系列技术，他甘为人梯，做绿叶衬红花。他担任着法国神经放射学会、国际外科医师联合会和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会员，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会常委、全军医学科委委员等 20 多项学术职务；在《中华实验外科杂志》、《中华外科》、《中华神经外科》等重要医学杂志，担任编委、副主编等工作，他将多年宝贵的经验

整理，编辑出版了《神经外科血管内治疗学》、《实用神经外科手册》、《微侵袭神经外科》、《创伤性假性动脉瘤与动静脉瘘》、《脑血管疾病及血管内治疗技术及图谱》等 200 多万字的专著，还应邀参加了《黄家驷外科学》、全军“八五”重点出版物《手术全集·神经外科卷》等十几部著作的编写，发表论文 100 多篇，把自己的技术、经验、体会无保留地介绍给同事、同行，藉以推动新技术的推广应用。1993 年 11 月，他接到由江泽民主席签发的入典证书，名列《中国当代高级人才系列词典》，1994 年又荣获广州军区首届专业技术人才奖励基金二等奖。并在全国、全军率先主办了 10 期神经外科血管内治疗推广应用学习班，有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西安、重庆、武汉等军内外医科大学、教学医院及全国 27 个省、市、自治区 200 余所省级医院 800 多位同行专家参观学习，并接受进修医生 200 多名，同时应邀到中山医科大学、湖南医科大学、解放军四所军医大学等 70 多家高等学府讲学并推广新技术。他的讲课，往往是座无虚席，讲到精彩处掌声雷动。近年来，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接待来自德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外同行来院进行学术交流。已培养硕士 15 名，培养博士 5 名。

马廉亭和同事们通过钻研和推广新技术，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实验室、资料室、血管内治疗和栓塞材料研究室、脑血流动力学研究室、癫痫症外科治疗中心等，形成了颅脑损伤、颅内肿瘤、显微神经外科技术为基础的以血管内治疗技术为龙头的学科特色。1995 年 4 月，总后卫生部进行了“三级”甲等医院验收评审时，神经外科所有业务项目目标达标率为 100%。1995 年 5 月，被总部批准为

全军神经外科中心。由于导管技术对内科、外科、妇科及全身脏器疾病的治疗都可使用，继而也带动了医院其他相关科室的技术发展，仅 1996 年，已有 21 个科室开展介入治疗技术，治疗病种达 70 多种，如脑动静脉畸形、肝癌、风湿性心脏病、鼻出血、血管性阳痿等。中国医学在这一技术的冲击下，使许多诊治进入新的微创或基本无创伤阶段。国家科委把介入治疗作为继内、外科治疗之后又一次的治疗方法并列为“九五”科技推广项目。

六

马廉亭常说：“医生的一切努力，归根到底，都是为了造福病人。”他把学到的技术，把研究的成果，完完全全用于救治病人，神经外科的病人大多数病情急、危、重，人命关天。每当有急诊抢救危重病人，马廉亭总是忘我地投入抢救。为了救治病人，他曾在周内两次给病人献血 400 毫升；为了救治病人，他废寝忘食，长年累月超时劳作。对一些难以救治的疑难危重病人，哪怕担再大的风险，他也迎难而上，千方百计地运用新技术进行救治。1996 年，湖南石门县乡政府工作人员，42 岁的覃桃珍已有近 10 年时常头昏病史，因不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一直未治疗。半年前后，发展到视力模糊，看不清任何东西，并伴有全身麻木及不明原因的摔跤，生活不能自理。她在当地医院曾做 CT 检查，医生说是脑瘤，但瘤子所在位置属“手术禁区”，后辗转外省和武汉市其他医院，得到的答复都是只有开颅手术，但风险很大，不好操作。一纸形同“死亡”的判决书，犹如晴天霹雳震惊了覃桃珍

全家人的心。抱着对人生无限的眷恋，她慕名来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神经外科，刚刚参加完手术的马廉亭主任，顾不上休息，立即热情地接待了她。覃桃珍当时的病情已愈来愈恶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经检查，她的脑子里的血管像一团缠乱的高压线，动脉和静脉搭错了线，造成“短路”，还有一个瘤子，像个定时炸弹，随时有“爆炸”出血的可能，需立即手术！马廉亭主任对病人及家属通告了一种新方法后，患者决定将生命托付给这位看上去很亲切、慈祥的老医生。覃桃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躺在了手术台上，马主任对她说：“不要怕！我们会尽全力的！”一句话，让覃桃珍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又回到她的身体里。按照周密的手术方案，决定用血管内治疗的方法栓塞两侧颈外动脉供血，再配合上矢状窦中后断栓塞术。治疗这种复杂血管病手术仅用了4小时，成功了！患者的家属拉着从手术室里出来的马主任，扑通一声跪下说：“大恩人哪！”

这台高难度手术的成功，也让国内外医学界惊喜，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1995年11月6日），向全世界播报了一条新闻：“国内首次手术治疗复杂性硬脑膜动静脉瘘（血管内短路）获得成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湖北电视台等全国10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了这一消息。新闻联播的新闻刚刚播出后，新闻中心的编辑组里，就接到10多个询问电话，正在北京开会得到消息的马廉亭主任，又接起了“热线电话”。

1999年3月，在广州军区联勤部召开的学雷锋先进事迹表彰大会期间，工作人员竟找不到即将发言的英模代

表马廉亭。一时会场里议论纷纷，主办者一再解释，请大家再等等。原来，头一天晚上刚赶到的宾馆里的马廉亭主任，在看《广州日报》时，一则消息引起他的注意：一位10岁的患有“怪病”的叫林敦怡小男孩，在辗转了几家医院，诊治未果的情况下，向新闻媒体求救：“有没有能治他病的医生？”放下报纸，马主任沉思起来，第二天一大早，和工作人员匆匆说了一句就出去了。经电信局查询到学校的电话，揣着报纸的马廉亭就赶到那个男孩所在的学校，通过向学校老师说明情况，终于找到了那个男孩的家里。马主任仔细地询问孩子的病史，初步诊断是脊髓畸形，继发出血导致截瘫，得到院领导的支持后，准备回院请他来武汉接受治疗。马廉亭主任这才匆匆赶回会场，谁知，路上又塞车，只好干着急，正在焦虑万分的工作人员看到大汗淋漓的他，喜出望外连忙说：马主任该您发言了，大家都等着呢？工作人员介绍完马主任的迟到原因后，不待马主任发言，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作为医生，他当然知道劳累会加重病情，可一想到有那么多病人在等着救治，就浑身添劲，就忘了自己的病。有一次他糖尿病发作，几天内瘦了10来斤，领导和同志们强行把他送进内科病房住院。当时他科里有几个危重病人需要治疗。马廉亭在病床上坐卧不安。第二天，他溜下病床，硬挺着走进手术室，和放射科同事一起，为一位颌颈部上胸部巨大广泛性动静脉畸形患者做手术，上午9点进去，下午4点下来，直到手术圆满完成。第三天，他又为一位脑干基底动脉巨大动脉瘤患者做手术，在手术台边坚守了10多个小时。就这样，他住院18天，上大手术8台，接诊门诊重病人28人次，回科室查房、会诊30余

次。内科护士向领导“告状”说：“马主任不守病房纪律，除了深夜回来睡半宿觉，白天在病房里见不到影儿，服药打针老找不到人。”可是，转过脸去，他们又不由得赞叹：“马主任真是铁人啊！”

其实，他并没有铁一样的身体，而共产党员的信念和一个医生的责任心却使他有了钢铁般的意志。有人说马廉亭主任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人生的长河里，短短的4天、106个小时，不算什么，但是对马廉亭主任来说，他的时间是以秒计算的。有次在广州总医院，他夜以继日地在放射线下工作，共为等候多时的16名疑难脑血管病人进行了血管内治疗。和他同台手术的神经外科的同志都顶不住了，而比他们年长的马主任，傍晚18:00下飞机到武汉，19:10分就进了手术室，连着又亲自做了3台高难度的动脉瘤病人的手术，直到东方破晓。第二天，马主任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危重病人的病房里。

2002年3月25日清晨至26日晚上，人生长河中一小段极其普通的日子。在马廉亭的日程表上，是这样安排的：早上5:40分起床，6:20分到ICU重症监护病房查房；上午8:10分进导管室，中午12:10分，做完3台手术，1:00到火车站去襄樊第一人民医院做手术，救了一例脑袋里长了三个动脉瘤，随时有出血危及生命的患者，晚上22:30分上火车返回武汉。26日，早上5点到武汉，6:30分查ICU重症监护病房和其他新入院的病人；7:50分准备参加科里的早交班会；8:20分进手术室；9:20分回科里导管室，做了4个病人的手术，中间空隙和心血管内科的专家共同抢救一位76岁的危重病人，

病人获救，情况良好。两天做了8台手术。路途就用了12个小时。

这样的日程表，对马廉亭来说，太普通了，他曾在一周内到河南安阳、濮阳、郑州等市以及济南、昆明、上海、厦门等多个大中城市抢救20多个病人。

随着马廉亭主任的高超医术不断升华，要超负荷工作，才能满足来自海内外的患者的需求。一生为患者健康操劳的马廉亭，似乎从来未顾及自己。有时仅仅是几分钟，几秒钟，患者在马廉亭主任的手到擒来的娴熟手术中，便可能起死回生。一次，一位不明身分的颅脑损伤病人送入科室，病人已发生脑疝，医学文献记载，死亡率高达100%，处于濒死状态。需立即抢救，而病人身份地址不明，又无亲人签字。当时，马廉亭做了一天手术，又饿又累，正准备下班。紧急关头，他立即对值班医生说：“不能再等了，救命要紧。”说完马上进行抢救，终于使这位病人脱离了危险。后来，才得知他是沙市阀门厂的一名采购员。2001年大年三十，科室接诊了4名有生命危险的外伤病人，为了救治他们，就在万家团圆的时候，马廉亭却站在手术台上，连续为这几名患者做了手术，待走出手术室，已在大年初一了。

一位位揣着“死亡通知”的患者从海内外赶来，一封封充满对生命眷恋的患者来信从四面八方飞到马廉亭主任的手中。他从来未给任何患者在疾病之外贴上诸如职位权利金钱等筹码。无论是群众，还是身居高位的官员；无论是普通的士兵，还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无论是认识的，还是不熟悉的患者；不管是别人介绍还是慕名而来，只要找到马主任，他都认真对待，不管春夏秋冬更深雨

夜。

为病人，他不允许一丝有碍病员康复的现象出现。哪怕是护士鞋上的一根钉子抑或飞进来一只苍蝇。有一次，徐国政医生分管的一位做了开颅手术脑外伤的病人做了腰穿检查，对脑子损伤程度进一步认知过程的必要检查后，腰穿结果显示病人的颅内压力正常，当马主任带领全科查房时，他发现急救室里这位取了骨瓣的病人右边头上，微微鼓起来一块，不仔细看一点都看不出来。马主任问他这位病人的情况。徐医生说颅内压力趋于正常后，马主任说：“取了骨瓣的病人，腰穿结果不是判断颅内压力的惟一指标，要仔细观察病人，才能发现病人情况的异常。你是主治医生，这还用教吗？赶快给病人降压。你不值班也不要回家，就住到科里，病人情况稳定你才能走。”一席话，说得徐国政面红耳赤。那天是周末，没敢回家的徐国政，就铺张凉席，睡在病房的地上，直到病人转危为安。而他半夜起来看病人，却发现马主任已在病人的床边。马廉亭深知，要给别人一碗水，自己首先得有一桶水。多年来，他对患者的病情，了如指掌，他有一双独特的善于观察的眼睛。这双眼睛能够捕捉到比病情本身的表面多几倍的信息。

七

当马廉亭主任把全副身心投入到病房时，他在家里的“角色”却演得越来越差。妻子因为“很难”照顾他，干脆到外地给女儿带孩子。而孩子们眼里的父亲，是一个工作第一的人，回家总是行色匆匆，二三十天见不到他的面

是常有的事，儿子马军只记得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带他去
过公园，妹妹就没这个运气了。而孩子们学习和工作遇到
的问题，只好靠自己。绝对沾不到他的“光”。马军靠自
己的努力，考上警校，因工作出色，荣获“武汉市十佳
行业标兵”、“武汉市爱民模范”等光荣称号，并荣立一
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女儿马莉也学有所长，在广州一
家企业工作得很出色。马军的的爱人莫雪红，是一名护
士，后考取了广州军区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放射专业，分
配到武汉总医院后，在家里待分配一个多月后，还没有合
适的岗位。媳妇着急，也想到神经外科，因该科有放射专
业的活，比较适合，也好多点时间照顾“忙人”爸爸。
当儿子好不容易找到父亲提起这事时，父亲对他说“小
红的事，有组织上管，我不好开这个口，要求分到我这个
科室。如果，他不是马廉亭的儿媳妇，我还可能考虑一
下，留在这个科。”儿媳妇知道后，责怪马军不会说话，
事没办成，还碰了一鼻子灰。后来，儿媳妇被分到动物
室，后组织考虑她学的专业，又经过考试分到了特诊科。
正是受父亲的影响，孩子们个个努力工作。

2002 年大年三十，做好一桌饭菜的全家人，等着马
廉亭回来吃个团圆饭。11:10 分，他打来电话，说要到
同济医院抢救病人，回不来了。一年多没在一起吃饭的家人，只好将饭菜和锅碗瓢盆端到科里，等他回来后和科里的同志一起吃了顿“大团圆饭”。儿子说：对父亲，真是想说爱他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他有时也主动找领导“开后门”，年轻医护人员结婚
没房子住，有马主任帮他们找，年轻人要上学，有时工作
走不开，他调整好顶班的人后，去找领导，让他们去多读

书。夫妻分居的医护人员的配偶调动问题，他也利用“病员”广泛的人际关系。想方设法去解决。大家都说他是个好心人，但有人说他是六亲不认，十分怕他。

马主任严起来像冰天雪地里刮脸刺骨的寒风，柔起来却像春天山涧里的涓涓细流。1998年，随医院医疗队到嘉鱼参加抗洪抢险的徐国政，回来后听爱人说：在一个暴雨如注的晚上，正在为孩子上学报名的事犯愁的她，突然听到门铃声响起，打开门后，只见门外站着马廉亭主任和护士长以及科里的其他同志，马主任对她说：“国政在前线抗洪，孩子要上学了，到学校报名了没有？这是我们给孩子买的书包和其他学习用品，家里有没有什么事？”并嘱咐护士长，经常到徐国政医生家看一看，生活上有没有困难，帮助她们解决。当时马主任是刚从手术台下来，连饭都没有吃，就赶到医院对面商场，为孩子买东西，随后又冒雨到家里看望，她爱人当时就哭起来。女儿徐蔓如今已是六年级的学生，每天上学，都背着一个周边洗得有些掉色的红书包。那是马爷爷买的红书包。

徐国政的老父亲谈起马主任，也是一肚子的感激话。那年，儿子外出进修，恰逢他生病住院，是马主任安排的病房，又在百忙之中去看望他，还送了一个1000元的“红包”。老爷子没想到他一个农民，还得到了马主任的关心。

徐国政不无感慨地说：“在马主任手下干活，可绝不轻松，无论是业务还是做人，我能大学毕业来到总医院并小有成就，多亏这段经历，也多亏马主任的教诲。”徐国政多次荣立三等功，被广州军区联勤部评为青年知识分子先进个人，多项科研成果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

奖。

马廉亭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纪律如钢柔情似水。

对病人十分友好，对工作中不尽人意的人和事，不管是谁，领导也不例外，他都会发脾气。但对工作有利的事，他千方百计的提供方便。你要学习，他亲自给你找资料，为你找课题，亲自顶班；他还“强行”规定年轻医师每年要交出1~2篇上档次的论文。谁生活中有困难，他捐钱、捐物。近年来，马主任还制作了网页，方便海内外的患者的咨询。

近10年来，他先后5次荣立三等功，二次荣立二等功，30次被表彰为科技先进个人白求恩式医务工作者、优秀党员、学雷锋标兵。先后拒收患者和家属送的红包近20万元。

1998年，因工作出色，神经外科荣立集体二等功。

1999年，2月13日，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播出专题节目《敢为中华民族争口气》的马廉亭主任的专访。

2001年9月12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一条新闻，江泽民总书记亲自签署命令，对有突出贡献的我军不同岗位的4位同志，荣记二等功。4人的名单里就有一个名字叫“马廉亭”。

2001年2月25日，新华社又向全世界播发了一条新闻，四总部联合发文，提高部分文职专家的待遇，配专车，提高工资档次，换服装。这里，也有一个名字叫“马廉亭”。

医院和上级机关多次给予他重奖。2001年12月15日，在武汉总医院科技表彰大会上，马廉亭当场将20万奖金，捐给医院做培养年轻医师的“人才基金”。

在报效祖国的人生道路上，他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为把祖国的神经外科推到一个新的高峰，他拼搏始终，毫不松懈。

在院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马廉亭和秦尚震、余泽、贺继刚等得力助手的共同努力下，神经外科在原有的血管内神经外科、显微神经外科、立体定向放射和功能性神经外科基础上，又开展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神经影像导航技术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在多年共同合作伙伴武汉总医院专家组专家、我军骨科专家郑玉明、骨科陈庄红主任的协作下，他们共同完成一种适用野战条件下伤员长时间后送，就地解决大出血的“血管内止血带”，引起国内外同行的极大关注。这种止血带既能止血，又不损伤血管壁，目前，国内外还未见同类用品，用于临床。为提高我军卫勤保障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是一位曾在这里重新赢得生命的患者吐露的心声——狼牙山五壮士惟一幸存人世的老英雄——85岁的葛振林说：“马廉亭主任技术精，服务态度好，是贯彻‘三个代表’的模范，在他身上，看到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马廉亭是用智慧和辛勤劳动创造出的辉煌，一程一程地铺筑着生命的长途，在“生命禁区”里纵横驰骋，用他的全部生命在努力践行着共产党人入党誓词中的真诚诺言。

（耿 华 撰文 本文有删节）

蓝天上的陆军之星

—

1997年10月底，金秋桂林，名山秀水。“97全国滑翔伞优秀选手赛”在这里升空开幕。

参赛的除了各省、市和港、台地区跳伞队名手大家而外，还有应国家体委特邀而来的韩国、瑞士、法国等国的世界名将，形成了一次世界级强手的对话。跳伞，尤其是滑翔伞，在国外被视为贵族运动，在国内也不普及，“圈子”不大，但是名队、名家不少，许多人即使不曾谋面，但互相却都久闻大名。

赛场上却突兀冒出来一个谁也没有见过的代表队，全队一个少校军官带着两个士兵，一身迷彩服好像从练兵场直接赶来，举着入场的牌子上写的是“广州部队”。那军官的名字也陌生得很：喻秋华。再看这三个迷彩军人的装备，更是“土”得令人吃惊，喻秋华背着的尽管很旧很过时，可还算是滑翔伞，而两个战士的干脆就是从动力伞

上拆下来的伞头。比赛前大家都去适应场地，这三个兵看着别人漂亮的头盔、手套、伞靴、眼镜、飞行服，两眼就发愣；看着别人现代化的高度表、升速仪、GPS 全球定位接收仪，他们真想上前去摸一下。他们碰上无论谁的目光都连忙笑一笑，不管你理不理睬都跟你打招呼，向你“请教”这个“请教”那个。他们上哪玩去不行，干吗要到这儿来？

即使是今天，我跟喻秋华聊起来，也还要问他们为什么要去参加那次“八竿子打不着”的比赛？

结果，第一天的第一个项目的第一名，就是这个喻秋华。第二名是他带去的另一名战士，名叫宗道晖。结果，闭幕式上，喻秋华拿了个总分第一的冠军，比第二名多了一百多分。宗道晖拿了个第六。当这两个穿军装的中国军人和那些世界大师级的跳伞高手们一同举着奖杯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那场面的确有点儿奇特，颇容易使人想起早年间解放军里一句令人得意的老话：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飞机加大炮。

这时候可没有人再瞧不上他们了。不管语言通不通，不管认识不认识，握手道贺的，远远地伸大拇指的，搂着肩膀合影留念的，真正是朋友之间，不亦乐乎。他们如果知道一个月以前，喻秋华连滑翔伞摸也还没有摸过，就更会吃惊了。

接着是记者上门，前脚出来后脚进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发消息，登通讯，大标题一个个十分抢眼：《陆军伞王》、《王者之道》、《“陆军伞王”再称王》。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看上去一点儿都不起眼的喻秋华竟然早已被人称为“陆军伞王”，原来是

解放军的伞王带队“偷袭”了滑翔伞全国大赛。

“不是的不是的，去以前我们根本没有想到会拿冠军。”喻秋华向我解释，好像怕我真以为他们有那么潇洒。他说起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世界跳伞冠军王永利。“就是全国第一对举行空中婚礼的那个人，他妻子也是跳伞世界冠军！”王永利已经是国家体委航管二部的主任，他在主持“动力伞证书考核”的时候认识了喻秋华，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发滑翔伞比赛邀请函的时候，就给喻秋华的部队发了一份。那时候喻秋华正把运动用的翼伞改造成军用伞，并把动力伞引进到自己的部队里成为武器装备。接到了通知，他认为滑翔伞正好可以在没有飞机保障的情况下进行翼伞操纵练习，而且滑翔伞还是动力伞的训练基础。于是就给上级领导打了报告，请求“本着学习、交流、提高自己的态度”参赛。他们就是这么去的。

他们在家里练习了一个月。他们只有宗道晖飞过两次滑翔伞。他们的“教练”便是有关滑翔伞的录像带和一本名叫《飞行的天空》的书。所以后来一到赛场，他们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至今说起来，喻秋华还口口声声“我们学到了很多好东西”。

当然他们想拿冠也是真心的，这是喻秋华本性使然。既然“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么不想拿冠军的选手当然也不是好选手。喻秋华还是忍不住向我叹息：“我们还是装备落后了，又缺少大赛经验。要不然所有的单项冠军我都敢拿！”

比赛中还有一个小插曲让喻秋华津津乐道。那是赛程进入第二天，比赛项目叫“越野”选手们要在447米高的一个山坡上起飞，在两公里的距离中爬升，越过一座

900 米高的山头，喻秋华起飞正常，飞到一公里的时候高度已经达到 1000 米，这时突然出现险情，伞的右翼呼地一下折进了两米多，行话称之为“折翼”。伞“缺”了一块儿，就像鸟儿突然断了一只翅膀，人立刻失重，迅速往下跌落。又因为还有半边伞拉着，平衡便失去了，人旋转起来，这种非常危险的现象，行话叫“进入螺旋状态”，喻秋华他们在天上飞，地面上有许多人仰头观看。突然看见一个人旋转着急栽下来，人群便响起一片惊呼。喻秋华说，在天上听着地上大群人惊呼的声音不是“啊——”，而是“呜——”。好在他遇事不慌，已经自然采取着排除动作：左手拉下操纵环，螺旋停止了；右手猛力抖动伞绳，伞又哗地鼓了起来。险情在一瞬间排除了，却让喻秋华失去了好几百米的高度。他连忙寻找气流，在更短的距离上迅速上升，追赶丢失的分数……

喻秋华成了冠军。面对着鲜花、掌声、闪光灯的热闹场面，而他不知道更“长久”的热闹却在大赛结束之后。回到广州驻地，先是有一位经营房地产的港商找上门来，要跟喻秋华合作成立“航空俱乐部”。港商先生说，这种俱乐部在香港已经很成熟，有很多英国和香港的会员。但是香港地方太小，不像大陆地方大。他做了市场调查，认定广州搞航空俱乐部，不要几年就会旺起来。“三年”，港商先生向伸出三个手指，“我保证你三年之内，成为百万富翁。”

又有一位广东青年实业家，有双学位也有胆识，因为跟一位航空专家合作生产一种航空用品，填补了我国航空业的一项空白，于是有很大经济实力。那位老专家的女儿在俄罗斯，也曾想过在广东发展航空俱乐部。恰恰青年实

业家在报上看到喻秋华的事迹，竟然找到了喻秋华的一位老战友，把他请出去吃饭，“如果你现在就跟我把合同签了，”青年实业家说干就要干，把手机往桌上一拍，“我这个手机，我楼下那辆轿车，就是你的！”

还有一位某航空公司的老板，曾任广东航校校长，是喻秋华的老朋友。老朋友知道喻秋华的家，带了一位经理轻车熟路地找上门来。老朋友也知道喻秋华是不会脱了军装去赚大钱的，于是提出一个“松散合作”的方案，只要他利用节假日到公司“去一下”，当当兼职教练，就会“肯定比你的工资高”。

又有一位香港某环保公司的老板……

又来了一位外省航空俱乐部的老板……

喻秋华的桂林一行，是他第一次参加军外的体育比赛，而且他们也是那次比赛中惟一的、真正意义上的业余选手。却不料倒让他一夜间名声大震。其实他真正的成就，有许多是称得上壮举的业绩，却是在军内创造的。“陆军伞王”在世人知晓前早已经声威赫赫。

据考，喻秋华的“陆军伞王”之称最早见诸报端是1993年。那一年他31岁。他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为部队打下了伞降训练的基础。新华社著名军事记者刘建新著文，为他“戴”上了伞训的王冠。自那以后，他更是每年都有新业绩，先后完成了多种机型、多种伞型、多个空降课目的训法战法研练任务，其中五项成果被在全军特种部队推广应用。他的身上除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伤疤，胸前还有两个二等功、五个三等功的军功章，档案里还有广州军区“科技练兵先进个人”、“基层建设先进个人标兵”、全军首届“学习成才标兵”的荣誉记载，手里还有全军

训练成果三项一等奖。2000年2月，中央军委迟浩田副主席接见喻秋华，充分肯定了喻秋华的成就，赞扬了喻秋华的精神，并说：

“人们给你一个赠词，陆军伞王，我觉得你是当之无愧的。”

二

从一个月前还没有摸过滑翔伞，到一个月后勇夺全国滑翔伞冠军；从一个两手空空的普通青年军官，到带动全军军事跳伞事业腾空而起的“陆军伞王”，时间之短，成功率之高，喻秋华可谓是一个不断创造奇迹的人。在这个人人都在争取成功的年代，他的这种现象格外引人注目。姑且，我想把这种理解称做“喻秋华效应”。所谓效应，就是遵循某种规律，从而得到某种结果。我想叙述的正是在喻秋华身上表现出的某种规律。

你是怎么成功的？最初我问他。

他笑笑说：“我运气好。”

照他的说法，好像他的“运气”也真是算好。小的时候，因为他们村里有一个当空降兵的回家探亲，使喻秋华少年就做上了当空降兵的梦，常常抱着父亲放鸭子用的大伞从五六米高的土坎子上往下跳。后来空降兵某部队果真到他的家乡招兵，全公社十几个青年报名，只有他一个人通过了严格的体检。到了部队，新兵训练结束，他暗暗祷告说“把我分到侦察连吧”，结果就真的把他分到了侦察连。再后来上军校，提干，也都一路顺利。

但是，如果按这种“运气”继续发展，他充其量也

只会是解放军成千上万的空降兵中之一员，只会是部队无数优秀的基层干部中之一员。是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给了他新的机遇，使他脱颖而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抓住了机遇。

1989年初，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张万年上将着手组建一支新兵种作战大队时，喻秋华是空降兵部队选派的最得力的青年干部，负责全大队的跳伞训练，目的是要使这些陆上猛虎成为空中雄鹰。

老实说，当时喻秋华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他的“机遇”。那时他心里只发愁怎么开展工作。他在老部队只管自己跳得优秀，从此以后却要管全大队训得优秀，只说新部队住在山沟里的一片帐篷里，连营房都没有，更不要说跳伞训练的场地、器材、教材了。更何况新大队的兵跳伞不比空降兵跳伞，跳伞只是这支部队要掌握的许多军事技术中的一种，训练时间也就远远少于空降兵。但是训练时间少，不等于他们跳伞的技能就可以低于空降兵。在喻秋华看来，他们跳伞的要求反而要大大高于普通空降兵。

没有训练条件，却又不能不训。喻秋华4月份调来，6月份特种大队跳伞的地面训练开始。喻秋华叫人开来军用卡车代替跳伞平台，组织部队练习离机动作。这个课目在空降兵，要十几天完成。在新部队就没有那么阔气了。喻秋华想缩短时间，可是却越急越慢。动作要求不算难：双手抱在腹部，勾头屈腿。但是做起来却不容易。许多战士摔得头昏眼花，双膝红肿，动作还是掌握不准。喻秋华知道，只要解决了落地那一摔，其他动作就好办了。他叫人拉着帆布做垫子，不行；叫人抬来跳床，不行；叫人换上海绵垫子，还是不行。那些天里，喻秋华饭吃不香，觉

睡不着。睡不着就看电视。突然发现电视上放的是跳水比赛。他心里一动，一个：念头立刻产生了。第二天他就带人，找了一些营建剩下的木料，跑到驻地里一个游泳池边，乒乒乓乓地搭了个两米高的台子。搭好了，自己爬上去就往下跳一跳，他就笑了。

喻秋华的这个“水上练习法”，把传统方法十几天的课目，缩短到了只需四天。

很快地，他就带着这伙在地上练足了、准备上天的陆军小子们，去找他的老部队空军空降兵。老部队也非常支持他们，专门成立一个教学组，组长就是喻秋华新兵训练的连长汤旺成，是他的老领导，老教练。

偏偏这个时候，喻秋华家里出了事。“岳母病重速归”，“岳母病危速归”，“岳母病逝速归”，一连三封电报交到他手里。他惊愕、焦急、痛苦。喻秋华向我述说：“从我们谈恋爱到结婚，我的岳母就总是嘱咐我妻子，‘男人要闯事业’，‘不要叫他没出息，守在你的身边，要支持他工作’；那真是一个好母亲！”但是，此刻他是这支小部队的组织者、领导者，肩负着开创陆军跳伞事业的重任，总不能让部队都停下来，等他回家先办了私事再说吧。他只有叠起了电报装到口袋里，忍住了泪水流到心里。他叫通信员去发了个假电报，只说“喻参谋出差在外无法联系”，免得家里人揪着心等他。岳母的后事，只有拜托妻子和亲人们了！

可是，想到妻子，喻秋华更添了一分焦虑。算起来妻子已经怀胎八九个月，她也正是最需要丈夫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的时候啊！

训练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谁也不知道喻秋华在内心

里是怎么度过这些日日夜夜的。终于，1989年8月，中国陆军的伞花第一次在天空灿烂地开放了。与此同时，喻秋华的女儿在家乡呱呱坠地了。

由此可见，“喻秋华效应”的一条规律，就是做好本职工作。不同的只是，这个人人都说的、简单而又简单的“大道理”，喻秋华做起来却十分认真。

三

喻秋华的思维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就是行为的动机总是来源于部队的实际需要。

喻秋华在新部队组建的第二年即1990年想的和做的，是完成部队组建一周年的训练成绩汇报表演。他心里清楚，这是一次决定新兵种跳伞命运的表演。因为中国的陆军能不能搞跳伞，怎么搞跳伞，是一种尝试。

为了那次表演，喻秋华早早地进入了情况，他第一眼就看到了问题：场地小。表演要使用的场地不是一般的小，而是相当的小。按照空降兵跳伞训练的要求，降落场地要一平方公里，而他们的场地不足要求的六分之一。要想跳得准，惟一的办法只能是改伞型。喻秋华向大队建议改用“运动-3”型伞，取代已经训练成熟的“伞兵-4”型伞。“伞兵-4”型操纵简单，但是定点不准；而“运动-3”型定点准，却比较难操纵。这个建议得到了批准，却同时又成了新课目，喻秋华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运动-3”里面去了，在一番地面训练之后，战士们却仍然没有把握，觉得心理压力很大。于是实跳的那一天，第一架次的飞机腾空而起，飞机上只有一个跳伞员，就是

喻秋华。登机前喻秋华只说了一句话：“我跳，你们注意看。”

战士们抬头看着那架飞机，怎样临空，怎样进入预定地点，一个黑点是怎样从机腹中掉出来，怎样四秒钟开伞，伞在空中怎样摇晃着，飘移着，调整着，怎样准确降落在演习场内。成功！战士们鼓起掌来，信心大增。

喻秋华一落地，马上组织第二架次升空。这一次多了几个骨干，带头的还是他喻秋华。又成功！

没有人再没有信心了，成功，成功，成功……一直到向首长汇报表演，特种大队全副武装，准确降落在表演场地。

不用说，跳伞被正式列入新部队的训练内容了。

这一年里，喻秋华还根据新兵种的作战特点，初步摸索出了特种部队圆伞、翼伞的训练方法。怎样计划，怎样组织，怎样与空军航空兵协调，喻秋华基本上上了路子，第一年的训练主要靠空降兵支持，这第二年他们就独立起来了。

1991年，喻秋华提出的指标是，“空降兵能搞的，我们都要搞”。空降兵用“集训队”的方法训练骨干，新大队全队也没有人家一个集训队人多，就用“师傅带徒弟”的方法。空降兵有夜间跳伞课目，新大队也完成了夜间跳伞。空降兵可以在山林地执行跳伞作战任务，新大队干脆参加了一次诸兵种协同作战的实兵演习，降落的地点就是山林地。

那一次演习至今为特种兵大队里一些参加过的人所津津乐道的是，他们跳的是“三无”伞——无气象资料、无人工地面标志、无地面引导。事过近10年了，我听了

还觉得悬。我问：是你们有意这样做的吗？参加者说不是，是那次演习本身就没有这些条件。我问：那你们就敢跳了？又不是实战。参加者说正因为实战往往就要跳“三无”，我们才跳的。仗怎么打，兵就要怎么练嘛。当然有喻参谋组织指挥，他带头跳，我们心里就有底。

1992年，喻秋华提出的口号是“消灭跳伞死角”。所有的官兵，不管你是炊事员，还是俱乐部主任，统统给我飞上天，跳下来。从那时至今，这个大队可谓人人能跳伞。

1993年，喻秋华面对着一巨大的考验：军委要组织首次全军新兵种大演习，毫无疑问，从上级领导到大队全体官兵，对这次演习是重视重视再重视。因为不打仗的时候，军人在军事上怎样展示自己的价值？不就是演习嘛！

这次演习，喻秋华盯住的难题是“运动-10”型翼伞。

喻秋华认为他们真打仗的时候应该用翼伞，只有新兵在学习翼伞之前才跳圆伞。而大队为这次演习；准备的是“运动-6”型翼伞。这种伞型虽已被大队许多官兵所掌握，但是伞具不够。大队还有几具“运动-10”型翼伞，却连喻秋华也没有跳过。喻秋华起初想买齐“运动-6”时近春节，正是车票最难买的时候，喻秋华等不起时间，一天一夜从广州站着到了南京。不料到厂家一问，因为没有提前报计划，没货。喻秋华猛然间脑子有点儿懵了，冷静下来一盘算：“运动-6”不够，只好启用那几具“运动-10”了。“运动-10”是一种很先进却也很难掌握的伞型，在专业跳伞运动队里也被视为高技术项目。喻秋华

虽然手里有这种伞，却一是因为心里没底，二是也没有时间，就一直没有下决心去攻克。如今既然非攻不可了，那一趟南京也不能白跑。他当即找到厂家的总工程师和试跳队队长，向他们求教有关“运动-10”的技术参数、性能特点、怎么叠、怎么跳、容易出现哪些情况、如何处理等等。到了演习之前，他对跳“运动-10”心里基本上有数了。

那一次的大演习，既是全军第一次新兵种的大聚会，也是喻秋华第一次成功地跳了“运动-10”。喻秋华把伞具带到演习地区，在正式演习之前先自己试跳成功后，马上教给几个骨干。到了正式演习那天，总部首长仰脸向天，第一次观看到陆军的伞兵降落，中间就有四具先进的“运动-10”型翼伞。

但是在正式演习那天，真正惊心动魄的事情还不是使用了“运动-10”。

部队开进到预定演习场以后，天气一直很好，偏偏正式演习那一天，风云突变。用喻秋华的话说，是他跳伞十几年来遇到的最恶劣的天气。恶劣的天气是全世界跳伞员的最大的敌人。当喻秋华带着部队登机升空的时候，突然风雨大作，乌云飞压，天昏地暗。全副武装的40名官兵坐在不断颠簸的机舱里，默默地看着舷窗外。喻秋华感到了战友们的紧张气氛，他向大家有力地一伸大拇指，那是他的“语言”。他看到，在一片信任和坚定的目光中间，许多大拇指也纷纷向他竖起来。

老实说，机舱里此时最紧张的其实是他喻秋华。跳吧，他要担心的不只是他自己，还有40个弟兄的生命安全。按照当时的技术要求，即使在正常天候下，跳圆伞的

训练高度不能低于 800 米，演习高度不能低于 400 米；跳翼伞的训练高度不能低于 1200 米，演习高度不能低于 1000 米。而他们在这种气候条件下，跳圆伞只能提供 350 米高度，跳翼伞只能提供 780 米高度；不跳吧，下面是毛主席当年观看大比武的著名的演习场，现在正坐着军委三总部的领导，喻秋华在天上就能看到那一双双期待的目光。

难道真要带着部队背着没有动过的伞包从降落了的飞机机舱里走出去？难道要看着三年训练的努力被这一场风雨吹走？万一首长问一句：“那是谁带的兵？这要是打仗，你们跳不跳？”怎么回答？

此时地面上也充满了担心，指挥所一再通过无线电向喻秋华发问：“能不能跳？”

能不能跳，只在喻秋华一句话。他一再地看着高度表，问问天候资料。他掂量着：首先相信自己能跳！那么，自己训出来的部队到底能不能跳？能不能接受这一重大的考验？他站起来，再一次一个个地检查弟兄们的伞具，跟他们做着拇指和目光的对话。终于，他向指挥所表态：

“能跳！”

当舱门打开的时候，当绿灯亮了的时候当强烈的风雨扑面而来的时候，喻秋华第一个跳出舱去。

他已经预感到，他们又成功了。

关于那一次演习。有报载节录如下：

这是一起真正的战斗：没有看见飞机（节录时注：首批为翼伞跳伞，跳时飞机在云层上面），首批伞兵悄悄从天而降。他们动作迅速，

秘密渗透，侦察引导。然后才见飞机临空，第二批伞兵降落（节录时注：这一批为圆伞），顿时枪炮声大作。黑云翻滚的天幕下，只见弹火横飞，部队在弹火中运动，消灭目标，夺占控制制高点，建立指挥所。在他们的火力掩护下，两架直升机强行着陆，机降部队火力更猛烈……

……原来伞降时风速过快，距离地面又太近，摔伤了十几个兵。这十几个兵却个个勇猛如虎，按要求完成了作战任务之后才倒下动不了了。

这一次演习，象征着经过五年的艰苦创业，喻秋华和他的战友们已经完成了空降训练的基础建设。

这也是中国陆军的空降训练基础。

四

在做这次采访之前，我竟然不认识这支部队鼎鼎大名的副大队长。也许一是因为这支部队猛将如云，官兵个个身怀绝技，喻秋华并非一枝独秀，平时便显不出来。二是因为他从来为人低调，性格也不张扬，我多次与他擦肩而过也未可知。三是因为他长得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一米七二的个头，不胖不瘦，不壮不弱，脸被四季的太阳晒得像非洲人种，站到全都跟他一样黑的官兵中间，实在也分不出来。

即使认识了他，在日常生活中跟他接触，仍然不容易觉得他是个“王”，活生生的，他是一个普通的兵，是一名基层部队的指挥员。

我向训练场走去，向他日常的军事生活中走去，我记录下了喻秋华最平常的训练生活：

7：45，我匆匆吃过早饭，赶到训练场（这是南方的一个军民两用机场），部队已经到场。

一大早就下雨。这时雨停了，西边一道彩虹；我问喻：“是否吉利？”答：“西边彩虹就要下雨。”

说着又下了，淅淅沥沥的。

我又问：“跳不跳得了？”

答：“不行，伞都打湿了。”又说：“作战可以，作战反正伞都不要了。”

登机地域有条有理。小牌子竖着，划分成不同区域：停车场、休息区、整伞区、第一道检查线、第二道检查线、登机指挥所、登机点。

指挥所插着一把大伞，我们都坐在伞下。部队在200米开外的塔台下避雨。

7：50，对讲机响了：“今天天气不行啊，一阵一阵下雨，云层也低。”喻秋华拿起对讲机：“建议待命，报政委。”

喻指天上，向我说：这是“浓积云”，里面有电层，很危险。

头顶上伞一响，是雨点。伞下所有人就一齐说：“又来了！”

东边有了一点儿亮，所有人又一齐说：“哎，有希望！”

8：15，太阳露脸了；喻秋华向着太阳连连自语：“可以可以可以啦——”好像一个焦急等待的恋人。

二营长说：“这片云一过就可以了。”

喻秋华又说：“风比较大。”

8：28，这时机场方面通过对讲机告诉喻，要部队腾出“四号联络道”，有一架客机要降落；喻立即布置。

喻告诉我，今天是“示范跳”。50多人全是干部、骨干、老兵，其余新兵观看。“我们就是跳给新兵看的。告诉他们，谁都能学会，没什么好怕的。”

8：30，太阳越来越大。部队越来越展开。指挥所伞下的干部们都去组织部队了，只剩下喻拿着对讲机指挥着。

跳伞部队集中在“整伞区”，观看部队集中在“休息区”。

二营长指挥整伞。喻走过去，打开挎在腰间的手提扩音机。

喻的声音响起来：“都是老兵呀啊，很有经验的啊，要按程序要领啊。”“时间定于4秒啊，4秒，不要搞错了……先把小线穿进去，再定时间啊。”（他说的是自动开伞器）

我看着一个上等兵操作，定好了“4秒”，从胸前衣兜里拿出——把折叠小剪刀，剪去多余的“小线”。

除了四边还有阴云，头顶已经是大片蓝天。

喻的声音：“伞刀啊。开伞器呀……再检查一下啊，中心螺丝是不是很紧啊。”

喻又喊：“教员都过来，教员！”

营、连干部和几个士官在他面前集合。他开始布置这些教员对所有伞具进行检查，怎样怎样怎样，不厌其细。无疑他说的都是他每次都要说的话。“……按照垫布分

工，由南向北检查，不要‘包抄’。”

二营长指着伞具告诉我：“这些兵最少也跳过三四十次了，多的七八十上百次了。”

8：55，喻开始调动部队：“‘第一波次’的听口令：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右转弯，跑步——走！”垫布上只剩下伞包。教员们又对伞包再次检查。喻的扩音机再次重复检查要领。

9：00，一个兵报告：“刚发来的风速。”喻看了，让他抄一份。

天上风云多变。头顶上的蓝天只剩下一小块了。

9：13，检查完毕。“第一波次”重新回到自己的伞包边。

9：18，“第一波次”移动到第一道检查线，开始互相检查背伞情况。

9：25，第二次报天气。风向、风速、高度。所有的人都不断抬头看天。喻说：“地面风有5至6米，可能还要增大。”

“第一波次”开进到了第二道检查线。

9：35，远处传来“运-8C”发动的轰鸣。

9：42，轰鸣声停止。“运-8C”停车了。

9：43，又一大片浓积云压过来。太阳没有了。

喻用对讲机请示大队长蒋春。蒋说：“再等等看吧。”蒋在降落点那边的指挥所里。

9：55，乌云压顶。喻下令：“准备收伞。”

部队移动，车辆发动。

10：00，喻下令：“雨来了。撤！”

不到一分钟地面上就没有了部队。

大雨倾盆。

在车上我问喻秋华：“今天的天气比起1993年那次演习怎么样？”。

“那强多了。”他说。

我在想，从这次被取消的跳伞训练过程里，能看到“喻秋华效应”的什么规律呢？应该说，是工作细致。

五

喻秋华心里一直明白自己带的兵跳伞决不能是空降兵跳伞的重复，特殊的作战样式，要求他们更灵活，更机动。从1994年起，喻秋华的目光便盯住了新兵种跳伞的特殊要求上。随着他的目光，大队的跳伞训练进入了全面提高阶段；在以后大约三年的时间里，训练场上不断地出现新课目，他们为每一步前进承担着风险，付出了艰辛。其中动力伞飞行尤其值得一讲。

动力伞是什么？也许任何一个跳伞爱好者都会有过一个梦想：不用借助飞机，我也能上天。动力伞就是这个梦想设计出来的。跳伞者头上悬着一具伞的同时，身上还背着一个带螺旋桨的发动机。只要发动机一发动，跳伞者自己就可以上天了。如果大队的战士每人都装备一套这种伞具，你想想吧，什么叫“如虎添翼”？

如今大队的官兵飞动力伞，一点儿问题也没有。连喻秋华的妻子偶尔到训练场，只要见喻副大队长不在，战士们就鼓动她，她也能飞两下。而当年没有人会，可就难了。喻秋华找来一具动力伞，先认真地摆弄研究了一番，

便背上了身试飞。他怕有危险，不敢要别人飞，只能自己试。第一天上午就摔了十几二十跤，浑身的汗水、泥水、还有血水，青一块紫一块。在场的人都不忍心看下去了。

试飞了许多天，摔了不知道多少跤，仍没能获得要领。他决定出去拜师学艺。

他找到跳伞界的老朋友。有人劝：“你别搞那东西，很危险。”他说不行，我非学不可。当时的广东省航校苏国胜副校长便指点他道：“你要真下决心学，就去找张安刚。”

张安刚何许人？中国跳伞界的泰斗，国家跳伞队队长兼总教练。喻秋华对张教练是久闻大名，却未曾谋面。未曾谋面就打听。第一次，他利用到湖北出差。一火车坐到了河南安阳国家跳伞队驻地。一打听，张教练不在，他扑了个空。

第二次已经是岁末，他利用回湖北家乡探亲，又一次坐火车到了河南安阳。这一回又扑空了。不过人家告诉他一个信息：张教练被人请到湖北襄樊教跳伞去了，而且教的就是动力伞。当时天降大雪，喻秋华扭头上了火车，直向襄樊追去。

到襄樊算是第三次，让他找着了。可是，张总教练见了他却并不领情。

他找到张教练和伞训队员们住的招待所，众人训练刚回来，坐了一屋子。喻秋华小心走进去，恭恭敬敬地问：“哪一位是张教练？”其中一个抽着烟的中年汉子问：“有什么事？”喻秋华知道是他了，忙自报家门，说明来意，还特别说明是苏国胜校长介绍来的。张教练听了却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不理他了，他只好自己坐下来。见张教

练抽完了一支烟，他连忙双手递上一支。张教练却不接，只从自己衣兜里又摸出一支点上，一边与屋子里的人闲聊。

喻秋华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一个开头，心里觉得尴尬，脸上却仍陪着笑。他早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让张安刚教练收下他这个徒弟。他耐心地等待着，小心地插话参与到他们的闲聊里去。见张教练又抽完一支烟，这回没有马上递过去，而是等了一会儿才行动。张教练却仍像没有看见似的，伸手接了别人的一支。

好在接待方请喻秋华一同进餐。喻秋华席间敬了张教练几杯酒，他喝了，但仍对他爱理不理。喻秋华又向别人打听，“张教练为什么不抽我敬的烟？”回答：“他只抽‘万宝路’。”喻秋华吃了饭就上街买了两条“万宝路”送到张教练房中。张教练还是不要。原来，那时经常有人找张教练想学动力伞，为的是用动力伞做广告，一个小时2000元。张教练烦这些人。喻秋华掏出军官证，再一次向这位名教练陈述，说他是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是为了大队几百弟兄的生命安全，说他自己探索飞动力伞，摔得浑身是伤，张安刚终于感动了，跟他说：“你就不要再开房间了，就跟我住在一起吧……”

不久后，喻秋华在西安通过了动力伞飞行员、教练员证书，成为解放军第一个拥有这两个证书的人。

又不久后，他那个大队一批一批的士兵就驾着动力伞，自由自在地飞行在训练场、演习场上了。

不用说，学习是“喻秋华效应”的又一个必须遵循的规律。喻秋华的文化程度不算高，中专毕业，在部队拿下了电大。部队干部里像他这样的“文凭”是很多的。

那么，在科技飞速发展，武器装备不断更新，部队随时准备打一场“高科技战争”的时代，一个真正合格的军人，就一定是一个爱学习的人。

为了成为空降领域的“行家里手”，喻秋华制定了高科技知识“三步走”的学习计划，划分为“军事科技知识”、“军兵种协同作战知识”、“特种部队空降作战知识”三个学习阶段，由浅入深，逐步提高。他抓紧点滴时间学习钻研，先后研读了《中国空军》、《飞行的天空》、《世界空降作战史》等30多本高科技理论书籍，订阅了《航空知识》、《兵种知识》、《外军研究》等十多种与训练相关的杂志，写下了20多万字的学习笔记和心得体会。

如果说，“喻秋华效应”是一种现象，那么其本质就是“高素质”。喻秋华是在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人素质的过程中，产生了“喻秋华效应”的。而提高军人素质的唯一道路，就是学习；军委主席江泽民1998年为全军青年题词：“努力学习艰苦奋斗，做无愧于新时代的高素质青年军人。”喻秋华成为全军首届“学习成才”十大标兵之一，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六

还是在他们尝试由小飞机改跳大飞机的时候，喻秋华就带着部队攻克了大飞机跳翼伞的难关，开创了部队空降

训练的又一个先河。翼伞对跳伞员的技术要求高，国家体委规定，运动员学跳翼伞，要在跳过了圆伞 100 次以上才能进行，那么也就是说，换了部队战士，则要当了五年兵以上才能进行。而这个服役年限只有少量志愿兵才能达到。喻秋华心里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对翼伞进行改装，使新兵也能迅速掌握，适应特种部队的训练与作战。

为什么一定要用翼伞？因为在喻秋华看来，只有翼伞才真正是作战的伞。翼伞抗风性能好，滑翔性能好，水平速度快，落点准确，对着陆场条件要求低，熟练掌握了就可以在很小很复杂的地形如岛礁、楼顶、舰艇等上着陆。特别是在海岛作战中，能适应风大、岛礁多、地形复杂的战场条件。这些都是圆伞所不能比拟的。

但是圆伞也有圆伞的优势，由于装有稳定伞，致使开伞系数高；开伞前姿势相对稳定，训练周期短。喻秋华最直接的想法，就是把圆伞的稳定伞装到翼伞上去。

我想，这也应该是“喻秋华效应”的又一个特点：以战场需要推动训练实践，又以训练实践推动装备改革。在别人看来，喻秋华改伞说明他有一种“刻苦钻研的创新精神”，而在喻秋华看来，则不过是工作到了那一步，不做就不行了。1996 年下半年，喻秋华开始研究怎样改装翼伞。于是人们看见他的办公桌上堆着伞，宿舍里也堆着伞，他一有时间就钻到伞库里，拿着伞摆弄着。在纸上没完没了地画着。过了不久，人们又看见他拿出了改装好的伞具出来做地面试验，试了一试，没成功，把伞抱回去。过几天又拿出来试，又没成功，又抱回去。原来，简单地把圆伞的稳定伞附加在翼伞上面，意外地出现了很多问题，将会给跳伞员在空中增加很多动作。这样，一个方

案不行，再改一个，还不行，再改。他毕竟不是专家，不是科研人员，到底经过了多少次的尝试，已经说不清楚了，说得清的是这个研制过程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到了1997年7月，喻秋华通过大量地面实验，终于筛选出一种成熟的方案，并按照这种方案亲手改装了三具翼伞。

他决定进行实跳试验了。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好天气。他的大队如常地进行着跳伞训练。飞机一个架次一个架次地腾空而起，伞花一个波次一个波次地映空开放。但是官兵们也都知道，今天又不是寻常的一天。他们注视着喻秋华参谋背上的伞包，那是第一次被人背上了天的改装翼伞。

喻秋华背着那具神秘的改装伞，脸上看不出与平时有什么两样；其实他心里充满了激情：改装伞在理论上已经合理，多次地面试验也完成了，他相信实跳成功没有问题。这毕竟是一年研究的心血，毕竟是我军伞具装备、同时也是跳伞运动的一次革新，他又难免一阵阵的紧张与兴奋。

全大队也跟他一样，处在紧张与兴奋的状态之中。当最后一名战士被喻秋华送出机舱，当所有官兵着陆之后，他们收好了伞，和大队领导们一起，集合好了坐在地面，全都抬起头来，静静地看着天空。

天空中，那架飞机还在盘旋。飞机开始爬升，升到1200米的预定高度，机腹下掉出一个小小的黑点。“出来了！出来了！”战友们喊着，“一秒、两秒、三秒……”按计划四秒左右，喻参谋将拉动手拉环，那具翼伞就会张天。“四秒、五秒、六秒，哎呀……”替他数着秒的人们不由得惊叫起来，伞没有张开，人的下降速度却越来越

快。跳伞员在天上是容不得半点犹豫的，半点的犹豫就会使人在一瞬间粉身碎骨。战友们的心顿时揪紧了，快拉备份伞，快呀！

此时的喻秋华却真的在犹豫着。他没有想到会出现主伞不开的情况，一再地拉动手拉环，希望能排除故障。一个四秒过运河了，两个四秒过去了，他实在不想拉动那个救命的备份伞。但是他知道，自己现在的下降速度已经达到每秒钟 40 多米：再看高度表，离地面也只剩下 600 米左右，再不开备份伞不行了，他才动手。

指导员王叶斌向我描述当年的现场：“那是真危险哪！如果再晚点去开备份伞，肯定就完了！实际上开得已经晚了。备份伞小，降落速度快，加上开伞又晚，来不及调整落点，老喻跌在水泥跑道上。我们看见他一坐下去就没有站起来，都向他跑过去，有的帮他收伞，有的扶他起身，有的跟他说没有关系，失败了再来。果然他把脚崴了……”

喻秋华完全没有失败的思想准备。当战友们还在为他刚刚经历的一场危险而惊叹的时候，他已经当场打开伞包寻找原因——并且当即就找到了原因，立马动手改起来。

第二天，他又背着那具改装伞来到了训练场。大家见他又要试，就劝：“老喻，昨天刚搞过，又受了伤，还是先放一放吧。”用指导员王叶斌的话说：“我们跳伞的人都知道，一次主伞没开，再来第二次是意味着什么。通常这样遇了险，人总应该缓一缓，静一静。可是老喻他好像根本没有遇到过危险一样。他就是这样，一点儿也不想自己。”

一切又跟头一天一样：部队跳完伞，在地面集结；喻

秋华从机舱里跳出；四秒钟左右，他用左手拉出手拉环……这正是昨天出毛病的时候。此时他只觉得人有一瞬间的加速下坠，知道这是头上的稳定伞迅速缩小，进入引导状态，心里就闪过一阵喜悦——成功了！他凭感觉享受着伞衣因为迅速拉直、充气而传来的强烈的抖动，习惯地抬头看着伞衣，等它“嘭”的一声张开，体会整个儿人被往上一“提”，自由坠落一瞬间变成了自由翱翔，只觉得浑身舒服，妙不可言。他得心应手地操纵着心爱的改装伞，闲庭信步一般向着陆场中心点滑翔，准确地降落在战友们为他准备的一小块海绵垫子上。

地面上沸腾了，战友们拥上来……对于陆军伞兵而言，甚至对于我军空降兵而言，喻秋华成功地改造翼伞实在应该是令人振奋的。这以后，把这种伞投入训练，新兵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就可以熟练掌握。中国第一代翼伞的设计者之一，著名的试跳队长朱林对改装伞大加赞赏，问喻秋华：“你是一个训练者，怎么想到搞这个？”喻秋华说：“正因为我是一个训练者，才想到了要搞这个。”飞行学院救生大队长潘志军大校评价：“你们这种翼伞的改装成功，是我军降落伞的一次革命，是我们专业人员研究多年没有成功的。”

由此我们又看到，“喻秋华效应”除了在推动训练、引进和掌握新装备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必然地走上了技术装备革新的道路，甚至带动了军事装备的科研和生产。对于“科技练兵”的一般认识，是部队只管“练兵”这一块，把“科技”那一块交给科研和生产部门。什么时候发下来了新装备，部队就什么时候学会使用，并且完成战术技术配套就是了。这当然也不算错，总不能让干部战

士们随便就把装备拆了卸了的吧。尤其一些技术密集型装备，更不是人人能动得了的。而喻秋华思考装备改革，是部队训练与作战的实际需要，是为了完成本职工作；喻秋华动手对某一种装备进行改革，也是在他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他的知识面所能覆盖的范围内；并且经过大量的学习和实验，才做到的。喻秋华的改革，是在这样的一个境界里：不可为则不妄为，可为则必为之。

七

从翼伞改装算起，喻秋华的训练改革和装备改革可谓一发而不可收。也在 1997 年，他通过看外军资料萌发了掌握直升机跳伞的念头。他敏感地感觉到直升机跳伞将是特种兵的一种作战样式，于是又是一番研究与实验，经历了风险与失败，然后取得成功，如今直升机跳伞已经在全军部队训练中广泛使用。这个项目与翼伞改装一样，获得了“全军训练成果一等奖”。

1999 年，全军举行新兵种跳伞集训。喻秋华出任教学组长。从 1996 年开始跳伞训练以来，陆续有人来找喻秋华求教，喻秋华也常常到兄弟大队传经。他没有把知识和经验当成私有财产，当然也就毫无保留。喻秋华的所有成就，都是部队的建设成就。喻秋华在每一年里取得的进步，都代表着中国军队的成长与壮大。

2000 年——也就是我采访他，认识他，并开始思考他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在连队吃饭，跟他一起爬上直升机和运输机，亲眼看着他指挥训练部队，看着他施展美伦美奂的跳伞艺术，甚至看着他又成功地试验了一项革新项

目：备份伞自动开伞装置。这又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了不起的创造，将会大大减低伞降训练、尤其是新兵实跳训练中的伤亡，改善部队实跳心理状态，从而大大提高训练质量。他还津津有味地跟我讲起了下一步的、更为可观的装备改革计划。我发现，只要这个人还在这个岗位上，他的探索和奋斗就不会停止，他为我军跳伞事业的所做的奉献就不会停止。

在飞机上看他们跳伞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一个被我忽略了的问题：生与死。毫无疑问，这也是“喻秋华效应”的一个重要问题。

当兵是一项男子汉的事业，当兵就要经受生与死的考验。当伞兵所要承担的风险就更大，甚至大于航空兵，在“运—8C”上，我看见40多个战士表情庄严肃穆，精神高度集中，动作紧张而又一致，互相团结配合。喻秋华像一个乐队指挥，战士们在他的手势下从椅子上站起来，向大开的舱门迅速集中，一个人贴着一个人，全部双腿略曲，上身前倾，一手抓着挂钩绳。巨大的轰鸣声使人当面听不见说话，我却分明听见了40多颗年轻的心脏在同时剧烈地跳动。守在舱门口的喻秋华手扶着第一个战士，眼睛盯着“遥远”的地面。突然他又一个手势，战士们迅速鱼贯而出，没有一个有半点的犹豫，只有挂钩绳像音符一样跳跃，伞花像音节一样绽开，像音律一样流向远方。

我的眼睛潮湿了，我深切地感受到，每一个战士都在经受生与死的考验，他们共同演奏的是雄壮的生命交响乐！

我想起大队政委杨小平跟我说的：“我们大队为什么没有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的现象？为什么没有战士之间打架

斗殴的现象？我想有一个客观原因，大家一起跳伞，都是共同经历生死考验的战友，所以没有什么其他的感情能比。”

承担生命危险，战胜死亡恐惧，多么具体实在！

我问喻秋华：你怕过吗？

他告诉我伞兵的心理发展规律，说第一次跳不知道怕，第二次就怕了，以后跳得多了又不怕了，甚至上了瘾，觉得是一种享受了。他现在要说怕，怕的是战友们、尤其是新兵出问题。研制备份伞自动开伞装置就是这种怕的结果。

跳伞对于喻秋华，确实由苦而变成了乐。我又跟他上了直升机，看他和另外 10 个战友跳伞。这一回 17 个人 15 个是干部，两个是士官，都是跳伞技术骨干。7 个人跳的是翼伞，全部是走出舱门自己开伞。与“运-8C”上的壮烈之气全然不同，这七个人几乎是沉浸在一种忘我的艺术创造里。到了预定空域，他们一个个自己走到舱门口，每个人选择一种自己喜爱的姿势离机，有的抱成一个“△”，有的开成一个“大”，有的面朝前，有的背朝前。上机之前，喻秋华就给我讲过“鸟的感觉”。他摆出了几十个飞行的姿态，说：“我想怎么跳就能怎么跳！”脸上满是愉快。

但是这却不等于说，他已经永远地摆脱了生命危险。军委迟浩田副主席接见他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他“十多次的死里逃生”因为他为特种兵跳伞事业所取代得的成就，几乎没有一次不是与死神做伴而行的。

他浑身的伤疤可以作证。

小伤不算。1996 年的一次伤，“鹰嘴骨”摔断了，在

医院里住了五天，往胳膊里打了钢钉，部队因为他住医院，只好暂停了动力伞训练。他住不下去了，强行出院，吊着胳膊坐镇训练场，结果训练按时按量完成了，他的左手食指和无名指却永远伸不直了。1998年的一次伤，左脚后跟被撕开。大队长蒋春要送他去医院，他不去，因为训练正紧张，走不开，他要军医现场为他处理。看着军医消毒、缝合，在场的人都不免动容，一位在场的副部长问：“喻秋华，你怎么样啊？”他说：“不痛。”副部长喊起来：“你‘不痛’，我痛啊！”

那以后的几天里，他每天叫人背上车，送到训练场再背下车，坚持完成部队训练任务。

他却怕妻子韦建玲担心他。

全大队都知道喻副大队长和家属打电话的故事。喻副只要是外出有跳伞任务，每天都要跟家属打一个电话。有一次远在南京，白天忙忘了，半夜两点钟，电话找到了他的床头。喻秋华知道妻子这个电话追了他两个小时，真是又心疼又后悔。喻秋华经常跟韦建玲解释，说他是不会出问题的。“在别人看来跳伞很危险，在我看来跳伞那是享受！”但是结婚十几年了，他却从来不让妻子去看他跳伞。小韦告诉我，还是在结婚以前，在空降兵的时候，她看过一次他跳伞。她亲眼看见未婚夫跳出机舱，自己的心也跟着掉了出去，眼睛只盯着喻秋华在空中远去的身影，只觉得他的伞要打不开了。看见伞开了，她只是当时松了一口气，回家后却几天也没有睡好觉。十几年来，那种怕他的伞打不开的感觉再也没有离开过她。

我问，你怕妻子担心你，说明你内心深处也还是没有给自己的安全打绝对的保票，你一直也都有牺牲生命的准

备，是不是？

他想了想，笑了笑，没说。

毫无疑问，喻秋华是我们军队的英雄画廊里一个崭新的形象；他不同于张思德、雷锋，不同于董存瑞、黄继光，也不同于硬骨头六连、南京路上好八连。他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在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法则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在现代科技向军队提出严峻挑战、未来战争赋予军人以沉重使命的历史阶段，被时势创造出来的新的英雄。那么也许，新的英雄主义与传统的英雄主义相比较，英雄的人格构成是相似的，或者说就是对英雄的品德要求都是相同的；不同的只在于社会背景的变化和价值观念的更新。

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在当代，要做到这些对品德的要求，比过去更难了。

（张 为 撰文）

司令员和他的“穷亲戚”

在湘西工作这些年，我家攀了不少勤劳善良、纯朴可敬的“穷亲戚”……

我是农民的儿子，土家族的后代，是在湘西这块红土地上出生、长大的，湘西的父老乡亲就是我的父母。我常常在心里对自己说：彭楚政呵彭楚政，无论什么时候你都不能忘记人民；忘了人民就是对父母不孝，就会断我们的“根”。

——全国扶贫状元彭楚政日记摘抄

帮 工

张承凤背起稻秧，扭头对女儿说：“红秀伢，莫忘记绳子。你彭伯伯讲得准，搞规范化栽培，产量硬是高。”

红秀说：“科学种田嘛。”

娘俩一前一后，走下晒谷坪。

红秀说：“娘，你讲怪不怪，彭伯伯一个当兵的司令官，么子规范化栽培，么子添加剂快速养猪，他都懂！”

“这有这么怪的！你彭伯伯是个大官，见识广得很哪。”

真是讲曹操，曹操就到。

拐过篱笆墙，迎面碰见吉首军分区司令员彭楚政，他的儿子丹东、女儿丹虹跟在后面，三个人汗淋淋地走过来。红秀兴奋地叫声“彭伯伯！”张承凤忙靠土坎放下背篓，要回家给客人做饭。司令员拦住说：“我们吃过早饭来的，肚子还饱着哪。天气难得这么好，我们赶快栽秧去。一寸光阴一寸金呵。”

张承凤是司令员的扶贫户，也就是司令员的“穷亲戚”。

提起“特困户”张承凤一家，河西镇的人都同情地摆脑壳。1978年秋，张承凤那口子患胃癌，年纪轻轻一个人甩手走了，留给婆娘一个4岁的儿子和两个女伢，上头还有个年迈多病的婆婆。张承凤孤儿寡母，老的老小的小，住的是篱笆草屋，吃的是苞谷糊糊，日子难熬啊。她几次跑到门前酉水河边，想跳水自杀，可又狠不了心丢下一屋老小，不晓得趴在丈夫的坟头哭过好多回。1987年春，司令员到河西镇办扶贫点，把张承凤家定为自己的扶贫户。司令员看猪栏空空的，就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大叠钱，叫张承凤买几头良种猪崽，请来村里“科学养猪示范户”康家喜，上门传授添加剂快速养猪技术。到屋后转了一圈，发现有好大一块荒山，司令员又领着二十多个官兵，把荒山噼哩叭啦开出来，办了个20亩的柑橘园。每年春种秋收，司令员都要带上几个官兵，驱车一百多里，到张承凤家帮助抢种抢收。今天是双休日，司令员把两伢崽带来一起“帮工”，也“锻炼锻炼”。

一袋烟功夫，便到了簸箕湾的田头。张承凤娘俩把自己的草帽摘下来，硬戴在丹东和丹虹头上，生怕姐弟俩那白嫩嫩的脸蛋儿给太阳抹黑了。两家人一边栽秧，一边说说笑笑，和和睦睦一家子似的。

天空蓝得溶人。几缕白云在山顶火红的杜鹃花丛上浮着。阳光柔柔地抚摸刚刚抽出新叶的白桦树和斑竹林，油亮亮的，绿滢滢的，像一挂瀑布悄没声息地流入人的心田。画眉和红嘴雀，把它们迷人的歌声忽儿送到这里，忽儿又播向那边……

丹虹突然惊叫一声，跳起来，原来腿肚叮了根大蚂蟥。张承凤慌忙奔过来，把蚂蟥一巴掌拍掉了。她看着血从丹虹白嫩的腿肚往下流，心疼得什么似的，硬要姐弟俩回家歇息。司令员摔一把汗珠子，说：“蚂蟥咬一口算么子呀。天天窝在城里，就是要多体验体验老百姓的艰难苦楚，要不然，农民的后代怕也会把自己的根丢了哩！”

太阳落山了，几丘汪汪的稻田都栽上了秧苗，绿油油的一片。晚风轻轻拂来，荡起绿色的涟漪，司令员看到又一个秋天在孕育，在生长。他抹一把汗水，笑了。

收工回到家里，张承凤捉来一只又肥又大的母鸡，举刀就要杀，司令员赶忙上前阻拦：“莫杀莫杀。随便炒个么子菜就行了。”

“那咋行！”张承凤说：“前几年我家穷，你们帮我栽秧打谷子，开荒种柑橘，连餐饭都不吃，我这心里老不好受。现在我家爬上了坎，宽裕了，盖了新房子，两个伢崽都考进了大学，红秀念了高中，这都是托你彭伯伯的福啊，今几个，这鸡我是硬要杀的！”

司令员说：“几个伢崽念书，正是花大钱的时候，这

鸡起码值二十几块，够伢崽几天伙食费哩。”

“我一年进一万多块，伢崽念书不愁。丹虹姐弟俩今天吃苦了，婶婶给他们熬碗鸡汤补补。”

司令员看张承凤执意要杀鸡，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这鸡硬要杀，就让我来动手。我那口子手软，每回杀鸡都是我主刀。”说着接过鸡，右手晃了晃菜刀，对准鸡脖子抹下去，左手却暗地里一松，鸡“扑”地一下，跑了。张承凤急忙奔上去，张开两臂扑过去，扑过来，拼命捉，可怎么也捉不到，累得直喘粗气儿。

“莫捉啦莫捉啦。”司令员站在一旁，忍不住呵呵地笑：“就炒个酸菜、白菜，我们肚子都饿瘪了！”

饭菜很快上了桌。炒白菜、腌酸菜、凉拌黄瓜、薤菜汤，都是屋后菜园子的新鲜菜，大家吃得津津有味。司令员说：“这菜比城里大酒店的山珍海味好吃多了！”

刚放下碗筷，县委田书记和人武部钟政委匆匆赶来了。田书记说：“我和政委今天到断龙看‘希望学校’工程，下午才晓得司令……”

司令员关切地问：“水泥、木材够了吗？”

“足够了！”钟政委说：“司令上次协调的水泥和木材都到了位，足够了。这几天天气好，按司令的部署，我们部里干部职工都上山帮助搞突击，估计半个月可以拿下来。”

“好！好好！”司令员很高兴。然后对两人挥挥手说：“你们去忙吧，我是走亲戚来的，不要陪我。”

月亮升起来了。红秀领着丹虹姐弟去看芙蓉镇夜景。张承凤和她的婆婆，还有司令员，三个人坐在门前梨树下的石凳上摇扇子，你一句我一句地拉家常。

司令员说：“你们家承包的那块柑橘园，太老化了，柑子卖不上价钱，该更新一下品种，不行就干脆栽葡萄。”

婆婆说：“栽葡萄划得来。街上葡萄好贵哟。”

张承凤说：“我也想办个葡萄园，可我哪有这门技术呀。”

司令员说：“这个不怕，我给你从花垣葡萄基地请个专家来。”

……

月亮升到了屋顶，溶溶的月光从梨树的枝叶间泻下来，展开了一幅美妙的图景。青蛙三三两两悠闲地叫着。西水银波涟涟，荡来古老的渔歌，有些空灵，有几分缥缈。土家山镇一片祥和、安宁。

团 圆

山上的杜鹃花刚刚凋谢，公路两旁青青的木油树便是一团紫红了。眨眨眼睛，头顶灰蒙蒙的天空又飘起了精灵似的雪花儿。

岁月如梭呵，司令员感到这日子过得实在是太快了。他去乡下几个“穷亲戚”家串串门，到龙山、永顺、花垣、泸溪四县的扶贫引水工程和人武部搞了一次现场办公，转眼就到年关了。

四哥楚祥从古丈县城打来电话：“老六啊，今年回家过团圆年吧！你出去二十几年，到家里连一个年都没过……”

讲起来，司令员对这四哥感情最深。娘死得早，他是

四哥一天天带大的。他好想跟四哥喝几杯酒，拉拉家常，可他一天到晚忙扶贫，忙工作，难得进四哥的家门。到古丈乡下“穷亲戚”家串门，路上兄弟俩碰见了好几回，但他每次都是匆匆忙忙，没得功夫到四哥家好生坐坐。一次四哥病重，他揣了两百块钱去探望，路过毛坪村扶贫点，看到才攀上的“穷亲戚”龙贤团家里没得钱买种子和鱼苗，便把钱给留下了。他两手空空来到四哥病床前，看着骨瘦如柴的哥哥，看着穿得破破烂烂的侄儿侄女，心里头很不好受，捧着嫂嫂下的面条，一口也咽不下。亲戚亲戚，越走越亲。他日日夜夜为“穷亲戚”们的家事操心，自家亲人的门坎反倒踩得很少，慢慢地大家都有些生分了。他感到实在有些对不住亲人们，总想找机会要补偿补偿。接到四哥的电话，他马上就答应了：“好啊四哥，咱兄弟俩好生喝几杯！”

腊月二十九，司令员准备动身到四哥家过年去。换衣服时，无意看到书桌玻璃下龙林杰、龙阳美、龙月美三个苗族小兄妹的照片，心里猛地“咯登”了一下。他立即抓起电话筒：“四哥吗？……我恐怕要到凤凰去一趟。”

“不回来过年了？”

“塘公坨村有三个孤儿，我得去看看。”去年春节，龙家兄妹的父母一个患癌症去世，一个在车祸中丧生，三个孤儿只得都放下书包，连生活也没了着落。司令员从《团结报》上看到这个消息，便从自家省吃俭用的积蓄中拿出一笔钱，送三个孤儿重新上了学堂，并挑起了抚养他们的重担子。司令员对四哥说：“……你看看你看看，无娘无老子的，好可怜呵。”

“这个……把伢崽接到我家过年嘛。”

“伢崽父母刚死一年，家里人是不能到别人家过年的。这是苗家人的‘忌日’。”

“……哎呀，你看看，我们准备了好多你最爱吃的菜……”

司令员看见桌上的三个孤儿泪汪汪地望着他。“没办法呵！”他对着话筒歉疚地说：“明年吧，四哥。明年……”

话筒里吱吱喳喳响了几下，传来一个稚声稚气的声音：“爹爹爹爹（爷爷），军军要爹爹的大盖帽呢！”

是最乖最乖的侄孙儿，司令员对着话筒露出了慈祥的笑容：“是我的乖军军呵……”又瞥见三个孤儿泪汪汪的眼睛；小月美张开双臂向他扑过来，哭着喊：“彭伯伯彭伯伯，我要你！”“军军乖。”他说：“爹爹过几天一定一定给军军买个大盖帽来！……”

放下话筒，司令员愣愣神，又拍拍脑壳，然后急忙拉着老伴，上街给三个孤儿买过年礼物，又买了许多乡下吃不上新鲜菜。当他冒着鹅毛大雪赶到塘公坨，天已经黑下来了。三个孤儿蜷缩在直冒青烟的火堂边，林杰和阳美一个劲地抹眼泪，小月美呜呜地哭喊着：“我要阿娘！我要阿娘……”司令员走进屋，乐呵呵地说：“过年掉眼泪，一年到头都要哭鼻子哩。快莫哭啦！”

“彭伯伯！彭伯伯！”三个孤儿一齐扑进司令员怀里，哭得更伤心了。

司令员忽然想起被冰雪冻死的母亲和自己不幸的童年。那是苦难的年代，他兄妹十人，因为穷，有六个没有成人就夭折了。他4岁那年，母亲大年三十外出借年饭米，早晨走进呜呜吼叫的风雪里，就再也没有转来。直到

正月十五，才在一个山沟里找到被冻死的母亲……想起这个辛酸的往事，司令员禁不住眼眶有些湿润了。他赶忙抹一把眼睛，从黄布包里把新年礼物一件件摆在三个孤儿面前。

“来来来，这是伯伯给你们买的新衣服，快穿起来给伯伯看看。”

三兄妹穿上新衣服，左瞄瞄，右看看，都咧开小嘴，笑了。

“嗯，伯伯看挺合适。”司令员说，又把新书包拿过来：“三个新书包，一人一个。林杰男子汉，就拿这个，有太空飞船！阳美喜欢花草，拿这个绣菊花的。月美喜欢鸟儿，你看这个，白鸽在天上飞呀飞。喜不喜欢？”

三兄妹嘻嘻地笑：“喜欢！喜欢！”

接着，司令员将文具和学习资料送到三兄妹手里，叮嘱他们说：“一定要好好学习，千万千万莫泄气呵。要快快长知识，长本领，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长大了好好为人民服务。”

“我要参加解放军。”龙林杰说，“最好当炮兵，像我阿爸，打仗时轰敌人，天干了就‘打雨’。”

小月美傍着司令员的肩膀说：“伯伯伯伯，我要当老师。哪个小朋友没得钱念书，我就到他家里上课！”

阳美把辫子绞来绞去。司令员问她长大后想干什么？她垂下头低声说：“我想当医生。”

司令员乐呵呵地说：“好哇，你们都有理想，有志气，伯伯一百个放心了！”

过年这天，司令员早早地就把一桌丰盛的“年饭”做好了。三兄妹抢在寨人的前头放响了“抢年”的爆竹，

蹦蹦跳跳地喊：“过年罗——！过年罗——！”

新年第一天，司令员早早地起了床。三个孤儿还在梦乡里，他们的小脸蛋浮着甜甜的微笑。司令员轻手轻脚走出小木门。外面白雪皑皑。金盆似的朝阳从山顶那棵古树的枝桠间慢慢升起来，温暖的光辉洒满了三个孤儿的小屋，照耀着这个偏僻落后的苗家山寨。

拜 年

两只喜鹊落在阳台茶花上，叽叽喳喳地叫。

司令员从三个孤儿家过年回来，破天荒睡了一个懒觉，这时醒过来，探探头，看见了喜鹊。“老黄，老黄！”他拍拍身边的老伴：“你看喜鹊叫得好欢，要来贵客哩。”

“么子贵客哟，”老伴揉揉眼睛：“还不是你那帮穷亲戚。”

司令员笑了：“他们就是贵客呵。”

两口子麻利地起了床，收拾好客厅，把炭火生得旺旺的，香蕉、苹果、梨子、碰柑，还有五颜六色的糖果儿，都齐整整、亮堂堂地摆妥帖了。这时，一个背篓出现在门口。

“是吴老弟呀，快进来快进来！”

来人四十多岁，包苗家头帕，黝黑粗糙的脸上挂着憨憨的笑。“彭大哥，我来……拜个年。”

“莫拜年，莫拜年，粑粑团，送上前。”司令员拉起来人的手，笑呵呵地讲了一句湘西人的“拜年话”。

几个人都笑了。丹东、丹虹高兴地叫了声“吴叔叔”，忙着给削苹果梨子。

司令员的这个老弟叫吴发富，花垣县排碧苗乡人。那年冬天，司令员检查扶贫工作到吴家，见一家四口人只有一件破棉袄，谷仓里仅剩一碗苞谷籽，就按照苗家人的风俗，从缸里舀了两碗水：“吴老弟，如果看得起我彭大哥，咱们就喝碗‘结亲酒’。”说完，两人一饮而尽。“现在，咱们就是亲戚啦。”司令员边说边掏出一叠钱来：“我这里有五百块钱，你拿去买几只良种羊放一放，保你发财致富！”如今方圆苗寨百里，都晓得排碧有个“科学养羊能手”吴发富，吴发富有个当司令官的亲戚“彭大哥”；前两年吴家盖新房，娶媳妇，都请彭大哥吃了喜酒哩。

吴发富坐在沙发上直搓手，指指自己的背篓憨笑着说：“没得么好带的，给伢崽背两只羊腿腿；熏过劲的，好久都放得。”

“背么子东西沙。”司令员说：“你空手来，我们还欢喜些。”

说话间，门被轻轻推开了，保靖县马王乡夕东村彭志林兄弟来拜年。一进门，俩兄弟双双跪拜在地：“彭伯伯，是您救了我们一家，我们不拜天，不拜地，只拜您这样的大恩人！”说着，含泪拜了三拜。

“快起来快起来！”司令员赶忙把兄弟俩扶起，让他们坐在炭火边：“新年大吉的，掉眼泪可不好呵。”

炭火红红的，燃得正旺，把客人身上的雪片片很快就溶化了。

乡下的“穷亲戚”越来越多。康后青来了，张承凤娘儿俩来了，龙贤团和他的新媳妇也来了……火盆四周围得满满的。司令员好高兴，给这个剥香蕉，为那个削苹

果，乐呵呵地合不拢嘴巴。他突然来了兴致：“老黄，今天咱们连手，办一桌好酒席！”说着和老伴进了厨房，留下客人们拉家常话。

“要讲彭叔叔，硬是比亲戚还亲！”龙山县茨岩塘镇的马南祥边说边打手势：“1986年，他看我家住岩洞，第二天就领着十几个当兵的，噼噼啪啪挖屋场，不到一个月，我家就搬进了新瓦房！”

坐在木凳上的苗族后生龙贤团，一直低着脑壳，手里捧的苹果一口没吃。小伙子不善言谈，又有点怕羞，刚讲了“彭伯伯”三个字喉咙就堵了，热泪扑簌簌滚落到苹果上。

菜端上来了。有板栗鸭，有清蒸鸡，有雄鱼头炖豆腐……大盘小碟满满一桌子，香味儿弥漫了整个房子的空间。

客人们说：“哎呀呀，这一大桌菜！”

司令员说：“菜不好，菜不好，太简单啦。”

客人们说：“常来常往的，莫太客气沙！”

司令员说：“你们是贵客呵。”

只有乡下这些贵客来了，司令员家才铺张一回，平日里，都是一荤一素两个菜，粗茶淡饭，日子过得很紧巴。一家人节省下来的分分厘厘，司令员都拿出来救助了他在乡下攀上的这些“穷亲戚”。有人掐指头暗暗算了算，司令员零零碎碎拿出了5万多块钱，直接救助了138名贫困群众，扶持8户“特困户”脱了贫。有时救急，司令员把工资全捐了，一家人生活费没得着落，老伴只好找同事借……

电话铃响了。是地方一个领导打来的，请司令员到金

帝大厦“喝杯酒”。司令员说：“哎呀，真是不巧，家里来了一屋子贵客。改日吧！”

酒杯斟得满满的。司令员举起酒杯：“来来来，今天有苗族、回族、土家族，还有汉族老大哥，咱们来个民族大团结，一醉方休！”

炭火好旺。酒菜好香。大家你给我挟菜，我给你敬酒，热热闹闹像一家子，好融洽，好亲密。

夜幕降临了。客人们走了长路，看一阵电视都有些发累，司令员和老伴忙把客人们一一安顿睡了。看卧室和客厅都挤满了人，司令员抱起棉被走上阳台。刚在卧室睡下的吴发富连忙爬起来，抢司令员的被子：“大哥，你年纪大了，吹不得风。”

司令员说：“我们当兵的，身板子结实得很。1985年到永顺搞扶贫建房，我睡了几夜岩洞哩……我晓得老弟有风湿。”

“大哥……”

“咱兄弟俩快莫争，要吵着人家啦。你是客，我是主，客随主便嘛。”

刺骨的寒风嗖嗖地刮，在阳台上癫癫狂狂地打滚滚，但司令员一点儿都没觉得冷。他心里热烘烘的，真想找个人聊聊自己的心事，好久好久才进入梦乡。

凌晨，司令员醒过来。他感到脚板暖烘烘的，一摸，是他给吴发富灌的那个热水袋。“嘿，这个吴老弟！”他披上衣服，踮着脚尖走进卧室，把热水袋又塞进吴发富的被窝里。

雪停了。厚厚的积雪在转晴的天空下映出灰白的光。司令员没有了睡意，他悄悄走出门，在分区大院独自散

步，脚下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在寂静的院子里格外清晰。没过多久，老伴跟了出来，手里挽着军大衣：“快披上，大雪天，要受凉的。”

司令员动情地说：“老黄，你看咱湘西老百姓，好善良，好厚道。当年他们跟着贺龙将军闹革命，几万人在根据地 and 长征路上把命都丢了，多大的牺牲呵！解放几十年了，他们的生活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至今还有好些人吃不饱，穿不暖，可他们没发一句牢骚，还是一个心眼跟我们往前奔。我不过为他们做了点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就好感激，好挂念，恨不得把心都送给我！”

“咱们中国老百姓，都厚道哟。”

“我好热！”司令员把老伴给披上的大衣挽在手里：“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发烧，心里硬不是个滋味。我生在湘西，长在湘西，头上还戴了顶乌纱帽，可为我湘西的父老乡亲做了些么子呢？实在太少了，太少了！”

“你也尽力了，老彭。那年搞扶贫引水工程，你差点把老命都丢了，要不是乡亲们把你抬下山……”

司令员摇摇头，摇摇头，定定地望了一会儿远处开始泛白的天空和连绵起伏的峰峦，然后低着头向前“咯吱咯吱”地走去。老伴望着丈夫渐渐远去的背影，突然感到那熟悉的肩膀上似乎压着一副从来没有如此沉重的担子。

雪地上，留下一步一步深深的脚印……

（贾 僧 撰文）

本色

关于政治委员的阐释

政治委员在人民解放军编制序列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党和人民意志的具体体现；通俗些说，是党代表——部队建制单位的灵魂人物。一个政治委员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所在部队广大官兵的所作所为，关系到部队的全面建设。所谓“全体看党员，党员看党委，党委看常委，常委看书记”之说，确实是部队广为流传的“大实话”。

对此，广西军区防城港军分区政委张子平有他自己的阐释：在原则上，要做铁面无私的包公，不讲原则便没有战斗力；在工作上，要做甘为俯首的孺子牛，没有一流的工作态度便不具备影响力；在感情上，要做干部战士知心知底的朋友，不讲感情便没有凝聚力；在生活上，要做豆腐慈心的婆婆，不关心爱护干部便不能体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荡漾在心灵中的微笑

二十九年前，张子平刚入伍不久，部队进行长途野营拉练，由于平时缺乏锻炼和缺少行军经验的缘故，没几天他的脚上便磨出了些许小血泡，人也极疲乏，每天只盼着早到宿营地。一个晚上，已沉入梦乡的他忽然觉得脚部有如蚁咬般痒痒，睁开惺松的眼，一袭淡黄的手电光柱停在脚边上，一个人正蹲在那里给他挑血泡。他瞪大眼睛，陡然一惊：是团政委。政委是团队中的老资格，辽沈战役时当的兵，此后又随部队从东北一直打到广西，数次荣立战功，身上还残存着战争时期留下的弹片。这种不平凡的经历，在一个新兵的心目中，便是一种神圣了。张子平非常激动，一弹身要爬起来，但政委轻轻地把他摁住了，仍旧一个一个给他挑着血泡，挑完又用毛巾擦拭干净，涂上药，然后冲着他微微一笑，悄然离去。

这一笑，便把一个慈祥的政委形象永远地固定在张子平的心灵中，尤其当他听连队干部说，政委是从他走路的姿势中发现他脚已起泡，百忙中仍牵挂着这件事时，这就更使他感动了。

十七年后，当年的新兵和老政委一样已经成了团政委，但老政委那春风般的笑意总是荡漾在他的心头。他的身上也已具备了老政委那种心态与慈祥，生发出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

当团政委不久，一次张子平从团部前面的小卖部经过，偶然发现团修理所的一个干部正在那里买酒喝。这个细节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知道，这个干部平时是不大喝

酒的，现在主动买酒必有缘故。一问，果然。原来这位广东籍干部的爱人在广州市工作，连续几年催他转业回去。因为是技术骨干，团里一时不能放。他爱人经过几年紧催慢磨，已经失去了平和的耐性，一纸离婚协议书挂号寄到了这个干部手中，坚决要求离婚。从协议书中可以看出来，她是下了狠心的。条件上采取了高姿态，允诺将存款及房产家具全部给这位干部，连孩子的抚养费也不要他出。不独如此，她自己还先在协议书上签了字，等待这个干部的似乎只有签字散伙一途。可是，他并不愿意签，又束手无策，愁苦间便借酒消愁。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张子平心中沉甸甸的，感到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情于理，这事他是一定要管的，而且要管好，达到既保留干部又稳定干部家庭的目的。但这事还颇费琢磨，弄不好两头都难周全。仔细思索后，他决定采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接用书信和女方交流对话。信中，他详细介绍了该干部在部队的表现；说明部队暂时没让他转业的原因，并强调了干部对家庭的惦念。第一封信过去，有如泥牛入海，他又不厌其烦地写第二、第三封……一直到第六封头上，女方总算有了回音，却是硬邦邦的一句话：请你不要再写了，我已经吃了秤砣。然而，张子平却从对方肯回信这一点，看到了她松动的迹象，便坚持不懈地写下去，从各个角度陈述自己的看法，努力消除误解，共同探讨人生得失。同时，他还给女方的父母和姊妹去信，诚恳地请他们帮助疏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女方的态度有了十分明显的转变，剩下的只是找下台的台阶，张子平便及时安排干部探家，并特意多批了几天假，终促成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团圆了。

张子平的政治工作生涯中，经历过多少这样的事，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也从没打算把它放在心上。但他说，他始终记着一个战士孤独而忧郁的神情。

那是他在陆军第200医院当政委时的事。一个冬日，医院传染科收下了一个患黄疸病的战士。这位战士一来就郁郁寡欢，不和人交往，不主动和人说话，成天就呆坐在病房前面的花坛坎上，瞪着一双茫然的眼睛发怔。这神情落在张子平眼中，他想：这是不是生病后的情绪低潮？他试图去接近这个战士，但这个战士像拒绝别人一样拒绝着他，除偶尔回答一两句不关痛痒的话外，始终保持着他的那种冷漠和缄默。可是，他越这样，张子平便越觉得有问题，到他那里去得更频繁，和他拉家常，说些身边的趣闻轶事，有时还给他捎去水果和营养品。几番下来，效果在不知不觉间产生了。有一天，这个战士突然间冒出一句：“政委，你到这里来，不怕我的病传染给你？”张子平笑了，他告诉这个战士，黄疸病并不像有的人想象的那么可怕，只要注意消毒卫生，传染源就可以隔断；黄疸病也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只要配合治疗和加强调养，就完全有可能痊愈。听他说着，这个战士已是泪流满面。这泪水，既饱含情愫，又饱含苦涩。原来，这个战士是个孤儿，七岁死爹，十一岁死娘，堂叔收养了他，但堂叔一直对他并不好，衣是穿旧的，饭是吃剩的，只把他当一条狗一般养着。读初中一年级的时节，堂叔又把他从学校里扒拉出来，为的是把他早做劳力用，不白吃饭。村里人实在看下去，保荐着送他来当了兵，可他刚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却又得了这令人畏惧的病，昔日亲密无间的战友疏远了，生活中一切用品被隔离，更苦的是精神上被隔离……

张子平被他的不幸深深打动了，同情怜爱之心油然而生。这后，他天天都往病房跑，像关心自己的亲人一样关心着这个战士。战士有什么要求，他尽量帮忙解决；战士病情恶化住进急救病房，他又守护在旁边，亲自给战士削梨削苹果，一片片喂给他吃。温暖化坚冰，这个战士和泪托出了心中的隐秘：他早已萌生死志，为此积累了四十多片安定，但现在他不想死了。他交出了自己积累的药片，并表示：“政委，你对我太好了，为了你的深情厚意，我也要好好活下去！”战士流露的是一片真情，经过一个时期治疗，他的病痊愈了，出院后以崭新的姿态投入到工作中，后来入了党，当了班长。

因为细心和爱心，一个战士从死神的门槛上给拉回来了。这件事也给张子平一种启迪：世上没有解不开的结，只有下不足的功夫，一个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必须用眼睛观察，用耳倾听，用心度量，还有用嘴去说——习惯的说法是谈心。为此，张子平给自己规定了四谈：深入基层普遍谈，干部调动必须谈，发现问题及时谈，问题多时反复谈。他的工作日程表上，可统计出这一个数字，从他担任团政委始，十余年来，共找干部战士谈心 1000 余人次，每年平均达 100 人次之多，数字是枯燥的，却颇能说明问题。

在钦州军分区时，所属某边防团五连有一姓姚的代连长，由于管理水平不高；管理方式欠妥，连队工作老在原地徘徊，军分区党委经反复研究后，决定撤销他的代连长职务，另行安排。可是，这个干部却疑心是某些领导和他有意过不去，前途从此黯淡，思想压力和情绪很大。这类谈心有些难度，不能给对方乱扣帽子，又不能无原则哄

劝、推诿及至许愿。张子平首先让他懂得党委在干部使用问题上是十分严肃的，对干部本人是非常负责的，然后讲清干部的能力是方方面面的，扬长避短，调到合适的工作岗位是十分正常的。不存在谁和谁过不去的问题。这些道理没有特别深刻之处，张子平的口才也不是特别出色，却能让这个干部听进去。耐心说服的同时，张子平又从具体处入手。这个干部的业务能力不错，他在军分区党委会上提议调任上思县武装部当参谋；这个干部的年龄不算小了，个人问题没有解决，他亲自当红娘，将自己熟悉的一个品貌皆备的姑娘介绍给他。道理服人，真情感人，这个干部心悦诚服，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干得不错，不久又喜结良缘。大喜之日，他按照家乡的风俗习惯，给张子平拎来一条猪腿和一只全鸡谢媒。

一句话与十数年

细心和爱心；无疑丰富了一个政治委员的形象，但如果离开了“本”，这一切都只是水中月镜中花。

有一句话对张子平的冲击力很大。

他当教导员时，南疆战事正酣，部队驻守在距法卡山不远的边地山沟里，条件艰苦不说，指战员们时时刻刻都要经历着生与死的考验。而对那些连家也搬来了的干部来说，又多了一层难处：老婆孩子同住茅棚，工作无法安置，孩子上学困难，还有特工骚扰……为此，有些干部不免闹情绪。在一次批评中，有个干部便直通通地顶撞家属尚未随军的张子平：“你是蚤子不粘身不痒！”

这本是这个干部情急之上的气话，但张子平认真了。

几乎没有什么犹豫，他向妻子下达了一纸“命令”：立马随军。

“命令”有些无情。他的妻子张木兰在开放城市汕头一家条件不错的医院里当护士，且刚分娩不久。但她人如其名，颇有些巾帼味，听“令”而动。随军时，她前面用布兜兜着孩子，左手一个包，右手也是一个包，也不叫人接站，直蹬蹬奔部队来了，进驻茅草棚中。张子平知道她组织能力不错，人缘也不错，不放过她，叫她组建家属连，任命她当“指导员”。她又愉快受“令”，把妹妹从汕头拎过来看孩子，自己全身扑了进去，于是，人民解放军军史上有了一个特殊的编外编制连队家属连，地地道道的娘子军。白天，她组织家属们搞农副业生产，办加工厂；晚上，则和正规连队一样组织家属们站岗放哨，只不过手中的武器是她们在厨房中大有用武之地的菜刀……女人用她们瘦削的肩臂支起了半壁天空。

家的稳定，促进了部队的稳定。

这件事也让张子平真正地领悟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句古训所蕴含的朴素道理。

这之后，张子平十一次调动工作，越调越边，越调越艰苦。凭祥、宁明、崇左、百色、防城、钦州……这些都是广西数得着的边远艰苦地区，他就围着这些地区像推磨一样转。但是，无论调到哪里，他都恪守一条原则：人走家搬。说起搬家，他有一种洒脱：“别人是因为要换房才搬家，我却是因为搬家老要换房子。按照传统的说法，搬家要算乔迁之喜，我可就喜都喜不过来喽。”他的妻子一如他一样爽朗：“我跟他快半辈子了。别的事没有多大长进，惟独搬家这活儿，可以算得上专家。从东到西，又从

西到东，总是在不停地搬，有时搬家的行包还没全部拆开，他又接到了调令又得搬。我和他开过一个玩笑，说最好买部外国那种能居家的旅行车，说走就走，说停就停，省事多了。”

这不是一种境界？

他们最近一次搬家是1995年10月份，从钦州到防城港。防城港军分区是新设立的军分区，机关驻地选择防城至港口区之间的一孤零零的山岗上，原来是一个营级建制单位，房子少，生活设施差。艰苦的状况令人难以想象。机关干部形容说：我们是三摊排档（一个部一个办公室办公，整个机关只有一个食堂，机关干部睡集体宿舍）。于是，有人劝张子平：“那里不好住，家就暂时不要搬了吧？”张子平的态度很坚决：搬！他说，自己不搬的话，有些干部也不一定愿意搬，那么，干部们心挂两头，工作如何展开？他是说搬就搬了，搬进了由原来的临时来队家属房改建的“常委”楼中。“常委”楼地处一个荒山、草地、废水池三面包围的土岗上，每套由两单元凑成，中间墙壁上捅一个门，姑且算两室一厅，不足四十平方。

至今，他仍住在这种凑合成的套房里。常委们也都住在这种套房里。

这期间，他不是没有调住好房子的机会，因他是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和市长都表态，要在市区给他分配一套三室四大间的新房子，他谢绝了。不独是房子，市委还拨款三十万元，要他买一台漂亮些的卧车，但他见司令员没有车坐，便将这些钱一分为二，买了两台便宜车。

他的想法很直接，自己是带军字的，本色不能变。

因为“倔”，才觉得自己堂堂正正

一个政治委员的“本”，还在于他对于权力的把握和运用。

对此，张子平的阐释是：权力就是责任，地位就是辛苦，领导就是服务。

整天笑意眯眯的他偶尔也有发火的时候，而且是雷霆大火。

那是在军分区常委会上，研究志愿兵转干问题。当讨论到某炮连一个志愿兵时，一直端坐桌首的张子平蹭地站起来，掏出一个信袋往桌上“啪”的一摔。

这一摔把常委们摔愣了。

张子平索性扯开信袋，露出崭新一迭的百元人民币。他就用坚实的食指一下一下叩点着这些人民币：“两千块，整整两千块！”

常委们这才从他话中听出了些端倪。

“了不得，搞情报比侦察兵还厉害，准确地知道我们今天上午要开常委会，准确地知道我们要讨论志愿兵转干问题，竟然在晚上11点钟摸到我家里来了，送来了这么些脏东西！”

说到这里，张子平一拳擂在桌子上，愤然之色写在脸上：“他也太小瞧人了，我堂堂一个共产党员、军分区政委，难道仅值这么点钞票？是不是太廉价了些？就凭这一点，他就不配当一名干部；就凭这一点，我也就坚决不同意！”

结果自然无须说。后来，常委们都道：张子平这一

摔，有《高山下的花环》中雷军长摔帽的气势。

不过，不正之风并不是这一摔就能完全杜绝的，许多人的眼中，政治委员在关键问题上都掌握着生杀大权，如干部提拔调动、转干、转志愿兵、入党、上学等等。于是，有的人千方百计找门子；或求人说情，或送礼上门。对待说情者，张子平只有一句话：此话免提。对待上门送礼者，如属第一次，张子平一般当面退还，并正告：就这一次。如有人执迷不悟，认为世上没有敲不开的门，那就对不起了，张子平便会给他公开亮相，让他领略一下在大庭广众之下羞愧的滋味。

正因为如此，在张子平把关的地方，从未出现过一言堂的现象。防城港军分区组建时，十数个科室负责人的提拔和数十名干部的调配，全部是党委常委拿的意见；数百万元金额的营建和维修，也全都是党委常委讨论后作出的决定。他家乡的一个包工头，想承包军分区营房维修，曾四次上门送钱送物，次次都被拒之门外。这个包工头见此计不成，又生一计，提出无偿给他装修房子，装配空调，但同样遭到了他的拒绝。

被他这样拒绝的包工头怕不下十来个吧？

这也许还不是最棘手的，面对亲情友情，他又将如何对待？

1996年秋季征兵开始的时候，一个他关系素好且是同一车皮拉到部队当兵的老战友，带着他的儿子上门来了。原来，这个老战友知道他是一方“诸侯”，早早作了盘算，把儿子的户口从家乡迁至广西，想就地入伍，借他的关系照顾一下。张子平从交谈中了解到，老战友的儿子其他方面都合格，只是户口才迁过来十个月，离兵役法规

定的一年还差两个月，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老战友颇为生气，说：“想不到你这样无情，对你来说，这又不是什么难事，手松一松便带过去了。”张子平耐心解释道：“这手不能松，一松便违法违纪，作为老战友，你总不能看着我犯错误吧？”为清除老战友的怨气，他特地抽出时间陪他们游玩了一些地方，精心安排了他们的食宿。并为他们准备了来回的差旅费。老战友最后想通了，愉快地带着儿子返回，不过走时他评价道：“现在像你这样倔的人，真还不多了。”

张子平就守着这点倔。他想得很清楚：不能不讲感情，更不能不讲原则，当两者扭结时，要把界线划清楚。

对人如此，对己亦如此。

1996年9月，他女儿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电子科技大学，他的高兴劲就别提了。为此，十二年未休过假的他正儿八经休了一次假，一则护送女儿北上就读，二则带妻子出去开开心（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有近三十年军龄的他，足迹从未涉过长江）。这一回，他表现得像个十足多情的丈夫和父亲，不独为妻女添置了不少东西，还陪她们游览了首都的不少名胜景点。可是，这一多情，几乎将他数年的积蓄倾囊而尽。但他回来后，却将车票住宿票等许多能报销的票据一并锁进了抽屉中，自己给自己报销了。

他妻子也说 he 有些倔。

因为“倔”，他才觉得自己堂堂正正，觉得自己问心无愧。

车到代泉村

2000年9月15日，广州军区联勤部驻湘某分部干部王斌绪探亲结束乘车归队，途经湖南省衡南县代泉村，为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只身与车上5名歹徒搏斗，连中6刀，身负重伤。

1972年出生的王斌绪，1990年入伍。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1998年曾被郴州市授予“抗洪勇士”称号。

湘南初冬，寒风轻拂。

我们踏上了追访英雄壮举的行程。两个小时后，车到代泉村。

不远处，数条小溪无语汇聚成一条奔腾的河流，似乎在默默诉说着王斌绪从木工到士兵，从普通学员到优秀基层带兵干部的人生跨越。这跨越，凝聚着他的真诚和执著，也展示着他看似平淡的四次人生选择。我们猛然意识到，正是这一个个选择，为英雄壮举做好了最结实的铺垫。

高高的土坡上，一排低矮的泥砖房。最东面的两间，

就是王斌绪的家。一位头戴旧军帽的老人正在门前晾鱼网，屋里做饭的老太太并没有发觉我们的到来——他们，就是英雄的父母。

“斌绪跟那些坏蛋斗，就算拼一条命，我也觉得值！”说起儿子勇斗歹徒，曾经是志愿军老战士的斌绪父亲非常激动。

“那天，斌绪一连撂倒两个歹徒，其他3个歹徒挥刀乱刺，斌绪挨了6刀，左臂伤口足有半尺长……”说起9月15日上午发生在代泉村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乡亲们既心痛又感动。

这时，有人说：“这伢子蛮懂事的。上中学的时候，为了凑学费，一放假就去打工赚钱。”曾经当过兵的邻居王高清也告诉我们：“斌绪读书成绩蛮好，要是一直念下去，肯定能考上个好大学。”

原来，1989年，17岁的王斌绪正在读高中二年级，因家境贫困，他不得已放弃了自己的“大学梦”，跟姐夫学木工，赚钱养家。

我们四处打量，发现这个家现在还算不上殷实。从英雄父母朴实的话语和乡亲们动情的讲述中，我们不由得思考起一句话：“家贫出孝子。”“家贫”与“孝子”未必有必然联系，但品格确实可以在“家贫”中得到磨炼，通过血脉实现传递。离开英雄家乡的第二天，我们专程赶赴医院看望王斌绪。正在接受治疗的他，对我们说：“从小，父母总教育我，无论干什么，一定要做个好人。”

记者在与衡阳市有关领导交谈的时候，他们感慨地说：“当初王斌绪辍学是个遗憾，可他今天的壮举却表明，军队的确是一所培育人才的大学校。”

1990年10月，又是一年征兵时。已是一名木工师傅的王斌绪忽然有了一种冲动：当兵去！

这种“冲动”，在父母那里得到了理解和支持，可不少亲友却怎么也想不通——

“家里让你学手艺，指望的是让你挣钱，你走了家里依靠谁？”

“你已经能带徒弟了，赚钱容易不说，丢了手艺多可惜！”

……

觉得“可惜”，那就不是王斌绪的血性了；当兵尽义务，就是为了让全天下的父母们都有个“依靠”！穿上军装的王斌绪，在写给老师的第一封信中说：“我要加倍珍惜这份光荣，努力学习，刻苦训练，争当一名优秀士兵。”

也许“冲动”可以促成一种选择，但“选择”决不能仅仅靠一时的冲动来支撑。刚入伍时，王斌绪站军姿不到10分钟就晕倒，仰卧起坐只能做两三个，单双杠训练也像“吊秤砣”。可两个月后，他手榴弹一甩手就是57米，新兵训练结束时，5个科目4项优秀一项良好。战友们都说，王斌绪练就过硬军事本领，靠的是一种“持久的冲动”，这就是“激情”！

没有“激情”，关键时刻能冲得上去吗？仅靠“激情”，能斗得过穷凶极恶的歹徒吗？可以说，激情与本领一起造就了英雄瞬间的辉煌。

我们去医院看王斌绪，车子又过代泉村的时候，曾亲眼目睹王斌绪只身斗歹徒的当地群众，纷纷委托我们向英雄表达敬意和问候。在医院里，王斌绪的女友张艺琼对我

们说：“斌绪手术后第三天就让我把电脑搬到病房，他要练习用一个手操作。”对此，王斌绪显得很坦然：“即使左臂残了，我还能靠右手工作和生活。”

此情此景，我们体验到了英雄最朴素的伟岸：精彩是我，辉煌是我，平平淡淡依然是我……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持久的“激情”呢？

王斌绪，注定是块当兵的料。1993 年底，他服役期满，面对家人盼他回去挣钱和部队留他为骨干的矛盾，王斌绪毅然选择了后者。他说，那时候，真没想到还会有机会报考军校。

无论留队延长服役期，还是考军校佩带上“红牌牌”直至后来到教导队当教员，王斌绪始终保持着一一种“老兵风采”：不计得失，富有爱心，凡事敢打头阵……

有人曾经问他：“当兵这么多年，家里还那么困难，难道一点失落感也没有？”“我要图解决家庭困难，当初就不会选择当兵。我觉得当兵当对了，现在我不但没有失落感而且还很自豪，因为父母理解我，我也没有让父母失望。”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但王斌绪的话却体现了一种最内在的真实。

说起王斌绪的爱心，朝夕相处的战友体会最深：有人病了，他忙着送饭，帮着收拾被褥，打扫卫生；有人训练中受伤，他跑前跑后，想方设法减轻战友的痛苦；有人遇到困难，他宁可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送上一份温暖……

敢“打头阵”，王斌绪更是出了名的——他参军头一年就入党，全连获此“殊荣”的只有 4 个；在桂林陆军学院，他最早进行新枪族射击训练，成为“一级神枪手”。所有这一切，王斌绪当然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更多

的是一份沉甸甸的义务与责任。

这种义务与责任，在与歹徒搏斗中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展示：就在他左臂被严重刺伤，头部、腰部被棍棒击伤，鲜血染红了衣襟的时候，仍强忍剧痛，从车窗跳下，追歹徒，到路边电话亭拨打报警电话……清清的河水作证，代泉村的乡亲们将永远记得这悲壮的一幕。

1997年7月17日，是王斌绪的一生最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从桂林陆军学院毕业，分配到广州军区某部。

其实，他完全可以留在机关驻地衡阳市，在拥有较好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同时，还能就近照顾家里。可他最终选择了艰苦、偏远的教导队，当了一名普通教员，默默奉献，甘为人梯。

为尽快熟悉情况，做一名称职的教员，王斌绪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报到后一个多月没有给未婚妻张艺琼写封信。这一天，小张从衡阳来到教导队驻地，直到晚上才见到未婚夫。第二天，王斌绪准备陪她到公园去玩一玩，却又碰上了一名学员在训练中不慎摔伤。结果，王斌绪只想着照顾受伤学员，把未婚妻抛在了一边，“游玩”泡了汤。

对王斌绪来说，类似的事儿实在太多：去年除夕，为了让哨兵都能看上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他连续替了3班岗值勤达6个小时之久；去年8月，在驻地抗洪抢险斗争中，他冒着随时会被激流卷走的危险，奋不顾身跳入江中救起4名落水群众；今年春，他在给学员做战术动作示范时，右腿被石块刺得鲜血直流，仍强忍疼痛，坚持把所有动作做完……

一个时时想着别人，处处为了别人的人，当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面临威胁时，能不挺身而出吗？2000年9月15日上午，代泉村集贸市场，一辆有歹徒逞凶的公共汽车上——王斌绪义无反顾地作出了抉择。这抉择，作为他最崇高境界的真实写照，印证着他最朴素的伟岸，也印证着他最内在的真实……

车过代泉村，在这英雄洒下热血的地方，我们的灵魂经受了一次又一次庄严神圣的洗礼。

（肖 红 卢忠光 杨勇军 撰文）

忠诚卫士的英雄本色

一米六五个头的刘久胜，躺在病床上显得那样的瘦小。伤口刚刚拆线，说话声音很轻，笑容忠诚而羞怯，平静又温和的眼睛流露出一個士兵善良、正直的气质。

就是这位身材弱小、貌不惊人的战士，当他在大巴上拽住窃贼时，当他捂着喷血的伤口追赶窃贼时，留给人们的，是一个特区忠诚卫士的高大的背影。

“面对邪恶，我怎能袖手旁观？”

——刘久胜如是说。

10月30日上午，驻深圳市龙华镇某部专业军士刘久胜请假到东莞黄江镇办事。10时30分许，刘久胜在公明镇转车，身着军装的他登上了樟木头长城客运站的21路大巴。

大巴上挤满了人，刘久胜从后门上车后只能站在门边的扶手旁。刚站稳，战士敏锐的目光便注意到左前方异样的的一幕：一个二十三岁身穿灰色西服的男子正伸出两个指头，从前面穿牛仔裤的女青年裤袋里扒出一只褐色钱包。面对邪恶，刘久胜的心里顿时窜出了一团火：光天化

日之下，竟敢如此嚣张！

小偷正要往自己口袋里揣时，刘久胜快步上前，左手抓住小偷拿钱包的手，右手一把拽住小偷的衣领，将他车转身来面对自己。

“你干什么？年纪轻轻干这种违法缺德的事，你找不到饭吃吗？”刘久胜厉声斥问。

“我不对，我不对。”心惊肉跳的小偷颤抖着身子连声说。

前面被偷的女青年头也没回。刘久胜连敲她三下说：“你的钱包给人偷了！”她才意识这事和自己有关。

“你去给人家道歉，把偷的东西还给她！”刘久胜命令小偷。小偷抖抖索索地服从了。钱包重新回到了女青年手中。

车里四五十人悄无声息地看着这名身着军装的战士和比他高大的小偷。

在刘久胜凛然正气的威慑下，小偷交出了身份证，身份证显示此人名叫谢吉茂，1974年6月出生，广西仫佬族自治县人。刘久胜将身份证攥在左手，右手揪住小偷衣领，他知道前方不远就是派出所，准备将小偷扭送派出所。

刘久胜连叫两次停车，车非但没停，反而开得更快了，叫第三次，司机突然来了个急刹车，车厢内的人歪倒一边，车门“咣”的一声开了。

小偷趁机窜出车门，妄图挣脱逃跑。刘久胜紧追不放，右手死死抓住小偷的衣领。狗急跳墙的小偷乘刘久胜还未下车之机，突然拔出腰间的匕首，狠狠地扎向刘久胜抓他的右手臂。殷红的鲜血从右上臂喷洒出来，瞬间就浸

透了一大片军装。刘久胜的右手很快失去了力量。

小偷趁势挣脱，拔腿逃跑。

刘久胜用左手的身分证按住右臂上的伤口，继续往前追。途中，刘久胜要求路边一个摩托仔载他去追小偷，对方飞快将车开跑了。刘久胜又向路旁宏业大酒店的保安员求援，这位姓梁的保安员以“我在值勤，没时间”为由，拒绝报警。

鲜血喷洒在刘久胜走过的 200 余米长的道路上。

刘久胜终于拦住了一辆摩托车，来到公明派出所。此时将近 11 点钟。

当派出所一位干警试图拿下刘久胜压在手臂上的身分证时，殷红的鲜血喷出数米，她不得不让刘久胜依然用身分证压住伤口。此刻的刘久胜浑身是血，整条右手变得乌黑，神志渐渐模糊。

公明镇派出所的同志驾车护送刘久胜到公明医院。施行高压止血包扎后，中午 12 时 40 分，干警们会同部队赶来的保卫股长彭开兴将刘久胜转送到宝安区人民医院。

由于出血时间长，失血量大，入院时刘久胜处于休克状态。

“要当个好兵，首先就要服从组织”

——摘自刘久胜日记

1989 年 3 月，19 岁的刘久胜离开湖南省嘉禾县的家，应征入伍来到部队。

在紧张的新兵训练期间，弱小的刘久胜没有气馁，他凭着顽强的毅力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新兵结业考核，又以自己具有高中文化的优势被挑选到部队修理所，当起了汽车

修理兵。

汽车修理的活又脏又累，在车上爬上爬下，甚至在保养沟里一呆就是几天。车修好了，人往往爬出来就是一个黑炭团，浑身成了汽油、机油的混合体。“刘久胜是一个勤学肯干的好兵，他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在所里他一呆就是8年，有些同志劝他也该找个地方清闲清闲了，但他没有。”修理所指导员封立桥如是说。

去年8月，部队千里拉练到广东阳江地区参加演习，刘久胜被安排跟部队保障，不管是部队在摩托化机动还是在驻训点，只要车出现故障，第一个赶到的就是刘久胜。熟悉他的司机说：“修理所里你最老，你带出的徒弟都一大群了，何必自己还这么辛苦呢？”刘久胜憨憨一笑说：“不及时排除故障，你的车就要掉队了。”

驻训期间，刘久胜被安排回驻地拉器材，刚刚回到修理所，副部队长的小车就因发动机烧坏而被一台东风车拉过来了，当时所里就他一个能修车的，留守的其余两名同志是新兵，从未接触过修车。此时刘久胜知道机关只留下了这台车，如果不尽快修好，工作就会受到影响。“这样怎么行？”刘久胜二话没说换上工作服，挽起袖管进了车间，一检查，他发现发动轴瓦全部烧坏，需要大修。为了尽快修好车，刘久胜立即去街上把所需零件买了回来，通过磨瓦、装配，刘久胜在保养沟里呆了整整六天。为了能尽快完成任务，他每天早上7点就钻进保养沟，直到晚上10点之后才爬出来，中午饭都由值勤战士送进去吃。最后完工的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小车司机李中华来修理所打算取车时，看到刘久胜还满头大汗在保养沟里安装配件，李中华很感动，买来月饼、饮料、快餐，陪着刘久胜

度过了中秋月圆之夜。

“连队的好战士，干部的贴心人”

——六连官兵如是说

5月，刘久胜从修理所来到六连，这是一个英雄的连队，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为祖国和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在这样的英雄连队里，刘久胜看到的是官兵们奋发向上、团结一致为集体争荣誉的良好势头和不畏艰难险阻、官兵一致互敬互爱的优良作风，刘久胜的心被激动得一浪高过一浪。

刘久胜所在的二班，班里有8名战士，班长是1995年度兵，看到比自己早当六年兵的老同志到班里，班长也不好意思叫他干活。刘久胜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一次班务会上，他拿出一副上等兵军衔，当着全班同志的面把专业军士军衔换下来说：“同志们，我深感自己在基层连队锻炼不够，下连来就是为了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的，大家不要把我当作一个老兵。”

刘久胜不管班里干什么，他都和战友们一道，并且把他从职业高中学到的种植技术传授给战友们，连队副业地的菜自他来后长势更好，长得也更快。

训练场上，刘久胜和班里战友们一起摸爬滚打。他在后勤战线一干就是7年多，对于军事训练科目尤其是步兵科目接触较少，他就主动虚心向班长请教，向其他战士学习。

刘久胜已年满27岁，体力上与班里十八九岁的战士比有了一定的差别，但他没有因年龄的差距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5公里越野和400米障碍科目跟不上，他就绑上

沙袋没日没夜地练，体能没法与年轻的小战士比，他就给自己加大训练强度，规定自己每天坚持“五个三百”：三百个俯卧撑，三百个仰卧起坐、三百个拉臂、三百个撑臂、三百个端腹。这样一天下来，人累得筋疲力尽，连队官兵看到此情景都对他由衷的敬佩。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久胜在部队组织的每一次军事科目考核中，都以优异的成绩顺利通过，实现了他“不拉连队一步后腿”的誓言。

他到连队不久，看到连的电视柜、音箱没有架子，用几个板凳支撑着，他就自己出钱在市场上买回角铁，到修理所制作出一个电视柜架和两个音箱架，后来，他制作的这两个架子还在部队统一推广使用。连队的水管坏了，他又利用午休时间到外面买来水管和开关，借来工具及时修好。

有一次，由于线路出现故障，连队一下子就烧坏了六台吊扇。刘久胜得知这一情况，主动把六台吊扇拆下来，利用平时休息时间进行修理，缺坏的零件自己掏钱到龙华镇买回来装上。牺牲两天的休息时间，六台吊扇又重新旋转了起来。

连队卫生间的冲洗，是刘久胜这位全连最老的战士的专利。他每天一出完早操就泡在卫生间里冲，每周末他就上街买回硫酸将卫生间的瓷板冲刷一遍，喷上香水。

刘久胜到连队不到半年时间，就在连队赢得了很高的威信。在10月份的一次党员民主评议中，他得到的信任票居全连第一。

刘久胜对待战友亲如兄弟，战士们有困难或思想有疙瘩最愿讲给他听，他也乐意伸出温暖的手来帮助和援助他们。

他常常说：“助人为乐，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能从我这里给别人一点快乐，是我最大的幸福！”

排里战士黄东宽，胃痛了几个月，部队卫生队治疗没有见效。刘久胜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想到家乡有位老中医治疗胃病很见效，于是他好几次打电话给那位医生请他寄药，并自己垫付了医药费。药收到了，小黄吃了还真灵验，半个月过去，小黄的胃病痊愈了。

一班新战士覃及智，障碍训练时扭伤了脚，刘久胜每晚为他用水泡，揉，还到药店买回“活络油”亲手为小覃擦，小覃激动得哭着鼻子说：“就是我的亲哥哥，也没有这么好的细心。”

炮班战士屈新东，在一次野外演习中，因为喝了生水，肚子疼得厉害，吃不下饭，刘久胜将自己携带的水果和八宝粥全部递到屈新东手中。

战士郑超眼睛患白内障，在部队卫生所治疗了好长一段时间，由于部队医疗设备简陋，依然不见好转，准备到深圳市眼科医院治疗，靠津贴费生活的小郑急得团团转，刘久胜见此情景，将自己刚领回的700多元钱工资塞给了小郑。

刘久胜不但在生活上关心照顾身边的战友，还积极协助连队作好战士的思想工作。

三班新战士陈松，在家时娇生惯养，没有吃苦耐劳的

精神，从而产生想调离步兵连队到较舒服的单位去的思想。刘久胜了解到后，经常找小陈谈心，给他讲道理，并且把自己当兵8年多的切身体会讲给小陈听。通过做工作，使小陈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应该服从组织安排的道理。从此，小陈训练、工作上上了新台阶。

“不能愧对这身军装”

——摘自刘久胜日记

“我是一个革命战士，关键时不站出来，我就愧对了这身军装，愧对了党对我多年的培养。”刘久胜这么说。

连队官兵也看到了刘久胜这位老兵闪烁着的战士共有的亮点：上进、正直、助人为乐、疾恶如仇。

去年1月，刘久胜与未婚妻回湖南老家。下午3时许，途经107国道东莞中堂路段时，一个骑单车横穿马路的打工仔撞上了刘久胜他们乘坐的大巴。超载的大巴挤满了人，刘久胜站起来，敏捷地从车窗翻了出去。打工仔被后轮挂着拖了十多米，头部和手臂鲜血淋漓。刘久胜冲过去抱起他，同时指挥车上一名司机报警，保护现场，在另一名司机协助下，截住了一部摩托车送伤者到医院。

在医院，刘久胜代为办妥了入院手续，守候着伤者拍片、做手术，直至进了病房。临走时，又让肇事司机留下1500元押金给伤者。

刘久胜重新回到大巴上，已是晚上9点多钟，已接受事故处理的大巴重新启动，这时他才意识到，他将未婚妻独自扔在大巴上已整整6个钟头了。

去年9月16日上午，刘久胜到驻龙华镇购买汽车配件，路过龙华菜市场时，发现一名形迹可疑的中年男子从

一辆四轮车的驾驶室内慌慌张张提着 6 条香烟跳出来。刘久胜顿时警觉起来，赶上去喝道：“你干什么？”中年男子急忙把香烟朝刘久胜砸过来，拔腿就跑。刘久胜紧追不舍，把小偷一直逼进一个死胡同，在后面赶来的司机和同伴的协助下，将小偷擒获，送到了龙城派出所，直到后来，刘久胜才知道他擒获的是一名流窜作案的惯偷。

刘久胜纯洁的思想境界，积极向上、勤奋好学的精神，给他的军旅生涯套上了一个个闪亮的光环，当兵 8 年多，先后 12 次受到各级通令嘉奖，连续三年被部队评为“红旗车修理工”，1991 年 7 月就光荣加入了党组织。

刘久胜见义勇为身负重伤的消息在部队、在地方都引起了极大反响。

部队党委做出决定，号召所属部队官兵向刘久胜同志学习，同时给刘久胜记二等功一次。

（李安国 撰文）

题 记

我是一个兵
我把青春年华全都付与了
边关夜月塞上风云
而我的父亲依然卧病在床
我的妻子常年默默地在田间耕耘
因为使命在前重任在肩
我只能远远地为他祈祷向他祝福
看他们一眼必须等到秋日来临

·姚成友·

一池清波映长城

“一滴露珠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芒”。在共和国的军人队伍里，有这样一滴“露珠”在祖国最南端的一座军营里夺目地闪耀着……

黑脸膛瘦高个的修理所班长王清池站直了身子，接过通信员递过来的信件，花两分钟浏览了一遍，揉一揉塞进油腻的口袋，又钻进了车底。

三年前退伍的学徒赖仁贵言辞恳切：班长，我们修理店两年赚了十多万，你早点转业过来，一家老小就不用愁了。吃了十二年军粮的王清池依恋修理所，战友们依恋王清池，再优厚的待遇对他来说已算不得什么诱惑、考验。多年了，战友们都记不清有多少次这样的机会在王班长的眼前流去手中溜走，而王清池更是压根儿也没去过记过这些事儿。

三十一岁的王清池用他黝黑粗糙散发着油味儿的双掌和不太宽阔的肩头，托起了十年不衰的“优秀修理所”。在团队无论哪个角落，再也找不到瘫痪哑声的机动车，修理所那二十几面锦旗注进了他的无限的爱和责任感。

1987年9月，某海防团原刘副团长被办公桌上放着的两张辞呈引入了沉思。

“800元一个月我们忍气吞声干了很久，明天起工资不加到1200元，请另寻高明。”从广州请来的两名推土机司机卷起铺盖未等批复就走了，他们知道部队小小的砖厂是付不起这笔款子的。

砖厂刚起步发展势头不错，推土机停了下来意味着砖厂倒闭。刘副团长夜不成寐。

一天晚上副团长家的门铃响了。他开门一看，一个黑瘦的上士垂着双手站立在门外，这不是修理所的班长王清池吗？“快请进来坐！”

“我不进来打搅首长了，砖厂不能停产，我对推土机比较熟悉，我想去开推土机。”王清池开门见山。刘副团长紧紧握住了他铁钳般的双手。

第二天，王清池打起背包来到离市区4公里外的砖厂。两台推土机默默地躺在山坡上，炙人的阳光烤得铁皮发烫。王清池二话没说便钻进车底。从油电路、底盘、发动机、履带进行全面检修，直到日落，两台车终于发出和谐的轰鸣。王清池在脸上抹了一圈，全是油泥和汗水。

砖厂又转入了正轨。王清池每天工作都是十小时以上，仅一年时间，王清池光是司机劳务费与机械修理费这两项，就为部队节约了十余万元。而此时的他每月还是拿五十四元的津贴费不变，惟一的变化是腰细了一圈，肤色又黑了许多，被战友们笑称为“传动轴”。

台风是海南岛的特产。1988年的9月与往年没有两样，十二号强台风招呼也不打便阴险毒辣凶神恶煞地在儋州登陆。

肖桂兰与王清池结婚两载，这是第一次来队，团里立即为她收拾了房子，并派人去叫王清池赶回团里。肖桂兰暗忖：清池肯定很忙，脾气又倔，不干完活不会轻易离开的，不如我去看他。肖桂兰上了吉普车，

下午五点，砖窑里红红的火焰噼啪作响。王清池正和战友们忙着搬土坯砖，他满头是汗，黄泥土和汗水搅在一起，脸上如泼墨一般。他抱起一大叠砖迈起小跑朝砖堆往返，汗衫毛巾在身上已分不清颜色。王清池往返几趟后，习惯地用右手撩起衣角擦了一把汗，猛然发现了呆立在前面的桂兰，两人凝视良久……

黄昏时分，天空变得异常亮堂，气温骤然升高使人憋得胸膛难受。晚十时，台风猛然袭来，跨着大步犹如鬼哭狼嚎一般，王清池所住的茅棚颤抖着。十分钟后，滂沱大雨鼓点般疾落，糟了！王清池从床板上鲤鱼般跃起，拍拍因路途劳累已渐睡熟的妻子：“别怕，我去去就来。”说完披起衣服拿起手电箭一般朝砖窑奔去。

砖进窑才两天，如果熄火整窑砖将会变成一堆泥土，十几万元便送进了台风的巨口。风雨如此猛烈，供给电源的发电机肯定会坏。王清池的判断没有错，发电机被刮起的土坯压住，停止了转动，窑内的火苗慢慢暗淡变成了紫红色，高温最多能维持两个小时。王清池抱起土坯扔在一

旁，用嘴衔起了手电，从启动器开始检查，风掀起衣角拍得皮肤发痛，王清池一手紧紧抓住发电机，一条腿死死勾住旁边的木桩。雨水顺着脖子往身上猛灌。找准了问题在启动开关上，那块土坯砸断了开关手柄。一小时四十分钟后，王清池终于修好了发电机。砖窑内火苗复旺。他在窑四周转了一圈，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突然他眉头一皱，发疯般地朝茅棚跑去。

风暴远去，天已拂晓。王清池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茅棚尚存半边，一根柱子歪斜着，妻子抱着双肩蜷缩在一只角上，脸盆、饭盒、鞋子在积水中荡来荡去……

王清池，这台风刮不倒的汉子，此时满脸热泪地紧紧搂住了面色苍白的妻子。

三

王清池一心为公，从不贪一点小便宜，在团里出了名。1989年，他转了志愿兵，除了任班长又兼出纳和调度员等职，车辆维修定价、开标要全权负责。如稍有邪念，就会有大把大把钞票流进口袋，也时常会有人拿钱拿物往他手里塞。但王清池从不动心。

当然也有不信的，其中儋州市某公安局局长刘林桂就是一例。刘局长多次听在部队修理所维修过车辆的手下几个干警说，有个了不起的王班长。部队里还真有不喜欢钱的？刘局长决定亲自试试，开着一辆破警车找到了王清池。

局长直言不讳：王调度，我这台车少开点钱，这些东西就慰劳你了。顺手就从黑皮袋内拿出两条“三五烟”，

又在钱夹里拿出 600 元钱递给王清池。

王清池泡了杯茶给局长：“这事我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车材划价是有规定的。我们会尽力修好你的车，也决不会多收少收你的钱。烟和钱你拿走吧！”

刘局长服了，拎着东西回家，从此逢人便多了一个话题。

其实，王清池何尝不需要钱呢？家中老父老母年逾七旬还得下地劳动，全家有十多亩地，父亲体弱又多病。前年 7 月，父亲的右眼不幸被水牛角挑瞎，王清池借了 3000 多元也没将父亲眼睛治好，如今家里尚欠 2000 多元债！王清池每月领 400 多元的工资，每月寄 300 元钱回家。

王清池从不做那些非份之想，照旧吸 1.6 元一包的“大前门”香烟。还经常掏钱帮助一些家庭比较困难的战士，而他从不提自家半个字。

四

都说王清池“痴人有痴福”，经常捡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这好事还真被他碰到过不少，

1994 年夏天，海口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张总经理，开着高级卧车从一百三十里外的海口来找王清池。

张总认识王清池属于巧合。一次在儋州洽谈一笔生意返回海口途中，张总的“兰鸟”车抛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张总无计可施。王清池从某高炮团修车回来碰见，查出为油路故障，迅速将一段油管接好，等修好了车后，张总把钱递过来要感谢他时，他却说：“咱是解放军，顺便帮帮忙，要什么钱哪！”

张总要他留下地址，说以后有事还得麻烦。

第二天，张总请王清池到工地修施工车，仅半天功夫，王清池便叫施工车亮开了“嗓门”。

张总此行告诉王清池：请他出任公司基建工程维修部经理，全家户口安置在海口，安排好住房。转业手续不用操心，由公司办理，

王清池有些犹豫，家里条件太差都盼望有转机。如此优厚的待遇实是千载难逢，同时他也想起了在部队成长的经历：文化程度不高，部队教了他一身好技术，没有部队咱哪有今天呢？

王清池收回了念头：“张总，我是部队的人，翅膀硬了就飞没有道理，更何况我翅膀还嫩，你还是请那些技术比我好的人吧！”

张总失望地走了，但他记住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王清池极少言语，他把对修理所的依恋藏在心里，发酵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默默守护与辛勤劳作的深情，哪怕是一颗螺钉一根铁丝都牵动着他的心。

在海防团里，王清池拒高薪聘请的故事由于太多而变淡，慢慢地就似乎算不得什么故事了。

五

海南四季如夏，六七月份气温高达四十度，修理所两台长页风扇竭尽全力却无济于事。

1995年夏，广州军区组织机动车辆检查评比。海防团有20多台红岩车，这些曾为建设海南立过汗马功劳的铁骑静静卧在车库。老装备零件难配，且柴油牵引车修理

难度大。王清池给全所人员作了动员，一场长达三个月的大修攻坚战拉开了帷幕。

修理所人手少，每日东方破晓，王清池早早烧好一大桶足够全天用的开水，第一个上班，夕阳西沉，王清池清点好零件、工具，他最后一个下班。夜晚蚊子如织，王清池辗转难眠，他替战友们掖好蚊帐又朝修理所走去。许多个晚上，王清池躺在车底下不知不觉间竟睡着了。在班长的感染下，全所战士索性卷起铺盖睡进了修理所挑灯夜战。

功夫不负有心人。75个日夜奋战，提前15天高标准完成了大修任务。修理所又增两面锦旗，广州军区评比第一名、海南军区评比第一名。王清池也因此挂上了第六枚军功章。

在儋州直至海口，王清池是家喻户晓的人物。1994年春，《海南日报》曾以显眼的位置用“长城一块标准砖”为题大篇幅报道了王清池的事迹，1996年2月和3月《解放军报》先后两次在显著位置突出报道了王清池的先进事迹。王清池是海防团的功臣，海防团的骄傲，但他从不居功自傲，逢人便憨厚的笑笑。一年三百六十天，他始终跟战友们一起，天天与他的扳手、铁钳打交道，

王清池，这个被官兵称为“黑梁柱”的战士，在十几年的军旅岁月中，没有壮烈的语言，他只是用黑瘦的身躯顶住了风雨，用粗糙的散发着油味儿的双手，托起一个军人的坚定信念和火热的誓言，如一颗闪光的露珠，晖映着祖国的钢铁长城。

天涯哨兵

顺着天涯海角那棵歪脖子椰树向南眺望，首先进入你视线的是两座小岛。左手边的叫东瑁洲，右手边的叫西瑁洲。

瑁是玳瑁的瑁。乍一看，东西瑁洲果然就像两只大海龟，静静地浮在湛蓝的大海上。

可别小瞧了这俩岛。西瑁洲上长期活跃着一支女子民兵连，被人们誉为新时代的“红色娘子军”，早在六七十年代就已声震全国了。东瑁洲上驻着一个海防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最南端的一支海防分队。这里的官兵喝咸水，耐高温，守孤岛，换了一茬又一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传了一代又一代，他们以赤胆忠心续写着守岛戍边、爱国奉献的壮丽诗篇。两任国家主席、三位共和国元帅、一百多位新老将军，先后莅临该岛视察。江主席把这里的官兵们亲切称作“天涯哨兵”。

公元1998年3月的那天早晨，一轮红日从海平面上喷薄而出，大海上就像撒了一层碎金。椰风送爽，海韵醉人，海上人家也许还在梦乡徜徉，只见一艘摩托快艇，犁

开万倾碧涛，向着朝阳风驰而去。艇上有位个头不高，看上去多少有点单薄的解放军陆军中尉，就是东瑁洲海防连新一任连长——黄文忠。

1

血气方刚的黄文忠，时年二十有七，有时甚至还有点愣。据说，三亚警备区党委“一班人”在研究东瑁洲海防连连长的人选时，正是看准了他的这股子愣劲儿。

首长向黄文忠宣布这一决定时，平时挺机灵的小伙子，一个“是”字，半天都没说上来。他怔住了。

这事太突然，看得出来，黄文忠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脸上流露出几分难色。

首长心知肚明，他这是舍不得离开高炮连。

是的，高炮连对于黄文忠有多么重要，不是只有黄文忠本人才清楚，明眼人都知道。

高炮连，地处闻名中外的大东海风景区一侧，那里一年四季游人如织，热闹非凡。睁眼就是霓虹灯，出门三步便是店，用战士的话说，这里比香港还香港。在那样一个复杂的环境里，连队的管理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尽管想了不少办法，制订了一堆措施，歪风仍然刹不住。今天这出事，明天那冒烟，整天让人提心吊胆。从1992年开始，高炮连的各项工作都与先进绝缘。连队干部走马灯一样地换，连队还是好一阵歹一阵。

不能眼看着一个连队就这样垮下去，警备区党委下决心整顿高炮连。为了彻底扭转被动局面，1997年3月，决定起用该连当排长未满三年的黄文忠当连长。用意显而

易见，就是要利用这位牛劲冲天的新干部，把陷入泥潭的高炮连给拖出来。

“新官上任三把火”。黄文忠不负众望，在他上任的一年里，“三把火”“三把火”地烧个不停。当年就摘掉了落后帽子的高炮连，跨进了先进连队的行列。

经黄文忠辛辛苦苦打造的高炮连，正值“花开季节”，眼看就要成海南军区的标兵连了，这节骨眼上把他调开，要说没点想法，那不正常。再说了，要去的又不是一般的连队，那是一个与三亚市隔海相望的偏远小岛。这还不当紧，关键是东瑁洲海防连是个正走下坡路的新闻热点，到那去当连长可不是好玩的，稍有不慎，就会“人仰马翻”。

首长的话打断了黄文忠杂乱的思绪，也多少给了他一些慰藉。“情况不说你也知道了，东瑁洲海防连这面旗再这样下去就完了。派你去，我们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我们要把最放心的人放到最不放心的岗位上！你表个态吧。”

闻听此言，黄文忠来“电”了。他一下子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斩钉截铁地说：“请首长放心，只要是组织上的安排，莫说是去东瑁洲，就是去曾母暗沙，我都义无反顾。”

首长点点头，紧皱的眉头展平了，可半点微笑都没有。两个人的目光相互对视了足足有三十秒，首长这才又接着说：“不过，吃苦的思想准备要充分！”

“嘿，不就吃苦吗？我还以为什么事呢。”一向不爱开玩笑的黄文忠这回幽默了一把：“首长放心，我就爱吃苦瓜，吃糖还牙疼呢。”

走出机关办公楼，黄文忠长长吁了一口气。当他高高地昂起头，沿着洒满夕阳的椰林大道健步回到高炮连的时

候，老远就觉察到了有些异样。高炮连的官兵齐刷刷地列队两旁迎接他的归来。

当着同志们的面，他想说点啥，但掌声响起来，他眼窝子一热，竟找不出合适的词了，迎着掌声就径直走进饭堂。身后随即响起了那首歌，那首他平时最爱唱的歌——

“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一颗滚烫的心啊暖得钢枪热……”

2

黄文忠如期来到东瑁洲海防连走马上任。

可与头天晚上高炮连的情形相反，黄文忠的到来，并没有引起东瑁洲海防连官兵任何热烈的反应，他甚至连一点欢迎的气氛都没觉察到。在码头上与迎接他的几个连队干部握手致意时，冷不丁地窜出一条青里透着紫、紫里夹着白点的半大不小的狗，围着他这个陌生人使劲地狂吠，面目极可憎。

挥之不去，赶之不走，通信员又气又急，冲狗就是一脚。下脚狠了点，只见那狗在空中翻了一个跟斗，一瘸一拐地跑开了，远远地趴在地上呻吟着，那哀怨的目光直指黄文忠。

黄文忠见此情景，对满脸通红的通信员说：“狗是通人性的，人家白天晚上为我们站岗放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今后可别打了。”

通信员笑笑，说：“这家伙最近顶讨厌，白天晚上乱叫。”

“可能是发情了。”黄文忠边走边不经意地说着。

“托渔民给它物色了一个小情人，可那家伙年纪还小，情窦未开，根本不理它。”通信员打趣到。

“那就再想办法去弄一条大点的呀。”

“难度比较大。”通信员一本正经地说。

“为啥？”黄文忠不解其意。

“因为它的名字叫李登辉。”通信员挤挤眼。

黄文忠闻听此言，忍俊不禁。可当他环顾左右，发现其他人并没多少笑意，这似乎使他即刻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压力。

这种压力到了晚上就完全显现出来了。

也许是刚到一个新的环境，也许是责任心的驱使，也许是养成的习惯，熄灯后黄文忠一点睡意都没有，于是拿起手电就出了房门。其实，睡前他就有个习惯，不到班排里转一圈，睡不踏实。也不见得要去给战士盖被子、掖蚊帐，哪怕是看一眼，再躺下心里就安稳了。不过，这次让他吃惊不小。哨位上没人，好多被子里也是空的。

“人去哪了？”他问。

“……”支吾半天，没人直接回答他。

他急了，一把把值班排长从床上拉了起来。“这么多人不在位，是怎么回事？”

排长不慌不忙地穿好衣服，一句话也没说，拿起手电筒，领着黄文忠就往海边走去。

黄文忠边走边琢磨，这二三月的天气，不算太热，用得着到海边乘凉吗？

二人顺着一条小道，穿过一片木麻黄（海南一种遍生乔木）来到海边。只见十多个人正围住三堆篝火忙活着。海风里散发着一股烤鱼和烤螺肉的焦香。

黄文忠的突然出现，让大家吃了一惊。有人小声说：“是连长，快跑！”几个战士拔腿就跑。

见此情景，黄文忠不紧不慢地说：“一没偷，二没抢，跑什么！”嗓门不大，但铿锵有力。

听到这话，刚跑几步的战士站住了。黄文忠招呼大家坐下，从那个外名叫“刺头”的兵手中接过一串烤得半生不熟的螺肉，放在鼻子下闻了闻，说：“吃这个我比你有经验，皮焦骨头生，吃了肚子疼，像这样的还不能急着吃，要再烤烤。”一句话，就把他与战士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毕竟是第一次接触，面对面谈话，大家都有点窘，黄文忠主动把话题引到连队伙食上。没想到，这下炸了锅了，七嘴八舌地就说开了。归结起来就一点，之所以半夜跑出来烧烤，那是有原因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连队的伙食不满意。

黄文忠细心地听完大家的发言，没有作任何反应，他拍拍身边的战士说：“有什么意见，随时提。今后我们在一个锅里吃饭，伙食不好那可不行。伙食的事就交我了。不能太晚了，明天还要出操，都早点回去睡觉吧。”

火熄灭，人散尽，只有涛声依旧。未了，默默地跟在黄文忠身后的那个排长轻声说了一句：“连长的脾气还这么好。”

话中有话，黄文忠对此未置可否，只一笑，说：“结论下得过早。”

黄文忠失眠了。

他在一米宽的小床上，烙饼似的折腾了整整一夜。他明白了，为什么首长那天跟他谈话时是那样一种表情；他

还明白了，为什么首长那天要那么郑重地提醒他，要有吃苦的充分准备。看来情况比他原先想象的还要严重。

3

海南岛的阳春三月，已不再是春天了，到处呈现着夏天的热闹。鸟儿起得早，天还没亮，林间已响起了阵阵合唱。一夜没合眼的黄文忠，此时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充分领略着这个新环境为他提供的那种和谐与统一。

不一会儿，哨声响起来，新的一天开始了。

上任后的第一个早操，对黄文忠同样是重要的。他迅速穿好衣服，扎起武装带，旋即出了房门，精神抖擞地第一个站到了操场中间，看不出丝毫的倦怠。

“我操！新买的菜刀又不见了。”大个子炊事班长一声怒吼，打破了小岛宁静的黎明。

“班长，盆子和碟子也少了。”有个兵接着说。“这一边买着一边拿着，他娘的，日子到底还过不过了？！”炊事班长愤怒至极。原来，着手准备做早餐的炊事班战士，发现自己干活的家伙不翼而飞了，急得跳起来。

那愤怒的嗓门，就像一道命令，急剧地调整着黄文忠的思路。他觉得自己就像已占领了“冲击出发阵地”的突击队员，如果不能以此为突破口，及时发起冲锋，就会贻误战机。于是他把几个干部招呼到身旁，简单嘀咕了几句，然后又回到了排头兵的位置上。

在接受了值班排长的报告后，黄文忠阔步走到队列的正面，叭一个立正，然后放开嗓门，高声断喝：

“早操内容：到海滩上捡碟子、碗、盆、刀等炊具。

场地划分：一二排东海滩，由我负责；三四排西海滩，由指导员负责。要求：凡是炊具，不管好坏，一件不留，统统捡回来。清楚没有？”

只有少部分人机械地回答，声音既不整齐又不响亮。黄文忠提高嗓门，加大了分贝再喊一声：“清楚没有？”这一次，所有的人都为之一震。

“清——楚——了——！”三个字叫得山响。

“好！按划分的场地，跑步带开！”黄文忠下令。

一小时后，两路人马合围，把散落在海滩上的炊具悉数捡回带回操场。黄文忠一件一件地数着捡回来的东西，非常仔细。好家伙，一共 271 件！

就在黄文忠撅着屁股数那堆东西的时候，队列里传来阵阵窃窃私语。大家谁也估摸不透，新连长到底要演哪出戏？

黄文忠站起身，从从容容来到队列前，用严厉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的脸。这个过程是那么漫长，凶狠的目光是那么有穿透力，有的人脸开始发烧，腿开始颤抖。直至两年后，有个退伍老兵还对黄文忠说：“那天早上，你的目光与我对峙的一瞬间，我真想找个地裂缝钻进去。”

可是，以为黄文忠要大发雷霆的人错了。黄文忠异常平静地说：“兄弟们！”惯用标准军语的黄文忠，今天破例用了这个称谓。在他看来，此情此景只能用这个称谓才更能恰如其分地传递自己准确的表情。“过去伙食不好，大家到海边去烧烤，把炊具也拿得差不多了。这一章就算翻过去了。从即日起，也就是从今天起，吃不好、吃不饱请来找我，任何人再擅自到海边抓鱼、捡螺、烧烤，那就是与我黄文忠过不去！这个规定只宣布这一次，不搞三令五

申。如果有人仍然一意孤行，我行我素，那你就试试。听清楚没有？”

“清——楚——了——！”

大家的声音刚落，紧接着背后又传来一声嚷嚷：“清——楚——了——！”

这是那个大个子炊事班长从饭堂里发出的。这一嗓子虽然明显带有发泄的性质，可一点都不难听。在黄文忠看来，这是对自己刚才所作决定坚决拥护的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反馈。

黄文忠暗自笑了。

4

经过一天思考，晚上，黄文忠决定开个干部会。

他很想听听大家发言，可大家像是商量好的，要么不发言，要么没实质性内容。黄文忠不想拖延下去，就自己讲起来。他开会从不讲长话，三言五语把话说明白就算完事，今天照例。

讲话的记录还在，我翻阅了一下，大意是：从明天起，争取在一个星期之内，利用课余时间，把已撂荒的几亩菜地全部清理出来，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使连队的伙食得到根本好转。接下来是整治营区，清理杂草，要让营区“一月一小变，两月一大变”。

在座的连队各位“大员”，对黄文忠的想法，没有积极拥护，也没有明显反对。黄文忠似乎对那种程式化的表态压根儿也没报希望，讲完后只问了一声：“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人应声。他说：“既然没意见，副连长今天晚

上考虑一下，明天早上把工分了；司务长琢磨一下，看看这个季节种啥菜合适，这两天抽时间去联系点菜苗。散会！”

在黄文忠看来，作为一个基层主官，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有时候适当搞点“个人说了算”是必要的。

不过，与会人员惊奇地发现，新连长主持的第一次连务会，与前任最大的不同就是对会议记录要求很严。会议进行不到三分钟，黄文忠叫了一次暂停。他从文书手里取过记录本，认真地看了一遍，严肃指出：“记得不清不楚，工作落实不了找谁？不能记马虎账，是谁的责任就让谁负责，出了问题，板子直接打到屁股上。”

会后，值班排长主动组织点了名。呼点完毕，全连人员一个不少，全在位。

当了一天“新兵”的黄文忠有点累了，他想躺下来美美睡上一觉，可又觉得还有什么事没做完，拿起手电就向班排走去。

营房是60年代的旧房子，连部与班排之间有一个大的斜坡，中间至少隔有百米。当黄文忠顺着尚不熟悉的下坡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向下走时，只听前边冷不丁地有人大喊一声：“站住！口令！”

“南天。回令！”黄文忠立即作出反应。

“一柱。”准确回令。

黄文忠从营房门口路过，就听有人小声嘀咕：“明天我把他的门从外面锁上，看他还查不查了。”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刺头”。

黄文忠其貌不扬，绝活可真不少。这么小点动静，他听得一清二楚。他走到“刺头”床边，不动声色地说：

“不用麻烦了，明天我就搬来跟大家一起住了。”

“不会吧？我胆小，你可别吓我。”“刺头”怪声怪气地接话。“那我就让你的胆子一天天大起来。”黄文忠心想，什么风浪没见过，我倒要看看你到底“刺”到啥程度。

二人的对话，使刚刚安静下来的房间哄地一下笑起来。等房间再度平静下来，黄文忠才缓步向海边走去。

一轮圆月挂在苍穹，四周的点点航灯，像一朵朵小花开在涛声里。在这样空明澄碧的夜晚，如果眼力好点，坐在海滩上读书看报那是没有问题的。黄文忠靠在一块巨大的礁石上，潮湿的空气包裹着他。他深情地注视着远方，听着很有韵律的涛声，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家乡的小调，十分投入。

“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啊……”音调不准，可充满深情。唱着唱着，突然停了。一股思家念亲之情油然而生……

黄文忠在家排行老大，是个独子。老父早年因工伤落有残疾，家中事情皆由体弱多病的母亲料理。就在他上岛的前一天，还接到家人的电话，说母亲病重，希望他回去看看。可偏偏在这个时候被调往东瑁洲海防连。黄文忠只好怀着负疚的心情，连夜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选了几张近期照片，用特快专递寄回老家，以求得母亲的谅解。仰望北斗，他仿佛看到面黄肌瘦的母亲，正用那一双满含深情的眼睛，辨认着自己有些潦草的书写；他仿佛看到慈祥的父亲，正用一双慈爱的目光，一点点扫瞄着自己并不英俊的照片。想到这儿，黄文忠心里一阵酸楚。

第二天晚上，黄文忠抱着被子来到班排，“刺头”这下急了。“连长，跟您开个玩笑，玩真的了！”

“本连长从来不玩假的。”“如果我们再也不去烧烤了，那你是不是就该搬走了？”“怎么，跟你一起住，不欢迎啊？”

“No，只是怕跟连长同居睡不着。”

“放心睡，我替你站岗。”

熄灯哨响过，黄文忠打开被子出去了。见学习室里有灯光，走上去问：“怎么还不睡啊？”

正在看书的排长说：“是连长啊，指导员让我后天给大家讲讲传统，我准备准备。”

“噢，不打搅了，你准备吧。”黄文忠说完，抽身要走，只听排长在身后说：“连长，请等一下。”

“有事吗？”“没事，想跟您聊聊。”

“好啊，那边风景独好，咱们去海边。”

二人来到海边，各自找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促膝而坐。排长是个地方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官，平时话不太多，办什么事都慢条斯理地。他若有所思地问黄文忠：“连长，你看过咱们的连志吗？”

“还没来得及。不过对咱们的连史多少也了解一些。”

“多好一个连队，现在弄成这个样子。不要说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觉得就连自己都对不起。”话里有几分激动。

“依你看，问题出在哪？”黄文忠诚恳地问。“那还用

问，出在我们自身。”直截了当。

“……”黄文忠没来得及反应，排长便一杆子把话题掷到了连队的老底上：

“连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咱们连的前身是‘松江军区第七团二营六连’，1946年6月组建于北满，1947年3月改编后，归到第四野战军。参加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在广西剿匪、解放海南岛的战斗中屡立奇功，先后荣立过‘四好模范连’、‘铁打不垮的好六连’、‘模范六连’等光荣称号。可以说从白山黑水，一直到天涯海角，咱们连那都是顶呱呱的。”排长对连队的历史了如指掌。黄文忠听着这文不加点的讲述，一下子被吸引住了。

“1953年5月23日，咱们连奉命进驻东瑁洲。150人分乘两只小木船，就是从咱们眼前这里上的岸。四十多年了，一代又一代官兵，传承着我们连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在这座小岛上奉献着青春，播种着希望，收获着荣誉。先后被评为‘全国绿化先进单位’、‘先进党支部’、‘基层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军事训练优胜单位’、‘计划生育先进单位’、‘安全工作先进单位’等40多项先进，荣立过集体二等功、三等功，350多人立过功，22人被授予各种荣誉称号。这靠什么？靠的是团结一心，拼死拼活地干出来的。

排长对连队的荣誉如数家珍。受其感染，黄文忠仿佛从那一段段尘封的故事里，看到了一双双期待的目光。

“可惜的是，这几年，我们的个别干部由于受大小气候的影响，不爱这座岛了，致使连队作风松散，纪律松弛，菜没人种，猪没人养，私自下海摸鱼捞虾开小灶成风。仅1995年一年，全连就有15名干部战士受了处分，

有位新排长分来不到一年，就因私自下海抓螃蟹而淹死。沉痛的教训说明了什么？”

排长对连队如今的境遇痛心疾首。黄文忠扼腕唏嘘，他想听听排长的剖析。

“说明我们连队党支部自身出了问题。我们不能把一切都归罪于社会，不能把环境差、条件艰苦当作挡箭牌。比起那些驻大城市的部队，我们这里条件是差一些。可要比起那些长年爬冰卧雪，连氧气都吃不饱的高原哨卡，我们这儿能叫苦？可这几年我们却一直在走下坡路。我看关键是思想政治建设没抓住，把荣誉当成了包袱，忘记了前辈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动不动就向上级伸手，申请到的不珍惜，申请不到就对付着过，不客气地讲，我们是被宠坏了。”

黄文忠简直听入了迷。他心想，这是多好的同志啊！他拉过排长的手，用力握了握，意味深长地说：“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不，应该说是连长你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我有一种直觉，你跟别人不一样。就今天早上那一锤子，说句心里话，要我就做不出来。我们是早就憋了一肚子劲了，你就带着我们好好干吧，争取尽快打个翻身仗。我们现在半点退路都没有了！”情之真，意之切，溢于言表。

“是啊，没有半点退路了！”排长的话，深深地刻在了黄文忠的心坎上。那一夜他睡得好香。

缩。南半部怪石嶙峋，北半部地表平缓。因为一年四季气候炎热，多台风暴雨，地表珊瑚沉积，水咸土瘦，所以素有“荒岛”、“火岛”、“风岛”、“蚊岛”、“蛇岛”之称。因为岛上的惟一居民是部队，所以又称“兵岛”。

1959年11月，国家主席刘少奇登上东瑁洲，他对官兵说：“要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把小岛建成南海上的一朵花。”官兵们牢记少奇同志的嘱托，向礁石珊瑚要菜，向荒山秃坡要果，绿化海岛，改善环境。经过多年的努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把“遍地珊瑚石，鸟儿不落脚”的东瑁洲建成了“南海绿洲”、“海上花园”。

1961年2月，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登临东瑁洲。极目沧海南天，心潮澎湃；回望官兵劳动场景，深受感染。于是欣然命笔，赋诗二首。

一曰：

浪拍琼崖/海燕逐波飞去
白帆片片/云水留不住
东玳瑁洲/对西玳瑁洲
两扇大门/南天险处保家卫国
英雄足迹千万里/陆地尽头
大海深处/涛声日夜
歌唱海防勇士！

二曰：

小豆菜花树树黄/珊瑚处处砌为墙
榆林港外东西瑁/睁大眼睛固国防

早年开出的菜地还在，只可惜历经多年暴雨的冲刷，表层泥土的有机质没了。虽几经掺土改良，终因治标没治本，土质松，漏水急，长出来的菜像是缺了钙，又瘦又

黄。有人说东瑯洲“只长草，不长菜”。

“我就不信这个邪！”黄文忠心里想：“人家都说，‘海南岛是块宝地，插根筷子能发芽。’我们的前辈们，当年在石头缝里把树都种活了，我们难道连种菜的本事都没有吗？”他带着司务长卢泽河跑了一次西瑯洲，请教过几个老菜农，又从市农科所请来了一名农艺师到现场作指导，心里有底了。难题其实并不难，就在一个字：“干”。

黄文忠说干就干，他指挥大家开礁石砌挡风墙，割杂草，浇木灰，集肥料，搬运熟土，全面改良土壤。针对太阳直射强，水分蒸发快，台风季节风大雨急的特点，他带领大家用箩筐装土，在坑道里育苗。“人勤地不懒”，经过黄文忠和战友们辛勤劳作，昔日杂草丛生的菜地，不久就以盎然的绿意回赠了他们。

长势喜人的小苗苗，鼓舞着黄文忠。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带领大家顺势又挖了一口鱼塘，把生活废水蓄起来用作灌溉。菜地很快扩建至 5.7 亩，修建起了猪圈、羊栏、鸡窝，一个月之内，猪、牛、羊、鸡、鸭、鹅、鱼全有了。路边上，空地里，到处挖坑，芒果、龙眼、荔枝、杨桃、香蕉等果苗一下种了上千棵。仨月后，连队肉菜自给率达到 80%，当年伙食费节余超过 3 万元。

常言说：“伙食搞好了，能顶半个指导员。”五菜一汤有水果，餐餐丰盛有海鲜，这样的生活，战士笑得合不拢嘴。

风正气顺的先进单位去任职。其实，要显本事，还是去那些后进单位。在那样的单位只要你下一番功夫，保证立竿见影。同时，稍有进步就能显山露水，略有“政绩”，立马就能得到上级机关和领导的肯定。黄文忠上岛只有短短几个月，东瑁洲大变模样。弄出这么大个动静，那是捂也捂不住的，他们的每一点进步，上上下下全知道。

几个月后的一天，连里接到通知，说海南军区副司令员和后勤部长在警备区几位首长的陪同下来东瑁洲现场办公，大家以为是捅了什么篓子，又要挨整了，又惊又怕。大家推选“刺头”向黄文忠打探：“连长，出啥事了，一下子来了那么多首长？”

“出好事了。”“啥好事？”

“盖楼！要给咱们盖一栋三层楼。不过，等新楼建成，我估摸着你也住不上了。”

“就是明天退伍，也得干。将来带老婆孩儿们回来看看，心里也舒坦。”

“好，就冲这句话，今年老兵退伍前，咱把楼竖起来！”为了这句话，黄文忠和他的弟兄们，在短短的数月里，从海滩上捡回了900多立方礁石，用这些石料不仅建了一栋楼，还铺了一条290米长4米宽的水泥路，拉起了600米长3米来高的护坡墙，人均磨烂8双帆布手套，穿坏6双解放鞋，3套迷彩服，个个像非洲黑人似的。本来就不白的黄文忠，一身上下，除了一口白牙，像似涂了一层墨。有一次，来了一个电视台的女记者，要采访连长，可到工地上一看，个个都穿着破烂迷彩服，几乎没什么区别，她笑了。

“你们连长在哪儿？”“你看谁最黑，谁最瘦？”兵反

问。

“都差不多。”女记者摇摇头。

“你看他像吗？”当“刺头”把黄文忠推到镜头前时，女记者说：“像，像个‘生产队长’。”“没错，他就是我们的‘生产队长’，你就给他多来几个特写吧。”

“别急，拍他我得重新对一下黑白平衡。”女记者的诙谐和机智，逗得大家前仰后合。

老兵退伍前一周，由上级投资160多万元新修的一栋明晃晃的大楼，真的给“竖”了起来。

8

这些年部队惯用一个词，叫：“拴心留人。”对东瑁洲来说，“留人”不成问题，四面环海，波涛汹涌，借一个胆，也没人敢跑。可是，要“拴心”谈何容易！

东瑁洲距三亚只有十来海里，可在岛上就有一种孤悬“海外”的感觉。海防连的官兵习惯把对岸称作“内地”。

楼建成了，围墙也快立起来了，再把路一铺，新营区就算齐全了。黄文忠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不过，自从那天后，他的心里又搁了另外一件事儿。

雨过天晴，文书打开图书室，想把部分潮湿的图书搬出去晒一晒，以防霉变。黄文忠路过，随手拿起一本书翻了翻，扉页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江泽民赠东瑁洲海防连”的印戳，赫然入目。

鲜红的大字让黄文忠眼睛一亮，他问文书：“江主席与中央军委赠的这批书一共多少本？”

“300本。”

“都在吗？”

“在呢。”

“你把这些书挑出来，登记好，专柜存放，少一本我处分你。”在黄文忠看来，这不是一般的书，这里蕴含着江主席与中央军委对官兵的殷切期望啊！

——1993年4月18日，对于东瑁洲海防连，是一个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江主席带着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守岛官兵的亲切关怀，登上了东瑁洲。他谆谆教导同志们：“在训练工作之余，要多学一点科学文化知识。”并为海防连欣然题词——“天涯哨兵”。

这是东瑁洲海防连的光荣，也是东瑁洲海防连官兵的动力之源。江主席赠送的书成了连队的传家宝，受到精心呵护。黄文忠决心把这笔财富传承下来，运用它激励官兵，立足军营求知成才。

一个“系统工程”就此在黄文忠的头脑里诞生了。

第二天，黄文忠和指导员杨理文，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乘上摩托艇，回到了“内地”。二人一上岸，直奔三亚市一中，他们要为战士请老师办文化学习班。说明来意之后，校长爽快答应了。从此，每逢双休日，三亚一中最好的老师便轮流上岛给战士们辅导文化，几年如一日。

紧接着，电脑、书画、烹饪、理发、家电维修、盆景制作及种植、养殖等培训班的相继开办，东瑁洲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学校”。

1970年出生的黄文忠，本是属狗的，可他干点啥事总有一股子虎劲。百把号人在他手下，简直就像陀螺，一天到晚、一年到头转个不停。

许是忘记了烦恼，许是根本就没顾上想心事，大家总是其乐融融的。有人说，这是因为他黄文忠把营建节省下来的几十万资金全部用在了“玩”上。看过黄文忠带领大家搞的系统工程，我觉得这几十万花的是地方，值。

——自己动手，修建了标准的篮球场、羽毛球场、沙滩排球场、多功能器械场和投弹场、射击场、障碍场；用废木板、铁皮制作名言警句牌，建起了百米文化长廊；制作水泥花盆数百个，种养奇花异草、各种根艺 300 多盆；安装了卫星电视接收器，保证长年能收到 11 个电视节目；竖起了“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科技大练兵，一切为打赢”、“开展读书育人活动，培养合格天涯哨兵”、“爱岛、守岛、建岛” 4 幅大型标语牌和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苏宁、李向群等 7 位英模画像灯箱；建起了天涯哨兵巨型雕像，整修了创业路、幽林深处、南天一剑、南天第一哨、育心亭、连心树、剑麻园、百果园、盆景园等“七大景”、“八大园”；购置了电脑、课桌、图书一批。

——为进一步丰富官兵文化生活，陶冶官兵思想情操，黄文忠和连队党支部“一班人”不仅在硬件上下了大功夫，而且在软件上花了不少心思。他们广泛开展起具有时代特色的文体活动，定期举办读书演讲、书评、影评、

歌评、故事会、战士书画展等；组建连队演唱组，排练竹竿舞、棍术、沙滩排球赛、椰子保龄球等节目；发动官兵上山挖树根制作根雕，到海边拾贝壳制作盆景，开展钓鱼比赛等等。2000年“全国社会文化重点工程工作会议”240名与会代表来东瑁洲参观，他们惊奇地发现，官兵们已把群众文化生活打造成了“世界名牌”。

——吃没问题，学没问题，玩也没问题，惟一让官兵发愁的就是有时用水还跟不上。在日本鬼子当年修建的一个地下坑道里，存有大量积水。当天气热，施工紧，流汗多，用水紧张的时候，有的官兵为了解一时之苦，曾试着用那些积水冲过澡，可洗完后感觉更不舒服。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官兵用水难的问题，黄文忠专门给警备区首长打了一个报告，请求及时给岛上补给淡水，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从此，补给船定期从三亚市向岛上运送淡水100吨，长期困扰官兵的用水问题彻底解决。

10

东瑁洲海防连是步炮合一的分队，可黄文忠从当兵开始一直玩的是高炮，对步兵和地炮可以说是“门外汉”，尤其是对“85加农炮”更是从未接触。

自己尚且不懂，何以指挥别人？黄文忠当着全连人的面说：“三个月拿不下来，这辈子不结婚。”真是豪情万丈。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黄文忠那段时间把自己弄得简直就像个疯子。白天指挥大家又是施工，又是训练，课余好不容易有个喘气的机会，他就拉着那个从炮兵学院刚毕

业的排长，学计算，学侦察，学通信联络，学组织指挥，全面掌握有关地炮方面的知识。除此之外，他还每天坚持做 300 次俯卧撑，200 次仰卧起坐，100 次引体向上，沿沙滩急跑 5000 米。刮风下雨，节假日，从不间断。连队的兵说：“俺连长就像一头铁打的牛，他根本就不知道啥是个累。”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黄文忠自信：“世上的事情，没有三天的隔行。只要扑下身子，付出行动，哪有过不了的火焰山？”没出三个月，黄文忠果真从地面炮兵的“门外汉”，变成了能操作、会指挥的“掌门人”。共同科目也进了一大步：400 米障碍从 1 分 50 秒提高到 1 分 25 秒，单双杠完成了八练习。年终，在警备区组织的共同科目考核中，他荣获第一。

年底，连队党支部决定为他报请三等功，他坚决反对。他说自己刚来时间不长，还不值这个三等功。可全区总结表彰大会上，黄文忠被荣记了二等功。他当时好不自在，面对向他道喜的战友们自嘲说：“立功受奖，并不是因为我干得有多好，纯粹是运气。”

有人说黄文忠运气好，敬个礼就能得次嘉奖。我不信，黄文忠说真的遭遇过。

——当新兵那会儿，营长长得很凶，别的兵一见就跑，黄文忠非但不跑，而且还规规矩矩给营长敬了个礼。营长说，给这小子记个嘉奖。

这是他在部队得的第一个嘉奖。这件事，他至今也没整明白。不过之后一连串的奖励，也都是在“没有多少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就上了领奖台。

——1999 年，东瑁洲海防连被海南军区评为基层建

设标兵连，荣立集体二等功；黄文忠被评为本年度“海南十大杰出青年”，再次荣立二等功。

——2000年黄文忠又“连中三元”：他被警备区评为“优秀带兵干部”，被海南军区树为“优秀共产党员”，被广州军区评为“学雷锋先进个人”。

对于这成串的荣誉，黄文忠没有丝毫的自傲。他说：“一个受党多年培养起来的干部，如果明显带有个人目的，功利思想未免也太严重了。一个人如果披上了名缰利锁，前进的步子如何还能迈开？”这不是大话，了解黄文忠的人都说，这能代表他黄文忠的人格。

11

接触多了就会发现，黄文忠是表面冷，心里热的那种人。因此，你要说他不懂得爱，那就错了。不妨先听兵们给你讲几个关于爱的故事。

故事之一：

“刺头”刘清国，过去就经常违犯纪律，谁说他他跟谁干，连队干部一致提出要将其除名。黄文忠初上岛，他只需做个顺水人情，就可以把小刘一脚给“开”了。这样做，既不得罪人，又可以为自己今后的工作扫清障碍。可出于对小刘前途的慎重考虑，黄文忠却力排众议，把小刘“保”了下来。因为，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小刘不仅军事素质过硬，而且高兴起来，干活一个胜几个。这样的兵只要能引导好，那可是一块难得的好材料。于是，他主动接触小刘，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肯定优点，指出毛病，说得小刘是口服心服。转变思想后的小刘就像

是换了一个人，样样工作走在前。骨干调整时，黄文忠提出能不能让小刘代理班长，支委一致同意。命令宣布后，小刘激动地在班务会上讲：“我过去给连队添了这么多麻烦，连队不但不嫌弃我，还让我当骨干，我要再不为连队争光，良心就让狗吃了。”刘清国说得好，做得更好。他利用自己在家学过的一手木工和泥工手艺，课余时间主动带领几个战士，为连队做了200副内务架；自制模具，造水泥花盆260只；砌挡土墙270米，全连官兵无不佩服。第二年的7月1日，刘清国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退伍后，小刘不仅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而且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凭着自身良好的个人素质和出色的管理能力，走上了公司的中层领导岗位。2001年冬天，他携爱妻来三亚参加国际婚礼节，专程回到东瑁洲，硬把喜糖塞到黄文忠的嘴里。

故事之二：

战士李伟，12岁失去母爱，性格内向，可入伍以来，工作一向积极肯干。有段时间，情绪突然低落，脾气暴躁起来，动不动就跟人打架，大家对他一度很失望。黄文忠觉得这个兵行动反常必有根由。经过多次谈心，耐心疏导，李伟吐露了心声。原来，与他一直相依为命的姐姐，被人贩子以介绍打工为名拐卖到了广东，虽几经查找，至今杳无音信。年迈的父亲为此一病不起，躺在床上又没钱治病。黄文忠闻听此言，十分愤慨。他当即拿出400元钱塞在李伟的手中，要他赶快寄回去先给父亲治病。然后将这一情况速报上级保卫部门，请求组织出面帮助解决。保卫部门当天就向李伟家所在地方政府打电话，请求当地公安机关尽快想办法解救李伟的姐姐。全连官兵闻知此事，

当天就为李伟捐款 1750 元。经公安机关的全力查寻，被拐卖的姐姐一个月后终于获救，父亲的病也很快有了好转。讲起此事，李伟就流眼泪，他说：“这辈子我都不会忘了俺连长。”

故事之三：

1998 年 6 月 28 日，连队组织手榴弹实投。新兵查林万，由于过分紧张，拉火后手一软，弹掉在身后 1 米远的地方。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黄文忠迎着哧哧冒烟的手榴弹，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把查林万扑倒在掩体里。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巨响，二人双双被埋在了泥土里。回过神来的查林万，扑通一声跪在黄文忠面前，双手抱着他的腿，孩子似地大哭起来。之后不久，小查的父母来信了，信中千恩万谢。他们说：“孩子放在这样的连队，我们一万个放心！”

故事之四：

1999 年 3 月的一天，谭松辉、邱润栈两位战士在野外训练时，不慎被毒蛇咬伤。黄文忠闻讯后，不顾自己正口腔溃疡，用嘴将两名战士伤口中的毒液一口一口地吸了出来，两战士转危为安，他自己却昏倒在地上。

……

这一桩桩、一件件真实的故事，大写着一个人字。如今，随便到黄文忠工作过的地方去走一走，这样的故事就能听到一串。

就是这样一个对爱有着深刻理解的人，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博爱心胸的人，至今连个对象都没谈成，真是奇怪了。听说一而再、再而三地“吹灯”之后，连警备区党委“一班人”都急了眼，常委们开会时，还专门议论过这个

话题，说要广泛发动群众，帮助黄文忠解决这个“世纪难题”。

后来听说，黄文忠不是找不上对象，而是挑花了眼。黄文忠说这是天大的冤枉。——1997年2月，黄文忠回家探亲时，人家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刚见了一面，就被部队电报催了回来，担当起高炮连连长的重任。一度后进的高炮连当年被评为海南军区标兵连，对象却吹了。

——1998年3月，正准备利用探家机会“相亲”时，又被调到了东瑁洲海防连来当连长。刚建立了通信联系的“准对象”，听说黄文忠调去了东瑁洲，就对着中国地图找，结果找了半天没找到，大为生气，说：“本姑娘怎么能嫁到一个连中国的版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去呢？”连一声“拜拜”也没说，就另谋高就了。

三十来岁不结婚，对于当今的男人实属正常。可当妈的不干了，黄文忠的妈急得生了一场病。千里之外，她给儿子挂了个长途。于是，在电话里，娘俩就有了下面这段精彩的对白：

“妈，你别着急，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下次回去，我一定给你找个称心如意的儿媳妇。”

“净诌老娘。人家姑娘现在都讲实惠，就你现在要官不是啥官，要钱没多少钱，还在那么老远的地方，谁愿意嫁给你？”

“不怕衣衫破，就怕肚里没有货。你儿子有知识，不怕。”

“文忠，妈就你这么个儿子，你不急，我还等着抱孙子呢。都而立之年的人了，不要没个正经。在咱乡下，像你这个年龄，人家孩子早上学了，你现在八字都没一

撇，当妈的能不揪心吗？”

“这不好比。你不是常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活就得活个人样吗？他有他的活法，我有我的选择，对不对？”

“我说不过你，反正现在不比从前了，当兵的不吃香，你可别太挑了。听说在现在的姑娘眼里，你们当兵的低人一等呢。”

“您老听谁瞎说呢？别的不说，就头上这顶大檐帽，至少也高他两公分！怎么能说我们低人一等呢？”

……

2001年，黄文忠从连长直接提升为营长。走马上任以后，他更加如虎添翼。家里为他又物色了一位对象，首长立马就把他赶回去了。黄文忠这次名为探家，实为相亲。临走时，首长还丢下一句话，说：“这次要是再找不到对象，你小子就别回来了。”

（陈泽华 撰文）

小岛“铸剑”人

1996年7月的一天清晨，一位清瘦、精干的年轻军官，身背行军被包，神采奕奕地跳上双体快船，在客舱左边靠窗的位置上坐了下来。这艘快船，是由珠海九洲港驶向万山群岛的桂山岛和外伶仃岛的首班船。双体快船在启航的笛声催促下，缓缓驶出港湾。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达声骤起，那快船便犹如一匹激越昂扬的战马，风驰电掣般地向着刚刚跃出海平面的朝阳驶去……

年轻军官的身躯，随着船体的浮沉而上下悠动着。他微眯着双眼，脸上始终浮现着微笑，这是一种对未来充满憧憬和信心的自然流露。

年轻军官名叫周自明，是刚刚由长沙炮兵学院毕业赶赴海岛走马上任的。因为他各科成绩全优，学院希望他能留校任教，但他谢绝了。他早就立下志愿：把所学得的知识和本领，全部教给他所带的兵；在他军旅生涯的征程中，带出一支生龙活虎、能征善战的部队，这是他矢志不渝的抱负。当然，现在谈实现抱负还为时尚早。但是，凭我现有的自身素质，带好二三十个兵，那是绝对不成问题

的。他很自信。

“伶仃洋！”

乘客中有人这样说。声音虽然不大，但在他听来，却不啻一记响雷，既振聋发聩，又震撼人心。他“唰”地睁开眼睛，把目光投向窗外。

窗外，是波涛汹涌的大海。远望，水天相连；近瞧，碧波涌动，绿如宝石。这就是伶仃洋吗？早在上初中的时候，这个响亮的名字便连同文天祥的名字一同铭刻在他的心中了。他记得，当时学这段历史的时候，给他一个强烈的感觉是：伶仃洋远在天际，一如600年前的文天祥一样，是那么的遥远，可望不可及。没想到，10年后的今天，他不仅飞驰在伶仃洋上，而且将肩负起保卫伶仃洋及万山群岛的光荣使命！一种自豪感油然涌上心头。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上叹伶仃。”

周自明默默地摇了摇头，心中暗道：尊敬的文老先生！惶恐滩的败退不会再重演了，“叹”伶仃也应改成“赋”伶仃的好。因为戍疆将士的背后，早已不是昏庸无能的南宋小王朝，而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他最崇尚的就是这两句千古绝唱了。是的，军人当忠心报国，视死如归。伶仃洋袒开胸怀，迎接着周自明这个自信而又多少有点自负的、学成赴任的赤子……

—

周自明在海防某团被分配到直属炮连二排任排长。在和全排见面的第一次排务会上，他开门见山地说：

“同志们！我是新到任的排长，叫周自明。我与大家的互相认识过程便从今天开始了。对于每个同志的表现，别人怎么讲，只能作参考，因为我更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他讲这话的用意，是想给每人一次争取上进的机会，尤其是对少数所谓有思想问题的战士。

排里有个名叫赖永贵的士兵，大学毕业后，抱着到部队见世面、长见识的愿望报名人了伍。新兵下班不久，营里挑选岗哨兵，小赖以个头高（1米80）和文化高的优势被选中。不料他仅仅站了一天岗便说什么也不干了。为什么？啧！让我一个大学毕业生天天站岗，这是用大炮打蚊子——大材小用嘛！营领导找他谈心，关他的禁闭，软的硬的，他既不听更不服，最后只好退回连队来。如此一来，赖永贵的上进心没有了，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混罢最后一年就拜拜的思想，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赖”兵。可你说吧，这大学生“赖”也能“赖”出水平来：他训练出勤但不认真，听课到场但不专心，劳动出工但不出力，射击考核嘛，嘿！既不推光头，可也决不打优秀，勉强弄个及格，对得起消耗的皇粮，良心上过得去就行啦！

这天，二排到菜地除草，周自明决定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为的是给赖永贵一次重新表现的机会。只要他认真肯干，就好好表扬他一番，以激励他的上进心。不料刚开工10分钟，他便向排长请假说要去厕所。周自明一愣：

“开工前不是给你准备时间了吗？”

“准备了。”赖永贵说，“可谁知它是个双胞胎，降了老大，不想还有个老二！排长你看我是不是……”

俗话说：管天管地，管不着人家拉屎放屁！周自明只好摆了摆手：

“去吧去吧！快点回来。”

“是！只要它不难产。”

可是，小赖一去 40 分钟都不见人影，周自明去寻他，嗨！赖永贵哪在厕所，他正仰面躺在草坪地上，一边吐着烟圈，一边透过烟圈观看蓝天上跑马飞奔的流云！

晚上，周自明找赖永贵谈心：

“小赖同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在报名入伍时是怎么想的？有什么打算？现在又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

赖永贵吸了口烟，说：“你不是都看到了？何必再费口水！”“我当然看到了，所以我想谈谈我的想法……”

“别别别，四两棉花——还是免弹（谈）吧排长。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老实讲，要讲大道理，我也许比你还要胜一筹。排长！你我的学历差不多，咱们的谈话还是应该平等点吧？！”

说罢，起身拍屁股走了。把周自明一个人尴尬地晾在了那里。当时别提有多窝火了！

但是，他不能不强迫自己尽快冷静下来。他想：小赖虽然知理不认理，但他讲的也不是全无道理，他渴望的是自身价值在部队能得到充分体现，而我却把他的这种渴望当成了“靶子”，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晚上，周自明去找指导员，指导员听罢他的汇报，多少有点沉重地说：

“是啊！我们基层干部正面临着一个新的‘老大难’问题，这就是如何带好‘文化兵’。不过我发现，‘文化兵’有个最显著的特点，这就是：他们最佩服、最信赖的是有知识有本事的人。如此说来，打铁还还需本身硬啊！”

这话犹如旱地逢甘雨，点滴入土。

没过几天，又一件事引起他更大的震动：连里安排他

给全连官兵上一堂关于科技强军知识课。周自明想：这是连领导给他的一次亮相机会，也是对他的一次检验，讲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全连官兵对他的看法。因此，课前他作了认真的准备。那堂课，45分钟他一口气讲下来，全体官兵，个个听得认真，他也对自己的讲课感到满意。可是，正当他要剃尾小结时，另一名叫牛涛的大学毕业生战士站起来说：

“排长同志！你讲的内容虽然还算新颖，但却不够完整。你说知识经济时代作战特征表现在参战人员具备丰富的知识。这么讲虽然不错，但不全面。我认为它还表现在知识成果渗透于作战的各个领域。比如运用电子脉冲炸弹、逻辑炸弹、计算机病毒等知识武器袭击敌方，能使敌方大量信息中断、丢失甚至错乱、首脑指挥机关瘫痪等，其所造成的损失是传统战争无法比拟的。”接着，又有两个战士提出了问题：

“为什么说WTO是把‘双刃剑’？”“自动化技术，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对未来战争有哪些影响？”

……

这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下马威”！在这群思想活跃、知识面宽、社会阅历比较丰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战士面前，周自明真正感到了“书到用时方恨少”的切肤之痛。无论是赖永贵抑或是牛涛，对他都是两次活生生的“教训”。战士们用事实向他提出了一个刻不容缓、急需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怎样带兵？靠什么带兵？”现在的战士不仅文化水平高，其价值观、社会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水涨船不高，就只有等待被水淹没！那天晚上，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作为带兵人，应该通过锲而不舍的学习，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努力实现思想政治素质、军事专业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等方面的全面的提高，逐步使自己成为既懂专业、又懂军事并具有其他广博知识的复合型干部，才能腰直气壮地去带兵，带好兵。要给别人一瓢水，自己就得有一桶水！”

从此，学习掌握新知识，便成为他的第一需要。无论是当排长，当副指导员还是指导员，他都做到了持之以恒。

要在连队自学，谈何容易！“两眼一睁，忙到熄灯！”这是对连队干部工作的真实写照，哪里还有时间让你读书学习！但他发扬雷锋的“钉子”精神和“海绵”精神——挤！他坚持每天午休只睡半个小时，每晚推迟半个小时休息，节假日大部分时间用在学习上，出差途中和休假更成了他学习的“黄金时段”。在学习方法上，尽量科学规划，防止“打乱仗”；在内容和时间安排上，正课时间磨练军事技能，零碎时间学习科学文化，课外活动提高文化素质。

当然，这样，也还是无法满足带兵需要的。于是他报考了长沙炮兵学院军事指挥本科函授，以提高自己的合成军事素质；进入市场经济后，战士的家庭和自身遇到涉法问题较多，为了加强连队法律建设，使干部、战士懂法并会用法，他又报考了法律专业函授。此外，他还规划了党的建设、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文学和美术等学习内容。他决心在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上下大功夫。一个人，即使十分聪明的人，如果极度迷恋于某件事情，也会变“痴”，甚至做出让人难以理喻的事情。周自明也不例外。

1999年4月的一个周末的下午，妻子由大陆上岛来探亲，周自明从连队步行了半个小时的山路来码头接她。班船要到4点钟才能靠码头，看看手表刚过3点半，还有二十七八分钟呢！在码头上干等，实在浪费时间。于是他便到附近的书店里去了。他在书架上拿起一本关于如何创作小品的书，他正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因为他们连的小品节目一直上不去，参加团里业余演出比赛次次被刷下来。他伸手从口袋里掏钱，想买下这本书，可他出门前刚换上洗过的衣服，忘了带钱了。既然不能买，那就抓紧时间看看吧！于是他退到书架的角落上，借着日光灯，牛吃草般地埋头读了起来。他一边翻阅着，有时还一边频频点头，或微微一笑。早把到码头接妻子的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也不知看了多长时间，突然听到书店的职员说：“解放军同志！下班了，我们要关门啦！”

下班？关门？我怎么到这里来了？他终于想起什么来了，急忙把书放回书架，向人家说了声对不起，便蹿出书店，飞也似地跑向码头。可是，码头早已空空如也了。这时，天已近黄昏，他只好施展出5公里越野的本领，向营房方向跑去……

二

1998年12月中旬，周自明回湖南湘乡老家探亲。他一向把休假、出差视为自学的好时机，这次自然也不例外。最近因为年底考核、总结，连队工作特别忙，所以有些学习计划没有落实。他想，与其回家，不如先到炮兵学院去补补课，那里图书丰富，不会的还可以向老师和留校

工作的同学请教。他这么想着，决心也就下了。他没有在株洲下车，直奔长沙了。下了火车便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说他要到长沙炮兵学院去补课、翻阅资料，要晚回去几天。

在学院他有位同学，现在是教务处的参谋，单身，有套两室一厅的住房，周自明就住在他家里。他除了有问题向老师请教外，其他时间便都泡在图书馆里了。

他虽然在这个学院就读了三年，也曾多次来过图书馆，可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安安静静地稳下心来，专心致志地读几本书。他每天泡在图书馆，心中有一种极大的幸福感。因为这里是真正的知识的海洋，而他却可以如饥似渴地、海绵吸水般地吸取这大海中的液汁！

“知识就是力量。”培根的这句名言又响在他耳旁。在带兵中，他遇到多少无法回答更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战士们问他：在高科技条件下的战争，人还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吗？他无言以答。因为他讲不出个所以然来。

“作为物质和精神因素结合体的人，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他在阅读《未来战争》。“因为现代高技术的发展不但没有降低人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反而使高技术兵器对人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因而，现代高技术对官兵的素质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好，好！他在这儿找到了答案！那么，对人有什么新的要求呢？又接着读下去：“这些要求主要有：一、具有适应高技术战争的相关知识和军事理论；二、能够熟练地掌握高技术武器装备系统；三、具有强健的体质；四、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素质；五、还必须掌握其他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预测学、运筹学、决策学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而提高官兵素质的基本途径，就是要按照高技术战争的上述要求，进行

严格的教育训练。在相对平时时期，严格的军事教育训练是一项带战略性的准备。”

真是一语中的！他结在心中的那块冰已开始融化。卡夫卡说：“我们所需要的书，应该是一把击破我们心中冰海的利斧。”周自明将全部身心投入到了这间阅览室里，他要找寻到更多的利斧。他已经在这里度过了多少个日夜？不知道，也从来没有想过。可他哪里知道，这可急坏了日想夜盼儿子归来的爸爸妈妈了！儿子在电话里说到学院去补几天课，可从打来电话到现在，整整过去半个月了啊！怎么一点音信也没有？出什么事了吗？明天就是元旦了，是明儿²⁶周岁的生日。一定要给儿子好好过个生日！父亲忙给在湘潭工作的大女儿打电话，让她往长沙炮兵学院跑一趟，无论如何要把她弟弟找回家来。大女儿急忙冒着风雪“打的”赶往长沙……

这是1998年新年的除夕。雪花儿纷纷扬扬地飘洒着，给华灯初上、霓虹闪烁的市区增添了几分清幽、朦胧的气氛。周自明像往常一样，手提一只热水瓶，挎包里装上两包方便面，踏着“咯咯”作响的雪地，走进了图书馆。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4本书：《军事运筹学》、《各军兵种战术指挥》、《高技术与局部战争》和《未来战争》。

周自明不仅注重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对军事学习也从没有放松过。我们要求战士要一专多能，同样，干部也不能“单打一”。做一个政治、军事双优干部，在紧急险重的任务面前，你面对全连，才敢理直气壮地说：“听我的！”“跟我来！”这样才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他今天没有阅读和作摘录，他要把这几天学习的有关

军事问题做一次小结，做一些心得笔记。他打开了笔记本，在上面写下了这样的小标题：

“探寻以劣胜优的新思路。”

他思忖了一会儿，接着写道：“怎样打一场现代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是每一个当代军人都要思考的问题。有人说：‘我们应该以高技术对高技术。’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因为高技术武器价格相当昂贵，我们打不起呀！一发导弹几十万美金，一架先进飞机几千万美元，我们每年的那点国防费能打几个回合？有人又主张：‘以传统战法对付高技术武器。’对这一观点我更持怀疑态度。用步兵武器打敌人的导弹，实则是用铁片打硅片，其结果海湾战争早有了答案。那么，是不是有第三个可能？即：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一种适合未来条件的以劣胜优的新战法。只是这种新战法不是凭空可以想出来的，要经过全军上下的无数实践摸索总结……”

不知什么时候，从阅览室门外走进一位三十开外的妇女，她一脸的倦容，但当看到她要找的人，终于笑逐颜开了！她向前紧走几步，正要开口喊“弟弟”时，却又不得不戛然而止，怔怔地停在了那里。弟弟的举止和造型令她极为震撼：他裹着一件军大衣，桌子上摆着几本摊开的书，还有一包啃了一半的方便面。他时而把冻得红肿的双手伸到嘴边呵一下热气。望着弟弟那清瘦的面容，鼻子不禁一阵酸楚。她揉了揉眼睛，轻轻地喊了一声：

“弟弟！”

他没有听到，他的思想还在知识海洋里驰骋。他哈了哈手，继续写道：

“21世纪是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世纪……”

“弟弟！”她又提高了些许声音。

他依然没有听到，依然继续写道：

“对于即将跨入新世纪的军人来说，知识差就意味着战场上的胜负差，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知识就没有带兵的资格！”

“周、自、明——！”

震耳欲聋的呼唤，终于把他召回到现实中来。他蓦地抬起头，不由一怔：

“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这话该问你自己！”姐姐边说着边走到桌前来，两手紧紧捧住弟弟那双冰冷的手，说，“你看你这休假探亲的，竟在这图书馆里扎了半个月！家里人一等不回，二等也不回，都把爸妈急煞了！明天就是元旦了，爸妈等着给你过生日哩！快收拾收拾跟我回家吧！”

半个月？怎么这么快！他送还了借阅的图书，并一再向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当他和姐姐走出图书馆时，他又向着大门口悬挂着的“图书馆”三个大字，举手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三

二连驻守的外伶仃岛，北邻香港，西望澳门，被称为伶仃洋上的“夏威夷”，是一处难得的旅游胜地，因而是珠海经济特区最早对外开放的海岛之一。对外开放后，幽静的小岛，变得繁华喧嚣起来：进出小岛的国内外游客、商人、外来打工仔、打工妹络绎不绝。在码头附近不足0.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便有发廊46家，卡拉OK厅、酒

店 16 家，发廊妹 300 多人。连队驻地距离闹市不足 1000 米，对于海岛上的“军装绿”，人们似乎“偏爱”有加。“小姐”们喜欢在他们面前搔首弄姿，卖弄风骚；小老板百般亲热，想找他们作靠山；外国人也跟他们套近乎，想必也有自己的目的。连队处在港澳电台、电视台的强信号覆盖区，打开电视和收音机，便不乏接吻、拥抱的图像和靡靡之音。每到夜深人静时，码头闹市区，便会传来“夜半歌声”……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营区内的生活也很复杂。全连百十号人，来自 13 个省市，6 个民族。他们有来自沿海经济发达省市，也有来自云、贵、川、藏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他们中间，有大学毕业生，有经商的老板，有赶牛羊上山的放牧娃，也还有自幼当喇嘛的僧人……这些战士，所处地区差异悬殊，家庭贫富不均，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能力素质各异，所遇到的现实问题更是五花八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更表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多彩的连队多彩的兵，便酿造成了多彩丰富的生活。

生活是什么？周自明认为，生活是一部全方位的大百科全书！面对生活，犹如面对知识的海洋，自己永远是一名无知的小学生。

有了这个认识，也便有了对自己的定位和出发点：要教育别人，首先要教育好自己；要读好生活，首先读懂身边的生活，比如我们这个多彩的连队多彩的兵。

怎样读懂身边的生活？让我们且来看看周自明——

距连队荣誉室、乒乓球室等排房不到 100 米处便是伶仃洋海岸，面对伶仃洋，海岸悬峻而峭拔。就在这高耸云

端的海岸上，有一块巨大而平整的礁石，二连的观察哨所就建在这块礁石上。站在哨所，遥望伶仃洋的水天相连处，便可看见群群林立的高楼大厦，隐隐约约，虚无缥缈。不过那可不是海市蜃楼，而是实实在在的“东方明珠”——香港！

大约是香港回归前的一个月，八班长游正宇便一手握凿，一手挥锤，在哨所那块岩石上，开始了他酝酿已久的创作。每到课余时间，每到周末和星期天，这里都会响起经久不息地凿石声。那“当当”的凿击声，伴随着伶仃洋的涛声，回荡在二连的营区，也回荡在伶仃岛的上空。终于，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前一天，八班长游正宇的大功告成，杰作问世！

他的杰作是：在哨所右侧的岩石平面上，凿出了一个长、宽各一米的“家”字；在哨所左侧的岩石平面上，凿出了长、宽各40厘米的八个大字“爱我中华，守我哨卡”。字字入石三分。凿好后，再用红漆给每个字穿上盛装，俨然坚守哨所的战士，个个容光焕发，威严坚挺。阳光下，远远望去，哨所沐浴在红光之中，岩石上方犹如祥云缭绕。

全连指战员对老兵游正宇的这一作为极为赞赏，因而他受到了连队嘉奖。

半年后，周自明调到二连任副指导员，三个月后任代理指导员。他第一次看到哨所两侧的红漆大字，便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仿佛听到了那经久不息的清脆而又沉重的铁锤的敲击声；他仿佛看到了那双被震裂而淌着血的手；他仿佛看到了那张汗流如注但神情沉稳而又刚毅的脸。这以后的一个星期，他天天都要来哨所，站在红漆大字前，

端详它们，逐一触摸它们，仿佛这些字里有什么奥秘，他要一一把它揭示、解读出来。

周自明没有见过八班长游正宇，他已经复员离队了。但透过这些字，他看到了一个老兵崇高的内心世界。他留下的不是几个石刻字，他留下的是一笔丰厚的财富，一笔将与这些石刻字代代流传的精神财富。因为他从这些红光闪烁的石刻字中，看到了一位老兵凝聚其中的心愿！这心愿就是：希望二连官兵，希望后来人，在这里站岗放哨，与“家”相伴，以岛为家，以连为家，以哨所为家；爱家、守家、建家；身在哨所，心系中华，守好祖国的南大门！一句话，他留下的是以“家”的意识而铸就的二连的连魂！

周自明觉得，作为一名思想政治工作者，他不能让这位老兵的愿望如同这些石刻字一样静静地躺在这里，不，不能！他应该把这些石刻字连同老兵的愿望激活起来，让他们活在每一个官兵的心中，这是他的责任！

怎样激活！周自明经过一段时间思考，终于想出了一套举措，他把这举措叫“特色‘家’教”。

每年新兵一到连队，周自明给他们讲的第一课，便是把他们带到哨所那块大岩石上，让他们细细地逐一观摩那些石刻红漆大字，然后让大家坐在“家”字的一侧，在伶仃洋的涛声中，便开始了他的“特色‘家’教”：

他讲“家”的来历。介绍老兵游正宇凿石刻字的背景与艰辛，以及老兵凝聚在石刻字中的心愿。

他讲“家”的历史。从面前的伶仃洋讲到文天祥的千古绝唱。青山留诗韵，大海映丹心。文天祥的英名与诗篇，是不能不与伶仃洋联在一起的。

他讲“家”的战略地位。他把新兵带进连队荣誉室，面对一面面锦旗，介绍连队战斗史和创业历程，讲述连队一茬茬官兵以连为家、爱岛戍边的故事。

他讲“家”的新貌。组织老兵为新战友进行军事表演，全连20余种轻重兵器，个个操纵自如，真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他讲“家”的团结和睦。为欢迎新战友，文艺晚会上官兵同台演出，亲密无间。

周自明的“特色‘家’教”，使新兵们掂量出“家”的责任，体会到“家”的荣耀，感受了“家”的氛围，让每个新战士一入伍便受到了“为谁当兵，怎样做人”的强烈思想震撼，从而引导他们凝聚在“家”的精神下，爱岛爱连爱哨所，迈好军旅第一步。

周自明从老战士游正宇的石刻字引生出“特色‘家’教”，这决非是一个简单的“移植”。这里有个“演变”、“进化”也就是“质”的飞跃过程。这飞跃便来自他对生活认真地观察、分析和深切地解读。如果说，解读书本不易，那么解读生活更难。因为生活中的知识，犹如蕴蓄在大地深层的宝藏，非下大气力开掘，你便看不到它，摸不着它，更谈不上拥有它！只有深挖不止，你才能探索出它的底蕴，进而为你所有，为你所用。

周自明从老兵的石刻字解读出老兵的心愿进而酝酿出“特色‘家’教”，不正是这样吗？

在采访中作者问他：“为什么一些看似生活中的小事，到了你眼里就不一般了呢？”他笑笑说：“孔老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既然在一起行走的三人中，必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那么天天生活在一起的一个连队呢？”

这看似有点所问非所答的回答，恰恰道出了问题的关键。原来他是以虚怀若谷的心态，面对一切的。如果说，周自明小岛“铸剑”有什么秘诀的话，秘诀就在这里。

四

在二连宿舍楼里，有一间近百平方米的大课堂，室内条桌、木椅一排排放得井然有序。这天上午上课号一响，全连官兵便鱼贯般地走进课堂，人人屏息静坐，目光中流露着热切地期待，仿佛是什么大首长前来作报告。

其实没有什么大首长，走上讲台的是指导员周自明。原来他们是在急切等待指导员讲授科技强军课。大家最爱听指导员讲课了，他讲课的内容不管是什么，总是有人物，有事件，有故事，不仅娓娓动听，而且深入浅出，总能给人以新的启迪。何况今天是讲科技强军课，必然会涉及到现代战争故事。

大家猜得不错。周自明走上讲台，他说：“今天我先讲一讲海湾战争。”

战士们个个笑逐颜开地挺直了腰杆。只听指导员说道：“1990年8月2日凌晨，伊拉克出动了5个师的精锐部队，突然越过伊、科边境，向科威特发动了闪电式袭击。于当天下午4时便控制了科威特全境，开创了现代史上一个阿拉伯国家在一天内占领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先例。

“伊公然出兵吞并科威特事件，如晴天霹雳，极大地震惊了全世界。各国反映之强烈，国际气氛之紧张，为二战后几十年所罕见。它深深地触动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利

益，牵动了全球矛盾。于是，以美国为首的近 30 个国家对伊拉克的一场国际性战争，经过五个多月的战争危机之后，终于爆发了！”

官兵们屏息静听着，战争将怎样开始？怎样进行？具体胜败如何？

周自明很注意讲课的效果，他一直暗自要求自己：不讲课便罢，只要一登上讲台，就要触动战士的心灵，要像磁铁一样，将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身上。他环视大家一眼，喝了口水，清了清嗓子，接着讲道：

“1991 年 1 月 17 日，巴格达时间 2 时 40 分，1 架部署在沙特美军空军基地的 F——117A 隐形飞机，越过伊拉克雷达覆盖区，向伊南部军事指挥中心投下一枚激光制导炸弹。接着，数十枚‘战斧’巡航导弹和其他战机也向伊发起了攻击。震惊世界的‘沙漠风暴’拉开了序幕。”

他接着讲了战前双方的战略企图和兵力部署，讲了战争的三个阶段。最后他概括的讲：

“空袭持续了 38 天。2 月 24 日，数万辆坦克、装甲车在海、空军和武装直升飞机的配合下，向伊军发起了 100 个小时的强大地面攻势。战争的结局是：伊拉克的海、空军几乎全部失去作战能力；摧毁伊导弹发射架 48 个，歼灭伊驻科威特部队 43 个师，坦克 86% 即 3700 辆，装甲车 69% 即 2000 辆，火炮 69% 即 3100 门，伊军亡 10 万人，伤 30 万，被俘 84760 人，经济损失达 2000 亿美元。

“而美军和多国部队的损失是：阵亡 148 人，伤 458 人，损失飞机 43 架，坦克 20 辆，装甲车 9 辆，火炮一门。”

“这就是海湾战争的基本战况和结果。”

他有意地停了一下，以调整大家的心态，然后才话锋一转，说：

“同志们！我不是在给你们讲战争故事，我是在向大家提一个问题：你从海湾战争看到了什么？”

“今天就讲这些，各班回宿舍讨论。支部委员到会议室开支委会。”

支委会研究的议题是：怎样开展科技练兵？周自明在支委会上说：

“海湾战争的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系统地使用了大量高技术兵器，拥有高技术优势的一方始终掌握着战场主动权。美国动用了除了战略核武器之外的几乎全部高技术兵器，共 13 类 80 余种呀同志们！这是一场硅片打钢片的战争！萨达姆只有伸着脑袋挨揍的份儿。这场战争告诉我们：战争已从靠钢铁取胜转向靠知识取胜，军人已经以一个知识群体出现在世人面前。美军军官 100% 达到了大学本科以上的文化程度，硕士、博士占 38%，士兵大都是院校毕业后再服役的。未来战场上，金戈铁马的厮杀将让位于信息制高点角角逐。军队之间的较量越来越聚焦于知识的竞争与对抗。知识军事时代，知识将成为军队战斗力的增长点。科技强军的关键是强人！军队知识化是落实科技强军的关键，而人的知识是军队知识化的基础。所以我们带兵的人，必须把培养知识军人当作第一位的任务和责任。面向新世纪，我们必须更新观念，走知识育人的路子，注重知识的武器，只争朝夕，时不我待……”

周自明讲得即兴奋又慷慨激昂。一想到科技强军，一讲到高技术练兵，他便有一种急迫感，但同时也油然而生一种战士赴战场的亢奋感。

为有力展开科技练兵活动，支委会决定，以连长杨正林为首，成立了 10 人科技攻关小组。也是在这次支委会上，根据连队实际和战士不同文化层次，提出了“战士高中化，士官大专化，军官本科化”的分类学习设想，让战士做到入伍即入学，退伍即成才。

在军事上，周自明是连长的好助手。这不，他受“英阿马岛之战”和海湾战争的启示，和连长研究认为，应该调整改变连队的训练方法。为此，他查阅了 20 多本军事理论书籍，并与科技攻关小组一起分析研究了现代战争条件下海岛防御作战特点、规律，提出了“三变、八利用”主动防御新思路，很快得到省军区的首肯，并在全区部队进行推广。

练兵是群众性的运动，科技练兵更不能靠少数人冥思苦想。因此，党支部号召，在全连广泛开展“我为科技练兵献一计”、“以劣胜优三妙招”、“小发明、小改革、小创新”等活动。

周自明有一个特点，就是凡号召大家干的事，他总身先士卒行在先，绝不做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的座右铭是：“严于律己方能出威信，公道正派才能凝聚人。”科技练兵，更不例外。

夜间迫击炮射击装填炮弹始终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即使是白天进行实弹射击，有的装填手由于紧张手发抖而往往对不准炮口。到了夜间，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如果是实弹，有使底火部位撞击炮口壁而引发误射或就地爆炸的危险。怎样攻克这道难关？他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

这天夜里，他查完哨便一个人在在操场来回漫步。夜间射击装弹问题现又在他脑海里折腾起来。他来回在大操

场上走着，思考着。突然，一个光点在他眼前飘过，他一怔：这是什么？那光点继续向他的右前方飘行。萤火虫！他快步追上前，并伸出双手将它扣在两手中间，然后张开两拇指间的空隙，用右眼近看，小东西发出一闪一闪带绿色的高粱粒般大小的光点。

有了！他轻吻了下两拇指间的空隙处，便张开两手，向上一扬，放走了萤火虫，一拍屁股：“回去睡觉！”

第二天便派人买来了萤光粉，将它有间隔地涂在炮口周围。在夜间，事先只要用电筒一照，一只微弱的光环便会久亮不止。这样，装填手既能准确无误地将炮弹对向炮口，又不会暴露目标。

一个军训中的难题就这样解决了。

连队海、空域都是国际航道，每天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舰艇、船只和飞机经过。为了尽快掌握提高对目标的快速识别能力，他见缝插针，一有空就跑到 50 米外的山崖上看大海、望天空，他在背记了 30 多个国家的国旗的前提下，听辨舰艇的声音，熟悉各种飞机不同侧面的形状。经过半年的努力，他对各种舰艇和飞机的识别，达到了“一看准，一听灵，一判清”的水平。

目测距离是一项难掌握的技术，站在岛上目测海上目标，容易产生很大误差：晴天、浪小易判近，阴天、浪大易判远。为了摸清规律，减少误差，他先记下目测的距离，然后再用测距机来检验。经过成千上万次地苦练摸索，他总结出了不同天气不同风浪影响下的距离差异《判读表》。

正是在这种不达目标不罢手的精神驱使下，他这个指导员却成了军训全能的多面手。连队 29 个训练科目，他

有 21 个是优秀，8 个是良好。

身先士卒并非是周自明一人如此，它已成为二连干部的一大特点。党支部作出了明确的决定，要求干部要做到“五同”、“五先”、“六到位”。这个“五五六”是干部自律的标杆，也是约束干部的尚方宝剑——

“五同”：同吃、同住、同操课、同劳动、同娱乐。

“五先”：早上先起床、训练先到场、工作先动手、操课先到位、规章制度先遵守。

“六到位”：出操、就餐、集体活动、操课、劳动、查铺查哨到位。

这些干部自律要求既有传统的保留，又有传统的发展。带兵的人，只有处处以身作则，模范带头，在官兵中树立起良好形象，才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领导干部的威信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正是在这样的干部带领下，二连科技练兵的热情久盛不衰。他们先后进行了 19 项训练改革和技术革新，其中，昼夜间射击场地标志牌，82 无座力炮炮口打点器，迫击炮夜间射击炮口显示装置，多方法识别国际舰艇、船只，以及自动步枪昼夜间射击辅助工具等 5 项成果被省军区和警备区推广。

五

在周自明的读书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兵书云：‘得士则胜，失士则败。’可见人对战争是何等重要！”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更进一步证明，人才是财富，是无价之宝。现在常说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他每次下岛到珠海特区，总会听到某某单位急需招聘有某

一专长人才的消息。连队就经常收到战士的家长关于希望培养其子成才的来信。军区有个特种兵部队，每年老兵退伍前夕，深圳、珠海和广州几个大城市的公、检、法和企业集团都派专人到部队联系要复员老兵的事宜，收入相当丰厚自不必说，连户口也包转入。这一切，无不告诉他同一个信息：国家各行各业急需人才！

由此周自明想到，作为一名基层政工干部，不能仅仅满足于教育战士做个好人，服好两年兵役。还要努力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用之才。尽管两年服役的时间难以培养出“大人才”，但只要尽其所能，真正做到“千方百计”，帮助他们为成才打下个好的思想基础好的知识基础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党支部委员会上，所有委员完全同意周自明的想法，并把坚持引导战士成才当作支部和每个干部义不容辞的职责。

为了落实关于“战士高中化、士官大专化、军官本科化”分类学习的设想，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与珠海市教委达成联合开办高中文化补习班的协议，组织初中文化的战士人人参加高中文化补习；组织具备高中文化的战士，参加中专、大专函授学习；组织干部参加大专和本科自学考试。为保证学习落实，每周六上午，连队组织文化补习；每周安排两个晚上自学；给报考军校的战士单独提供看书的房间，晚上不安排他们站岗，并允许推迟一个小时就寝。除此之外，为了能持久开展“学习成才”活动，创造有利条件，连队先后订阅了38种报刊，藏书13000余册，每个战士、干部都能看到家乡的省报，完善了“四场三室”（篮球场、排球场、足球场、羽毛球场，图书室、荣誉室、电脑室）；还腾出三间房作为棋牌室、乒乓球室

和健身室，购置了文体器材，建成了有劳有逸、人人喜爱的“战士之家”。同时，连队还根据战士的兴趣和爱好，因地制宜地积极创造条件培养他们的一技之长，先后成立了种植养殖、书法美术、书评影评、新闻报道等9个组。并开展读书演讲、业余文艺演唱和“三报一播”活动，作为挖掘战士潜能、锻炼各种人才的“阵地”。对参加各类函授、刊授和自学考试获得中专以上毕业证书的，连队给予报销40%的学杂费；评为优秀学员的，报销100%学杂费。

那么，订阅报刊、购买图书、报销学杂费等等的经费哪里来？提到这个问题，这儿需要讲几句题外话。凡来二连参观的人，见他们猪满圈、菜满园、鱼满塘的景象，都不由赞叹不已；继而再看到鸡、鸭、鹅群和放养的牛、羊时，更是叹为观止了！他们居然在“地无三尺平”的乱石堆里开出了个海岛“南泥湾”！这样，除了副食自足外，每年还可有数万元的收入和节余。取之于兵，用之于兵，把钱花在育人成才上，也正如把钢用在刀刃上。

部队和社会对战士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带兵人只有树立为战士长远负责的思想，才能倾心力地培养他们成才。

1997年11月，江西籍的左国和，怀着美好的憧憬，背着 he 全部高中就读书籍，在父母满怀希冀的目光中离开了贫困的小山村。山里孩子勤劳、凝重的特有个性，使小左很快便适应了部队生活，他以全优的成绩离开新兵连来到了外伶仃二连。不久，他被选送到广州通信学院参加指挥自动化网络班集训。小左在新兵连时便暗自下决心：好好干，争取报考军校，当军官！现在，他置身于鳞次栉比

的高楼大厦之中，手操现代化的各种教学仪器，仿佛感到军校梦就要成真了。他觉得，在他人生起步的道路上，到处充满了阳光、绿叶和鲜花！

可集训回来，机关部队电脑人才已塞得满满的，他只能作为备用人才回到二连来。学的专业派不上用场不说，离开连队四个月，军事素质比战友们差了一大截，名字被列入连队重点帮助对象的行列！美梦的破灭，使左国和第一次感到自卑和沮丧。

任何细微的思想波动都逃不过周自明的眼睛。晚上，他找左国和谈心。

“是金子放在哪里都会发光的。”周自明对他说。当时连里已买了一台电脑，他就把电脑教员的任务交给了小左。然后又买了一套《绿色年华》丛书送给他，并让他参加了团里组织的演讲比赛。小左的特长得以发挥，他还夺得了省军区演讲比赛第二名，昔日的笑容和自信又重新出现。不到半年，训练成绩上去了，他当上了班长。

“指导员！我想报考军校当军官，这是不是入伍动机不纯？”左国和思想里一有什么疙瘩，就来找指导员帮他解开。

“谁说的？哪有这逻辑！”周自明说，“拿破仑有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当军官是为国家、为建军挑重担，多做工作，有什么不好？不过你要好好抓紧高中文化补习，争取一炮中的——考取军校！”

可是，胜利和困难是孪生兄弟。左国和入伍前因家庭困难高中上了一半便辍学了。故而底子薄，学习遇到了“拦路虎”，许多公式、定理、题目都解答不了。小左的情绪一落千丈。

指导员周自明找他来了：

“困难是什么？困难是弹簧，你硬它就软，你软它就强。当然，‘拦路虎’还是要认真对待的。这样吧，你先学着，给我点准备的时间，然后我来帮你。”

一个人往往把他的第一个理想看得非常神圣，如果在向第一个目标冲锋中败下阵来，那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也许他从此就会一蹶不振，再也站立不起来。他有责任拉他一把，以防跌倒。周自明从箱底翻出了生疏多年的高中课本，整整熬了20个夜晚，复习完高中课程，然后在一年的时间里，手把手教左国和演算了1000多道计算题，硬是帮他把文化突了上去。结果，小左以超过文化线40分的成绩，被桂林陆军学院录取。拿到入学通知书，他冲着指导员周自明的房间又是鞠躬又是敬礼，看他那个高兴劲呀，就是哑巴见了也要叫两声好！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由于他文化基础不够扎实，结果在学院组织的复考中，他的数学和物理没过关，被“刷”了下来！

这是小左的二起二落。只是起得不易，落在一瞬间，实在太快了。

左国和从学院回到连队，简直就遭了霜打的茄子秧，整天耷拉着脑袋抬不起头。

周自明又找小左谈心来了，小左现在需要的是激励和开导，需要的是火种，重新点燃他心中刚刚熄灭的火焰。

“退学当然不是件好事。”周自明说，“但坏事并非一定产生坏作用。忘记是谁说过这样的话：‘每一个创伤都标志着向前进了一步。命运压不垮一个人，只会使人坚强起来。’你被退学，至少可以使你明白自己的薄弱环节在

哪里？从而挺起腰杆，重整旗鼓，明年再考！”

“明年再考？我还行吗？”

周自明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说：“有位天才发明家说：‘天才是什么？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和百分之一的天赋。’所以行不行全看你自己怎么行动了。这样吧，晚上咱俩把你的复习计划好好定一定。另外呢？你把广播员的任务担负起来。”

为了帮助左国和尽快从落败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周自明特意以他们班战士“满鹏”的名义写了一篇题为《从小平同志三起三落看如何面对人生挫折》的广播稿。左国和一见到这篇稿的题目，心里就“咯噔”地震动了一下。稿子较长，但写的情满意切，荡气回肠。生动而又深刻地阐述了一代伟人面对挫折乃至灾难所持有的态度，以及对党对人民忠诚不渝的高尚情操。这是满鹏写的稿件吗？他再仔细辨别字体，他看出来了，这是指导员写的！啊！指导员对你左国和的用心是何等良苦呀！望着那一个个刚劲有力的钢笔字，望着一句句铿锵有力、落地有声的话语，想起指导员一年多来对自己学习贴心贴肝的帮助，激动地潮涌冲撞着情感的闸门，他流着泪水播完这篇稿，用拳头揩去眼泪，便跑到连部找指导员来了：

“指导员！我向你保证，不管明年考上考不上军校，不管我以后干什么工作，我都会面对磨难，面对失败，并在同磨难和失败的抗争中，把握自己的命运！”

左国和从挫折中振奋起来，又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以过硬的成绩考上了桂林陆军学院。

事后，周自明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左国和被陆军学院录取，实在是一大喜事。看来，

一个人有目标才有追求，有追求才会有进取，而‘勇于进取者永远长生！’诗人萨迪说：‘事业常成于坚韧，毁于急躁。’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说：‘全部秘诀只有两句话：不屈不挠，坚持到底。’我应该把这两人的话作为我的座右铭。”

其实，这是周自明很好的一段自我总结，也是他所做工作的真实写照。

周自明正是以坚韧、沉稳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率领连队一班人，坚持以知识带兵育人，把连队铸成了一把祖国海防前哨的“利剑”。自1998年以来，全连有42名战士获得了高中毕业证书，3名战士获得了大专文凭，4名战士考入了军校，向兄弟单位和上级机关输送各类骨干和有特长的战士8名，退伍老兵中，有9名被珠海和中山市有关单位聘用。二连先后被两级军区评为“基层建设标兵单位”、“学雷锋先进单位”，“2000年获得全面建设模范连”荣誉称号。

（崔洪昌 撰文）

海 巡 记 趣

——某部战士海防巡逻日记选

海浪因你而歌，海鸥为你而舞。在海防巡逻的日子里，有苦有乐，更有许多逸闻趣事，戍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折射出的是海防官兵以苦为乐、以奉献为甜、海岛为家的戍边情怀和高尚情操。驻守海南岛的某海防连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都说海防苦，大海为伴浪唱和，以苦为乐！又说海防累，战罢台风斗暴雨，以累为荣！听，戍边战士那种革命乐观主义、牺牲奉献的精神跃然而出。这里，笔者为你撷取了海防连战士的一组日记，从中你可读到发生在海防战士执行任务和日常生活中奇闻趣事、热带风情，从中你也可以体会到祖国的海疆之美丽、辽阔。

8月27日 星期一 天气：多云

“不假外出”的帐篷

今天，海巡的日子。

下午15点30分，到达宿营地后，首要的任务就是搭帐篷宿营。搭帐篷，对咱们海防连官兵原是小菜一碟，可要是碰上台风就不那么容易了。

天公不作美，台风不约而至。天擦黑时，我们总算是完成了搭帐篷工程。班长说，就咱们这个帐篷不敢说“金刚不坏”，也可说得上是“台风俯首过”了。

孰知，人算不如天算。深夜突然刮起了强台风，暴雨如注。熟睡中，大家只听得“砰”的一声，像是什么东西被揭走了，紧接着我们便被飓风和大雨包围了。惊醒的我们循声望去，帐篷早已“首尾异处”，顶篷也被大风卷走了。我们连忙三人一组冒雨搜寻，最终在一里外的树梢上将我们那顶“不假外出”的帐篷捕获。返回宿营地后，全班人人都成了“落汤鸡”。因风太大，帐篷立不起来，心中直懊悔平时训练不精！正当我们一筹莫展时，毗邻班的战友伸出温暖的手，接纳我们度过了一个风雨飘摇夜。清晨，风歇雨憩。在连队战友手把手地传授、指导下，一顶牢固、美观、实用的帐篷在我们的手中“诞生”了。全班战友们感慨地说道：搭帐篷也是战场上一项重要的生存技能，这次还真得感谢雨夜那顶“违纪”的帐篷，是它在教会我们一项生存技能的。今后我看哪顶帐篷还敢无视条令条例，不假外出！

8月28日 星期二 天气：晴

蚊子开 PARTY

海边昼夜温差大。早上8时，白花花の日头便似充足了氧气的大火炉，炙烤着地上的万物。接近正午，太阳的温度更是提升到了一天的极致，用“动一下挥汗如雨，走一步眼冒金星”来形容丝毫不为过。宿营地是一片空旷荒芜的沙滩，没有树林可以遮荫，火辣辣的阳光便穿过帐篷直射到了床上，虽有竹凉席，可摸上去依然十分灼手。想

躺下休息，便只能是一种奢望。正午，巡逻中的辛苦让大家真想好好地休息一下，由于天热就不得不坐在小板凳上，手拿书本或报纸煽起微风合目略做休憩，为投入到下午的巡逻任务中养精蓄锐。

到了夜间，海风携带清凉湿润的气流，湮灭了白天太阳洒下的火种。踱步海边，倾听着响在耳际的滚滚涛声，很有种浪漫惬意的氛围。熄灯后，一场同蚊虫不屈不挠地“持久战”也适时地拉开了帷幕。海边的蚊虫“战斗力”特别强，临睡前虽一遍又一遍地检查和巩固“床铺阵地”，谨防蚊虫的攻击。可无孔不入的蚊虫，还是在蚊帐中开起了 PARTY，办起了卡拉 OK 演唱会。不胜其烦的“嗡嗡”声仿佛就是它们的唱腔“轻轻的一个吻，你感到痒了吗？你觉得痛了吗？鲜血代表我的心……”有些同志在睡前涂了花露水或风油精，甚至吃了大蒜瓣的，也未能幸免于“难”。在这些小小的蚊子面前，我们惟有咬紧牙关，任其“为所欲为”。

次日清晨醒来，只见蚊帐和床铺上堆满了一层蚊虫，个个肿胀腰圆，手指一捏，遍指鲜血。此时，素来以幽默、调侃著称的小陈，不禁大发一通感慨：“没想到我们的鲜血没有献给祖国和人民，却‘滋养’了一群人民的‘公敌’！”

8月29日 星期三 天气：晴

脚趾作饵钓海蟹

16:30，巡逻到了一个被我们称之为“巴掌岛”的小岛屿。按规定，巡逻必须到点到位，连队派我们一班武装泅渡上岛巡查。检查完装具后，连长一声“出发”的口

令，排长便带着我们呼拉一声跳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朝小岛搏击游弋。感冒刚愈的四班长陈刚却向连长提出了请求：请让我参加这次巡逻吧？我年底就要退伍了，还没有上过“巴掌岛”，我不想让我的军旅生涯留下遗憾。跟排长请求了几次都没被批准，希望您能满足我的愿望。请连长放心，我可是团里的训练标兵，身体棒着呢！望着小陈恳切的目光，连长点了点头：下海吧，实在不行就回来。小陈“叭”的一个标准的军礼，迅速穿戴好装具汇入了汹涌的海流。去的时候很顺利，从岛上返回时，陈刚出了问题。刚一下水，陈刚就渐渐落在了后面，前行的速度明显减慢。排长见状，忙游过去问他是否体力不支。陈刚却直摇头不吱声，只是紧咬嘴唇，脸上呈现出痛苦的神情。没等排长去帮他，小陈“蹭蹭”几下反而蹿了上去，好像大力水手吃了菠菜，加快速度划水的速度和频率。瞬间就把我们给丢在了后面，追都追不上。靠岸时，我们都想说“姜还是老的辣！”却见陈刚左脚一蹦一跳上了岸。细一看大家都乐了，原来陈刚的右脚大拇指上摇摇晃晃地“钓”（吊）着一只大海蟹，嘴里直嚷道：“妈呀，快来帮帮忙。”我们赶紧帮他把海蟹取下来，但见陈刚的脚趾早已红肿得有平时的两倍粗了。

连长连忙叫卫生员为小陈消毒，并当场宣判了“大海蟹死刑”，由炊事班长“立即执刑”，熬汤给陈刚“补充营养”。

8月30日 星期四 天气：多云

有奖征名空欢喜

晚饭前，连长李英铭一改往昔的严肃面孔，满面春风

地宣布：晚饭后停止一切活动，全体官兵要一个不漏地参加“有奖征名”活动。“有奖征名？征什么名？为谁征名？”看着“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我们，李连长笑道：“下面欢迎指导员为大家解释，”几十双雪亮的眼睛，齐刷刷地盯住了指导员何星。

指导员未开口脸上却漾起了如春花绽放般的微笑，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队列前：“你们嫂子来电话告诉我，有了革命的‘接班人’，我又不在身旁，要我给取个名儿。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因此，我决定在连队开展一个‘有奖征名’活动。‘中标’者，除享有孩子的‘署名权’外，还有额外的奖品。”说到这里，指导员突然停了下来，环视了队列一圈，故意卖了个关子。

一向雷厉风行的海防官兵，哪个不想力拔头筹？晚饭后，大家搜肠刮肚、冥思若想，翻出《新华字典》，嘴中念念有词。晚点名前，上百个名字报到了指导员那里。经过连长和指导员的认真筛选，最后，由副连长黄兴源起的名为“海赢”的名字有幸“中标”。

“奖品就是封副连长为孩子的‘第一叔叔’！”何指导员一席话乐得官兵们嚷着要副连长请客。黄副连长连呼上当：我费尽心思却只得了个口头嘉奖，咋还要请客？大家这下更乐了！

8月31日 星期五 天气：晴

与郎对面不相识

清晨，海滩。澎湃的海浪在为他们轻轻吟唱、清脆的鞭炮在为他们鼓掌、嘹亮的军歌在向他们祝福。在热烈的祝愿声中，咱们排长陈明与未婚妻李靓如愿喜结良缘。特

意赶来的团、营领导为他们证婚，全连官兵出席了训练场上隆重而又简朴、浪漫而富有纪念意义的婚礼。

结婚的日子早在年初就定好了，不巧赶上连队执行海防巡逻任务。当排长满怀歉意地给咱们的“准嫂子”打电话讲延期举行婚礼的想法时，还以为嫂子准会生气。（哼！排长也太小看嫂子了，嫂子哪是那种人呀。）为了支持排长安心海防工作，一向内向拘谨、小鸟依人型的嫂子，竟以不容商量的口气，提出赶到巡逻点完婚的要求。

请求领导同意后，“准嫂子”只身赶到了连队。不料二人相见时，却在大家面前上演了一幕“认新郎”的现代剧。由于长时间在烈日的大海训练执勤，大家全身晒得黝黑，乍一看全来自非洲成了黑人。若站在队列里猛地一看，一样的黑脸膛、一样的小平头、一样的迷彩服，想分辨出谁是谁来，还真难。这位未来的嫂子来队时，我们早早列队欢迎。她从队首走到队尾，又从队尾走到队首，两个来回也未能从人群中认出自己朝思暮想的未婚夫来。把她急得快哭出来时，才看到一个黑脸白牙的人笑着向她跑过去，一把将她紧紧地揽在了怀中。她这才算“认”出了眼前的“黑鬼”，竟是以前的心上人。一路旅途的艰辛和无数个日夜的期待与苦盼，瞬间都融汇成了幸福和激动的泪水。

祝福你，排长！

9月1日 星期六 天气：晴

为了大海更蓝……

今天，按计划修整。可计划没有变化大！

早饭过后，连队里的战友就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唱

歌、看书，商量着怎么也得出去逛逛……大家好一派难得的闲情逸致。连队旁边就是一个旅游点。一些战友趁着外出也顺便加入到了游客的行列中。在往来如织的游人中，大家突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正一手提着个袋子，一手正在沙滩上捡拾着什么。“那不是带工作组到连队检查工作的政治处符致孔主任吗？他在捡什么呢，那么认真？”好奇心促使我们走近符主任。原来，他正在捡沙滩上游客丢弃的杂物垃圾。顿时，我们脸上感到火辣辣的，也学着主任开始自觉地捡起了垃圾。同时派出王灵回家搬兵请将。“大家快到海边看一看，主任正在捡垃圾呢。”王灵人未到声先到。“什么，主任在捡垃圾？”这下子，大家坐不住了，纷纷向连队领导请“假”，来到海滩清理卫生……

于是，咱们这群穿着绿军装的特殊“环保员”，便成为旅游区里一道独特风景线。“Hi, very good”，我们捡垃圾的行为，引来了不少外国游客和驻地群众的围观驻足和齐声赞扬，并把我們叫做“绿色环保员”。可符主任却说：“我们只是为了大海更蓝……”在我们的带动下游客们也参加到了捡垃圾的队伍中。王灵颇有感触地说：这个双休日还挺有意思。我猛然发现，微笑正从符主任的脸上一点一点地荡漾开来。

9月2日 星期日 天气：暴风雨转晴

台风送来“慰问品”

清晨6:20，一声清脆响亮的哨音，唤醒了犹在熟睡的官兵。“星期天不是推迟半小时起床吗，怎么还出操？难道有什么紧急任务？”我心里直犯嘀咕。可大家还是以最快速度穿衣戴帽冲出了营区，营区外海滩上的情景让我

们惊得合不拢嘴：海滩上遍地是鱼、蟹、海贝、海虾等各种海鲜。面对着海洋丰富的馈赠，不仅让我们大饱了眼福，也勾起了我们“一饱口福”的欲望。

“立正。向右看齐。稍息。”指导员开始整队。“早操内容：捡海鲜。组织方法：由连队统一组织实施。目的：通过捡海鲜增强大家对美丽海洋的热爱，并借此改善我们的伙食。”呜拉，大家欢呼雀跃，也才明白今天出早操的因由。

原来，昨晚上级通知有台风由此经过，要求连队加强防范，确保人员和装备万无一失。于是，官兵们便搬来木石加固帐篷，将携带的装备妥善看管，忙碌了两个多小时。晚上两点左右，台风如期而至，但因官兵早有防范，未造成任何损失，疲劳了一天的官兵们也睡了一个安稳觉。

清晨，查岗的指导员发现了遍地海鲜的喜人景象，于是吹响了哨音。官兵们有说有笑、满怀喜悦地捡着、拾着，欢歌笑语和着轰鸣海浪声，交织成一支和谐美妙的乐曲。火红的朝阳正从水天一线冉冉升起，涨潮的海浪一波高出一波地涌向沙滩，我们这群穿着迷彩服的军人尽情欢笑放歌……好一幅和谐壮观的海之晨景图！

9月3日 星期一 天气：晴转多云

抓住个“小偷”不是人

陵水，林深树密，气候凉爽怡人，因有成群结队、活泼可爱的猴群而得名“猴岛”，是海南岛著名的旅游风景区。

巡逻至此，班长神秘地正告我们，“千万要小心！”

没等我们问为什么，班长李宇就解释道：“每次到这里都要发生点事，有些邪门！”说得我们也不由得紧张兮兮的。

班长的神秘样让我们揣摸不透，可疲倦有如一剂镇静剂带着我沉沉进入了梦乡。

果然，半夜事情还是发生了。“快起来，有情况！”半梦半醒之间我听到排长的声音。我迅速穿上衣服，和大家“摸”出了帐篷。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意境，一瞬间出现在我们眼前。大如圆盘的明月悬在海中央，海风轻轻吻着我的额头，碎金般的浪花拍打着沙滩……

没等我浪漫完，班长一扯我：“看……”只见放物品的帐篷外一群“黑影”鬼鬼祟祟地搬着东西跑进跑出，还不时地发出“吱吱”的叫声。

“是小偷？”班长断言，“难怪每次巡逻到了这里总丢东西。哼！这可真是草堂旁边吟杜诗，关公面前耍大刀，还真有人敢在咱们海防连的头上动土。”

“别急！”排长周能指挥若定，他手势一打，我们几个迅速从左侧包抄过去，形成合围之势。

只听得排长大喝一声，“不许动，全部举起手来”，十几只手电筒也随之打亮。可“人家”才不管，“吱吱”声大作，一哄而散。走进帐篷，“嘿，还有人不怕死的？”只见一个“小偷”被手电筒一照双手捂住眼睛，一幅羞答答的模样。大家仔细一看，不由得啼笑皆非，原来是只小猕猴，刚刚跑的自然就是猴群啦。

原来，每次巡逻经过猴岛，猴群早早就盯上了我们，宿营以后炊事班的帐篷就成了他们的“下手”对象。

面对这种“小偷”，我们还能怎么样？总不可能扭送

派出所吧，要送也只能送动物保护协会。无奈，咱海防连也只好哑巴吃黄连了。

“小偷”大摇大摆扬长而去。

9月4日 星期二 天气：阴有小雨

光脚丫的小姑娘

清晨的海边，你总能发现大海丰富的馈赠。海潮为你带来美丽的贝壳，浪花为你送上丰厚的海货。一天清晨的劳作，足够一家人一天的生活之需了。渔民把这称为“赶海”。

每次巡逻，我们经过渔村时，总能见到一个10岁左右的小姑娘早早赶海来了。久而久之，我们都偷偷称她是“光脚丫的小姑娘”（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穿鞋，我猜她一定不乐意这个称呼，好在她也不知道）。

今天，我们巡逻队起了个大早，又碰上了“光脚丫的小姑娘”。她还是那样的无忧无虑，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一步一脚地收获着大海带给她的喜悦。

“小妹，这么早就赶海呀？”

“唉，解放军叔叔早。来晚了，就捡不得海货啦！”

“都开学了，你怎么不去上学呀？”

没想到，笑脸瞬间从她脸上消失了，代之的却是伤心悲苦。小姑娘伤心地哭着，撒开脚丫跑出了我们的视线，沙滩上只余下她那浅浅的一行脚印。难道我们说错了什么话？一天的巡逻让我没有一丝高兴，心中总挂着什么。巡逻归来时，我们又经过那个小渔村。我再也忍不住，找村民问起了“光脚丫的小姑娘”事情。没想到，她无忧无虑外表下却是如此多的不幸。

原来，小姑娘就住在附近的渔村。前些年的一次台风中，她父母外出打渔，遇上了台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小姑娘现在和 80 多岁的爷爷相依为命，平常靠亲戚和邻居帮助接济。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就只好辍学在家，靠捡点海货过生活。

“指导员，我们不是在捐助失学儿童吗？我们班想资助这个小姑娘重返学校，”班长真是我们肚里的蛔虫，一下就把我们想说的都说了出来。

大家在得知小姑娘悲惨的遭遇后，都自发地为她捐了款，我们班也正式确定她为我们扶助的对象了。

梦里，我又看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光脚丫的小姑娘”背着书包，一蹦一跳地走进了学校（当然，这次她是穿了鞋的）。

9月5日 星期三 天气：晴，5到6级大风

紧急抢救大海鲸

“北边的海湾，有条大鲸鱼搁浅了，快不行了。”巡逻途中，一位捕鱼的老翁向我们报告。

没等连长下命令，我们就筹划开了。“你看电视上，鲸鱼搁浅应该先浇水，还应该……”别看大家这时挺有主意，可真正见到鲸鱼时，却一个个呆若木鸡。

正午的太阳火辣辣的，12点多我们赶到了出事地点，立刻被眼前的情形吓得傻了眼。一条长约 20 米、浑身呈紫黑色的大鱼，静静地躺在浅滩上，像是在休息。“哇，鲸鱼原来这么大呀，”“天呀，好大的鱼呀，”“这还是小的呢，”“鲸鱼不是鱼”，“那它们干嘛还叫鲸鱼？”

看着大家既兴奋又不知所措的情形，连长赵英铭果断

下达命令：一排把全连所有帐篷给鲸鱼搭起来，避免太阳直射；二排负责浇水，保证鲸鱼外表湿润；三排找出背包带，把它拖回海中；副连长通过团作战值班室向渔政海监部门报告。

我们各自开始了紧张而又兴奋的工作，毕竟平生第一次如此近地见这么大的鱼（我知道，虽然它是哺乳动物，可它的样子是鱼，况且它还叫鲸“鱼”呢，姑且这样称之吧！）它还不时地发出“呼呼……”的声音。

帐篷搭好了，水也不停地往鲸鱼的外表浇，可要拖动这么个庞然大物可不那么容易。我们全连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嘴里喊着“一、二、拉……”的口号，也不顶用（据我保守地估计，至少有二三十吨重）。

看着大鱼渐渐微弱的气息，我的心不由得酸起来。“连长，这可咋办？”幸好，渔政海监部门的一艘拖船及时赶到。在大拖船的拖拉下，我们从旁协助，终于把鲸鱼送回了海中。

“大鱼”得救了，眼看着渐渐远去的“大鱼”，我心里不知怎么地觉得特别的满足，像是一艘灌满了风的帆船，正全速前行。我想这就是海边人常说：“世上最宽阔的是大海，比大海更宽阔的是人的心灵！”

9月6日 星期四 天气：多云

神秘的：“信号”

海边的夜温馨而惬意。轻柔的海浪声混和着虫鸣蛙瑟，犹如童年母亲怀里的摇篮曲，疲惫了一天的官兵沉沉进入梦乡。我可没这份闲情逸致，因为担任警戒，正警惕地环视着四周。忽然，一束强光在海上闪现。横摇三下、

再竖摇三下，椰林里也射出了同样的信号。“这是什么信号？咋没见过呢？”我回想起部队进行过的海上灯语训练，却怎么也找不着眼前信号。“难道是走私团伙的接头信号？”蓦然，指导员对我们经常进行的战备教育溜过了脑际。对，越是偏僻的海域，这种可能性就越大。我越发肯定了我的想法。前不久，连长不是通报了一个走私团伙被边警抓获的情况吗？

“信号，这是神秘的信号。我得赶紧把情况报告给连长。”三分钟后，全连官兵荷枪实弹、整装待发。连长下达了命令：一排在环岛公路设防布控、二排潜伏在海边椰林擒敌、三排待船靠岸后伺机控制船只，通信班用无线电把情况报告团作战值班室，大家行动一定要隐蔽迅速，并切实注意掩护和防护，信记号为……

全连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潜伏点。深夜的海风带着坚硬而冰冷的湿气，很快便浸透军装，我的身体不由一阵阵颤栗。肆虐的蚊虫可没闲着，疯狂地、贪婪地、外加无耻地吮吸我香甜的皮肤。说不定她们还在想“今天难道是圣诞节？”

约摸过了半个小时，一只渔船渐渐靠近了岸边，椰林中鱼贯出现一群人向海滩蹿去。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可是连队约定的信号还没有响起，耳朵里却出人意料地收到了“撤退”的口令。“什么？”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旁边的排长又低声叫道：“撤”。莫名其妙地集合完结，才知道正当连长准备下达“出击”的命令时，却接到上级的紧急通报：地方公安部门正在你值勤地区进行反缉私演习。

原来是一场虚惊，我懊恼极了，“什么鬼信号。”搅了大家的清梦，这下可要被大家狠狠“臭”一顿。没想到

到，连长却反而表扬了我，“警惕性高，战备意识强，像个海防兵”。嘿嘿，不好意思，我只能偷着乐了！

9月7日 星期五 天气：晴

最廉价的书法作品

不用纸，没有笔，更不需要墨汁可以写书作画吗？绝无可能。要是以前我一定会这样回答。

可咱们海防连就可以。海滩作纸，海浪当砚，木棍、手指就是毛笔，这就是咱们海防独特的“沙滩书画”了。

今天碧空万里，风平浪静，连队一场“沙滩书法对联对抗赛”，就在这么个好天气上演了。

指导员宣布了规则：这次对抗赛，以沙滩为纸，木棍为笔。设‘书法奖’和‘对联奖’两个奖项。比赛的方法为：每个班相互出题、自由抽点比赛对象，全班集体作答，然后派一名代表书写在沙滩上。对联的内容必须积极健康向上，能反映海防战士爱军习武的高尚情怀，书法字体不限，但必须在海浪涨退的间隙写出来，否则无效。先给你们十分钟出对联，大家明白没有？“明白了！”我嘴里喊着明白了，但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全班都在想点子出对联、研讨应对之策。我的思想却转了一个小弯：潮涨潮落之间出好对联，并用书法在沙滩上写出来，还真是不容易，这下可有好戏看了。等海浪再次涌上岸的时候，一班率先向四班宣战。在家是市楹联书法学会会员的一班长沈宏凝神挥毫，似龙走蛇舞，以狂草一挥而就出了上联：欣逢盛世抒壮志，志在海防。大家纷纷鼓掌叫好。一阵海浪袭来，沙滩又洁净如初。只见素有连队“书画秀才”之称四班战士陶然当仁不让，以遒劲洒脱的行楷应对出下联：

共描宏图迎暖春，春溢神州。对联应对工整迅速、字迹轻盈飘逸，赢得了大家的一片啧啧赞叹之声。

没想到炊事班向通信班叫上了劲，他们派新战士刘征以隶书出了上联：苦练今宵，惊起一天宿鸟。不料还真把通信班给镇住了。一班人七嘴八舌、绞尽脑汁，终于在三次潮起潮落之后，派老战士陈志以正楷工工正正地写出了下联：凯旋他日，擒得九渊潜龙。看他焦急的神态和精彩的应对，同样赢得了大家的欢笑声。以魏碑见长的五班副宋广出场应对八班挑战，由于魏碑的书写一笔一画都要做到雄浑有力，不能像行、草等字体那样挥洒自如，眼看他最后一个字写得只剩下一笔时，一阵海浪将他的杰作无情地淹没了。颇被大家看好能得双料冠军种子选手的失误，引得大家一片惋惜声。

经过我们投票民主评选，“书法奖”和“对联奖”各有其主，分别被四班战士陶然和一班长沈宏夺得。鉴于宋广的实际情况，班长们联名提议并获得我们的一致通过，特增加一个奖项，授宋广以“鼓励奖”。

9月8日 星期六 天气：多云

“恐怖”大餐

下午起床后，连长宣布：晚上开一个“沙滩篝火宴会”，原因嘛，暂时保密。要求，每个班想办法出一道有特点的菜，原料自备，到时连队要组织评比。

一听说要搞“沙滩篝火宴会”，我们别提多高兴了。对于搞过多次野战生存训练的我们，弄一道好菜自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稍作商议后，各班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有的扑向热带丛林，有的涌向喧腾的沙滩……

刚一擦黑，各班便带着各自的烹调作品聚集沙滩。指导员何星乐呵呵地开了腔：“同志们，今晚之所以要在此举办篝火晚会，就是为了祝贺王征同志入伍后过的第一个生日。下面先请我们今天的‘寿星’点燃篝火，然后由他对每个班的菜品头论足、评比排名。”

年初入伍的新战士王征在战士们的簇拥下和欢呼声中，眼含热泪，用颤抖的手接过指导员手中的火把，点燃木柴。顿时，雄雄的篝火映红了夜空，也催开了战士们一张张兴奋的笑脸。各班呈给王征的“杰作”是：全炖蛇汤、全烤蛙肉、清蒸海蟹、麻辣海虾、素炒野菜、野果拼盘……蛇似乎还在游动、牛蛙黑乎乎的、野菜干黄干黄、野果毛绒绒……北方来的他吓得连筷子都不敢动一下，还连呼：“恐怖，恐怖！”逗得大伙捧腹大笑，乐不可支。

在连队干部的鼓励和大伙的“威逼”下，王征无可奈何地举起了筷子，闭着眼睛把每个班的菜尝了个遍。吃完了，问他味道怎么样、如何排名时，他咂巴咂巴嘴巴，歪着脑袋想了想说：“虽说菜样很恐怖，但味道还真是不错，鲜美嫩滑、辣脆酸甜，令人回味无穷。至于排名嘛，就评个并列第一吧！”王征的勇敢表现和狡猾的评述赢得了全连长时间的掌声，把宴会推向了高潮。连队干部也纷纷亮出了精心准备的礼物：“志在海防”的书法、漂亮的贝壳项链、椰子壳雕琢的生肖狗……皓月当空、繁星点点、清风徐徐。全连以水代酒，细品着被称之为“恐怖大餐”的“山珍海味”，诉说着浓浓的战友情谊……我们尽情地唱呀、跳呀、乐呀，《祝你生日快乐》、《战友之歌》的旋律，久久萦绕在沙滩上空，被轻柔的海浪送向遥远的天际……